

四部
備要
子部

法鹽淮春新
鐵南秋新
言論子露書語

人申論潛新
物夫
志鑒衡論論

054

中 行

新

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鄴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

論亦正且多崇儉尙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旣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旣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鑿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己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 賈 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濤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蛸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

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爲輪因直爲轆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鑠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字缺一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字缺一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奔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立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璠璣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渥而不滯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

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
 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
 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之於閭門之
 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
 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
 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
 君子握道而治字缺一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
 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
 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
 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
 將氣養物明字缺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
 讒退直立邪亡道行茲止不得兩張字缺二本理杜
 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
 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
 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
 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
 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
 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
 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
 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
 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
 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
 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
 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
 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

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
 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
 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
 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
 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
 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
 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
 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
 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
 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缺
 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
 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
 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實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
 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
 蘄嶺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
 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
 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
 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
 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
 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
 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
 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
 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譏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鳴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顛與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

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素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温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噎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

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謂有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茲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缺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字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素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闥備廩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傅立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尙武於朝字缺一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字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詔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

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儻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

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縉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

君以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
 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
 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
 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
 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
 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淵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
 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
 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奔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
 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
 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
 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
 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
 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
 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
 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
 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
 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
 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
 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
 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
 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
 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
 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
 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
 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

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
 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
 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藏之於身
 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
 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賈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誠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
梗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
之傍，立則為太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
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
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
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
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
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
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
於崑崙之山，頓於宵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
石崔嵬，巖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
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
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
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稟稟
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
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
大者治罅，小者治觔，飾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備太
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於莊，冠帶正容，對酒
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
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梗柟，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

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
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鬲，報之士，或
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
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
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
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
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
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
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
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
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
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
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
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
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恠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
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
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
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
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
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
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
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
之士奔於野，忠賢之士奔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
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
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
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僂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

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楹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饒不用之好以字缺一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字缺二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字缺二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

懷慮第九

字缺二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字缺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字缺一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

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字缺。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字缺，陰陽合物，恠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奔字缺。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字缺，一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字缺。二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字缺。二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字缺一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字缺。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彊，秉政圖字缺。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

商邪不好，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字缺三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裋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字缺。一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字缺。三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字缺。三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字缺。三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字缺。三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

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字缺三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字缺四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字缺四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字缺二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精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字缺一瑋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字缺二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字缺四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字缺一一出於身字缺二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字缺二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

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字缺三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字缺四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三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鵠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字缺三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字缺二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字缺三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字缺三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字缺二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字缺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書鱣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
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字缺一
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
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字缺四欲敦見邪乃知其
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字缺六
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
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字缺六功凡人則
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
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
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
凶也故字缺二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
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字缺三
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
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字缺一計策不誤上
決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興有所據轉
移有所守故道字缺五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
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字缺六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
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字缺六好者不必同色
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
象也日字缺八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
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字缺一
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
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
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
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

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
欽字缺三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字缺一
則湯武不仁才感於衆非者而改之於字缺七亂
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
以避世於窮字缺五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
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字缺六虛也夫
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
廢雖未爲君字缺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字缺三道而行
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
則不然治不法字缺三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
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
以字缺四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
倦則曰家人不教也學者無字缺四晝夜不懈循禮
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
聖人字缺五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
家闔其戶聞其無人字缺四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
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字缺四
守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
祥故善者必有所字缺三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
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
譏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各有口辨其論秦
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

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
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
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澗之桐
鄉嘗得其本錄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
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
然則李君之行也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
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
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
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
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
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
雕既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
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
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
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
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
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
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
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
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
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
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
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
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
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
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
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
十卷据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
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膾合余
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析者至其甚
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
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

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
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誼所
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
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
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昭書於杭東
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

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閒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閒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

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雜校所据舊本

建本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摺以改近世之本宋即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

府陳八郎書舖印所梓行故今稱爲建本

潭本宋淳祐八年長沙重雕者題淳熙

吳郡沈頴本明宏治十八年吳元恭所就建本無沈頴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抄補而毛本則此仍闕

李空同本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猷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一篇乃錄大戴禮記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

陸良弼本明正德九年爲

程榮本明正德九年爲

何允中本明正德九年爲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卷二

益壤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卷三

階級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卷五

鑄錢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卷六

問孝關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卷第一

梁 太傅 賈 誼 撰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
 昭王下云始皇後孝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而始皇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北史記無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潭本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潭本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潭本與始皇本紀合從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眾建本脫齊楚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記無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昭滑潭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史記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潭本從陳
 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素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遠遁而不敢進譚本則從始皇本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櫜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請山河疆國裂伏史記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潭本享國下有之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笞天下潭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潭本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涉世家作賈弓小司馬云賈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鏃始皇本紀作鑄錄音義同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
 黔良將勁弩潭本下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
 叱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名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弓即
 再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閒倏起阡陌之中潭本本紀同陳涉世家
 書同史記並作什伯與漢率疲弊之卒潭本本紀同
 數百之眾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後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鏃也。

譚本紀作鏃與鉏同始皇 譚本紀作鏃與鉏同始皇

也。於字同非抗下有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時同史記卿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譚

也。上有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譚本作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守作千乘之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作招漢書同又有字。譚本無然後以

六合為家。嶠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譚本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譚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

乘并諸侯三十餘郡子下過秦中今依用之。篇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為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得字。無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從合讀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言始

皇無上。必不能保。其後盡。故無道之政。則亦何至。世

亡。此又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然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亦因史記改。當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

驚新主之資也。譚本作短褐。今從。譚本改。此言

勞民之易為仁也。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庸主。建本。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拏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

史。此。從。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譚本依。史。記。疊。天。即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狡。譚本。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茲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譚本無推衍文字。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字。案。攻。字。行。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譚。本。無。推。衍。文。字。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字。案。攻。字。行。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譚。本。無。推。衍。文。字。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字。案。攻。字。行。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譚。本。無。推。衍。文。字。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字。案。攻。字。行。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作。併。本。離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始終本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譚本依史記務在安之而已矣下本與史記同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為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譚本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此從賈子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譚本循繕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譚本

嶮譚本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譚本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二史記作上或以二為

改之耳字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悟譚本而立下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譚本

作宗廟之祠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譚本且又俗開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列後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使逃北而後壞一後

史記之文然困於嶮岨而後然困於嶮岨是

記之文若再失其舊今段後建本下亦同史

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

開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譚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譚本有必退師案

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案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

揀敗非也譚本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譚本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同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

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為臣不上聞史記無臣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為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譚本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

不忘後之師也譚本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譚本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冒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建本亦是偏字譚本此作偏案舊本漢書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入當黃帝曰日中必斐建本說加竹漢書加神作斐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尚憚建本皆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夫傾心竊踰建本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建本今春難為已下痛哉建本今春難為已不痛哉建本今春難為已同細審皆是在後人妄竄太建本今春難為已半不成文理當創人無疑太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譚本二上可為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數息之大也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為後人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得熟數之於前向內又兼令至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向內又兼令焉下又兼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試擇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慍矣慍一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業握危勢據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附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數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字上神字 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繹綵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

謂人也建本國作固當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因王為明帝服肱為明臣肱亦作股

肱明臣案諸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也故生為明帝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臣字無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

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有獨太息憤憤雖使禹舜

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萬全無

本說雜別本作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離今從潭本者也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為入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鍊鄒而

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

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

乃力作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子將何失建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藩疆專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潭本此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潭本此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囊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潭本無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藩傷專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懼豈可豫知建

本俗謂本皆有不後天依約轉非

于語意實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御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萬

能以為不使天子不後天依約轉非

本俗謂本皆有不後天依約轉非

于語意實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御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萬

能以為不使天子不後天依約轉非

本俗謂本皆有不後天依約轉非

于語意實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御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萬

能以為不使天子不後天依約轉非

本俗謂本皆有不後天依約轉非

于語意實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御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萬

能以為不使天子不後天依約轉非

本俗謂本皆有不後天依約轉非

于語意實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如天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

疑必當刊去

大都專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

葉爲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辛尹申亥之井辛尹建本說于脫尹字今從

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潭本作說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爐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譚本

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建本此下有悲夫枝拱荷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下當有之子王則嗣故今之

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王則嗣故今之

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跋盪建本下可痛哭

等齊專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建本說所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受謁本改正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

與下此四字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四以登於釜之登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具字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皆脫案當有天子卑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志欲之惟冒上軼主也二三十字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譚本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說讀又形貌說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則一作民德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衣之文易之今

也引詩亦然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也卷止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

爲僕僕亦臣禮也今從諸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子民至適至和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各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句則字是以上高下異

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作周齊也或

卑遷則品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譚本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譚本各處其檢人循其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是行古使字李巨文資暇云行李

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若日之與星建本有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同譚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益壤事勢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陛下即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漢書作豪橫而大強也

制如今之勢不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

意蓋謂前後以亂本制必起數語已而大失立見今

此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方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方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皆冠本陛下且見之矣
高拱本此下不憂其紛也且力當能為而不知且為奇亂宿禍
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離濤當刊去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二建陛下夫秦下有自逆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下顯措而如意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曹勃本不寧
環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志本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分地亦
止字說作正今皆從潭本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譚本定治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
別本同制定之後天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
案柴之與機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疑也別形近而
從漢書作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疑也別形近而
開避漢書啓作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譚本上而天下安待遺腹植同漢書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為此五美王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譚本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偷猥譚本作偷猥字書無猥字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

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譚本

禍之變譚本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

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譚本無解字

然至競牌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皆作者字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

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競牌也釋斤斧之制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說作故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譚本無是故也字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茲勢有召禍老聃曰

子之號也譚本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燭字書不載

非子作燭譚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譚本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鬪疑行不可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譚本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本是直字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叔孫于奚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

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專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上別本堂作九級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書作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本今據下文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本仍作醜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剛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則字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剛笞僇弃市之法建本與義同建本又脫來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陛乎下字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弗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此五字無若

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日鬼薪之事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帥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也非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日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有如此字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建本脫衆人畜報我故爲之國士用故國士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建本脫彼將犬馬以頑頓無恥苟無節漢書作美謂無志分也美音胡辭反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苟若而可無則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困而擊之矣漢書有則困而擊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簞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建譚本汚穢倒又男女上有姑不謂汚穢曰惟薄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脫者本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蘇林曰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頸鑿建本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書本皆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挫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

志家公醜忘私建本醜諸本皆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宗廟以下十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譚本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

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大息者也建本為作謂

新書卷第二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大體說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故何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醜作取下同行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作用因字今本從潭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諷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凡此皆從漢書慮非顧行也其本慮下今其甚者到父矣此皆從漢書大母矣到建本到作裸姬矣到建本到作刺兄矣到建本到作到父矣到建本到作空賊字今皆從別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慮作下利無撥寢戶之簾撥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粟通本本拾與十賦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通本本拾與十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潭本行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猖蹶本行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者也乃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潭本時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壞壞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又弗為二句作非為持此不循作秦滅四維不張譚本有而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皆從別本改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建本君臣皆從別本改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茲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建本脫茲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譚本覆下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別本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功皆與工同本貴人善突盜者為忻以賢責人句折諸侯則又嘗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譚本詐而相紹紹一作詔未詳或疑諸當為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實之說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句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祭酒也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譚本當天子二字然錢財多有脫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妨為世之基公惟愛季母氣一片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疑衍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罵疑本屬作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擾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彗亦彗也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諄語譚本作立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曉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作本其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漢書同躋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成求得矣然不知反

去之從別本未帝者十二歲非又不知上為得之作得失又去之從別本

天下有瑰璋事勢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

也建本復不知二字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懼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

乎字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織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奔完堅而務雕鏤織巧以相競高本句而務作之宜一日今日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萬里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褻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別本作以衣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又性買子本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位建本退作通能又上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網此下有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不困，貧速救也。三十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擊產子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眾庶得以衣擊妾，白穀之表，薄紉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建本今富人大買召客者，得以被牆。建本上句作今貴富人，大買者，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節節本今富人，大買屋壁得為帝服。富人，建本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本且下，衿自衣阜綈，而靡賈修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擊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躋也。躋與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天下之無七中，建本也。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不為不成也，有雜稻不為麥，注引易緯，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撫必是安，實入難。夫鎛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鎛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鎛山是鎛子，西海，數題之山，是鎛于北海，鎛章，閭反，郭注，鎛堦，堦也。是則今人之際耳。今也平居則無蒞施，蒞與蒞同，蒞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治可也，若為大亂。

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疑別本，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入今從之。增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本一作奇，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漢書本傳，漢書同，宋和福，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謂之福，句相此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許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武關作建武關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

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為本

改正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擊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譚本精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履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關大國

而為都關當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餽篡夫至

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首天子都長安以下與

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譚本繇使遠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潭本以作能別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之字衍別本亦說雖素之

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躅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南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履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之耳行勝似當作行勝潭本作不勝

又自詣作自詣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聞又備以履躅不數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乘

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乘

又是衍文字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

茲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

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廬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建本詔作豪亂

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諸侯又併作

中涓建本乃作其大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諸侯又併作

帝諸公皆為臣皆字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有親字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尚可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漢書作中子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建本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何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啓其口七首已陷於胸矣漢書作適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建本七字建本無與領諸侯同今依漢書也者多故

地書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建本

是也今從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

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三十漢書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耳富本作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此篇安寬者

甚多難令人寒心壹兩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不亦晚乎此下有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

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

復成世界於此胡說可謂全無二人氣矣即不幸有

方二二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

萬之衆之字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

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上弗自憂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不可讀以見其古耳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正安寬者故為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面無完善者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乎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利欲金十此等皆備書耳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唯欲篇幅稍溢利等皆備書耳建本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懸字書無考其義未詳此下舊有臣能令知亂如今

新書卷三

二三

時可善為無如下建本有憂字譚本無此云方今始圖隨手鈔襲皆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是二千石上建譚本有讓字又此下有臣讓詔所自用使二千石上建譚本有讓字又此下有臣讓詔所自用使二千石上建譚本有讓字又此下有臣讓詔所自用使二千石上建譚本有讓字又此下有臣讓詔所自用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有今匈奴擾海侵掠五旬係依漢書去之蠻夷徵令是主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暨且病痲夫暨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流東下建譚本有西為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有已字下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冑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陛下冑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疑從字中國乘其歲而富疆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本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不成文義今刪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天下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捫然疑捫然左傳

新書卷第三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建本控弦作扞疆大率作大在皆說今從別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此字下無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建本脫今俱從別本增刪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振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譚本增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宵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建本譚本令上犬馬行理勢然也作叱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別本延下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灌窳乃瓜字當作灌渾渾即退讓當所云者也皆屬之直郡句然後罷戎休邊當作戍疑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北字本有此其示武味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建本上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譚本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獪為此柰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譚本疆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三別本作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譚本作又孰敢怏然不承帝意建本又且孰敢譚本帝篇義同見列子黃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下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宵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譚本使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本若下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譚本我狀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窳空而賞薄不足以動人尚薄說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踔也猶言踐踏此與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駁轆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段給衍或改此作實自在未非亦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譚本少者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今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裁臠炙肉。臠，非書無之。一本作臠，即發字。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耳字無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濊而相告人，除憚其所自疑，與疑同。建本無此。南子作憚，餘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深。濊，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猶言粉白。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舞。謂筋斗也。舞者蹈者，鞞，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面假面也。昔時乃為戎樂。音夜也。譚本攜手胥疆上。人，此即應也。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譚本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譚本作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肝相告。希，肝，喜。人人極飯，唯恐其後來至也。飯，與同。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建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善廚處，句大。困京，句。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

困倉今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句，王慮。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極飯，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譚本說。故今從建本。及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闕，案下。改此作閑，是。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有衣，闕別校本。也。今從之。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建本即角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譚本力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乃相親愛之意。建本之亦作人。為閑則出繡衣，具帶服寶，餘時以賜之。今從譚本。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擣，道猶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贛之。贛，校者改。上起胡嬰兒。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而欲，人人極飯，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抃，強也。言降下胡人如。猶振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詩書不載，構字，案白樂天。烹膳為屬，繼之義，則此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本。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垂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譚本作飯。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彈劍別本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猶言先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迕仇讎也衆下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此謂本夫關市者固

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

者美靡炙臠者譚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每物各一二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著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而將瀦多飲酒大口也書無考切此則亡竭可立待也

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建譚本此則亡竭可立待也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譚本皆無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

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

下窳貧建本盜賊罪人蓄積無己此二族爲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治臣賜二族使

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建本

臨人民患之譚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曰苟或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憲與患同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無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者於天子之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

所哉譚本夷作狷又之所說謂作之所作也建本而情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情渠大罪也

毛詩云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譚本豈有怵人之民哉譚本

勢卑事勢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

戎人諸侯也建本亦有下爲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建譚本臣竊料匈奴之衆實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銜權而服也未詳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閒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獘猛獸而獘田彘獘後人用以代獘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獘獘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此從建本所獘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諸本從之建本玩細虞建本繁細是虞今從譚本

以爲安

淮難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本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

亡道舊本並作淮南王來入赴子乘淮南王之悖逆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誦讓譚本詭譎敷留

之罪無加身者未詳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審室捕前階級

捕會不主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皆舊本

大王不旨皇帝辛易之使大王得三爵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有使皇帝之令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功臣有職者以爲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譚本

而不行以下十入字建本有勸當作無不稱病而走

者天下孰弗知建本脫孰字今從別日接持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建本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啓章之等建本並作機奇而謀爲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

之神金道當作嚴屬衍文其人自病死陛下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下無負也如是

人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大言

剛譚本又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

之心可知也譚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今

淮南子譚本有王字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洽矜立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則字當屬下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

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說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下

不盡傷說苑同譚本說子期此與昔者白公之爲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建本今案當作代王爲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

上固爲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復也建本

靡皆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無嘗字今並從舊人校本又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然

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譚本作譚諸左傳作譚諸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億安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閒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願陛下少留

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壞

也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本建譚
 此句別本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無度本則物力必
 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漢書作至繼同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昔
 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之為句漢書以作趙顏師古
 以趙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譚本無
 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文多出後人所增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將取漢書
 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方勇反覆也建譚本俱脫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
 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何以餽之矣字在衆字下皆衍文今刪聚兵旱相
 乘譚本作乘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譚
 聚二字倒罷夫羸老罷上句結譚本衍一矣別本作
 孫而齧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新書卷四

起矣建譚本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者則蓄積足而下
 富安其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為今缺則數不勝
 耳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廩也竊為陛下
 惜之漢書謂疏止此不足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九年
 使吏計所以為國此其王流諸者之又且也陛下
 王制論亦無左證引之或謂禮記中漢文帝使博士
 士制論亦無左證引之或謂禮記中漢文帝使博士
 漢士制論亦無左證引之或謂禮記中漢文帝使博士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
 多者一勝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
 不便願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成然其
 然且曰稱曰僕未對之得驗然其形必屬文者亦決
 語且曰稱曰僕未對之得驗然其形必屬文者亦決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者不能盡難之使無餘耳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
 罪黥此句無根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
 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鈿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
 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法雖公
 正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茲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家其厚利微茲建譚
 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茲建譚
 刺詐大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白著法以誦然
 曉則吏隨而檢之十七同悠變不可為民設阱孰積於
 是盡矣本此下危言不切事實今刪去且囊禁鑄錢死罪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十六

本末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又漢書但云

郡縣不同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也若縣屬于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矣作偽者之謬也甚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舊本又有

無四守漢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

曉亦漢書所無今刪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

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舊本又有少益

刪去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三卷銅布篇中此下接云銅使之

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接云銅使之

下之說凡治不得已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不可怠也云望三

字不言所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怠也云望三

奪圖也瀟漫何指大抵作偽者之伎倆或一篇折之

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一篇數字

不與理會耳今略審之謬妄古人之成文讀而掩者草

新書卷第四

送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本清皆說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作本三十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故孩提有識與漢書同大戴無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以下共二十四字本亦同又下地字潭本楚言作楚聲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其好色之語乃約略孟子論人曰少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曰知好色下語未了宜極

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學者所日語意故爾輕謂潭本從漢書作知好色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聖智潭本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建潭本別本並作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字而過書二字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建潭本有明堂之位曰薦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慎別本順作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建潭本大戴同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夫戴輔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末者字建譚本俱脫大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剽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譚本作不習爲史視已事而作如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而字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建本有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別本作變與漢書治亂大戴同沈本作故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建本蓋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新書 卷五

紂聖天子之後也聖本脫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譚本作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建本甚二字今從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己之罪也已建本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譚本作而後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建本別本又有罪守下同從譚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新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序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別本從新臣誼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三三二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經謹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說為難後別本又作人後也譚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比千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諸書皆作龍逢近切代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譚本作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芄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宜舊本並脫下字案後文有云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段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

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整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段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頒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節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段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疑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譚本用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說文調為調之重文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段調辭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調辭譚本疑是待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為車右坐立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譚本義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證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迎送建本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待從不諫則調辭之任也段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五家為人為伍譚本別朝觀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段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

新書卷第六

禮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舊本嘗字上俱脫太子二字案當有又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曰禮鮑公二字衍今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從別本刪去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尼燕居文室本注云恐當作昨蓋本禮記仲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潭本祠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建本主禮之正也禮建本主臣不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疆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疆弱之稱者也建本無故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不重案當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潭本同君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建本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

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賦牲而食以優飽也賦或同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建本上之說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上之志六字又謂說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偏君不嘗羞舊本嘗者說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脗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驅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也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故禮國有飢人主人不飡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潭本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建本千侯即軒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潭本脫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舊校改側。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浮，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旄如濯絲。

辟旋之容詳與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譚本別本作字，說丘疑即低字，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即曲禮所云，立視五衛。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建譚本無字。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建譚本脫者字。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跂，去智反，建譚本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舊皆說趨，同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蹶小節焉，業小道焉。尚書大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

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

芄，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趨也。建本無作趨，說趨。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鳴玉者，佩玉也。建本脫鳴玉者，上有雙珩，珩大戴作

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蠶珠，以納其閒，瑀瑀以雜之。建譚

作擇，又納作細，雜作穎，皆行以采，齋趨以肆，夏步中

規，折中矩。譚本步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和則敬。建譚本和故詩曰：和鸞嘒嘒，萬福攸

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

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

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

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譚本脫上字。故能宗揖

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譚本今從建案，別本

作緣，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譚

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本

提行至此當為一本

非也今皆分段下文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

身之倨佞與句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建本

若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袂之字疑衍建本曰唯

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志書皆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別本審作沉言秉中適而

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

繆繆繆與糾同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漸進也省其所省而堪

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

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昔夜也建本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

視聽不可謂不察

四〇

建本脫下

四字別本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音子協反

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吏請曰以糶食
鷹爲無費也今求糶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
食鷹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胸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烏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衆也譚本衆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
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譚本熙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
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
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
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
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
傲當讀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璵丈夫釋玦軒挾
也建潭本一作挾說玦也鉤弓琴瑟無音暮年而
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
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
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割偃者之背建潭本無者斷朝涉之脛國
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鄒侯
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
禍無頭之棺似說國

晉文公出敗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
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有見字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
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
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
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譚本招我若攻之是逆天命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
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
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棗盛不
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
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譚本三日而夢天誅大
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
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
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
不勤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
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

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建譚本使字非桓公

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

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

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

為存燕而欺之也建譚本為作能欺乃下車而令燕

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建譚本割作剖遂溝以為境

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

合諸侯莫不樂聽譚本德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

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陞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建本狀諸侯聞之莫不大大息及二世即位皆

知天下之棄之也建譚本作之棄也別本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

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

吾已埋之也譚本無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

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

以塊自易逃去在御本易字下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改作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神建本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晉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子建本亦衍於是紆身而不譚本空一適字為句王字今刪於是紆身而不譚本空一適字為句不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別本甚下無而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補或在字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乎此矣譚本無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吃當與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屐戴璧號噓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絕微當作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為獸

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與與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閉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疑疑是臺榭而掩敗容建譚本密又譚犬羣噪而入淵疑疑是今從別本去之疑疑是虺銜渣而適奧疑疑是燕雀剖而疑疑是虺蛇生疑疑是食蘆渣而蛭口疑疑是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疑疑是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劉夫差兼吳而拊疑疑是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疑疑是大夫種繫領謝室疑疑是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疑疑是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論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非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
網今之人循緒本亦作條緒新序作循序居覽作學紉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新序作
者犯命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潭本作湯德之
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醕無字重裘而立猶憺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
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
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隨古亦諸當房之賜
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謂今從舊闔
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潭本五作十又賴曳師
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屢決背而行失
之並同皆屢巨也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
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踏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踏屨哉思與偕反也別本作惡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阪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著吏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
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
骨皆謂不本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刺面而變容刺舊人校吞炭而
為噎別本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

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字潭本無而
皆五兩本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
其讐何無恥之甚也潭本取作可建本取今必碎身
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
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建潭本衣服以字以鼎
實紹當讀舉被而為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為
之報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非冗言也
故在主而已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
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
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
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
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
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
禍之道也別本與構同見戰國策惡何稱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序改行音下孟反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
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
之怒然醜以志自愾也新序作怒然醜告吏曰微搔
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
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驩由
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

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此條澤本全

亦甚略本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

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

者曰否翟饗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

高三尺壤陞三象澤本作會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

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媿澤本自使者曰以

下始有之以上脫

紂作桎數千晚諸侯之不詔己者杖而桎之文王桎

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撤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撤之弗

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

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于其法教乎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

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

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境之民聞之

者裹糧而至澤本作令近境之民問業而作之日日

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

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澤本無

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

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

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

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

新書卷第八

官人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一段。建本逐段。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一段。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一段。脩身正行。不恚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恚於朝廷。一段。與作同。別本。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一段。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一段。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君之目前。耳建本。作唯。唯。譚本。亦今從。別本。未詳。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疆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立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建本無則字。別本有。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

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建本作清。門。治德。疑說。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狃之智者。獨何與。謂名譽。讀為問。建本。即作問。字。寬。狃。通也。即。狃。齊之。狃。別本。作。窮。卷。之。知。非。是。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騰。黑。榆。鈹。波。雜。則。譚。本。作。當。騰。疑。是。陝。輸。流。視。貌。芷。若。室。風。句。有。說。字。作。芒。說。此。始。謂。如。香。風。之。襲。人。耳。室。風。難。解。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同。美。好。貌。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同。淮。南。子。作。跖。與。同。亦。相。近。建。本。作。跌。醜。聖。道。之。志。乎。己。故。步。陟。山。川。全。冒。楚。棘。至。塵。至。也。別。本。作。蚤。蚤。彌。道。千。餘。百。舍。重。蘭。而。不。敢。久。息。含。作。足。屬。下。讀。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跌。本。作。建。非。別。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

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從建譚本其本者謂之虛其末
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施作
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
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作義無執不
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
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建譚本
以正而清令各自宣命物自定建譚本無宣字如
為句非也此虛之接物也今從譚本連下提行
以當施之當字無此虛之接物也今從譚本連下提行
此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
建譚本和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作非人主義而境
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
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
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
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後一故
則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
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
令行在令字下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
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
物之道也有也上別本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
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段曰請問品善之體
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囂子愛利親謂

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
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
齋別字無效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教建本接遇
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接遇蕭正謂之敬反敬為媠
建本作慢謂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
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何云
亦有曲義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
之清反清為濁皆不可曉或字辭利刻謙謂之
廉反廉為貪作該刻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
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
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
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
謂之退反退為伐建譚本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
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
義為悞與權同建譚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本
道謂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盪與同別本優賢不
逮謂之寬反寬為阨同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
包舊說色今欣懽可安謂之煜反煜為驚漢字無故
以意定作包欣懽可安謂之煜反煜為驚漢字無故
意煜當謂溫藉也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
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
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別本較建本作費弗
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口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
空二字建本作弗動別本作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
謂之戒反戒為傲同放也與前反悌為傲與深知禍
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究察謂之慧反慧為童音

深察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舊校者改之。儻本過作儻。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儻。反儻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施。與同。本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軼。軼字無或或校。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愜謂之敢。反敢為揜。揜或說者錄。是恬愜疑非也。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此句。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外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建本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本六法。度本本外。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

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陽本重陰。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本本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本校云清聲二字。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為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大紅。小紅。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補以效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連語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建本象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寫象字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即象字謂之德離潭本作偃下同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譽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地華當讀如曲禮爲區君創瓜者華之華今入語德謂離絕爲華鄭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者法也記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記作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建本爲此辭者也此一段建本但亦不一例今略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句模貫物形別本又託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之能即見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彘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踞然濁而始形矣建本前作離從之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冰古疑字作標記耳自爲德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建本別本皆脫入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段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灤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

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
通之以化之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又有明者
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本有神輝
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
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
極量指奏矣音義同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譬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
載於物形命字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
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
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
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
也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
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
理也一段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
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一段德生
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
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
之高也一段畜養二字故能物畜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
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顯字今更正之道而勿
失則有道矣道字今增上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
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
之謂行本並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諸此
言者盡德變世者理也一段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

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
也一段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
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一段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
弗與不與澤本上而字衍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
此之占者也一段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舊本與不上有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
春秋者此之紀者也一段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
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一段樂者書詩易春秋禮
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
者此之樂者也亦與歡通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
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
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
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一段德之理盡施
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
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
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建本又有
無缺字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
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一段德畢施
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為也別本之作
說見前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善本並是以舉玉
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善本並

新書卷第八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
 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
 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
 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
 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
 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疆弱吏
 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
 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
 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上譚本兩民不欲故其民
 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
 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敵而懼退
 去必走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
 士民也粹與率同別本作粹嗚呼戒之戒之夫士
 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
 為福己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蓄己矣本行有嗚呼戒之
 戒之戒之六字本但有戒之六字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本功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
 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與有明德天有常蓄必與奪
 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
 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譚本無夫字嗚呼
 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為分疑說明君
 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警然後
 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
 去已已音以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
 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
 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
 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
 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
 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
 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
 道弼之紀之本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
 假之假之本無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
 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
 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本
 助作助作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
 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
 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嗚呼戒之戒之不本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蓄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譚本說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譚本說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建本說作民必慎之譚本說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佚佚輕便之貌建本

說作失然猶景之爲形也君爲惡於此則惇惇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健之貌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王而君子乎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本無夫字別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舊脫數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孤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案當與說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脫譚本有之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枯本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

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土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聞飾矣聞飾猶故聖王在上位上字無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澤本脫求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氓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疆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瞑也萌之為言也盲也瞑與萌同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

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材別本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建本臣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選撰子作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今從別本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建本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下本故萬人之吏撰撰撰相矣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侯之丞也相封侯相之上秩出焉卿教者政之本也侯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然後教也有然後政也有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本

居官故 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
 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
 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
 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
 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本問作言言作問
 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
 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譚本此下國之治政
 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舊本此下國之治政
 元之理在其與徒疑非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
 下臣字建譚本脫別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譚本作
 本有建本又無其字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
 乎賢人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
 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
 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出於肺故愛人之道行之
 者謂之其禮疑行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
 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
 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字可飾故士能言道而
 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
 之能行之者謂之實譚本能言下故君子訊其器建
 疑是詳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卽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
 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建本有
 皆政字別本有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
 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或改爲道也故君
 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

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
 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
 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
 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
 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
 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講也故播之於
 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
 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謂之本智見學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
 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
 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
 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
 崙於是還歸中國譚本歸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
 道而已譚本此下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
 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賞之加而弗損建譚本作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首一緣字建本脫
 有之兩與字別本亦與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作建本

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作建本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教篇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馴與北中幽都及狗

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本有字建好賢而隱不逮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建本

無見字今增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與上下一句故欲明道而論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皆必更有其士萬人而禹一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潭本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作建本

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作建本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教篇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馴與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本有字建好賢而隱不逮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建本

無見字今增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與上下一句故欲明道而論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鬻河而道之九牧鬻與環同別本作鑿江而道之九路說苑君道篇灑五湖而定東海灑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若字及聞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故道以數取之

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說施亦作藏字舊人而以此耳是故下建本有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欲治下亦當有故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譚本其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譚本皆有周字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嘆嘆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嘆嘆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

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此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建譚本攻上有而守譚

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

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

信然後能以得也建譚本論作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擴擴一人有之與

一家之有也建譚本萬民藜藜一人理之藜與故天下者非

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

而久之譚本無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

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

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

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

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

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過之誅。則本亦舊此句首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有以字與上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上雜事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昭字當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

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

所也譚本君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

六月宋元公薨閏一月叔孫媮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

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吝

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鏤別本作雕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

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國語作能辟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諡諡者寧

也億也億者澤本作宥諡案國語宥命者制令也基

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

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

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

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九

州之民四荒之國謂謠文武之烈今依校本改九

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

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諡成王質仁聖

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

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

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

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邲錡邲欒邲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邲錡見單子其語

犯邲欒見其語說文許詭論也國語作遠此許邲

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邲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

而疆其君國本因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意與抑同國語作抑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譚

史同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邲之語矣殆

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

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

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

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

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

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字

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澤本無夫字建本

矣今皆從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

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澤本作吾是夫邾氏

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

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人訐

則誣人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伐則擯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武子與左傳石碯之稱陳桓齊亂國也

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

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

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

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謹為子孫婚妻嫁女保大戴

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作不娶故鳳凰生

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

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曰字下亦同各以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王

后有身七月而就蓐室建本此處當從大戴禮作

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

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

稱不習禮作樂大戴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澤本待作待太

子生而泣建本作泣亦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

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

禮義義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

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

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澤本別今俱從中央

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

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

下毋取於地建本與大戴同毋取於各山通谷本別

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建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

本從大戴禮有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佞
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建譚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
字譚本無此句別字笑而大戴下二句在中圍各有而字
又罵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
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
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大戴禮作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
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
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公亦
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
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
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
丘任李兌也建譚本脫武字別齊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別本豎刀下有狄牙二一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本
國大有得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
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譚本二字齊有
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即田單別本襄王由此觀之
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
本脫名安危三字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譚本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類舊塚而吳人服舊

家建譚本作遺久處遺乃隕之說久即舊也處乃家
之說或改爲喪久極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
云越王乃勾踐家而吳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
公之讐也建譚本無其字者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
之桓公本脫別本有大戴同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
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
心者同聲於鮑叔也建譚本走別本從大衛靈公
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
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建譚本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也建譚本我作禮非靈公
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
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建譚本無曰吾失三字
戴進作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
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
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
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
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建譚本無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
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
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
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大戴古之無所以二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多建譚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建譚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譚本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參字下同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建譚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建譚本脫也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譚本不重亦舊脫今校增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建譚本此物此志也皆同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建譚本此非今從別本其道莫經於此譚本明字明尊敬而不讓建譚本此非今從別本其道莫經於此譚本明字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建譚本此非今從別本復字衍驕字誤譚本空驕字餘同今從別本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

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故

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譚本作以彊凌弱

眾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

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無之字故天下猶行弊世

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馴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

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書譚本作古別本作言

傳雜事建譚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說外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說而能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此段建譚本多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建譚本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

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建譚本行而固二字當改正

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

服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

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

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

少初學雒陽人字漢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疎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為賦以弔屈原賈生為長沙太傅三年有鴛蜚入賈

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鴉曰鵬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

沙卑溼此數語既撥於前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

乃為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此不成語但當云

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

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

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賈生諫

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思賈生

生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終其家漢家作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名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

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

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舊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各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子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案郁字子文。

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以此為主又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

瀉陽周大夫所刻有永寧趙維垣序云出宋

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江都江恂于九校

江都秦巒序唐校

臨潼張坦芭田校

常熟陳桂森耕巖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瓊山吳典學齋校

嘉定錢唐學源校

江都秦恩復敦夫校

太倉陸時化潤之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

休寧陳光麒仰韓校

江寧齊韶敬傳校

董子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計臺本作盟會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卷七

保位權第二十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一名調均篇萍鄉本在二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此當在五行五事篇後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天四十一

五行之義四十二此當在五行相生篇前

陽尊陰卑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五十五

人副天數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舊本相生篇在相勝篇

後案文義當在前今移正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四庫館奏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

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及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它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情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董子春秋繁露目錄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太中大夫膠西相董仲舒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宣
 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而直
 稱楚子昭四年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
 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
 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嫌德本或
 作嫌得案二字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
 封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
 曰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
 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祀也
 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
 專封也晉文不予致王而朝僖廿八年公會晉侯
 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不與致天
 子也又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傳曰不與再致天子
 也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此矣殆近也此即指上三事而言本或作殆貶矣
 非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
 是句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
 見於陳蔡之滅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
 歸于陳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
 侯專封也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不予諸
 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案慶封之殺上亦
 當有於字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
 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

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
 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
 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春秋
 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見昭十二年
 單言晉不稱爵是夷狄之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
 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
 而死於火襄卅年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莊十三
 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曹子手劍而從之
 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然歸汶陽
 田不見於經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
 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
 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有古與又同
 書內多如此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
 殆亡而齊桓安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於彼無親
 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
 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
 二人案念彼今詩作念昔又不昧作不寐此從周
 本程本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
 大厥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詭我心
 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
 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
 而稱公有疾也昭廿三年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
 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大典本於志作何
 懼案已矣二字疑一衍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
 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

而無懼惕之心懼讀為瞿驚然輕計妄討計舊
本作詐今從趙改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
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
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
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
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
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
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
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
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
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
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昭廿
五年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文十八年痛其
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莊卅二年案左傳作己未
二傳作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
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
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知其厚厚而薄薄
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
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諸本皆
作仇匹王伯厚詩攷卻未載此之謂也然則春秋
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
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
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

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以爲親者諱爲主故
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者
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
申爲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
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
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
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
道也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
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
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撥拾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
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
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
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
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
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
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
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
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
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
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
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
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
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
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
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

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授別本作受今從何本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受舊本作授訛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之疑當作己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樂本或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

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人字疑衍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在四年夏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久字錢增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袷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

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僖廿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未見公。冬又來。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桓五年冬。州公如曹。次年春正月。書寔來。傳曰。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氏云。行過無禮。謂之化。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見莊卅二年子般卒。傳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

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大典本厥辟。下有不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曰。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曰。高子曰。取乎大夫者。略之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譏逆祀也。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二年。及晉處父盟。傳曰。諱與大夫盟也。命大夫弗爲使。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曰。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大竝音泰。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

其行齊時蚤晚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穡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耽同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錢云此節汎論六藝與前後不類不知何篇之文錯簡於此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盾弑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案別牘舊本作別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去其官是不唯趙盾一人之復見然則不當云別獨明矣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弑非不當罪也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曰不成于弑也止進藥而藥殺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

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妥以其問之不妥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訓順也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案蒙舊本訛作董或改作衆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當作蒙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案大惡之誅疑當作大惡之不宜誅脫二字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何氏云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下經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傳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

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湛與沈同。丑林切。曰：吁！君臣之大義，大字疑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一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如而古通用，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事見僖卅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鄭文輕衆而喪師，閔二年。書鄭棄其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一二言次第不遺也。舊本俱不作一。一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攷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為主，不知董子何以云然。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見莊廿九年。新延廢傳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

四國。禮記孔子閒居亦作弛，其文德注弛施也。今詩作矢，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斷斷本亦作斷，斷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取伐喪而榮復讎，柰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莊七年，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曰：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復讎也。又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也。何氏云：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效驗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

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宣十五年，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閒卽上文無計其閒之閒，作問者非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大典本作臣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錢云：不意下當有宋字，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

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論矣。本或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殆非也。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同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宣十二年，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婁于斷道。齊皆不與，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皆在成二年。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斯逢丑父，俱見成二年傳。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見成八年傳。外敬諸侯，

從會與盟卒終其身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脅使立突祭仲權許之故傳許其知權案許宋疑當作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

而己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閒非曰原注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有廉恥三字於字錢據大典本補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成三年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皆在成二年以盟而歸諸侯句於是伐許是叛盟也

以盟即已盟伐許舊本作鄭伐訛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

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是未踰年君即稱伯也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本或作卒而俱至者誤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偕而擊之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竝作蟲牢舊本作蠱牢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偕擊也偕與夾同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窮本亦作罪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放甫往切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句疑有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三

五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錢疑志字衍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錢云重政篇首句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恰似與此處文勢相接疑錯簡在彼至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止當歸此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錢云是故治國之端至此句疑非此篇之文此處宜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案二端篇云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凡十句移在此與此處下文適相承接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隱二年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不受二字他本多重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見襄廿九年傳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桓十二年卒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其言入何篡也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履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

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公觀魚于棠隱五年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求賄在隱二年求金在文九年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莊廿三年皆諱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爲疑作謂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昭廿二年景王崩廿三年經書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舊本作有物故物字衍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僖廿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又卅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奔喪得禮故

致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兩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桓三年春正月無王以後唯十年十八年有王十則數之終十八年則桓公之終也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桓二年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見成二年傳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以有舊本倒錢據大典改是故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句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

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器從名地從主人見桓二年傳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見襄六年同居疑當作國君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在不大大典本作不在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復君見僖廿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祭仲見桓十一年傳荀息寧死不聽里克之言見僖十年傳舊本作不德誤也曼姑拒蒯瞶見哀三年傳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本或爲下有之字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

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此節以器從名，地從主人，發端疑與下事不相比附。或有脫簡，未可知也。不然，將毋謂君之立不宜立者，君以爲後，臣下孰敢不奉以爲君？此卽從名從主人之比乎。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莊三年，紀季以鄗入于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服罪也。故本亦作固。古通用。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此亦謂僖廿八年天王狩于河陽事。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八年，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閔元年，齊仲孫來。傳曰：公子慶父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變盛謂之成。莊八年，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褒舊誤作哀，從計臺本改正。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

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莊廿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何以不稱使？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以鄗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盡疑當作辭。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鄗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莊四年，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小夷言伐，如狄伐邢，伐鄭之類，是也。大夷言戰，如戰泓，戰柏莒之類。中國言獲，如戰于韓，獲晉侯之類。僖廿八年，晉侯執曹伯，執衛侯。蓋伯討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桓五年，大雩始見。經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莊廿五年，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門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舊本作無敢有加也案劉昭注續漢志及文獻通考引此皆無無字今從之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不畏二字舊本作爲字今亦依劉昭注改正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僖卅年傳事見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事見下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案說苑安寧作常經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郵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

之危莊十九年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僖卅年舊本下多而救二字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齊桓挾賢相之能挾本或作仗非仗乃杖之俗字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郵幽之會是也莊十三年盟柯十四五年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其後二十年之閒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僖二年城楚上是救衛也貫澤之盟江人黃人皆至亦在二年三年會陽穀江黃亦至故曰親近者不言召遠者不以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僖九年蔡之會傳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滅弦在僖五年伐陳在四年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濬塗因陳人不欲其師反由己國故也不納本或作不離說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伐鄭在僖六年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濬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

閻廬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於公薨傳云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後慶父欲求入魯季子不許於是抗朝經而死釋閻廬見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此句本或無而字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僖十年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本亦作吉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疑當作奉天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本或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它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寂本或作冢與寂同俗本云一作蒙非也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空與孔同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它國之皆若是也以它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愴愴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卅二年傳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見桓二年傳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尙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舊本作豈值弑哉誤此吾所愴愴而悲者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三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竝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飭舊本作飾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案類戾也孔晁注周書史記解昔穀平之君復類無親如此訓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盡本或作畫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窮本或作殺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靈虎咒文采之獸靈疑即左氏傳蔥靈之靈俗閒本空此字蓋疑其誤也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上以酒為池

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斲朝涉之足察其拇本或作附亦作脛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蒲社災蒲本或作亳或作薄今依公羊哀四年經後同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鏗以廣地鏗與剗通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春秋日食三十六星實如雨莊七年雨蝨文三年沙鹿崩僖十四年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一事在今之正月若大水唯桓十三年在夏餘皆在秋然亦非雨水也冬大雨雪公羊昭四年經有之在周正月然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僖十年經冬大雨雪公羊作雹疑此正文當作冬大雨雹昭三年冬亦有斯事實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僖十六年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卅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年十二年同又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文九年襄十六年昭十九年廿三年哀三年皆同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成五年晝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大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

東方此所舉尚未全鶴鶴來巢昭廿五年舊本從左氏作鸛鶴非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隱元年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會王世子譏微也僖五年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桓八年刺家父求車桓十五年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王人救衛莊六年王師敗于質戎成元年天王不養出居于鄭僖廿四年殺母弟襄卅年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昭廿二年王室亂王猛入于王城傳曰西周也廿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東周也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衛侯朔得罪于天子天子立公子留五國伐衛納朔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而朔仍入于衛故云不能絕伐鄭不能從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何休曰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無駭滅極不能誅隱二年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僞僭擬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質戎而大敗之宣元年侵柳昭廿三年圍郊并質戎爲三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隱七年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父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桓元年晉文再致天子僖廿八年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

衛杞齊桓事經皆見前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劉向云春秋弑君三十六而此云三十二東觀記及後漢丁鴻傳亦皆同然當以三十六爲合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適與敵同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來朝者得褻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但當云不得遺細而此及上文皆兼大言之者文便耳猶言急兼稱緩急言無兼稱有無是也諸侯不得爲匹夫與師見定四年傳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子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

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亂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牧本亦作敵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髡原它本從左氏作髡頑非今從程本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國圍之平也案文疑有脫誤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僖廿年刻桷丹楹莊廿三廿四年作雉門及兩觀定二年築三臺莊卅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新延殿莊廿九年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

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晉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見僖四年傳亦當并引西征則東國怨一句文脫耳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見僖三年傳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杵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見宣十二年傳不祥作不詳何氏云善用心曰詳然詳古亦與祥通用或此書自作祥字強不陵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弑弑靈公者實趙穿也此云趙盾蓋從春秋所書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楚平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宅

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此依公羊莊十二年傳文韓詩外傳八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爲一句無至字此書舊本至作致餘與外傳同惡當音烏洛切今大典本有至字自當從公羊以故字至字句絕惡音烏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它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有讀爲又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傳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適與敵同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大典本作而止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二句見宣三年傳是論祭天地宗廟之事耳以證虞事殊

不倫必有舛誤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有讀曰又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邪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尙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適與敵同君不聽果死戎寇見莊廿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內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虞本或重道字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蒲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詛字訛或是沮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

乎吳王夫差。知強陵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它宋閔。知妒淫之禍。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壤猶傷也。隱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一曰。壤與傷通。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履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此篇逐便卽言。錯雜無次。疑出後人所采輯。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錢云此本一篇不當分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誤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遭難莫之救同羣本亦作成羣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閒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鏢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載本一作戴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舊本作逃莫之救少入字今從大典本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載國各事見隱十年公羊經本或從左氏作載非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撥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此與下事皆在莊三十一年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公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之卒齊桓為葵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

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鄭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邱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楚莊王亦當作楚子旅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此六字上下似有訛脫先楚子昭卒

之二年舊本作之卒年訛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為諉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見公羊宣元年春秋本

或作斐林案文十二年釋文云斐本又作斐是公羊本亦有作斐林者一本作蜚林訛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翰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託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各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天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天下舊本作定下謙義本亦作兼義則

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變大典本作物。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形舊本作刑。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竝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訟與頌同。大典本作頌。聲詠周本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尙安知通哉。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榦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榦弱枝。大本小末。

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舊作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今從趙校。改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惡讀曰烏。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傳疑當作傳。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尙自爲得之哉。故曰於

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
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尙不合自錄也
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閒者其
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
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絕屬猶
言絕續亦有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
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絕之本
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
句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
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而
明切而深矣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五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六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之所爲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較之在前赤鳥之象也較即敵蔽膝也舊本訛作鉤今以黃氏日鈔校改冠之在首予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案然不即然否下然字疑衍蓋予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三句必後人妄竄入刪之文義乃得通貫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案中中國中也故武王克殷禪冕而摺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聖人所獨立也數句與上不相承接又引論語語

其爲妄竄益顯然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案隱元年公羊傳何休注以元之深作以元之氣疏中引公羊說作深字今故仍之舊本位字上脫即字又脫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十一字則下文五者少其一矣今依何注訂補錢云自是故春秋之道以下似玉英篇論元年脫文說見前故書日蝕星隕有壘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閒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

在主宰之者在相錢云末三句不知何篇之文脫在此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乎字當如後文作吾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資本或作賢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怒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

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怨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別本作麤糲非也今從周本粗音才古切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引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亦作麤糲與粗音義同漢書藝文志敘數術云庶得麤糲何休公羊隱元年注用心尚麤糲文二年亦同何休之說即根據於此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

任羣賢以受成句。中疑衍所爲二字。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況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也。本一無累字。財與裁同。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本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豪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周本。作嚮古。通用。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臬本一作宗。案宗與爭協韻。疑是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

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襄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明以它本。倒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證疑本。是徵字。宋人避諱。改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

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尙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案踔疑當作焯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大典本可作得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見其直於直之中必見其曲於聲無細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

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以行黜疑以爲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舉名考實以參其實，賞不空施，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六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寫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寫舊本作寫今據黃氏日抄改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細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墜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本一作真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細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實先內第之第古第字下同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列

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十四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細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細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細者亦然未詳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本或有仁字疑衍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

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柰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錢云復上脫相字紕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王舊作正誤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紕唐謂之帝堯舊本作故親夏虞今以下文親周故宋之例改轉以神農為赤帝錢云案董子法以三代定三統追前五代為五帝又追前一代為九皇凡九代二統移於下則九皇五帝遷於上商為白統并夏虞為三代紕唐為帝唐為五帝之末則神農為五帝之首而庖羲為九皇此當有推庖羲以為九皇句文脫耳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此下當有作漢樂制質禮以應天說湯之事終又以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云云起爵謂之帝舜爵字訛當作紕虞二字以軒轅為皇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均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紕夏親周故宋舊本正字王字互易今改從上文之例親周何休注公羊作新周然

以春秋當新王不當更云新周且上文云親夏故虞下文又云親赤統親黑統可證親字之是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樂制疑當作制爵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于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此下一本有者字是月不殺是月疑提月即閏月也下同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明朝正正白統柰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似當作喪禮殯于兩楹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案尚書大傳云殷以雞鳴為朔下鳴晨舊本倒正赤統柰何曰正赤統者此下文有脫案當云歷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補四十字據尚書大傳及白虎通之文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

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遠追祖禰遠追舊作近遠錢據大典本改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熟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紂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五端見上文本或作五端非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舊本缺周字錢補尚上通黃帝舊作皇帝古亦通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

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帝下當又有一禹字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舊脫杞字錢補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句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賾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

後員惟祭器惟字疑衍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儻儻溢員溢當與侑同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戚舊本作儻或作儻蓋古戚字有相近者隸釋載漢夏承碑云君之羣戚又郭仲奇碑云貴儻肅承是其證非文王世子之所謂織刺也今定為戚字下同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享古烹字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織施儻儻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壇當作禮與禪通下同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櫛其屋如倚靡員櫛祭器櫛玉厚七分舊本櫛音妥圓長曰櫛一作隋館案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疏云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櫛圓之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櫛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儻儻溢櫛先用玉聲而後烹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妾

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柩鬯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秩疑當作旋本亦作佚白藻三絲衣長後衽首服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儻儻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天法封壇於左位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錢云四法即夫子所以荅顏淵者王魯故也其前當有脫文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胥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子鳥卵生契先發於腎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讀日團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部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臬論性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舊校云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周
本作員士下同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
王所取儀金天之經案金字詭疑是於字三起
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音餘三人
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
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
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
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
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
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
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
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
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
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
仲有季一時之情也情本亦作精下同有上有下
有中一選之情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
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
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
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
天選四堤本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
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
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
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
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

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
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
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
經其以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
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錢云當作
取諸天之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
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
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
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
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
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
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
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
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
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
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
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以爲四選選
一慎三臣皆天數也舊本作選十慎誤是故以四
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十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
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十四十二
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
人三十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
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
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
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身有
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

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月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成下舊有就字衍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臣字舊脫今校補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它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它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

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謂之聖王如法則之舊謂之倒今改正如與而同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案自此已下伐字俱疑當作代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邪能字疑衍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漢之伐秦本脫此四字今案當有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加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錢云：上有脫文，此首二句亦與服制無涉，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襲疑是壘字，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公以朝，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將軍大夫以朝，官吏命士止於帶緣。舊本作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殊為訛錯。今案文義，正之。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紵，纁乘馬謂之服制。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七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八

度制第二十七舊注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冒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此錯引不依詩之本文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舊本而下有民

字衍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衣祿士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衣祿舊本訛以祿今改正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案此六字疑衍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案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凡七等此但以人氏名字分得地之多寡故所引不全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柰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八差祿下舊本有等字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錢云大典本至作主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四十人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柰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者何舊本三下又有日字當是衍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准之正字為準而周書文子管子莊子呂覽淮南皆有准字則相沿省文已久矣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

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方百里下舊本有為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計十四字係衍文錢校刪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菱圈臺沼椽采菱圈與委巷同椽采疑有誤或當是林麓汙萊之類皆在所除也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一大傅大母似當作置一大傅母次大字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紀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傳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

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上下與後文同。本或作下士。非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

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舊本缺夫人二字。趙校增。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丞。丞疑一丞。一士。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三字。非誤。卽衍。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此八字疑誤。并疑下有脫文。

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定率得三千六百口。定下脫率字。今補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仕衛。世子臣。下疑有脫文。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各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舊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案。當有也。字僖廿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蕭。弗及。傳曰。侈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于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又舊本作鄗。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兩美之。俱當作大。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時。

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如與而同。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閒。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本或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誹本亦作非。下同。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

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而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口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瓊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

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次以字衍邪狂疑當作邪狂。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憫恤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諱。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

智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報舊本作救訛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文似不了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不說吾過極吾罪也楚莊王以四字舊本作且莊王曰訛今改正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受天譴也錢云後一段疑本在二端篇脫在此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八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使人本或作使，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榮俗閒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案數語疑有贖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能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千萬之珠，謂其賈直千萬也，本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

化者非有它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慙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本傳

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命令疑是令問，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畢，大夫車成畢，即畢字，謂畢如也，車成即苦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本傳以泄庸與種蠡爲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漏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

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珣珉比於美玉也仁賢本或作聖賢珣珉漢書作武夫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衆知類也知本或作之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襄卅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已詳第二卷中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

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本一作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

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反背疑當作「道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刪。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爲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無傳。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郈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廿年郈子來朝。傳亦與上同。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

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陀石彊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下有脫文。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閭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曰：儀父者。字也。褒之也。爲其與公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鄆。鄭伯斃。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操之會。卽襄七年會鄆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冒從桓公盟。此鄭伯乃文公捷也。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于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僖廿八年公會

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疑我貶而稱人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在隱十一年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廿三年荆人來聘傳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昭廿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舊本作至容誤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為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九辭不可曉并疑下有脫文衍文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而下當本有為字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蕪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殺春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衆星之蕪入實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隱五年衛師入盛傳曰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不言師敗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未無爾言無取於言師敗績也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句階大典作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

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說公羊者相承有此言。故何氏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文詭不可曉，大國齊宋離不言會，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卽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鄭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小國卒葬在哀公時者，皆卒日葬月，遠夷之君內而不外，哀四年書我曼子，十三年書吳子，皆進至於爵，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疆字屬下讀，本或作疆，非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襄廿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仁來奔，廿二年邾婁鼻我來奔，昭廿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閭仁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通外也，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于稷之會下有有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臣恩之薄厚，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事相比也。傳曰：遠也，此通外疑亦當作遠外，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

以爲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諱而效天地謂之號諱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大噪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諱者釋文云諱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為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諱而效也諱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諱字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句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各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曰秋蒐冬狩夏獮案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

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為衍文可也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句是故事各順於名各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今詩作有倫有齊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皆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兩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兼愛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温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温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委舍即委卸也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

不全於君用權於變上有脫文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闕已玉篇闕落干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音餘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音餘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各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寶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柎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柎哉柎說文作桀如甚切弱兒蓋惡強則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也即下所云損其欲較其情者是也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柎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柎察實以為

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衍本無者是何遽舊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今萬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

於正名各非四百六字隔性字之上今依官本移正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而與如通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柎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各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本作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從大典本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也此也讀若邪本亦作矣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本或作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

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才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當作質字爲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美辭疑是異辭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矣疑當作數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

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
 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
 以涓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
 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
 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
 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
 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
 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
 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
 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
 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各物必各因其真真其意
 也其義上本或無真字何本有錢疑當作名真其
 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
 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
 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
 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句疑有
 訛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
 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
 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
 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
 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
 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為言猶
 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
 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
 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
 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
 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
 意盡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上行如字下
 行下孟反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
 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
 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
 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
 地雨也勤勞在地各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
 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
 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
 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
 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
 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
 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
 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
 惡淺薄就善人而避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
 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人之疑當作人之為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蒼，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蒼也，怒秋之蒼也，樂夏之蒼也，哀冬之蒼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蒼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受從大典本，他本多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文與表記略同。

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

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

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如與而同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舊本則下有知字衍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必與畢通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天道二字舊本脫今補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舊本作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

稱而達誤今案公羊傳增正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一本貫作類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荅各有處如四時句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生澗其樂以養死澗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

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當卽下篇所謂當於時也。或疑是常字，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此句而字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赴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與又同。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於天，父兄子弟之親，人之受命於天之尊七字疑衍。父兄上當有有字，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句知廣大而有博，本或有而倒。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

世爲事。本或脫一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其俱疑當作其諸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地之精，本或無地字。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錢云。下句首亦當有在字。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句未詳皆在本，亦作在。皆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

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蹕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

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相與一力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疏俗作疎本或作疎者誤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

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餘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置舊本作直。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舊本制作刑。讓禮之尙右。非尙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入入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俛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此篇舊本闕二十四字今依聚珍本補全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

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

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為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舊本寒上有大字衍。又小雪誤作下雪。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可二。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竝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伏一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

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於一。舊本至字上有而字衍。有與又同。於一。舊本作其一。誤。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句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物而書文。疑物當作象。捕敬夫云。物當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心止於一。中者。舊本脫心字。中字。今增。又下兩中字。舊竝訛。忠。今改正。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爾本亦作汝。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育。非凜也。不能育。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是疑衍。計其閒。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凜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

天於是時出凜下霜出凜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天降物本亦作大降物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跡數其實清凜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冑地而已不逮物也本亦作雪加空無於字冑與但同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當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主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兩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闕與遏同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

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屏下舊衍進字轉訛而爲送今刪去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益而用疑是益其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次壹字疑衍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而見當是此見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冷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旬上當有不字故寒不凍暑不暵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

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兩
作字俱疑。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
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句本一作而不使怨。故
曰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僅當與僅同。大典作謹。
疑非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
易習俗。此下似文脫。

闕文第五十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各本皆闕聚珍本有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
秋清本作秋涼今据下文改暖暑清寒異氣而同
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
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
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
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
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
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
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
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
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
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
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
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
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各本闕篇首三百九十

六字聚珍本補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
閒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
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
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倚疑
當從下文作高物二字物疾疾莫能爲仁義唯人
獨能爲仁義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
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

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
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
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
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
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尚
疑當作人獨頤立端向爾雅頤直也正當之是
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
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安而
員安元注音分無而字今案安當作歪紆粉切墳
起之意也當有而字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
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胷中達知象
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
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
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
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
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
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
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
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
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
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
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
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
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
也此皆暗膚著身膚別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偶
之弁合句於其可數也副數句不可數者副類句

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舊本脫以著其不可數六字今訂補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下句各本皆脫今案文義有此乃完韓詩外傳一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政與此處相類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陰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

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 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赤鳥事漢時泰誓有之武王喜以下又見大傳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此篇舊本在五行相勝之後作第五十九今案文義當在前今互

易之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此相生而閒相勝也故爲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澗澗與蓄同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

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是也胥即胥字舊作聿訛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疑卽腕腕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

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賢臣舊本作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疑當作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絲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取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

得於君驕蹇不卸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
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
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
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
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
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
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
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
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次寡人字疑衍
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附疑阿字與
上文同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
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挺
舊本作誕今案月令云挺重囚淮南子亦作挺後
漢臧宮傳宜小挺緩挺皆訓寬今改正下同出輕
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
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為成也淮
南天文訓有介蟲不為魚不為鱗漢書律曆志注
引易緯亦有此語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
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
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
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脣痛疝音杭脰端也谷
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

澗陂如漁如與而同谷及鱗蟲則魚不為羣龍深
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
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
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
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
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
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
腫目不明谷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裁摘巢探鷄
探舊作採非谷及羽蟲則蜚鳥不為冬應不來巢
鷄羣鳴鳳凰高翔彙鷄舊作彙鷄又一作彙鷄並
非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
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
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
降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
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
宛黃舌爛痛宛與鬱同谷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
虐妄誅谷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以誅賊
殘禁暴虐安集下疑脫二字故動衆興師必應義
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搜狩存不
忘亡安不忘危脩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
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
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
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嗽筋攣鼻軌塞

舊本作仇塞谷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谷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中亮切痿痺孔竅不通谷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谷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响。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蜺雷蚤行，蜺疑當作眩，謂電光也。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大典本無蜺字。土干木，胎天弗輟，丁

亂反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電。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

干土，倮蟲不為。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

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

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句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紕，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休注公羊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而近時本乃有改作崇及營字者，得此正之。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

有變，畢昇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溼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夏五日，夏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兩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大典本無則肅肅二字。故肅下重一肅字。今依何本。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下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又者主秋。又舊本作義。錢改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光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以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

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五事無思。曰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錢云。郊語一篇。似當次四祭。

篇後此下五篇。實一篇也。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昧。慈石取鐵。頸金取火。醞去煙。未詳。頸金一作真金。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燕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

下合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又云篇首郊義二字真古篇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名非本書之舊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王制曰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先貴而後賤上當有禮者二字文脫耳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此下當接郊祀篇首

一段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百九十五字移此方略合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祭而地神者文有訛脫此指不郊猶三望之類舊校云地神疑他神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宣王時一條此下所聞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

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於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人之道也人子舊本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此下有脫文已受命而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中地之菜茹瓜果以下六十三字或當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錢云郊祀似當作郊祝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子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

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櫜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處央疑當作遠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為天子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此五字疑衍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令靡古維予一人某敬

拜皇天之祐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
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
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
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天無尤焉而辭恭順
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錢云郊祀
亦當爲郊祝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
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
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
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
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
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
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
倫此下疑脫二字謂之鬪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
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錢云至德疑
是至尊魏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
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
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
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潔清
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
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地之菜茹瓜
果一段六十三字與上下文皆不聯接當在四祭
篇中因地之利句下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
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
也而謂舊本作而諸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

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
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
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
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之
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鞏字鞏盟卽成二年及
齊國佐盟于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卽其對晉人
者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
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
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舊本下有不天亦
可四字係衍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
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
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
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
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
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
傷鬣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
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
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
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
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
唯天平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
六字亦疑衍文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大人疑衍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

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
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
慎。疑當有一與字。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
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舊本有日字。案古文苑無。臣湯
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
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
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
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
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古文苑三句之
牛下。皆有角字。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
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
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
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
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白牡。舊作白
牲。誤。今改正。下同。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
子用駢牝。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
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
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
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
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
祭土。魯何緣以祭郊。祭郊。疑倒。臣仲舒對曰。周公
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
祭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故成王令魯郊

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
舒對曰。魯郊用純駢牝。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
故以駢。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
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
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齊戒沐浴。以
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
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
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
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
仲舒昧死以聞。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暘與也同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傲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凡廿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殺之不諦作不噪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諦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四字疑王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與經同本一作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本一作燒疑非是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備者疑當作備德者暘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

天子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蟲崔摧鬼畢巍案說苑雜言篇作龍從巖靠此疑有衍文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川字疑衍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與浮瀉疑擇楫之訛大者無不中中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鑣則艾折疑當作持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云云古文苑作法法晝夜不竭既似力者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舊本作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所謂

家人即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邑之所宜禱。故定從通典。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為祝。舊本作清。潔辯言利辭者。又攷宋本作清。潔辯言。又或作辯。口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劉昭注。續漢志作脯。蓋再拜請雨。兩幸大澍。即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蒼本亦作青。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閒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豕豬一。聞鼓聲。皆燒豕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

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並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無舉土功。更火浚井。火本一作大。暴釜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

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初。春辭。辭當依下文。作祠。通志無此字。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蠶。無舉土功。聚巫市。傍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鮑五。母鮑。舊脫。今以劉昭注及通典增補。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為祝齋三日。令各為三字。疑衍。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閒雜本書。其第十九日者。此書第十九篇中之語也。舊本曰。作日。亦訛。

秋暴巫尪至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
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
神少昊舊本作太昊訛今依通典改正祭之以桐
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
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
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閒相去九尺繆者九人
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
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
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
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
鄉其閒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
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蟆池皆如春
趙疑皆字上說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

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
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
女子欲和而樂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
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三字案
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攷神
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一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
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史

齋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齋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自此
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
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本
作諾字誤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
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
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縈社十周衣
朱衣赤幘言罷案末七字文有訛脫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本作庚申朔訛江都
相仲舒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
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
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歸舊脫歸字今
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
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
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
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
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
丞尉官長各城邑社齋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
社下鋪而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暝亦止暝
與晴同舊本作星訛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
篇中有條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撮拾遺佚
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教日食祝

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人賜也舊本人賜倒錢改正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性疑當作至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柎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粢也夏之所受初也受初錢疑倒下同柎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約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錢疑是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神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虚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與音餘舊本此下有察也二字係誤衍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舊本作之見者見不見係誤倒今移正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數之有與又同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復與復同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未殺多有贖句疑後人所附益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

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句。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而字疑衍。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舊脫也。字趙增。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趙疑天下當有地字。案下文。俱以天地並言。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

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自舊本作目訛。又此下有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係衍。文今刪去。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勝則氣。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案寒當爲下句之首。兩句正相對。而各少下一字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不可不反。舊本作不可反。今從趙增。一不字。氣則二字。本或作而。字非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

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苟不治雖滿必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適中而已矣中舊本作之誤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遠上疑亦當有俱字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游上當有謹字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句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錢云十日亦當作六日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尙猶有閒氣而立終間疑闕字誤錢云氣下當脫盡字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本一作愛氣氣多而治則

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和樂者生之外泰也和舊本作知誤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讎也讎與酬售並同詩無言不讎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讎也義亦皆同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舊本作壽天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離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離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離其生平之所行今如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

立哉。本或作豈獨哀哉。疑當作豈不哀哉。案凡養生者莫精於氣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歸下篇。此處接以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致相脗合。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

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

天地之行美也。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然此處或尚有脫字，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濕，潔疑是溼，就其和也。衣欲常漂，漂當與儻同，輕也。或又疑是漂，字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錢云計臺本作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齊以冬美，而芥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齊，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齊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舊本作是天所告人也。錢云大典有之字，以字故齊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齊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所獨舊本倒誤。又君子獨代下，似脫去一字，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

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閒，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州華之閒四字，疑誤。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案自此物獨死至此共九十七字，舊誤在上卷循天之道篇中，今移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胷，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有職本或作一職，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血氣上舊衍流字，今刪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于淵也。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王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為之喪。舊本脫為字，趙增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

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臣國二字之間有脫文少所以為尊也一句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王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痲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為忠

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為信舊本作為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自難不惜其命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按文義移正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達舊本作起誤錢據大典改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錢云政當作正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

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撥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恕。□□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上字疑衍。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此下舊注一脫字。天行穀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

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下之字疑衍，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做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各自過也。此段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閒，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閒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此易下趙疑當有見字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連也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則此節亦應入後篇下接四海之內云云適合

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舊本此下空四字然此處文亦疑有脫誤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謀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錢云天志入當是天志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入也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閒蕩以下文脫案此殺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僻舊本作僻誤氣生災害起氣上疑脫一字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一殺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並非此篇之文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

四海之內，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此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錢云：前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至與運連也。一殺，共一百六十七字，當移在此篇此段之上方合。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夫本一作故，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之變，謂之外。變變本或作變情。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舊本察字上脫不字。今補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憫靜為宅。憫與爛同。賈子傳職篇道術篇多用此字。以禮義為道，則文德。趙疑德當為得，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變字。或上或下，似尚有一字。下句以字疑衍。衆強弗能

入蝸蛭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開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

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開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且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為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

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架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本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榘既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戟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

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舊跋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祕書省繁露書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襍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較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立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

舊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緝此時繁露之書尙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各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渠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

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舒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

槩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

非全書然亦人閒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讎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榘書

董子春秋繁露舊跋

淮南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進莊

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敘目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丞郡高誘撰

淮南子各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

氏女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不為趙王張敖美人高

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

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云獻美人

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

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方怒趙王未

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

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

史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

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

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

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

稱東帝坐徙蜀巖道巖字按古通死於雍上閔之封其

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

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蓬蓬字按本傳作一尺布尚

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

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

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

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按本傳作使

為難騷傳為難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

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

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

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

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兼天載地說

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

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

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

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

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

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

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

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

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

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
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前朝鋪事畢之間乃深思先
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
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按并古本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
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
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汜論訓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略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間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泰族訓

卷二十一要略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
 內篇之注病其為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坵
 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
 多十之五六爰摛其篋笥以示達吉達吉因是
 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為之敘曰
 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
 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
 有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
 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
 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即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

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為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誘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為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為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為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即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為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

卽是高誘遠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削刷注云削巧工鉤刀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削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刷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鋸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瀼而鑿于澂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瀼鷄棲并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璞塞江云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

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鈞射鸛鷓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涿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涿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尙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旣精且博遠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遠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遠吉撰

淮南子敘目

淮南子卷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裏天地以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廓四方廓四方析八極八極

讀重方之極也極極也極極也極極也極極也極極也

盛也一曰包裏天地稟授無形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

無形也稟授原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不止能漸盈滿以輪湧道亦然也始出始出虛徐流故植

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

朝夕用之無窮竭也彌猶絡也施用也舒之悞於六

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為

季冬合孟夏與孟冬合言仲春與仲夏與仲冬為四季夏與

而能強柔而能剛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弱

宇宙而章三光類也四方上下曰古往今來曰宙

星李善文選注三光曰日月星遠古按蓋維光日月

兩端上屬下不結絃非鐘絃多諸讀從之甚淖而澗

甚纖而微下亦淖也夫鐘絃多諸讀從之甚淖而澗

歌同哥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

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之用也

大飛不動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

說陰陽故神與化游以撫四方謂之天也四方是故能

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也相轉故周禮

之言珍異之有滯者注故音義皆從塵塵水流而不

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

竝應無窮窮已鬼出電入龍興鸞集也電入言其疾

也鈞旋轂轉周而復而鈞旋陶人作瓦器法下已彫已

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

德道也無所為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

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

能于便性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之總

論天地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和調也節四時而調

五行五行金木土也木土也木土也木土也木土也木

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

角駘生也角也駘角也駘駘駘駘胎不曠鳥卵不曠

解日曠卵不成鳥也曠言不者明其成遠古按說文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

人不孀婦曰孀孤寡虹蜺不出賊星不行星賊星妖

德之所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

也有者成化像而弗宰率主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

後生莫之知德德不待之後死莫之能怨怨不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

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富者巨百之子不以足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以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

可動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

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

不淺忽兮悅兮不可為象今悅兮忽兮用不屈兮忽

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為象無尾也屈也屈也屈也屈也屈也

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應故曰不虛動也昔者馮

剛柔卷舒兮與陰陽倂仰兮卷舒猶屈伸也昔者馮

夷大丙之御也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為其馬

也遊行也微霧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也

天也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

景柱扶搖抄抱羊角而上也扶搖也抄抱引風

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聲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如

昆侖排闥闔論天門經行也昆侖山名也西臨其高萬九

千里河上所謂掛猶斥也論也馬夷大丙之御其耐

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馬夷大丙之御其耐

此如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

先馮夷大丙爭在前也末世之御炳燭不能炳是故大丈夫

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

陰陽為御馳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也大丈夫體道

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謂天也宅可以步

而步可以驟而驟令兩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

伯箕星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揚沙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

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

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劉覽偏照

復守以全劉覽同觀也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即

讀為留故劉覽達吉按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即

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

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所缺也故曰

備不使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

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之變不

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

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之形人之形

好醜曲直不能逃也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

按古無影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

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情欲也好憎成形

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不能反己本所

受天清淨之性故曰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也不

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外與物化而內不

失其情內不失其無欲之真物化至無而供其求

時騁而要其宿要其宿會也小大俯仰各有其具

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而愛之也天下歸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

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讀距守

之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媛之數猶不能與網

罟爭得也詹何娟媛古善射者扞鳥號之弓變棊衛

之箭扞桑柘其材堅勁鳥詩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機

下勁能復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

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

也鳥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各其弓為鳥號

賦注應劭說鳥號與誘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之

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君也逢蒙羿弟子

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

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

網也詩云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夫釋

施罟藏藏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夫釋

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蠶適能禽一鼠也蠶

故曰不足禁姦也逾滋益甚也昔者夏綵作三

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之師也入尺曰仞

四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禹知天下之叛也乃
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

納職按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遠吉合諸侯于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鑿山玉在九江當塗故機械之心藏于胃

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骨髓
也粹讀禱崇之崇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也

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若以湯
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

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擊韜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
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

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
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

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不能見
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

聲之風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
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

足均也均平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
播穀也因苗以為教禹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

而後世無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
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也農植嘉穀神

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躡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
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

之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釋員者
常轉員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舟輪之屬也故曰自然

之勢也員者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
育長也風或作分合也羽者嫗伏毛者孕育氣剖卵以

胎也孕者懷草木榮華為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
成矣既已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

鷹鷂搏鷲昆蟲蟄藏蟄讀什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
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

生也一曰禽獸有芄芄音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
行宜多水芄音匈奴出穢裘北胡也于越生葛綸于吳

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
事焉事治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

也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刺也文身刻
中為蛟龍之狀以象鱗蟲也短綖不綖以便涉游短

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
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

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故禹之裸國解衣而
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今夫徙

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曰故橋樹之江
北則化而為枳鵠鵠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

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淨反本也天日本投人清究
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

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
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睦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

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
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

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

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

也徒兼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隨

趨舍指湊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月則悔

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

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屨之先者墮

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變履也音展

質的也古作瑣說文解字毒射鼻讀若準猶錙之與

刃刃犯難而錙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錙之

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刃在前故犯難錙在後

鐵方鋼也錙謂之釘郭璞注錙或名錙說文解字錙

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

不發凝結而不流凝如脂凝也夫執道理以耦變

合於時也周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

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人道當務事為變時當居先也

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

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

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

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

守清道而抱雌節雌節清和淨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也舒詳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大

極深不可測也測盡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

益通於不訾訾量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

及歧嶢歧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富贍天下而

不既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于百姓不

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而不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

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性也淖溺流遁

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通也錯繆相利貫金石強

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動溶無形之域

而翺翔忽區之上言其飛為雲雨無所不上也還回有

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與之是

故無所私而無所公一也靡盪振蕩與天地鴻洞大端

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夫水所以能成其

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

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于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

無音者聲之大宗也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

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貴也觀之故

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無

有自有無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入死有道謂去清淨也

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也虛無恬愉

者萬物之用也得為物用之蕭然應感殷然反本按達吉

獨處上通九天九天亦如中央下貫九野九野亦如中央卓然獨立塊然

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微妙無形之純

地為道關門門道穆忝隱閔穆忝隱閔皆無形之純

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

形生焉形無物道也有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味

而五味形焉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

無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天下為之圈則各實同

居居之屬也名爵號之功實也音之數不過五角徵

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味之和不過五

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色之數不過

五黑黃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

公觀漁于棠是也達吉按易觀盥而不觀觀非常

也一定誘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央聲在中

正也形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色者白立

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

矣是故一之理理道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動無

今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令其若深淵盈滿也

總皆閱一孔總衆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也其動無

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也是故至人之

治也至道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

于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

察不煩也寡其所求則得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

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

度循軌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

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憂悲者德之

失也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

者性之累也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所好憎故曰

也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

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

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粹能

以中制外百事不廢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

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堅強而不韞

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究

寂冥為天下鼻恬淡也鼻雄也寂寞大道坦坦去身不

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追則能應感則能動物

穆無窮穆疑當達吉按物變無形像化也優游委縱

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

無忘玄伏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

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

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末世有勢

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

幾於道矣。由幾近也。許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臺章華臺楚游雲夢沙邱雲夢楚臺名也。在鉅鹿也。耳

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鈞射鸛鷓之謂樂乎。鸛鷓鳥名也。長頸絲身

別名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鈞射。一曰鳳皇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鸛鷓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儉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

也。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學見先王之禮而說之。又復思故肥也。聖人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為物役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慳不忻，忻制也。其為悲不憊，憊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疎少陰之木也。空穴

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為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也。夫建鍾鼓，列管弦，琴瑟也。設席旃茵，傅旄象，以象牙為旄也。象耳

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為晉平公歌之，師曠知齊靡曼之色，齊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憚也。慕有所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

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感營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決於骨髓，浸潤也。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

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

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

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彼謂堯也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

而在於我，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在外不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耀明也。欲所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

我，豈有閒哉。此相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曰不自失其身也。一自得，則天下亦得我

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讀葛單也馳要襄建翠蓋要襄馬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王舞武象耳聽滔朗奇麗激珍之音激揚曲也名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也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遺風循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民神亂其氣志營惑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隱于榛薄之中深草木曰榛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丈堵長一丈高為一北房房陰堂也雪霜凌瀛浸潭苙蔣瀛瀛雪霜之潤之貌生苙蔣實苙者蔣實也其米曰蔣讀水槩之槩也專文文按藏本讀讀苙之故苙讀苙之故苙讀苙之故莊子語改之孫編脩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故盧詹滅滅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為是今依改之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為峽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對對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標形備而性命成性命

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有志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離故曰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易之行也此天地之永登邱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雖窮達不以為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翺翔翺翔猶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金于新于五湖之淵以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是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之則昧昧不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之

之聞呼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
 也其神所失故在於小則志於大在於中則志於外在於
 於上則志於下在於左則志於右若楚立公勝將欲
 策上賈其頭血流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
 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
 在存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精無所念慮
 言精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
 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異也人失其所守
 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
 中當合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連行也枯
體也連屨列埒之類也連屨連屨列埒列埒之門連行也枯
謂也連屨列埒之類也連屨連屨列埒列埒之門連行也枯
謂也連屨列埒之類也連屨連屨列埒列埒之門連行也枯
 陷之中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
 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
 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有精欲故害也貪饜多欲
 之人之漢漠暗於勢利之漢誘慕於名位之漢貪饜多欲
之漢神日以耗而彌遠之漢久而不還之漢形閉中距則神
之漢無由入矣之漢性無從入也之漢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
 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亟益也夫
 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
 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
 俛仰沈浮盛衰盛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
 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
 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之也

淮南子卷一

淮南子卷二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傲真訓傲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

有始者天地開闢有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莫始成

形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莫始成

佛也始有有者有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莫始成

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

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蝸蟻將

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有未始有有始者

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

宙之閒被德合和續紛龍莖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

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

條霄霓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緇

眩煌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崔蔥

讀不悅憚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蝸讀車蝸轍之蝸

方言噲遠也自開而西秦晉之閒曰噲說文解字噲

是會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噲也噲而噲訓噲亦從之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

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浩浩瀚瀚

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有未始

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闊廣大

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

無之根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

地未剖陰陽未判混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

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矢諸若光耀之閒於

無有退而自失也不見也曰子能有無而未無無

也無為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

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逸我

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善我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如欲善我死之樂也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

負而趨走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

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為室以藏萬物

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擢擢無慮大數名一範人之

形而猶喜言物一法效人也遺也遺也遺也遺也若人者千變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極也弊而復新其

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為鳥而飛於天寢為魚而

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

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

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

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

國因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為虎人便牛氏韓人食人

殺之殺其兄掩諱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

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神形皆變化方其為虎也

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

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故也舛也舛也舛也

猾鈍悞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也夫水嚮冬則凝

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

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

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苑苑與苑同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

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也槁也狡狗之

死也割之猶濡溼氣少也濡濡也是故傷死者其鬼燒燒

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者以壽終形神俱沒

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慮故不寢不憂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

愉靜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機槍杓也杓也

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

腹而熙熙擊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地德五穀不

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

而萬物蕃殖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不賞罰不施而天

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天

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

有餘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夫魚相

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也古之真人立

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

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能連

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志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

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

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

戴大員者履大方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

平者處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

日月同光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

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

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歧躍之術歧躍也提挈

人閒之際揮揆挺捫世之風俗揆捫也

牽連物之微妙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

何況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

不與物相弊弊之賊也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

素素性也以利害為塵垢塵垢喻以死生為晝夜是故

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

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清角商

也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岸而目

亂和適也

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炊以鑪炭三日三

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

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

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軒

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軒自謙以下脛以上夫貴賤

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毀譽之

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

不糝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礪也禁孟門山名

隆為臨故詩與爾臨衡韓詩作隆又後漢穡帝諱

隆改隆慮縣為臨慮縣亦是南臨唯體道能不敗湍

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

水險留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

險上黨關也石澗深窳飛狐在代郡句望在屬門皆

同相通若汪與注字也古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

闕之下也魏關王者門外曰關所以繫真人難在遠方魏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

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

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

適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脫故道以為響盈縮

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

不營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特也簡

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近致云臺當作握說文解

字握古文作臺書與古文書改引楯萬物羣美萌

生引楯按楯也楯讀允恭之九是故事其神者神

去之專治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

之九門天散六衢散布于六設於無垓垓之宇設垓

垓也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寂漠以虛無非有為

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物以有為于物者不為己為

也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

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

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為一家道所夫目視鴻鵠之

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

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

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

也園爾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

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

刑商者魏公孫鞅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

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

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

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唾

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

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

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

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

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枝舉也疏讀如律

三辨說文解字籀伐木餘也方言辨餘也陳鄭之閒

曰辨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

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菴

遼巢彭澤而為兩彭澤密積雲也龍菴聚合也遼巢

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來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與

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

已

是

何

則

以

諭

其

轉

而

益

薄

也

何

況

夫

未

已

母

本

也

是

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讀莫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歸於大矣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蘆苻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厚猶蘆苻也苻蘆歸於蘆苻故曰反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被說文解字張或從斤作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道者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

以論之道者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適足以翹翔高際於雲故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蚊蟻同乘天機機動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由此觀之無形而

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

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草木無所植也植立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

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

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讀曰希鏤之以削刷鏤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削讀枝之技刷讀詩鑿角之鏤也青黃彩色之飾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然其斷在刻尊彝為犧尊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其好醜相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閒矣閒遠也方去遠然而失木性鈞也鈞是故神越者其言華也言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偽不守也至精亡於中而言

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為役物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

也風化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

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揆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圉名馳於萬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奔林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夫人之事其神而

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專治也燒煩也營慧求索名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喝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楞木色青翳而羸瘠蠅眈楞木苦歷木名也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此皆治

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

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

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涔，無尺之鯉，水也。

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平御覽引

山牛蹠之涔，無尺之鯉，寸之鯉，寸之鯉，寸之鯉。

者邪？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又況乎以無裏之

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疾而精神越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徒倚于汗漫之宇。

浮揚乎無眇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

氣而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

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

為一，而萬物大優。曰純樸未散，大貌也。是故雖有

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

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味芒芒然，吟德懷和，氏以義

大德也。吟吟其德，含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

烈，彼其德澤，顯四表之被也。而始味味琳琳，皆欲

離其童蒙之心，欲味味琳琳而未也。而覺視於天

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愁。也。竅通也。領理

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於此

萬民睢睢，肝肝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也。肝，肝也。

是故治而不能和下，也。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

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為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

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孔子道也。墨，墨也。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孔子之術，裝虛華之

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慍離，離，離也。

擇名利，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於世而錯

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夫

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

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

也，則不然。擢德捲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捲，

搖消掉，消掉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

於世，不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其有說也。

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

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芥中疑當作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者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頭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讀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室也室身也白道也前室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元光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之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絮讀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孔墨之弟子皆以

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雷是謂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說感也辯者不能說也說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不能使之濫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冷萬物與造化者為人為治天地之閒宇宙之內莫能天遏關上下之閒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地之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今在江分海也九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閒而不窺局猶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至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得道不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蠱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愴愴讀蠶蠹嗜膚而知不能平

猶穿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非直蜂蠶之螫毒

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

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

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

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

邪稟猶動今夫樹木者灌以灑水遠吉按孫編修星

原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為灑云云當是此下

以俟疇以肥壤或作瘠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

餘梓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

而不能察方員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沉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

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而處士脩其道道

脩王之道也太平御覽作循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

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象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日

潤澤無味字下有注云王德之德休則鼎重森回

輕則鼎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

達其道披衣皆堯時也堯所聘而不可得也方回善卷

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德也何則世之主

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自樂其道也

其傲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蓋在南陽三川

走獸走獸無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

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夫鳥飛千仞

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木聚

有繫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遠吉按反

化作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昔有

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如見其善此嫗

謂嫗視東城門闢者問之嫗對曰如見其善此嫗

難血難血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見其善門吏故

夕日而為湖也勇法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

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也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

蕭艾蕭艾踐草皆喻賢智也故河魚不得明目釋稼不得

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所遇故不得其目釋稼為霜

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

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

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置置獲獲檻檻中則與豚同非

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

里所居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仁非能益也處

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

行命也命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

鳥

明

以

而

若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下曰朝直刺 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
不勤曰朝
 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
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
稟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
之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
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二

(This section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that are currently blank or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scanning process.)

淮南子卷三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天文訓謂以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卦字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馮翼翼洞洞

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道始于虛靈虛靈生宇宙宇宙

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

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

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

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

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名伯于慮義神農之闢其後

移焉傾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

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

主明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

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

感而為雷薄迫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

而為雨露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

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

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也毛日至而麋

鹿解日冬至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

腦流月死而羸羸也騰宗本也騰騰也騰騰也

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

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

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騰騰也

火上蕞蕞也水下水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

相動本標相應標也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

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陰燧也故陰燧見日則燃而為火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以銅盤受之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先師說然

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
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紫

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
之園也咸池星名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

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典也紫
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

山南極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
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而成一歲天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
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

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

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
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丑寅辰

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德於陰
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西南為背陽之維西南

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為維也維常羊不違不退之貌
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違不退之貌

常如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
倚作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

亦古羊皆是也西北為蹠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
通之故曰蹠通之維蹠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

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日夏至則斗南中
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陰氣極則北

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
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光長故曰德在
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

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十一月水正而陰
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

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
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

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
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蟬始鳴半夏生半夏生蟲不

食駒犢驚鳥不搏黃口血魄弱未成故駒犢驚鳥不
陰不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

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
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

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
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

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
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閒九

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
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八日行一度十

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
比黃鐘黃鐘聚於十一月也鐘者聚也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加十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

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
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衡則法也陽衰陰
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

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
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

陽極陰生萬物聚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
 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
 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加
 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
 功以呂中於陽助成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姑洗三月也姑洗故也洗新也陽加十五日指常羊之
 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陽加十五日指常羊之
 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止音
 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加十五日指已
 則小滿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蕤族也陰衰陽加十
 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倍也
 見故曰大呂所以配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
 黃鐘助陽宣功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
 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
 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
 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
 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
 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
 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
 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
 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蹕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
 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
 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
 故十一月日冬至鶡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
 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
 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
 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
 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

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
 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
 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
 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
 母弟也禮號自稱東帝以從嚴道童死於龍其四子
 皆為列侯時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土
 蓬兄第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土
 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淮南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陽一陰成氣三陰一陽成氣二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音數五也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
 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
 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
 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
 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明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
 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
 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
 事火煙赤火色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
 黃土中夾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
 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七十
 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
 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
 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開闔扇通
 障塞木王故毋伐木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
 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用
 恩澤事象陽明識功勞戊子受制則養老繹寡行糶鬻施
 恩澤故封建侯出貨財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

羣禁飾兵甲做百官誅不法金用專象金斷割壬子

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

梁禁外徙水用專象冬閉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

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

蟄蟲早出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

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壬子干丙子

電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

戊子夏寒兩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

為讀如譎書平秩南譎化丙子干戊子大旱荒封

燠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燠也壬子干庚子大剛

魚不為不為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

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戊子干庚子歲或存

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

隊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

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也至秋三月

之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氣青女

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霜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

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儉其所女

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帝是

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

有性云扶桑東方之野御覽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

朏明朏明謂朏也至于會泉是謂蚤食有注云會重也

是謂日明日平至于會泉是謂蚤食有注云會重也

食至于衡陽覽作按至于桑野覽作次至于昆吾覽

作對平昆吾覽是謂正中昆吾師至于鳥次是謂小還

吉按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達至于悲谷是謂

鋪時臨其谷西南方之大鳥言其深峻達至于女紀是謂

大還女紀西北陰地還亦作還達至于淵虞是謂

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

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息春故曰下

連石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覽作

義和覽息之螭是謂縣車至于虞淵覽作按虞淵

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

曙于蒙谷之浦曙引作日入曉經細柳入虞泉之二

地曙于蒙谷之浦有注云曉經細柳入虞泉之二

九里六所為九州七舍也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

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

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

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達

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達按太平御覽一歲而匝

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蟄蟄本同

依義御覽是今從之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

也出也下注云太簇正律未指卯卯則茂茂然律

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有注云夾鐘二月律指辰

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被太

者中充大也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午午者忤也

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

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御覽下有注

其則也德以去矣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夷指

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平御覽下太

鐘應鐘者應其鐘也有注云應鐘十月律指子子者

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下注云黃鐘十

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

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

日規始於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

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

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

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

而宮音調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

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

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

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

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

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

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

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

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

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

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

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

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

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

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

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

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

于正音故為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應鐘生蕤

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

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

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

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

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

七故幅廣二尺七寸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

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

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

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粟禾穗粟等

者成也故禾熟葉讀如詩有羅有虎之羅古文作秒

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蓋正字應作秒此

借白花葉之葉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

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

日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重分其輕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斛，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斛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閉，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嚮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

陰在申，歲名曰涪灘，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樂。作樂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敦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嚮參為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

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連吉按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與鬼四柳本非今以漢書攷正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舊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陰割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故剛剛也速吉按太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平御覽剛作堅注同一衰速吉按太平御覽十二歲一康康盛也注云蔬不熟為荒也疑是許在注故義異下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

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連吉按代諸本皆癸亥作趙惟藏本作代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歧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三

淮南子卷四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陸形訓紀東西南北山川陸形之所載萬物

陸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復有四方謂之內

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

歲要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土

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

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後稷之

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西南戎州曰滔

土滔成大也七月建申五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

百穀成熟故曰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

台州曰肥土正北涕州曰成土東薄州曰隱土

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

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秦山郡是

華今出也首陰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扶夷所闢太

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秦西嶽岐山今在扶夷所闢太

伊闕在其南羊腸山名也其北今太原晉陽太行西北九十

謂九塞曰太汾滹沱荆阮方城穀阪并陘令疵句注

居庸太汾在晉魏陘今安農滹沱是也荆阮方城皆

謂九藪也澤曰越之具區越之具區吳楚之雲夢

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

之大陸大陸而斃者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

黃阿澤廣通阿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何謂八風

東北曰炎風炎氣所生一東方曰條風條氣所生

東南曰景風景氣所生南方曰巨風巨氣所生

西南曰涼風涼氣所生西方曰飂風飂氣所生

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寒氣所生何謂六水

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淮水出崑崙東北

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淮水出崑崙東北

千里子午為經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百陸徑三千里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

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凡鴻水淵藪自三百

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有九淵禹乃以

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大山益多故掘

昆侖虛以下地掘地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

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有五城十樓見括地

象此乃說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尋長三十五尺五珠

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沙棠琅玕在其

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沙棠木名絳樹在

其南色絳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旁有四百四

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旁有九井

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
 水出崑崙東北陔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
 積石山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
 陔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
 窮石山名也在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沙流絕也洋水出其西北陔入于南海羽
 民之南水也東至武都武都為漢陽或作漢
 為漢陽字疑衍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
 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倍之二萬里是謂涼
 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
 之居大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扶木扶桑也在湯
 無枝廣南廣南建木在都廣有皮若瓔黃蛇葉若
 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
 地之中也中時日直人上無景晷故曰蓋天地之中
 若木在建木西弱水在東建木在西南未有十日其
 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太平御覽
 珠連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量名也亦九州之外乃有
 八殯亦方千里殯允遠也殯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
 通皆載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方多居者曰少
 海亦澤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穴之穴也遠吉按
 名讀元為兀故說文解字元從一從兀為聲又聲一
 作堯其從兀從元皆為聲是此讀元為穴之證古聲
 同穴相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亦夢也西南方曰渚
 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
 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故曰寒澤西北
 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維紘

也表故曰紘也而為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
 土屬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東方
 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御覽下有注
 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都也山在此國
 鄉戶故反其戶為北西南方曰焦僿曰炎土焦僿短入
 任不備三尺連吉按太平御覽西方曰金邱曰沃野
 西方金位也自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
 沙一目也中曰沙所蓋流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寒冰
 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
 合八正必以風雨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
 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
 蒼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出之所
 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
 下諸城東南角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
 皆暑門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
 所暑門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
 氣自故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方八月建
 將可及收斂閭闔也閭闔之門也大聚西北方曰不周之
 萬物而閉之故曰閭闔之門也大聚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幽闔也閭闔之門也大聚西北方曰不周之
 北極之山曰寒門積陰也閭闔之門也大聚西北方曰不周之
 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
 而和中土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
 醫毋閭山名在遼東東南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
 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
 焉華竹箭今會稽郡山陰縣之南禹所南方之美者
 有梁山之犀象焉犀象在會稽物之珍也西南方
 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華山今安農華陰南山是
 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光之珠玉是

故大人也君子黑齒民女股民其入黑齒食稻其地
 國已兩來之毛民勞民其人正理蹀躞不若矢鏃也
 見山海經也
 東方自東北至西北方有歧踵民句嬰民不趾踵
 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此讀句為九之證
 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與繼通用字之國
 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碗魚在其南碗魚如鯉魚也
 九野在無繼民之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
 南方連臂如蚌也
 上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之無繼民爰有遺玉按遺
 玉說文解青馬視肉知其言也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
 生皆異物也在地曰磁木和邱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邱
 自舞故曰邱邱在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
 北方耽耳垂在兩手攝耳居海中夸父棄其策是
 為鄧林渴死父神獸也飲河涓涓不足稱飲西海未至道
 猶木也一昆吾邱在南方終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
 吾也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之子為夏伯也詩云昆
 吾之陽立登保之山陽谷樽桑在東方陽谷曰之所
 登保之山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
 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城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有
 妹以生契是為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
 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
 志云臨王母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
 金城臨王母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
 曰居三危在樂民西之山極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
 照方千里洲水所居者方千里燭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
 侖龍門在陽中玄耀不周玄耀水名申池在海隅
 也孟諸在沛孟諸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在陽

冀州嵩高山之別名冀堯都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
 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于委羽
 燭龍以照夜吹萬冬呼為夏夏視為后稷壠在建木西
 廣都廣南澤名說其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閉
 其山說其澤龍家也
 魚在都廣建木開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
 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而雷澤
 濟陰城陽西北流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
 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
 岷山在蜀西徼外綿河出積石岷出荆山出昆
 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
 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禹導山在左馮翊積石
 誤當下為荆原關縣西南禹導山在左馮翊積石
 南漆形荆原關縣西南禹導山在左馮翊積石
 文原漆形荆原關縣西南禹導山在左馮翊積石
 淮出桐柏山岷出羽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
 發包檇長山在漳上黨治經包谷苦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
 文解字以鹿苦出地志大要谷苦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
 經同蓋亦形近流也互山海經以云濁漳出楊戾濁漳出
 包所同蓋亦形近流也互山海經以云濁漳出楊戾濁漳出
 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泗沂出臺台術泗沂出臺台術
 聞也則未洛出獵山獵山在西北洛水出焉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濟水出焉
 通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涇水出焉
 至離西禹貢涇薄落之山涇水出焉
 鼠同穴伊出上魏水所出東名箕涇水出焉
 諸書皆作雍州處則未聞此書與周書按渭水出焉
 也西在魏雍州處則未聞此書與周書按渭水出焉
 維山在魏雍州處則未聞此書與周書按渭水出焉
 太原汾水出焉
 山海經汾水出焉

用通社出瀆熊溜出目餘山名丹水出高楮高楮山在

京北至均入泗也股出嶠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

出大號東南一新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

本皆作印西河遠無印按縣內共縣諸本及藏晉出龍

山結給合出封羊北晉水所出東也龍山在晉陽之西

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在邯鄲西南金水所出南入

魯平山按魯呼沱并州魯之浸也今中魯呼沱亦名武

夫古聲武魯夫乎相近又致當通用字泥塗淵出櫛

山櫛讀之櫛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別塞外也

終入庚庚水至雍灑入海出北里志卑縣東南至無

唐與此若濕出平原高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攝提

長為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攝提

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景

風之所生也共工離為景風人面諸比涼風之所生也

坤為涼風也皋稽闔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闔

強不周風之所生也乾為不周風窳生海人先人之

生也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窳生海人先人之

海人生若菌下之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人窳

飛龍羽嘉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

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

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

介鱗鱗之先蛟蛟龍生鯤鯨鯨生建邪建邪生

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鯨鯨生建邪建邪生

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潭讀譚國之譚先

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

庶龜煖濕生容煖燥之讀嘆當風煖濕生於毛風毛風

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

也日馮生陽闕日馮木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

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

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

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

龍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生容華生薰

根水中草薰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

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御乎埃天御乎埃

氣上曰埃中土也其埃天五百歲生缺御覽作映注

而一化似與黃金中數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

黃埃五百歲生黃頌黃頌五百歲生黃金也中央石名

五故五百歲而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

連云黃泉黃龍之內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

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

黃海中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有注云偏土方土也清

天八百歲生青會青會八百歲生青頌青頌八百歲生青金

化語相亂下青會八百歲生青頌青頌八百歲生青金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

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

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之海壯土之氣

御于赤天有注云壯土御覽引此下赤天七百歲生

赤丹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丹七百歲生

赤頌赤頌七百歲生赤金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

以太平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爲白而可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
 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
 海南方弱土之氣御于白天注云按太平御覽下有
 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
 歲生白金色白礬礬石也白頰水銀也西方金白金千
 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
 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
 北海西方牝土之氣御于玄天有注云按太平御覽下
 也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頰
 玄頰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一化玄金千歲
 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
 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
 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
 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子卷四

淮南子卷五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時則訓常法也故四時寒暑十二月之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斗建昏參中且尾中虎西方白

乙盛德在木在木韓木之神於南方也
下孟夏也入字藏木無則明葉近山因從之其蟲鱗

其音角蟲東方少陽物去木陰甲散散為鱗鱗律中太

也其味酸其臭羶物味酸入五陽發萬物太族律中太

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由木勝土言常食也脾屬土陳

字曰脾屬木自其類始動生由木勝土言常食也脾屬土陳

皆無異義唯心經曰心也今尚書說心也脾屬土陳

心脾土也肝金也腎水也今尚書說心也脾屬土陳

月令祭四時之祭與五藏尚書說心也脾屬土陳

在下故祭先在前而脾與五藏尚書說心也脾屬土陳

俱今醫病之法必以肝三為木火為心脾為土肺為金則

此訓一以博士說君之義也者漢之醫官問合與古疑

後東蟄始振蘇風解凍水也魚上負

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其兵矛

萬物鏡地生其畜羊母故畜之朝于青陽左个以出

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左个于青陽左个春令寬和之日

賞省徭賦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也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歲使也迎

里之郊外入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牲揚辟壇

仲位也幣主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禁伐木春木

長養故毋覆巢殺胎天毋麝毋卵者胎獸胎始未育

氏不得取卵未覆巢也皆禁毋聚眾置城郭掩骼壅醜

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仁而用木德用事法當寬

蓬蒿並興疫疾風雨俱至故擊蓬蒿疏蕪之草並

與盛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也冬陰

和故雨霜大雹植隊不熟也官司空仲春之月招

搖指卵昏弧中且建星中孤星在與建星是月昏時

于南方也時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

四一

圜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微也在足曰桎在春在口曰

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頭順春陽長

慎陽氣也故草木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擇元日令

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元所是月也日

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不發是月陰閉雷伏

動蘇也咸皆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

振告萬民也金口木舌為鐸將所以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通精廢在之疾故生子不備必有凶

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廣也鈞也石稱

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按大事戎

民之功也更代也以主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

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

殘賊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仲春

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

布散在上故其樹杏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杏陰

核也故其樹杏此稍異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

中且牽牛中方牽牛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

于南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養始也洗新也是月陽氣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鴛鴦桐始華也是月生

鶴也青徐謂之虹始見萍始生華田鼠也詩云鸛鳴

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

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天子舟

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故曰始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

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

各本皆作焉猶安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

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寡孤開府庫出

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聘名士禮賢者德有名

國邑周視原野恐有侵主水土之官也是月行水騰循行

至境止田獵畢弋置罟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罟

兔置單羅鳥罟也詩曰弋鳥與罟罟罟也詩曰罟罟

其毋出如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

奮其羽戴鴛鴦降于桑鳴鳩奮其羽直刺上飛入雲

鳴鳩在桑其具撲曲筐筐南陽人也三轉謂之撲撲

按三轉謂之撲撲別駕云筐筐南陽人也三轉謂之撲撲

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兩說無可定從姑附之

致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

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

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

合操牛騰馬游牝于牧善將羣者也游從牝駒所故

讀之地風合之操令國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籩中

讀之地風合之操令國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籩中

讀之地風合之操令國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籩中

除是也九門三九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
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句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
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充陽之令
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兵革並起多沈陰為雨也金為兵革故並起也三
月官鄉其樹李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日婺女中翼南方朱鳥
女時于南方婺女平旦中日于南方北方其位南方其日丙

丁盛德在火日也盛德在火日也其蟲羽其
音徵盛陽用事徵散羽律中仲呂其數七散在月陽

陰實在中所以放陽成二故曰中呂其味苦其臭焦
其數七五行數以放陽成二故曰中呂其味苦其臭焦

焦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
火王故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

用所蠶蟄也一日肺火自刑其藏也蟻蟻鳴邱蟻出
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足曰不榮而實

宜言樂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駟服赤玉建赤旗燧火南
食菽與雞皆屬豆連皮也雞豆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其兵戟散也戟或作戟象陽布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出夏令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頭屬也故曰左个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

迎歲迎夏也南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
郊十里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

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也贊白官也才命使
臣冬也脩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命使

繼脩增高無有墮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
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

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菟嘗麥先薦
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菟嘗麥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

是月陽氣極盛草成故聚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
日麥氣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氣于下故孟夏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而孟夏盛陽當助長養
故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而孟夏盛陽當助長養

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後
行春令則蝻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助

官田其樹桃與杏同後李熟故四月也桃說仲夏之月
招搖指午昏亢中日危中時中于南方危北方玄武

律中蕤賓陽氣在上象賓客也故曰蕤賓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蟻生謂之天

馬一名齒脫沈鵲始鳴反舌無聲陰氣生於下伯勞
夏舌應陰而鳴殺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

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天子衣赤衣乘赤
駟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
堂太廟廟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鞀琴瑟管簫調竽箎

飾鐘磬簫是也孔似笛籥今之歌執干戚戈羽箠斧也
者所持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國也山川百源能與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
六代之天子以雞嘗黍言嘗黍難也言嘗黍難也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言含桃也含桃難也言含桃難也羞以
藍以染未成故青母燒灰成不夭物也母暴布猛暴布

藍以染未成故青母燒灰成不夭物也母暴布猛暴布

藍以染未成故青母燒灰成不夭物也母暴布猛暴布

則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
 聚也無索不征稅也南人挺重囚益其食也游牝別其
 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死難夫起其子孫存
 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
 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
 定晏陰之所成事無徑當先微諫詳而鹿角解蟬始鳴
 夏至鹿角解蟬也半夏生陰微諫詳而鹿角解蟬始鳴
 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月生榮華可用作禁
 蒸也漢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云顏如舜華也
 民無發火也起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
 順陽宜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仲夏行冬令
 則雷震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害五穀也冬氣閉
 藏又多雨水故道陷壞不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騰
 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時起害穀故晚熱
 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果無核
 日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榆說未聞季夏
 樹榆也月遠吉按太平御覽引陰長養五月官相其
 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日奎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
 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
 黃帝時中于南方也戊己土其蟲羸其音宮為羸而
 日也盛德在土中央也戊己土其蟲羸其音宮為羸而
 位麟為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鐘其數五百鐘林鐘陰
 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鐘其味甘其臭香土臭味也
 其祀中霽祭先心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
 用其祀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日七月在野此日居
 與或不與經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秋擊也野馬自
 研也幽冀徑之徑也天子衣黃衣乘黃駟服黃王建黃

旗黃順土色也黃食稷與牛稷土也服八風水爨柘
 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李夏中央也劍
 連吉按太一論御覽引主皆無所主其畜牛朝于中宮
 是月天子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龜
 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龜
 洋龍可作鱗龜皆魚屬也鼉可作蛟詩云鼉鼓洋
 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不
 可洋詩凶本也古尊尊之故義登三字疏吉按鼉鼓
 人入材葦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秩芻以養犧牲四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
 夫受甸內之縣也四監四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
 當出芻聚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
 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梓
 鸞厚席幕中所以薦之此云厚席者蓋言葬義故
 萬物歸也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
 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
 也長善也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鮮明也明是
 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
 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
 糞田疇以肥土疆是月大暑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
 也畔者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教民乃遷徙
 民疾病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行秋
 令則邱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邱高也隰卑也
 不有也達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為敗任是即生子
 義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
 擊殺四界之民故寒風不保聚也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
 樹梓少內也梓說未聞也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

中旦畢中西方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畢

其位西方庚辛盛德在庚辛金也

方也其蟲毛其音商

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五行數五金第其味辛其臭腥

先肝孟秋始入由門肝沈金自肝木也祭先

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殺鳥是月鷹搏鷩

駱服白玉建白旗吉按黑毛之毛讀曰旄謂尾及鬣

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左西宮也其兵戈連吉按引

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九里還乃賞軍

率武人於朝軍者功名也武

架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也

下天命有司脩法制繪圖圍禁茲塞邪審決獄平詞

訟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進也

始收斂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

宮室洗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

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官九命列士封邑也

金帛收斂皆所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

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故陰氣勝也復行冬水王之令

戎兵來也故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春風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獨者此月行夏令

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瘡疾

其樹棟實鳳皇所食今雒陽有棟

實秋熟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染之練

招搖指西昏牽牛中旦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助也陰陽氣萬物也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鷹來玄鳥歸

羣鳥翔候時之鷹從北漢中來過雒雒南至彭蠡也

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燧火西

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

章太廟總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

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是月

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穉鷺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

芻豢草謂租之芻豢讀宜等之宜簿視肥臞全粹

中度天子乃儼以御秋氣儼猶除也御止也

作氣或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無日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窬窬謂穿也

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

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

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仲秋行春令則秋

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

有災生榮華也氣相干必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

藏五穀皆復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

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

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

說中軍尉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

方朱雀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柳南其位西方其

日庚辛其蠱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降陰氣上升陽氣下

來賓雀入大水為蛤是月時蓋以雁從北漢中來南

者老雀也宿入堂字之謂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

雀入海為蛤也傳曰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而長尾

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

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

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

个西向堂北頭室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家大也宰治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籍田所收之穀故曰帝籍也收是月也霜始降百工

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

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

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

所宜為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期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

咸駕戴荏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

嚮以贊之相威儀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關贊天子乃

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

命主祠祭禽四方四時也始設禽獸者于四方報

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謂伏為

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宜謂無德受祿也收

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季秋行

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室行夏月霖雨

之令故民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室行夏月霖雨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生故多盜賊奸謀所

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

解隋師旅並興千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為

為師五百人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二月修守備

以懷來也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

遠人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七星南其位北方其日

壬癸盛德在水顛頊也盛德在水壬癸也其蟲介

其音羽介蟲也象冬閉固屬水也律中應鐘其數

六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其味鹹其

臭腐水味鹹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

守自內故祀也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

藏不見蜃虹陰中之陽也傳曰陰盛入于淮為蜃

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食黍與菟

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

故處北宮其兵鏃其畜菟鏡者却內象陰閉鏡水畜朝于玄堂左

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命有司脩羣禁

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徒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禁

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城斷罰刑殺當罪罰諸

刑當決也當罰也阿上亂法者誅以亂法度也誅治也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

還乃賞死事存孤寡存慰於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

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

脩城郭警門閭脩棧閉慎管籥固封璽封璽印脩邊

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

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

也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

其樹檀馬也檀陰木也中且軫中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且時中于南方

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

數六萬物黃萌于地中故曰黃氣盛于上其味鹹其臭

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鴉鳴不鳴虎始交

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菟服八風水爨松

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鏃其畜菟

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

發室居及起大眾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

疾疫有隨以喪達吉按有諸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

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曰暢月入空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命奄尹申宮令

也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

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其國旱也清故

獨相干故氣霧冥冥言乃一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

瓢不成國有大兵水金用事故有大兵水行春令

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整伏生故

和故多疾癘也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官都尉取

其赤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黃西方白

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蒼龍其位北方其日壬癸

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未龍也萬物萌動于黃泉

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

鴈北鄉鵠加巢雁中在彭蠡之陽而動北上將至北雉雉

雞呼卵雞是也雉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

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禱四鄙入保

天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氣冬不和故胎養天傷國多

凍消釋降而不降冰凍又冬霖雨故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

凍十二月官獄其樹欒欒十二月歲盡刑罰故獄官也

之國通石在遠西界海水西連朝鮮樂浪之屬也

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此博桑德之帝也句芒東方木

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德之帝也句芒東方木

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刑開闔室達障塞行優游

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者禁止之也循南方之

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連吉皆為北

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

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黃帝少典帝之子土者句龍氏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

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

明而不苟包裏覆露潤無不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

和行稔鸞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

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爾沈沈羽毛也石城金

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

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城

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

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

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也

野顛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顛頊黃帝之孫也

高適子曰味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

陰用事振翕而寒也陰閉不視故神為玄冥也其

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

殺當罪閉關閭大按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

塞姦人御覽此下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

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六合孟

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

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

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縮長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

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二月播種季春大出季秋大內

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

仲夏至脩仲冬至短短脩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

季冬刑畢御覽引作德畢陽始窮也刑畢陰殺盡也

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

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

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

脫不脫葉稿著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入

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

止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

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而實不華春行夏

令泄象盛陽行秋令水水生于申行冬令肅象氣夏

行春令風象多木行秋令蕪象秋氣行冬令格

行冬令耗耗行夏令華象夏氣行春令榮

行夏令霧霧行夏令陰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

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

萬物也繩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

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

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

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

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廣大以

容容本非廣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準之爲度也平

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

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

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平正諱評規之
 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坑坑復過也優而不縱廣大
 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寬舒簡
貌之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
 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達吉按太平御覽當
 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
 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
 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
 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
 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
 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
 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
 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
 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
 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
 降

淮南子卷五

淮南子卷六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覽冥訓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癘病晉國赤地神物即神乙五十物謂玄藥名也

公德薄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項支體

傷折海水大出庶女有女利母財令母嫁

夫警師庶女位賤尚稟權輕飛羽尚主

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

閑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

矣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諫害也武王伐紂渡于

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

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

暮援戈而擣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驛公楚平

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人道

聖人實成性不外逸生助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

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關謂士為武

為一人是竟改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而友造化

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而內外有與人同形觀九

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而

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謂心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

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西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

君為之增欵欵啞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欵啞失

讀左傳娶人媼始之始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

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使

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至精為形

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

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曰太浩之

和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

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溢風入酒故酒

醉而湛者沸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於

口故曰吐絲新絲出故絲斷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

琴也商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壯黃達見于外如

耳也商而巳或有新故相感者火正黃達見于外如

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火正黃達見于外如

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而月運

缺守則月運出也亦蘆草衣隨鰓下月光中數里死

于海邊魚之身踐也若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

則月運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春注云有軍事相圍守

一面則月暈亦關于上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

及萬民聖人行自萬民也君臣垂心則背謫見於

天神氣相應徵矣向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

故山雲草芥水雲魚鱗水氣出雲似草芥旱雲煙

火涿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煙火涿大濬水

五

五

五

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純温以

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潛伏也温和也淪沒也

州也赤龍屬青虵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虵之游冀

薄食薦梅薦其色赤生狀如桑嗜味含甘步不出頃

畝之區而蛇蟠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

以爲能勝赤蟠青虵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白也黑素

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下

搖發動也登上也陳雨暴兩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

悉長之也蛇蟠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度深

熊羆匍匐邱山藝巖虎豹龔穴而不敢咆咆龔人援狄

顛蹶而失木枝遺狄後屬長尾而仰鼻又況直蛇蟠

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

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伎之

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於鳳皇自以為能伎健

遠吉按說文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還至其會逝

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外也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

之湍瀨疏圃在河東大陽之東湍瀨水至疾瀨清皆激也

流遄回蒙汜之渚地也復入爲濞濞水出於小州也尚

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

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于抑節羽翼弱

水暮宿風穴穴灌羽翼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

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動也豈邊地也不又況

有一名孫無政爲趙釗子御死而託精于天擊星天

御王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馬容體足調諧

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也同心怡氣和體便輕畢

安勞樂進馳騖若滅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世皆以爲巧

古得道之人以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

莫使而自走也但自以車馬爲主日行月動星耀而玄

運耀有玄天雷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北

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

于過石之山而中之隔得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

石過歸鴈復難鳳皇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若飛

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焱疾也足疾及箭矢躡

日入落棠棠山名日所出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

用者也弗用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智

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欲

御御之中御和也以弗御御之者也言欲

稽輔之力牧曰王者師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

而不夭安其性命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百官正而

無私皆在上下調而無尤無尤調和法令明而不闇

輔佐公而不阿立私曲正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

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所狗彘吐菽粟於路

則不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春秋世
也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魏秦也齊姓田楚姓
也縱橫閒之舉兵而相角蘇秦張儀連橫南與
橫成則秦帝也王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
骸大衝車高重京兵衝車大衝者其轅端馬被甲車
以爲京觀故曰高重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
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各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
伐也一說得勝人行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
卒曰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圍軒車奉
鏤厮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涇推道路遠遠霜雪
函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指也道路遼遠霜雪
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攔引也奮介于
路僅能搖頭耳言身枕格而死格擄也言收民役
上不得下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
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
枕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故
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
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虐所以然者何也諸
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
位天子漢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
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
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
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
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之能脩太常墮
肢體絕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漢

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氏
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
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
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嘍喋苛事也嘍喋猶
言不取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
以道德爲本申韓之法失之今若夫申韓商
鞅之爲治也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商鞅公孫
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鞅
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
謂小利言斬艾百姓殫盡大半朝艾百姓以草木喻
二爲大半也述古按此數三分有而忻忻然常自
以爲治忻忻猶自喜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
月必死植謂材也椽於溝邊因生爲條木也所以
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
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澆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
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瀆雨瀆流者故
強春言救同也強吉譬若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按強春疑當作強強吉強吉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月中生月精奔月母娥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
藥復可生也連吉按姮娥諸本皆作姮惟意林作
言昇復得志若有所喪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
不能復得也不知不死之藥所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
由生也不知不死之藥所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
知不死之藥所知不死之藥所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
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六

淮南子卷七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精神訓原說其意故曰精神者人之守也本其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之惟思也念天地未成

成焉窈窈冥冥芒芒支漠閱頽濛鴻洞莫知其門成

之氣也芒芒王莽之項鴻讀子轅之轅同遊之同

曰莫知其門也故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之神也

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

貌大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也精氣為人是故精

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

何猶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

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

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

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

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或說一

天地設位陰陽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背物

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背物

為陰心特陰陽與中共生和氣居臣以和致太平也

故曰一月而膏膏始育如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

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

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脾主

口以處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外為表而內為

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

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

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之三百六十六日

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肺為

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腎為雨腎水也因水

為光故為電水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主

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

中有踰鳥鳥讀踰也謂三足而月中有蟾蜍蟾蜍日

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古

字厚與享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

受殃五星失其行則州國受其殃也餘準此今夫天地之

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鼻

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

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

氣能專於五藏一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

胃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

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

僻矣教志勝言己之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

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

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

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因也

亦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或守之於

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
 定矣亦作吉按不定本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滯蕩
 而不休矣血氣滯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
 守矣多情欲故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
 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喻大使耳目精明玄達
 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
 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
 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猶尚也豈直禍福之
 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道言難知以言夫精
 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期
 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聰聽五味亂口使口爽傷
 也爽病病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此四者
 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
 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
 耗越失勞病夫入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
 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
 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
 命中道夭項以刑時之戮也無以生為者夫天地運
 輕利害之禍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
 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合同統於一也萬物能知一則
 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
 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
 備其物與與邪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
 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
 何相名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
 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
 無所違之矣言既不來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

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
 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
 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不惡止也言其殺我也不
 彊求止畏死不欲生而不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
 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己不憎也
 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吾生
 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
 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
 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
 害其閒者乎死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夫造化者之攫
 援物也攫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
 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
 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取之于地已為器無以異
 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為盆盎
 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
 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
 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
 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
 洿水猶處也及其苦洿疾也一說言各是故聖人因時
 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夫悲樂者德之邪也
 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
 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服
 也散離亂貌自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
 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

曰雖死地而不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其地也殖其地也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人圍之

將見殺晏子曰句載何不可劫直牙何殖華可止以義而不推不殺晏子曰句載何不可劫直牙何殖華可止以義

而不可縣以利為利動也言不可劫直牙何殖華可止以義

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

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子

受寶也宋人或以得玉以獻于罕罕不以玉為富故不

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

至大矣而以與侘人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

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

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太公陰謀

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

足利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

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

其益瓠之足羞也猶聞也達志之貌仍仍仍仍仍仍

利人之所貪也厚利重祿位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

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今贛人教倉予人河水

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減腹

飢與守其箒筆有其井一實也箒筆受穀器井為之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

視靜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

而若死厭味也楚人謂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為一體故曰與化為一體也死之與生一

體也今夫絲者揭鑿而負籠土絲為絲也今揚東謂治

所也龍也達吉謂之鑿有解字也三輪謂之鑿也

矣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陸也楚人樹上之

也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巖穴之閉非直越下之休

也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病疵痲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

蹴躅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

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極安

者樂于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

不得比長夜之樂也謂極安生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道也以脩正道

下之窮勢而移也以天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

物不食之利欲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

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不如未為牆冰之

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無形也無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

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內道當微妙故曰至貴也大貴何往而不遂出貴于無內之內何往而不遂

也通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

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

合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

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

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

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

志貪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情性則無執持不欲之

得皆為之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則無有志正不樂邪淫之樂

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謂

以遠吉按諸本作無益於情者故縱體肆意而度

制可以為天下儀也縱放也肆緩今夫儒者不本其所

以欲而禁其所欲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

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

也障蔽也言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圍垣使

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

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再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

天死季路道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

君父子爭命季路曰然衛人雖由不得其死然言不

子夏失明再伯牛為厲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

自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

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

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

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於富貴精推其志非能

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也直宜迫性閉欲

以義自防也直猶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

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

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

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

馮太一物為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極盡也登太皇

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

之論語曰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自禮自禁止之夫使天

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鬻

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鬻蛇大蛇也其長

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兵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滅其國也。仇讎仇餘之仇，以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璧假道於虞，虞謀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垂棘之璧，虢君死，位曰滅，故曰禽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豔豔其色而嬖，齊殺嬖，立齊，故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桓公卒，五月，公于爭，故曰六十日而殯。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其地，樂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適秦，秦伐戎，得其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也。猶惑，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言不為矢而得用之，然則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篋，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謂扇為篋，楚人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已止。

淮南子卷七

淮南子卷八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本經訓之始也經常也本經訓化出于道治亂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淨三皇之時無為之始者

言無效也素樸不致散也閉靜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

調于義在內者志在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

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文章也便利也物

事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略約要也悅簡易

義當是效字效今之奪字也其心愉而不為其事素

而不飾素樸也飾巧也其心愉而不為其事素

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同

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化天地也雌是

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生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

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

行五星德感太循順也歲當此之時玄玄至瑒而運

照玄天也元氣也循順也歲當此之時玄玄至瑒而運

策兆信也善言藏否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

朱草生草生于流黃玉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莫

也逮至衰世鑄山石鑄金玉也鐔金玉摘蚌蜃金玉

也開以求珠也鑄猶開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

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天藥子也覆巢毀卵

鳳凰不翔鳥未覩鑄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

澤而漁澤漏池也竭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藏器用也畜

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

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

通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

雷震毀折電霹降虐氛霧霜雪不霽而萬物焦

天無雲之害不止則萬苗榛穢聚埒故曰草木之句

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懸

房植也屋室也植戶樞也受雀頭者一曰時帶

楚詞九歌見檉檐檉題也檉檉也檉頭也雕琢刻鏤

喬枝菱阿夫容菱荷菱角交荷菱華也菱五采爭

勝流漫陸離也陸離采色好相和脩撥曲技夭矯會橈

芒繁紛挐也皆屋飾也芒讀麥也芒之巧曰芒班之號也

爾無所錯其剗削削鋸也爾爾古之巧匠也剗巧刺畫

畫頭黑詩鰓角之鰓刺讀爾頭之句也刺畫尺原

也畫刻之具也與此主異錢別獨二家注本相瀕故

無定解說文解字以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瀕故

互異前後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箇露夏

槁槁松柏根枝節露竹筍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

南陽人言道路作事不達江陽失節而流三川

不流也出于岐山絕竭也故曰夷羊在牧夷羊土神

野之牧飛登滿野謂之蠶蠶之屬也近給綆氣言之蠶

之典小其天旱地坼燥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

距之獸於是驚矣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民之專

室蓬廬無所歸宿也言其小室有賓客歸之無所凍餓飢

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及至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

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

行賞罰經書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

滅抑天隱可賞罰也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言民有

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是故上

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為是故上

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

揚自冬至到冬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諸與

浸羊無所主之貌曰包裹風俗樹酌萬殊旁薄衆宜

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

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

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

一審明也符驗也怪物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

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

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

之中混大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

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

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其謀也性失是

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襍處

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

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

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

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

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也初者始

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

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耳

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

之色不知說也言尚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舞

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

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

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仁義末知仁

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末知禮今背其本而

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道德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星月之行可

以曆推得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德

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是故大可觀者可

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聲可聞者可

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

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及至建律曆別五色

異清濁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

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偽說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

愚設詐以巧上巧欺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

也有能持之者榮結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

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

也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

欲情也未有情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

也令僮在見之伎巧周鑄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

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德之人至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口不言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不可道者非常道也名非常名不可得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指異路而同歸黃帝湯頭文王同歸同歸條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橫而渡曰馮河言小入皆知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化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天之法也王者法陰陽霸王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雷楚人謂之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奪取也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法也繩直也準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

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於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並併精與鬼神總總合戴圓履方抱表懷繩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得能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韜韜折寬而不肆肆雖寬而不肅而不悼肅急不促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撥任也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矯正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帝者體陰陽則侵為諸夏王者法四時則削為諸侯節六律則辱所侮辱君者失準繩則廢廢更立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端密也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則政包臣下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通淪也耳目心口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自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禱焉禱糶精泄於目則其視明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通流也大構駕興宮室

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

也後道飛閣復道花置其中井標林檟榦榦

上短柱即梁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

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儼皆贏鏤雕琢詭文回波

文飾畫也玉曰琢皆巧飾也流游瀾減菱杆採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也流游瀾減菱杆採實珍辰

龍連組兜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焜昱錯眩照耀

輝煌焜昱光澤色貌耀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

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賦畫不可錯錫鏡文如脂

按鏡說文解字作鏡鐵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

籊籊曰沈居簞竹簞籊籊其取鏡如霜若及身中故

也此纏錦經尤似數而疏劍鏡似數如疏文鏡經尤

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

酸之變鹹之言二國善酸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

吹垂以銷銅鐵簡擊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垂銷鐵

靡流堅鍛無厭足目獸足目別本件足日山無峻幹

林無柘梓桑梓長枝也柘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

野莽白素不得其時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

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

以滅亡也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

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之潤溼弗能及上

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

太廟歷順宜其令謂之書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

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靈臺土事不文

也文質木工不斲樸而己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舒

讀費也此讀從之孔戶部濫疑字荀尹說文飾處子

衣無隅差之削為衣裳無有邪角者謂之冠冕

觚贏之理冠贏之理謂之冠冕也言無者

堂大足以周旋理文故曰明堂所以升降揖讓備禮容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祀文王于

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

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行之數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蟲疏鏤以相繆紵粉米山龍華纒結也寢兕伏虎蟠

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華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為陽行木為凡人
 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欲得無不喜不怒樂斯動動斯蹈
 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斯則禽獸跳矣人之性
 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失所難則悲則傷哀斯
 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泣哀以送之也人之
 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氣血充盈則怒盛血
 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憾也
 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
 實軒之衰讀曰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為哀節也兵革
 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
 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
 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有道之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
 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財故聖人為之作樂以
 和節之夫人乘人也信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末
 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
 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
 賦也其稅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
 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嫁也愚夫蠢婦皆
 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瀾也其職業也悽
 言之也龍口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鼓吹竽笙彈琴
 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
 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各致其
 愛而無憾恨其閒無憾恨各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
 之非強行致孝子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
 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慕之心晚世風流俗敗嗜慾

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胃思心盡亡
 盡喪其忠孝思喪其忠孝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
 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百里為畿
 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疆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
 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禮
 行馬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乃舉兵而伐之戮
 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封其墓者惡君之謀則
 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封其墓者惡君之謀則
 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擇
 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
 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
 之後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
 之牛馬俛人之子女俛讀若毀人之宗廟遷人之
 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
 為生也言兵為禁暴整亂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
 為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
 為淫也樂中而己非所為自淫也喪者所以盡
 哀非所以為偽也喪痛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愛道孝道任朝廷有容矣
 而敬為上朝廷之容濟以敬為上也處喪有禮矣
 而哀為主君臣主敬故濟以敬為上也處喪有禮矣
 有術矣而義為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
 道行本傷而道廢義本立也故曰道廢

淮南子卷八

淮南子卷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主術訓王君也術道也君之率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言也謂不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

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

也論博以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也

無過事謂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為天下人

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

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

掩聰而買難蓋之也難讀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

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

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也若欲飾之乃是

賊之飾好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立房各處其

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

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尚與人化知不

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

於宵中言釋神安靜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仁誠

之心懷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明堂書之也祀

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

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備也其民

樸重端慤慤直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

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

用法省而不煩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

北至幽都幽冥東至暘谷西至三危三危西

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

俗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

下貪很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

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

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治專削薄其德會累其刑

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擗稅而狎犬也

亂乃逾甚逾益夫水濁則魚噉噉魚知氣出口於

文從夫水濁則魚噉魚知氣出口於政苛則民亂政

日莫不夫水濁則魚噉魚知氣出口於政苛則民亂政

其饑飽違其怒悲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

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

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過也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猛物歸陰夏

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

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

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牡牡言其賢也但恬

其辭宜遠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

其辭宜遠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

言而使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

阻何足以致之蘧猶勝也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

刑有貴于言者也蘧猶勝也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

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

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崔杼頃襄好

夫楚大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

傳驚置不若此其亟疾速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

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

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動諸琴瑟形

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感王也縣法設賞而

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

公喟然而寤甯戚桓公牛車下叩角而歌至精入人深

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

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

明矣論教之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

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

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抱質效誠感

夫楚大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

傳驚置不若此其亟疾速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

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

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動諸琴瑟形

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感王也縣法設賞而

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

公喟然而寤甯戚桓公牛車下叩角而歌至精入人深

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

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

明矣論教之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

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

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抱質效誠感

也橋枯舉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以安危者小智也人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惡之名人欲如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此也如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與之時湯武是也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德則聖人為之謀孟子曰伊尹聖之任國語曰武丁傳說于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基立也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闔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馱馱重舉之不自覺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奪同道則亂若所謂可臣亦曰可若所謂否臣亦各得其

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為獲不能舉也力千鈞三萬斤也鳥獲秦武王之胸脫而不任故眾人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鳥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眾力強以天下為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詭拂戾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中夫鳥獸之不

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讓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從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孤玉石而孤瓜瓠者，何也？玉石故不孤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楚靈王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實寡也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聽居也以而游者，以辯顯。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是也。如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事業以效其功，效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竝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坤羣臣公

正莫敢為邪。訟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于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住。住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非與也以黨與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敵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駉，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為智伯報仇殺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

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也是故威立而不廢按本

皆作威厲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

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

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

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歸也

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乘舟楫者不

能游而絕江海絕猶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

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

困猶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難

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

堂之上未必可用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

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

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

辯不責其辯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

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

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

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商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

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

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

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

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

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

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稷字榆頭芒也十稷爲

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

於風此聲之宗也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

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

觀於要者不惑於詳詳也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

閒而反以自正反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

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也所

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禁

於民者不行於身身不正之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所謂亡國

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

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正表

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

於民也行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

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

執節于掌握之間策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

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規圓也取道致遠而

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

得而察也鏡也分毛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
 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
 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
 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
 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駮駟之良臧
 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御者魯人也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
 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
 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
 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
 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守官者雅
 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
 臣之反干顯其功勞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
 執下制釋之而不用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
 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
 人禽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
 也言其大也援狄失木而禽於狐狸非其處也茂木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所無
 其位也為以持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是以人臣藏
 智而弗用不用智謀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
 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夫富貴者之於勞也
 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富貴者之於勞也
 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
 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智能也則智日困而自負
 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
 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
 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

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
 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
 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
 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
 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
 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
 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
 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
 有為而無好也無好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讒諛
 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
 襄公諸兒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取胡王好
 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禽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
 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
 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高外邪不入謂之塞
 遠吉按呂覽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下中局外閉何
 事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
 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越耳目淫則竭竭故
 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
 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
 道常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索如此則百
 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攝權勢之柄其於化
 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景桓公臣管晏
 位尊也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
 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
 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

過十畝躡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久而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憂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種委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憊憂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病也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麻有核曰果秋畜蔬食菜蔬日疏穀冬伐薪蒸大者曰蒸以為民資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麇天麇子曰天不涸澤而漁涸澤涸也不焚林而獵獵也物也獵也未祭獸置罟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射殺獸目擊也未祭獸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謂之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未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孕育不得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盡物是故草木之

發若蒸氣生發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春立海出雲四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薪木秋之月收斂畜積也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謂此帝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輻以喻也古按不穀之訓古昔云穀善錢別駕云道德經侯王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曲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擊也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

懷也容也多所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

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

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

之鼓欲諫者數舜立誹謗之木於表其善否湯有司直之

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疑者搖鞀鼓過若豪

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

舉率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

然天下而南面焉昔屏而當此之時鑿鼓而食王者

巫祝言其率德蹈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至德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

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

足躡郊薨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宏周大夫孟賁勇

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

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

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

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

斷公同為定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

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

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

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

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譬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接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譬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謂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懷給不知所裁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謂不智而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也如之猶棄驥而惑不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外野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利器不可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唐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也國厚故人道生也水國之所以存者

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是也紂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其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子卷九

淮南子卷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繆稱訓曰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以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並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

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玄同

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

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

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

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論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也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大道

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百人來得其

通謂之德尊酒器也按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

得其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

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志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後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如陷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適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舜

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曝謂臥關上之不安曬謂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漣乘馬班如泣血之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

憂血之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

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

慰者也本或作困慰注並同疑作慰者是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劓材無所不用矣劓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

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精微之粗不如容貌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

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能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倚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不相為期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鏤，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榘，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認誠也，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難言也，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以禮樂而服之，鷹翔川魚，鱸沈，禹以德服三苗，猶鷹飛鳥揚，而揚去必遠害也，魚知其情，實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黷也，人之甘甘，猶樂樂，非以為求，黷也，而黷焉，往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樂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德之君也，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穗也，禾乎，禾穗垂而向根，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僂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過曹負羈，曹臣晉重耳出耳，反晉伐曹，令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重耳兵不入其閭，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其難也，禮不隆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

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憚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各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焉往生也往非為冀幸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其先定也而撫從中發非為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介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醫師併東方開斯照矣照所以人為入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人為入而以治事用思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生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尋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離也聲揚天地之閒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各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笱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笱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後法法練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其肝在宏演劉腹以盛王子閻張掖而受刃不可刺之以兵于閻不受

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可道之人其先定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不身適斯亦不道人通行亦不不之不自隱隱身之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就其容獨梁一木之木橋也行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信及身不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耕者日以卻者領耕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上乞道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為吳故訓陽為吉陽為吉陰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

則是也其聲非也彈其鼓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

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

漸習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同材而各自取焉鑿之中各

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物治物同材而各自取焉以上意而民載誠中

者也上有之意而未發則民皆載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及字本同耳矜怛生於不足恒驕也不足華誣生於

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好聲非恆也如鶉好食非恆也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嘯而

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佞佞知情偽矣故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于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

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惡有其

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古之人君子道路不拾

遺粟糶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左旋故下之於

上曰左之臣辭也左君道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詞也

君以再還故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還故失其貴小快害道斯須害儀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傳詞獄繁而無邪繁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

辭矣失事之情則為世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

開矣舜禹不再受命不受命于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

天下從風相傳也言堯舜禹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義伐不義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君子

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

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

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

義子曰鈞之哭也鈞等也子曰子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

地漂池填也言用必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

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

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

多欲虧義欲則貪多憂害智貪憂則害多懼害勇多懼害勇嬖生乎小人嬖嬖夷皆能之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

然與日月爭光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

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

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晉文密而不舉晉文

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水下流而廣

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

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秦漢齊桓秦穆受而聽之

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而贏我

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

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

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

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

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

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

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

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

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無道

之世以國與人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

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

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碧瑜糞土也

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

同味而嗜厚膻者厚膻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

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

也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

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

君之子讓國與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

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趙酒薄而趙

葵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

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

楚莊謂共雍曰共雍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

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

乎越殷政善至子道也夏政行行尚也行政善善未必至

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

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

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平泰山蓋而三王獨道

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

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

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服高宗之

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也君子宜遺乎

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今人

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歌之脩其音也樂此言

石絲竹助而奏之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欲如草之從風

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民於樂也欲如草之從風

必之國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居也使百

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

刑刑里之文王不受廢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

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

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

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影形而後有

不可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

者在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

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

射獲狄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於莫宏

以智困困以術輔馬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

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

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鵲多風則窺穴知

水之高低水之所及則暉目知晏雲也天將晏靜暉

日先鳴遠吉按暉目疑當作暉目說文解字暉暉

封禪書作陰諧知雨天將陰雨則鳥為是謂人智不

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

可為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

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

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

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懼君也

子殺子殺子陽以猛劫高刑而劫死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

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之外

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象箸也

必有玉杯為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偶人相人而用之

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

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

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也故商

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吳起刻削而

車裂吳起相楚殺貴臣相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絃急

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

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

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

矣身有醜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

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

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

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

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

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

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

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

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

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

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

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

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

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

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羸所至彌遠德彌精

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為而民

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

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

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也欲知地道物其樹土五

之宜各有所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利道勿驚勿

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各順其情

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

大知猶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

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

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抱

也把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

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

擗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

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

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

誹正身直行眾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

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

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非非至者也嘗之

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

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

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

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

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

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

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嘗宜者

淮南子卷十

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

有之度技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技能

而裁制使之

淮南子卷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齊俗訓齊一也四守一風世之聚理皆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

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

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

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

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

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忤忤害為義者布施

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

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

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按太平御覽禮義飾則生

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

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

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

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

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

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

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

龍為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

營屨跣跣短褐不完者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也故高

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

也水蠶為螻蛄蟻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化

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

人見蠶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

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魯親

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

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君位代之魯

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君位代之魯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楮紂

邱者起于象楮成炮烙生乎熱斗施人進糞于紂熱

殺人之故起炮烙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也掛出溺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

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

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

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

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闢屋連闈通

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

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樂六英

枝援狄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

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

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

以摘齒遠吉按太平御覽不可以持屋遠吉按太平

信御覽引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

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
 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
 容也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
 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箎簫揚
 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
 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
 施綸組節束繫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葬足以收斂蓋藏而
 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葬於蒼梧市農不易
 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
 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
 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
 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
 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
 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知義而不知
 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
 社用土封土祀中霽葬成畝田畝其樂咸池承雲九
 韶舜樂用黃帝樂其服尚黃舜土夏后氏其社用松
 生所樹之木皆所祀也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嬰嬰棺衣其
 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行列也其社用石以石為
 項也其服尚青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
 祀門殷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其
 服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周祭先竈其
 樂尚白尚白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象樂也

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
 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為
 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
 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
 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
 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
 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
 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
 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
 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
 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
 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
 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
 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
 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
 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
 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為狗以謂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遠吉按太平御覽纏以朱絲尸祝衻袿衻純服
 衣大夫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
 草薶而已遠吉按太平御覽夫有孰貴之不貴也
 覽遠吉按太平御覽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
 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
 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紂王伐
 干曰紂死未葬爰及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

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
 教子警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
 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
 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
 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
 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
 君蕭條深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寂寞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
 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
 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
 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曲也去忤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
 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
 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
 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
 裕者曰勿數撓也裕寬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衽跌
 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
 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韓子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穢也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引語作論返作反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
 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適吉
 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
 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
 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
 員有所隨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
 猶逃兩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
 矣載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然也此所慕而
 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
 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
 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覩候風
 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
 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
 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
 脩脛者使之跣長脛以深插強脊者使之負土負重
 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偃者使之塗因其地也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葛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辯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隴士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之平，何則？望之平，何則？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驪，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驪，裏飛兔，馬名，一曰萬里也。待西施，毛嫱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鴛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也。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

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石，有乘攝天子之位，負展而朝諸侯，謂之展。放蔡叔，誅管叔。周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也。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人。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也。爲天下顯武。武，爲武也。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也。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竅，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

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
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
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
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
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
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
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
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鬩亂起扣門求
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
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
蘓子利不足也蘓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
也漢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
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淮南子卷十二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

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子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

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曰吾知道曰子

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

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

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

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

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

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

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澗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蓄澗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

不以言言也不知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

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

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

為惠王為國法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

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

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

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

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

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雨不及陰陽

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石乙入曰石乙

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

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夫國非

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曩之愛其子也故軒壯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無御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之名簡子之庶弟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董闕之子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隊一隊分也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謂酒器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豁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姓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春乎苦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姓也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姓也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古引也

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警教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皋陶武王之佐五人公孫伯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免後短免後謂之鼯趨則頓走則顛常為鼯鼯驅驢取甘草以與之鼯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鼯有患害鼯鼯必

負而走虛此為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距虛

書及走其名謂之虛致此謂唯爾雅作西方曰不韋

日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巖形如梁而大相負

共行土俗名之為壓真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

鹿印距古字獨濁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

居西北相近故一稱西方也解作印者印者

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

對曰鳥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

昭文君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

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

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

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

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

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

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

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

侯問於李克曰李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

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

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

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

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火也從者

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一引作齊一引作齊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

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

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

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

合其所以也合己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

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

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

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

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

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

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

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不能自勝而強弗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

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

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桓公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

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

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

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

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

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

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

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

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

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

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

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

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

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

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言喜焚其書故老子

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

相請飲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

置酒也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

即強臺下世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地

莊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意者臣有罪乎

皇皇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

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

也從者孤偃趙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

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

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

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

為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故老子

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

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戰以進軍吏諫曰君

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

三徒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水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勝之功執圭此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與大夫期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温人亦逐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

老而杖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鉤擊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三分天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死之獸曰行千里難斯神馬玄玉百工一玉為大貝百朋五貝為玄豹黃黿青野大豹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

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

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神農伏義

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

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

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

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遠吉按太平御覽

臣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願以技齋一卒齊備卒

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

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

軍之幃帳而獻之遠吉按太平御覽子發因使人歸之

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遠吉按太平御覽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

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遠吉

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志禮樂矣回志禮樂絕聖非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

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

也道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

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

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素

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

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

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

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

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

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

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

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

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

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

公晉文公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

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

於穀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

說於眾說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
博士使求神仙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
亡而不反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
鵝肩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
方倦龜殼而食蛤黎黎楚人謂蛤為黎盧敖與之
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
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周
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
敖為友乎若士者齎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
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尚見日月也陰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
教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若我南游乎岡寅之
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遠吉按黨所東
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其
餘一舉而千萬里汜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至此尚去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
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也吾不可以
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
見乃止駕其其所徑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
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楚地也終日行不離咫
尺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
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
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朝生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匱父三年賤子而巫馬

期繞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
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
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刑在其側
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也
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
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出之所也昭
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閒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
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
於無有無有光耀可見而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生有形
無形何以能生物故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
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
于此乎子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無形不可
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
無閒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
鑄起兵因罷朝而立倒杖策策上貫頤策策上貫頤
策故發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
之志將何不忘哉人公之父死鄭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其形也是故神
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故老子曰不出戶

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開錘格也上之錘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解死箕子亡之柴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伙非得寶劍於干隊干於今臨淮出寶劍蓋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為莫邪洞鄂之形也蛟龍屬也魚鱗也斤蛟來為之主也飲非謂柁船者曰也柁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

劍者伙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衡說諸侯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有田鳩者田鳩齊人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繩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筮子曼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繩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韓趙魏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
 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房心，星也。房，軒也。太卜
 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
 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
 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剌，魏文
 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妻重舉白而進
之舉，車文侯也。曰：請浮君。浮，謂也。君曰：何也？對曰：
 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也。知伯而死，其妻重舉白而進
觴而飲，酬不獻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
 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
 廟，桓公，魯君也。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也。孔子曰：善哉！予得見
 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也。其
 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
 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
 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
 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
 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
 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
 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
 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
 之小也。獵，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

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水也。塞，其兌也。老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督，被髮也。木，鷲鳥冠
 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
 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
 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
 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
 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

淮南子卷十三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汎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
 古者有蓋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蓋三皇以前
 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予而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
 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
 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衣從猶豈必褻衣博帶句襟
 委章甫哉委衣謂方與之衣也今吏人之左衣也
 甫亦冠之名也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復穴
 隄防崖岸之中復應作復冬則不勝霜雪霧露
 也聖人乃作爲之也築土構木以爲宮室謂材木也
 姓安之也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
 帝黃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索功也
 御寒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蠶而繅剡利也耜耒也
 柯而樵桔臯而汲讀謂之儻所以覆種也三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
 木方版以為舟航舟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乃為鞫躄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
 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椽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

而不勞代負儋故為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
 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
 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
 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故曰不可改則先王之法
 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不稱其名也
 稱諸父諸父不告而娶非禮也不告父立子以長文王舍
 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
 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
 分時俱生於二十而亦立於三十而亦立於三十而亦立
 十得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亦立於三十而亦立於三十而亦立
 已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男子數從申起
 而冠甲寅庚申而五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壬子
 吉按甲寅庚申而五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壬子
 經曰陽正也黃黃為木陽女立於申申解字申陰亦難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阼階於阼階之上
 間堂上兩柱之間實主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實蓋以
 遠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
 后氏聖周夏四尺禹世無棺槨以土廣二尺殷人用
 槨宜用棺槨故禮設髮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夏后
 氏祭於閭祭室中之也殷人祭於陽平日祭也周人祭
 於日出以朝庭中朝者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
 章堯樂舜九韶舜樂禹大夏禹樂湯大濩
 也湯樂周武象武樂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

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矐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矐魯昭公為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為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女胡禮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也蓼侯魯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今在廬江古豔因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在廬江古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所制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要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上經也荀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桀紂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也三代禹湯武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治業事也王道缺而詩作刺詩所以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紀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畫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此得所以言其未言時之不言不如此得言也聖人所謂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常言深隨幽更不可言也言深隨幽更不可言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

專制事無由己後行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籍也平夷狄之亂夷狄猶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之弟也蔡叔周公之弟也誅賞制斷也無所顧問決心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獨歸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請復也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寵位行其所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禮非隨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鑄器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故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非所以為治也治在其中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曰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言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麗器堅緻也商樸貞正無邪也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

銷銜鑿策鋁而御馭馬也中黃所制馬口中央鐵大如雞頭

同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

而無刑罰有制令無刑法于文章也其政常夏后氏

不負言信也殷人誓誓亦不違周人盟誓而盟者

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後之讀夏

耕天下高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

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

脩戟無刺槽柔木子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一曰甲名國語曰率

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

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小也於古為義於今

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子高成今之所以為辱也邑之鄉

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

民農伏義及神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

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不制由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賢

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

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

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

弟子循循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

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

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

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改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言行

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

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

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

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生萬物和

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和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

而伸之可直而睽睽也故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夫脩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

以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異罪而恐誅則

因獮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獮狗以

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

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安趨也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也

之謳三人皆謳和也及至韓娥素青薛談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

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

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

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讀汶水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

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尚也

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兼愛尚賢右鬼非命

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

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

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音鈴以義者擊鐘鐘音也以

憂者擊磬磬音石也有獄訟者搖鞀鞀音也以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也

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

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

取意也少府官名然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

道出北狄西之縣洮水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

章桂林豫章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速至高

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

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姓利兵伐無道以謀百當

詞成唐虞三代之德教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墨

利天下非為不以物累己其形也孟子受業于墨

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教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墨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雋萬人為豪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讀仍代之代也給奮武厲誠奮武厲誠讀仍代之代也給奮武厲誠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業立武之功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冠也逮至暴亂已勝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冠也逮至暴亂已勝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帝樂千楯咸谷也春夏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帝樂千楯咸谷也春夏

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言狹小八極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

觀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四方故曰無所不見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塞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

按太平御覽引置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行仁

待者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

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也仁必死也故曰有亡形也

德有威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衰德者謂榮紂也太史令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

終古反向藝先紂去之也

是有亡形者雖成必敗紂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殷之將敗也太史

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

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

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意亦愚無趙襄子以晉

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智也智伯智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

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威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由此觀之存

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為善而大也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善無傷而小也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

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不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而

宮或作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悔而不誅文王於姜里姜里今河內湯陰二君處疆大勢位倚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

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

月星也無辰字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遺人能奪也

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

下之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

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

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難也使我

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伐我者難也

六世而不奪也周公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相濟也上

言者常也常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謀度事也

宜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

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婦人期于梁而取之曰攘也

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擊數密鄰曰襲周者王鄭賈人弦高將

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

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命非君命也而犒君有備而無懼不如此選選而後去也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楚與晉

陵呂鐘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潘厓按古尊陸同故以驛陵為陸陵非九江楚

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

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

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

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

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

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至其溺也

則挫其髮而拯拯極升也出溺曰拯非敢

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挫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

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

道也適之也道仁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可

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

者謂之知權常形逆不合也權反專制宜權量輕重無

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

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是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走則知人姓字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乾

鵠知來而不知往則鳴此知來也將有來事憂喜之微

者莫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夫宏周室王也天地之氣

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

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世為婚姻宏事劉文

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躡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

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蓋秦洛陽人也贏秦相趙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

無類偃王之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穀武備楚王滅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

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怨在句踐報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莫

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

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為身

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塞在大能大

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乘加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

立氣矜矜自奮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

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

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

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

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

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

尺聖人為之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

周公有殺弟之累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殺子糾也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

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

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

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

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

中則終身為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

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管仲

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鱸鮪涿雨水也鱸鮪中言其小也故黃首首自西河上得龍門便為龍先師說云仲春而蜂房不容鵝卵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略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今屬太山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魁也而為文侯師魏國也言魏國之大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倫也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仲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不容於眾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嘗毀人行自獨卑故小謹者無成功嘗毀人行自獨卑昔行者有缺者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子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謂魯湯武有放弑之事周武放桀紂宜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爭奪之戰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責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能任也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月光之類若絲之結故曰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相調五味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甯威之商歌甯威衛游出迎客甯威之舉以為大由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于牛領之下與起也謂伯里奚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於仁非真仁也意者類勇而非勇有似於勇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蕪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王工眩王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硃倚頓魯也聞主亂于茲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與兒易牙皆齊之而甘苦知矣與兒易牙皆齊之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陳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隨者陽城人堯欲以天子利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善罰者刑省而茲禁齊威王行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繆公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趙襄子地不與晉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力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晉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大助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茲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茲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吾昔秦結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也大夫扣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戰車戰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隨罪輕重有分兩也治箭之弊好者不直也箭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弊好者不直也奔作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茲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諸人孔子相魯七年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茲禁鄧析說斷殺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茲禁也書之以竹鄧析說斷殺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茲禁也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

為不善也。為不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也。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茲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蓋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國開藏也。篡，殺下謀上也。矯，善也。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者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波，太甚也。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眾也。勒，主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

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也。今夫蠶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者，樂與無道術，有千樂之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不惑而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為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掩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鬻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蠅，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也。燐，爛也。燐，火也。則為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燐，遙望燐，燐若燦火也。達吉按，梟陽見爾雅。程數云，說文解字作梟，羊腸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楊山海水生罔象，曰龍罔象也。國語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其，中有羊是也。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為上牲。大高，祖也。葬死人者，喪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駘其肘。駘，擗也。請近枕戶，構

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
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
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
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
非能具絺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
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馨之資用也相
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
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
枕戶牖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
戶牖之行遠吉案太平御覽引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能履也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換者也離者必病離
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
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襪祥明之爲愚者
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
矣而愚者以爲襪祥而狼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
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
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
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日至赤地三年而不絕
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
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
以重仁襲恩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炎帝神王

祀天下死神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治土之功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也舜除天下之害而死爲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其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葬
也此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死祀
也此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死祀
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
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
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
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
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
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
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
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載者救一
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
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珖而逐羗爲
走而破其珖也因珖兩珖以爲之豫兩珖相觸破乃
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眦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
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
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
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
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
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
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螿蟲鵲巢皆嚮天一
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

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

淮南子卷十四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註

詮言訓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神太一元

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

而為萬物莫能及宗宗同于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

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

乎萬物之中萬物之物性物虛無物物者道稽古太

初人生於無天地之始人始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

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下有注云為物所制能反其

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

也聖人不為名尸也尸主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

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兆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

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

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

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

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

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

藏迹於無為長之使要士在鄭慶忌羿死於桃棗棗以桃木為

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

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蟻

狄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

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

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為人性之無也

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

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

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

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

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

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

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

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

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

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

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

無位矣五事皆見而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

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有游數雖贏必遂

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

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

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

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華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

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

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

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

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

周閉而外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

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勝敵者

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而心欲止也而心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為心也衆人勝欲而心欲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痲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之鼎也昆山之玉瑱命也瑱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

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所求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彙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之形形而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國謂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不能使人無智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樂糾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性自然則性用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菟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菟

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謂之人直己而足物也。

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

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

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也。勝理去之。

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

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

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

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

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下天下傷其

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下之言不貪天

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

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福

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

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

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

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

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覲。

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

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

無符檢。檢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得已而為而不

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

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

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善博者不欲

於欲也。欲勝驕者不貪最先。馳驅也。達吉按。馳即

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

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

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

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

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術無術不能達也。有百

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

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

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

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

無虧。尸不能治狗。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

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

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

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

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

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

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
 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
 不爭也連吉按吳處士江蘇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
 非以智也連吉按吳處士江蘇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
 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遵改兩人相鬪一贏在側
 贏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贏
 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
 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
 自非中則以為候鬪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
 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
 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
 不羣而止成文文謂威儀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藜菜
 成行藜菜小也瓶甌有堤堤瓶甌量粟而春數米而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
 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
 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
 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
 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狂
 也狂菰飯藟牛弗能甘也胡也琴瑟鳴竿弗能樂也患
 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
 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
 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
 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懼懼憂有樂佚而憎勞心常
 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
 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
 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廣隱也澗澗也
 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

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
 矣方道也廉幾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
 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
 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
 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所
 不勝之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
 也詩之失辭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樂之失刺
 酒飲酒之樂臣鹿鳴鹿鳴之作非也禮之失責禮無
 後有補不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
 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
 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言其大者也陽氣起
 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
 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
 大熱與大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
 知終矣席之先藿草藿草之先所從生也樽之上玄樽
 樽酒器所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也豆之先黍羹木豆
 尊者玄水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
 且所盛黍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
 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
 貴之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
 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拆冰
 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
 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變聖人常後
 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
 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

淮南子卷十五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兵略訓論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得也將

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

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

毒者螫有蹠者躓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

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不澹則爭爭則強強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

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味饕餮之人

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

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

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

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顓頊嘗與共

工爭矣被太平與顓頊爭為帝天柱折也四達故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涿鹿在冀州舜伐有苗有苗三啓攻有

苗禹之子啓伐有苗啓攻有

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

禽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

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

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

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

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

淮 南 子 卷 十 五

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害百姓肆一人之

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

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

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獮獺食魚者也養

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

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

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

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

木毋抉墳墓毋斲五穀斲燒毋焚積聚毋捕民虞毋

收六畜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乃發

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遠吉按太平御傲天侮鬼決獄

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

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

賊者遠吉按太平御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

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

封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

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圍賞其有功百姓

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漢唯恐其不來也此湯

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

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

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遠吉按太平

不戰而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壅傳堞而守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

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

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

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法按太平御覽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法按太平御覽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引古按太平御覽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引古按太平御覽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悽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誦伸不獲五度度五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偏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溥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儀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擊鼓之日謂陳兵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末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者斥候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杆船捷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擣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鐔鐔于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枹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軾也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

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奇賚陰陽奇按

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賊史記倉公傳作奇賊古字蓋賊皆應作該五音奇賊兵

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

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動靜時吏卒辨兵

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尉所以

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

此候之官也軍候候隧路丞隧道也丞首始行輜治

輜重也賦丈均賦均平也處軍輯并竈通此司

空之官也軍司空補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

遺輜此輿之官也輿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

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

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

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

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

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

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

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

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

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

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

卷沅湘相二水名也沅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

陪後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錐也合如雷

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

國之強大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

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始也勢爲天子富有天

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

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

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發閭左之戌秦皆發閭左

秦亡收太半之賦賦民之三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刑輅輅輅也肆刑極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

相膠膠膠也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

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周

錐鑿而爲刃周內也然矜剡擗荼奮儻鏘鏘鏘也

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

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

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

東面而迎歲大歲至汜而水沉地水也有至共頭而

墜共頭山名在河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柄時有彗星

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

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

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

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勝之而後乃戰勝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俾則有數者禽無數也俾等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駉龍駉龍之疾也飛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以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追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

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鞀鞀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鎔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蚺之足蚺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連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鈞下知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塞龍蛇蟠屈也卻笠居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羊

腸道達吉被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發笥門發

門竹筍所以捕魚其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

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暵推其檣槍擠其揭揭

規慮設蔚施伏盛曰隱匿其形達吉被太平御

於不意御覽被太平御覽此謂因勢善用間謀反開也審錯

陳卒正御覽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踏

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

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

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從雲而立戰不至交兵

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御覽被太平御覽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

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

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

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國無守城矣靜

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

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

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

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

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問急填其隙

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

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若動而應有見所

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車不及轉轂

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

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

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

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賈金石窮至遠放乎九

天之上奇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

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

敵入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

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

魚鼈不動不擾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

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

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

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凌必

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

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捩捩

萬人之更進更代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

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

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以

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

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

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

衆或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將寡而用衆者用

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

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

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罟罟設也罟罟無兵而不能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矚矚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蘖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蘖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柄也刑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恬淇衛籛籛

括也淇衛籛籛之所出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名箭羽箭也出於淇衛籛也程文舉云釋載以銀錫華也雖有薄縞之幘縞細也腐荷之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然猶不能獨射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驚也疾疾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眾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青龍參井為白斗牛向星張此謂北斗之銜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牡下者為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屢屢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疑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

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埴不能化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鷩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出治為亂奇治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爵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埴埴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餘者也充餘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

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盜縱欲拒諫喜諛憍悍遂過憍悍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禽之千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

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
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
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
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
乃爪鬚鬚爪送終之禮也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鑿凶
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乘將軍車載旌旗
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
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
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
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
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
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
斷于軍中言有罪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
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
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中勝二年下勝
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
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
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五

淮南子卷十六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說山訓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

魄引作魂魄問於魂下魂魄並五異曰以無有爲體無

以無有爲體無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

道也非道而魄曰吾聞得之矣知也乃內視而自反

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

獨何爲者魂詰魂曰有言將反吾宗矣將反于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

強爪牙之利也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聞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

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治也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

載無也言無爲而能治爲者不能爲也

情欲不能恬澹靜不能無爲者不能爲也

治立其功不能故曰無所致其人無言而神道不言

化道能致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無言而神者載無

也常行其無言也故曰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言而多

爲用矣無用者謂鼻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無用者

以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竿籟三孔籟也以其管

用爲籟也念慮者不得臥詩曰展轉伏枕痛寐味藥止

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又曰展轉伏枕痛寐味藥止

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真無念慮則與物所去念慮非

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

言者用當所治之言以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

詩也善之者善其言非其言也

長其色縹緗能使人言長主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

而不得其所以言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知其所以

以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自爲長主之言不能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

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元

王元王元王刺以下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

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鈞

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儀也以相教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

也射法也連吉被射故御不難也

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月望日奪其光

陰不可以乘陽也月食故奪月光也相望則虧至晦則

盡故曰陰不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則則

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

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口是也今世

斤為二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

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

之是以能上之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愛於冰炭

之壞愈其立也壤為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遠之故也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地秋豪之末淪於

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

內復無形者至大不可無外也蘭生幽谷不為莫服

而不芳香性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

不為莫知而止休義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

揚和也通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

外不匿瑕穢無內外表裏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

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君子佩也

而象之無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重其天性若

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重其天性若

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為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陳

子淵捷也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

所不欲之寶也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

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也孔子之見黏蟬

姬之請罪於桓公桓公伐衛姬之請罪於桓公

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兒說之為宋王

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始知終見人有嫁

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

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

脩也則中不平也中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

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後人不敢娶

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倚牆之傍不可以立

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

無外患無外患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

無情欲無情欲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不用劍不用劍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

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失火者

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撥之見青蔥則拔之舍也

亦行善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二氣也

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撥之見青蔥則拔之舍也

亦行善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二氣也

亦行善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二氣也

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陽不能

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也善射者

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

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遠之則磬音遠遠吉也

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

瀨之流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

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

人爲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也操讀

月盛衰於上則羸虻應於下同氣相動動不可以爲

遠月盛則羸虻內滅故曰羸虻應於下月陰精也羸

執彈而招鳥揮柷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

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也剝牛皮鞞以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兩爲儒而踞里閭儒高禮義爲墨而朝吹竿墨儉

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非今夫閭飲者非嘗不遺飲

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

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

則美矣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則求醜

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無所求故以爲同也申徒狄

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見紂亂

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能易

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言而少誠實比之于不詳也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挈舉也浮氣也百人共

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

有免絲其葉也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

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

能陸冬自爲冬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善射者

夏自爲夏也

所射者死也

所釣者魚也

充大也

遠吉也

根

根

愈也

動不可

月盛則羸虻內滅故曰羸虻應於下月陰精也羸

召也

剝牛皮鞞以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

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

不可為道里遠也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莊王

也故澤失火而林憂遠引作林木憂上求材臣殘木

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

綸綸大也上有一簪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殺

知所以存身自為越莫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

以亡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有周畏馬之

辟也不敢騎時旁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

公利也虛空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

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也任范氏之敗有竊其鐘

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鞅之子

可也范氏也伯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

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

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

可以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

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織非針無以通故宜先

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

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

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水濁而魚險魚短氣黃

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

至木而秦兵不敢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成媒入室以禮

也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行合趨同千里相從

雖遠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故曰對門不通也

水雖大不受鬻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取水氣相應也

而愛己之指惟讀詩端其粟以能巧故愛其手也

氣以束薪為鬼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火煙為氣

殺豚烹狗殺以火煙為先事如此不如其後

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

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諛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

事譬猶揚堞而拜塵抱薪而救火當以卜今以言止

素也流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

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

小國則為賢憂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小馬非

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致千里故不得與

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以潔白為汗辱譬猶沐

浴而杼溷薰燧而負彘人謂之薰燧也楚治疽不擇善

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

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

齟齬跖之徒君子不與事所傲如是者則盜殺戎

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

鏢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也寧百刺以

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

旬餓饑困乏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

也賤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且日不中員呈猶謫之祭

之乃其母也譴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

為問誰毀之小人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故小人之譽人反

為損損毀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

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

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人雖閒暇不暇學如此曹

而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

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

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

馬駘截玉駘馬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愈賢

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磁諸而成器磁諸攻玉之石言

也磁諸或有千金之璧而無鎔錘之磁諸六錄曰錘

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

其前矣天地之間故天下去古來今日月四極之內

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

一也一同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

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

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背而不得

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

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

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雨

之集無能露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形也

能地有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

止欲乃能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因高而為臺就

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

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福得

得福也而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

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

山上荷花夫容其秀曰菡萏其本曰蓮蓮之茂者

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

胡方出非其所宜也一曰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楚

王有白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

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養基調張之臣

則為怨時與不時不謂夜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

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

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

事使然也得然後中恭然後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

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之命是以王法禁殺

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敗齊師曰陳之去公室孔

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

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小此所

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

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

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

類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能飛凡人心地生林無翼然

三人成市虎虎而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虎市非虎

一里能撓椎撓弱也一里以信言能夫游沒者不求

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

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

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

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狀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

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無子喪出母

記曰尼之曾孫孔伋之子也問諸上之母曰出先君子外

道出母乎曰然子不喪門人問諸上之母曰出先君子外

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

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

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

玉杯必育能躡豹胎以極廣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

用碗故孔子為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微

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

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

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

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

時遠能時化無不應受故聖人畜道以待以備決鼻而羈鬚毛醜牛貌羈牛不純色羈生子而

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所福祥之辭祀河曰沈祝河

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下體論語曰非無以

由得周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撰良馬者

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

以斷兇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山我高

而止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鴉炙鴉鳥而我

因其求見卵而求晨夜難知將旦鷄如夜半見其卵

見贖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廣麻之有實者

早成故曰難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

人之利之也利猶也怨亦憎人能所以不利利人則可

變文爾實讀功績之績也實利也狂者東走逐者亦

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入水拯之者亦

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入水拯之者亦

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

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

非必仁義徐偃王所滅者多不以不義故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忠

必仁義比干

諫對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
名而異實天寒凍顛之顛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
於螭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主日月生於蚌
石中故曰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名因名其龜為所出地
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鎰
八銖有貴而在下車物作履而牛皮為賤正三軍之
衆鼓聲氣故可以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
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名
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
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
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香餌則
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矣或政天欲致魚者先通
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
者先具繳與矰矰射之注飛鳥矰不虞與雁繳好魚
者先具罟與罔罔詩曰施罔捕魚不虞與雁繳好魚
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藏矰罔發澠是也未
羈遺人車而稅其轅轉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
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所
辭不能烹知烹為羹主人桀有得事諸若成瓦以蓋堯
有遺道傳丹朱而傳舜天不有十六相是也一說不
也媼母有所美曰媼母古之媼女而範之真正故西施有
所醜西施古之好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
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非猶猶媼母有所美琬
琰之王在淪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玉樊篲篲
甄在研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甄甄帶也甄取也甄美之

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位卑賤之處春貸秋賦民
皆欣而收故民秋賦春賦秋貸皆怨得失同喜怒
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媛賜者非
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居文官能武居武官能文者
太平御覽其所而已所達言已貂裘而襍不若狐裘而
粹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極行猶論語人而
長馬有相馬而失馬者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
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或
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鄧楚都在今江陵北
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脩不足巨大也脩
太知御覽改又巨字作長依籛伯玉以德化伯玉
罪所極一也公孫鞅相衛故曰以刑罪秦封為商
針石巫之用精藉所救鈞也醫針在男曰抵現女曰
愈齷此類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殺鸞鵠矢中蠅中亦
爛灰生蠅蠅漆見蟹而不乾燥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
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
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
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也善學者若齊王之
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

相去之遠也猶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
 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也或斷臂
 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
 磬者必以濡木擊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
 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羗截玉剛柔相濟媒但者非
 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也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
 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
 其倖廉也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
 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
 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
 也不鳴乃嘗一鸞肉知一鑊之味無足懸羽與
 炭而知燥溼之氣淫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
 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論也遠也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密一
 人相隨可以通天下也足躄地而為迹暴行而為
 影此易而難履屐也履地也自成行也中影自莊王
 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知當現用故流衣
 文公棄荏席後徽黑咎犯辭歸晉文妻其國席之下
 衛無知之君君周旋臣之異多矣臣辭歸故桑葉落而
 長年悲也桑葉落時始落長年辭歸故桑葉落而
 錯小鼎命盡始落長年辭歸故桑葉落而鼎錯日用而不足貴
 能供五味故不足周鼎不饜而不可賤周家大鼎
 未供味不可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無不用
 調五味謂地水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
 之尤必有所感物物固有所感物物固有所感物
 用為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為大用也先保

而浴則可以浴而保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
 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女而言衰麻置
 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
 多殺人或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其望赦
 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
 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
 始始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武王
 相相背膺成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武王
 事事子產載如野與漢野則雙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
 語語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
 故凡問事必於近者人長冠難至覽者告盲者盲
 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覽
 者走失其所也鄆人有鸞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
 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
 若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
 屬屬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合曰貞而毒故能螫
 牛之動以舐觸牛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
 短也措治國者若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
 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
 而可以利金金刀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
 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者
 者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

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鏑邪者以共應物而斷割也
幾靡勿釋牛車絕鞵鞵切楚人謂門切為鞵車行其
兩馬之力鞵讀近蘭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
急舌言之乃得也
則惑射御書數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
則勃矣不擇于事

淮南子卷十六

淮南子卷十七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遠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板也中流刻于

地沉之泥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地以游惑莫大焉類感無有之迹刻施之雖時有所合

然非夏后氏之璜然非夏后氏之璜疾疫之芻狗是時

為帝者也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絛者貴之

然非夏后氏之璜然非夏后氏之璜疾疫之芻狗是時

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

後明補狹如所知矣及游者以足蹙以手持不得其數

愈蹙愈敗愈益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其所生寒將水鳥毋貽盲者鏡毋子覽者履毋賞越

人章甫非其用也章甫冠也固有所不能

自極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而能自為也

狗彘不擇顛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

始於螂蛆詹諸月中蠶蠶食月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

也上蛇吉按始太平御覽作因烏力勝日而服於鮓

禮能有修短也為禮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

矣蓋楚先壽入百歲不寄歸所安故曰為壽彭祖

于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短綆不可以

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任甚怒出於不

怒為出於不為乃怒是怒不視於無形則得其所

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也無至味不

憚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

具大勇不鬪憚快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斲豆蓋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蕤之比商無

更調焉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

金者金步徐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而巳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

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

不聰與神明通下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

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坐者不

期而揜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

其動須臾之間倏人之頸倏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

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

御馬治人為急務矣以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

從事或時相似似或似其相水火相憎鏗在其間五味

以和善小愛水而火無耳為鏗鏗讀曰骨相愛讒

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

之蟲入耳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
 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為牆屋之覆
 歸於本故曰璧瑗成器礪諸之功云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鑿讀一曰廉氏之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互文也狡兔得而
 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畜與驥致
 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
 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驚棺者欲民之
 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熟水靜則平平
 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逃也猶川
 竭而谷虛虛無也邱夷而淵塞夷平塞昏竭而齒寒河
 水之深其壤在山朝一非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
 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屨履之知己者不可誘
 以物物能感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懼之故善游
 者不可懼以涉涉能溺不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骨肉謂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則自害身也
 況疏遠乎疏遠倫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
 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誠實也宮池涿則溢旱則涸
 水也涿多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也竭盡也蓋非潦不能蔽日
 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潦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
 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連古按
 覽此下有許春注云覽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
 者易覆也倚者易駘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齊謂輔
 也幾近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鳴也動發
 則得鼠則得魚云我任我我任我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
 魚魚任者莫不醜於色醜猶怨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

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
 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
 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
 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皆神名桑林此女媧所
 以七十化也此言造化治世非七十變造化終日之
 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
 不與也其守節非也其非者非牛蹠彘顛亦骨也而世
 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教倉者不
 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古倉
 樂陽在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香芳鼓造辟兵壽盡五月
 之望鼓造蓋謂樂言物不當為用連吉按造即威
 解字作霍霍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蟇矣舌之與齒
 孰先孰先確也齒之與刀孰先孰先確也錘之與刀孰先錘不休而刀先
 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長蛇與蠟晉以垂棘之璧
 得虞虢說在齊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經聾者
 不譟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射者遺
 其執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
 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置置車類讀如
 翼連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雙字云收餘者也方
 字亦當為雙依義推車之推使但吹竽使工厭窳雖中節而不可
 聽但古不知吹人無其君形者也君官與死者同
 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為客治
 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重於治飯之名乳狗之
 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景曲則使響濁者聲也響濁則情泄者中易

則不差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也格落也也遠古按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木各聲釋名格也似木之格也此言人之四股如戈戰如枝格也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書梁孝子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注義因格二推廣之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也死其適也也不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也未嘗適亡其適亦喝何適之言不凍湯沐具而躡蚤相弔大夏成而燕雀相賀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見物同而用之異也柳下惠魯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杜門戶籬杜也也達吉按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為蠹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蠹食之而不飢也石出陰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也名類不可必推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也瓦得火則破竹揚堞而欲珥塵被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也堞土塵也楚謂之髮也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也窮也也蠹象之病人之寶也也蟻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也人之利欲為誰寶也也為酒人之利而不酌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儉則不達握火投人反先之熱也酒人車人得利不酌儉而先自竭人先不達猶以火投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也劫迫之情色故曰有所西方之保國鳥獸

弗辟與為一也也在西南方一膊炭燠也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燬去之十步而不死也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也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也喻衆能濟少少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也申生維經晉不絕繩釣者靜之厥者扣舟單者抑之望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也積水中以柴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墜而取之也躍讀沙移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躍也幽州名之為沙也也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其大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也見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也見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也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也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筮頭蚤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也音同其實則異也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也蓋猶蘭芝欲條而秋風敗之也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也武墮也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也龜紐之璽衣也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也能勤者播種嘉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也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也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也類猶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也裸之非其道屠者羹糞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也為者不得用以富也龍也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

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語曰欲人不為蘇秦步曰何故人問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故見議多事之人皮將弗親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凡有幾何言常長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禮注曰不足者實若虛之貌辱者未得其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澌太山不上小人曾有不肉曰嶺有不義之骸流入海神湧而出之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駟不入牲純色也中夏用篋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有金喻聖人出眾入眾滿堂之坐視鉤各異其鉤坐異其類聖人出眾入眾滿堂之坐視鉤各異其鉤坐異其類於環帶一也類與環帶一法也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曰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曰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方輿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不便以得所便也便利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民之容恐失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人者若斫之足衆而不相害渠馬斫則謂之蹠也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渠馬斫則謂之蹠也清醯之美始於耒耜醯酒之醴醴齊是黼黻之美在於杆軸黼黻酒之醴醴齊是惡為故善猶黼黻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黼黻酒之醴醴齊是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楚人謂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巧再生者不獲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蠨子牙為蜚青蜚化為蠨蠨蠶中到鼓免齧為蠶免所蠶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蠨蠶蠶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煥膏燭澤也燭光煥澤也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

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
 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
 惡惡謂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士不可發戶限也人
 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山
 雲蒸柱礎潤礎柱下伏苓掘兔絲死故曰失其勢一家失
 燦百家皆燒燦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
 暴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
 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目之羅不可以
 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免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
 鳴有然之者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
 而暮死而盡其樂備短各紂醯梅伯文王與諸侯構
 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狂馬不觸木獬
 狗不自投於河雖孽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無也愛
 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鹽而食
 故曰非其道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管子以小辱成大
 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以是其蘇秦以百誕
 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
 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
 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
 能載載浮物者不敢加足畏其沈騏驥驅之不進引
 詩曰沈沈揚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
 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欲與我交訾我
 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

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
 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
 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鳥
 鵲集鷹隼驚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
 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
 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
 也交止也解連環言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織網
 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
 我之害我猶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
 謂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失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
 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
 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
 養馬以化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也舍茂林而
 集於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寅邱無
 壑泉原不溲言好小潦水名寅寅之邱尋常之壑灌
 千頃之澤原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
 留其謀王之不明留猶思謀也聞以天下之大託於一
 人之才譬若縣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負子而
 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隕墜也善舉
 事者若乘舟而悲謂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不
 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
 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統者必有麻削言有盛
 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
 深令出沸波深令出沸波畏其誠也故河伯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主術篇曰兵莫懼於志莫邪為不言之也夫志
 人傳以和董則愈葛毒藥野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水
 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水
 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同也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履
 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敗故見良御
 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象形
 能無形于目不兜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撥
 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于
 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顧
 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不顧小弓先調而
 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後也人先信而後求能
 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撥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
 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閉不
 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
 縞言勢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察
 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物賊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
 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飾故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止城成
 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
 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也數之則弗中數猶也正在
 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邪
 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周也楊子見

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也遠日遠其
 平脚覽而哭之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
 以黑其化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
 歲合一音也故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鳥不防者
 雖近弗射鳥燕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
 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
 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
 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
 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
 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涖則具擢對旱
 則脩土龍擢對時水器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
 為之悖戾悖戾對時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
 故纂讀曰發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不入
 耳抄和切適舉坐而善楚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
 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也故侮人之鬼
 者過社而搖其枝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
 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
 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也也
 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故高橋君命為誕以存國
 牛誕也而況一不信者乎信一猶常也況常不為
 待也猶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疾論語曰父母唯其
 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

淮南子卷十七

淮南子卷十八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

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

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

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

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

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

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

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

煙焚突竈突也連吉按突隙當作突隙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也連

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

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劇

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帝時黃夫禍之

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

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

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

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

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

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楚王既勝晉於河雍之歸
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
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
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國始地前荆人
鬼好專越人穢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
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
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
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
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
而無所誣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
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
中行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
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
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
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
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財以言大利
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張武智伯也禽于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
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

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也陽虎季氏之臣

重罪得者有賞失者喪族引作圍三而陽虎將舉劍

而伯頤伯頤三也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頤門者止之

曰天下探之不窮深不窮言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

逐揚劍提戈而走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左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也祛出之

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

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

罪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此所

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何謂欲利之

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恭

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

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

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

攻中山樂羊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

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

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

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

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

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

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

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一覺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

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伐魏鞅公于功

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

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

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

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

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

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虞臣也奇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御覽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御覽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殷謂夏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上趙政秦始皇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為蔡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

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或曰高陽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善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也

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鈞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亦齊臣也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也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此下亦有利害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何也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此下亦有利害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何也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此下亦有利害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何也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
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
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明
侯文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作子能變太平御覽
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
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
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括也操兵弩而
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
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
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
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
解扁魏臣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
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
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
耕遠吉按太平御覽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遠吉按太平御覽負輓而浮之河是用
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魏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
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
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
絕諸侯之地遠吉按太平御覽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
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西乞曰凡
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
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破之殺鄭
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遠吉按太平御覽弦高辭之曰
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
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
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每殺
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詔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遠吉按太平御覽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遠吉按太平御覽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
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遠吉按
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晉武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太吉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勿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感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

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齊大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糲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

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
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剝索之離朱明目捷剝疾利搏善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
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縵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鸛穴一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諸御鞅復於簡公鞅諸齊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仕於齊
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鬪雞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距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魯昭公曰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孟氏季孫叔孫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難定遠吉按本或作難

本傳定其大也至於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遊滂舟公懼止之也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簔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塞其一魚何遠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危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士郎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擲，六開

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翱翔乎忽荒

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儲符藏本皆作翔，雖有勁弩

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

岷山也，可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

沙石城，經丹徒，丹徒在起波濤還者為濤，舟杭一日

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

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

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

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夫

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

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忘驪，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

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

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

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

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

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

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

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

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

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

然也。秦皇挾錄圖，錄圖也秦博士盧生使人見其傳

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

東結朝鮮，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

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珠璣者乃使尉屠睢，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鐔城在

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

而通糧道，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

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

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績，考績羸

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病者不得養

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

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

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

難之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識歲大人過之，則探鷄嬰

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

也，為鵠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

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

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雎，宰折雎曰：

西益宅，西益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

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雎，宰折雎曰：

西益宅，西益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

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竟說策，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馬者養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鄒歌曲也。遠言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陽陽。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

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申菽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糞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也。代君爲墨而殘，代君，齊國滅亡也。削殘曩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也。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也。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魯人也。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圍，皆與伉禮。然不終

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而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之。武王蔭賜人於樾下，武王哀賜者之樾，下樾下，衆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按太

平御覽決作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江陰縣也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擊劇，次第也。擊劇，次第也。勞佚，齊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侯，輒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為著龜兆，以著龜兆，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

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

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

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

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

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

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

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

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

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

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者不可而治也事有鉛之與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

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

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

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

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

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

樂陳酒積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擊博似非游

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擊博似非游

反兩射朋張上反兩中之以一反兩也博上者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擊博似非游

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

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

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也務勢請

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

伯公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
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捷之固大斗斛以
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
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
期白公之子季父皆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
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
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
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時也發得刑者遂
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足
也羅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髓痛
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
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
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
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
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
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此
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
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御覽捕作搏必先
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使狐瞋目植睛植睛在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
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遠夫太人僞以相
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
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

淮南子 卷十八

一六九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脩仁義之遺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取必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謂得道之法也若夫神農

為不然嘗試問之矣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

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謂聖人可

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虵之肉遠吉被

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救黍稷也相土地宜燥溼

肥瘠高下相補也燥乾也瘠薄也相土地宜燥溼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愛選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沃民西之國靈靈東方之國陰氣所

故親往行教遠高不親聖人之化放謹兜於崇山竄三

苗於三危苗蓋謂帝鴻氏之裔也崇山南吳氏之山三

苗窮奇縮雲氏之裔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為治水績用不成堯禹父

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鱗生為四裔可知也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

乘葬于北陵之南蒼梧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

力抗天下不避風雨按久立府曰浴沐浴澤雨櫛扶風

引無浴梳二守御覽決江疏河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

故言鑿龍門關伊闕龍門本有永門輪魚遊其中上

得北通入洛水故言鑿伊闕也遠吉按輪一本作鑿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棗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

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其載

禹定千八百國禹之內凡萬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

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精故起夜寐以致聰明寬富也

野民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父曰

困夏南巢謀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

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

重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御覽作任海

事內其重於尊亦遠也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

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為水連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於陽旸

之河為治水解陽旸以身為質解讀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桑山被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聖人憂民

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謬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連安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法懷

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

之守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一人為一人聰明而不足

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

誨之絕遠殊異能德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亡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

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

伯也而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黑坐席不至於

廣河蒙取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

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

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谷必事而禾稼春

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

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

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其所由異路

而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悼傷也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

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

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

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

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

入入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也輟止段干木辭祿而

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

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蹠走也段干木閭門

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段干木

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

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干使

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

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

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蹠走也段干木閭門

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

不出以安素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
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瓊瓠或以盆盂其方員
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謂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西方之狄八類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
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也憤發故在所以感發
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
效亦大矣效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
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
可損益推此揆之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
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
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
制禁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
齧穿也齧穿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掩以衡
扼運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連吉按太平御
辭也辭也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
之所為也馬孽蟲也無知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
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
義積德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
文王也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
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紂子弗能
類也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骨也佳好也性可

按文選注引許音注云陽喉啞啞籐蔕咸施雖粉
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也嫫母醜貌惟也氣言之勝讀變吟
皆醜貌嫫母也惟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似讀
此得風病之靡也惟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
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
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
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
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感
也蹟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感也今有
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兩鑿之不能進為此不
用策鑿而御則愚矣駑馬無能自走不復用策得夫
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脇傷幹士為武擣折也為此棄干將鏃
邪而以手戰則悻矣士為武擣折也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乎夫橘柚冬生而
人曰冬死死者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齊江
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氏猶更言其錄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胡
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駭為然亦理多疑達似實
穢氣言之者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亦多利急
言訛者謂之言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
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
赤龍負圖而赤帝起成元寶奄天下陰雲有赤龍與慶都

合而生竟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一言而萬民齊言
 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仁無倦也辨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
 言成章煥乎其有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吾曰劉子觀于與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所
 以養人也故天下所歸百姓所親唐王分為西伯禮紂
 受命而王故曰泉陶馬喙是謂至信象若虛故曰至
 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秦猶禹生於石禹母懷己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城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
 是也史皇產而能書著書者領生而見鳥語知昇左
 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連吉故吳處士江
 之拜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
 近聖今無五聖之天奉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
 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
 躐水也履履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若純鈎劍名魚腸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
 摩其鋒則水斷龍舟舟也陸剗犀甲言利明鏡
 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
 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按太平御覽作砥旃夫學亦
 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也非也知
 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凡何以知其然
 夫宋晝吳冶刻刑鑊法亂脩曲出治刻鑊刑法亂之
 之文飾之巧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如蔡
 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如蔡
 之幼女衛之稚質蔡顯今南陽陽曲稚質在河內後
 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

言其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禹湯之智不能逮
 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
 國之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
 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
 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繞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搏
 之肆極也蚊讀車鼓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
 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一同如避害雖利然其
 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力無稟受於外
 無有學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
 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
 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弋也蘆蘆所以令矰
 不得截蠆知為埜糴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堯有
 芄苢槎櫛搖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也防衛景以
 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
 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陋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
 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
 賢之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室也小使其性雖不愚然
 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造曆
 知日月星胡曹為衣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
 狄作酒本世奚仲為車車正封于薛夏此六人者皆
 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
 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通遂為
 天下備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
 知也言人各萬物至衆而不知不足以奄之也蓋周室
 以後無六子之賢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
 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
 通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今夫盲者

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

援標拂手若菟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

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朱蒙言其疾也微讀編車之難攫讀屈直使未嘗鼓

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楛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編編弓

曰砥砥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磁諸之功磁諸

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木直中繩揉以為

輪其曲中規規員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

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轉移也雲蒸風行在

所設施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

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

以逍遙仿伴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

世不羣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閉居靜思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
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
高以絕世俗不羣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取聖道
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
不敢休息百里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
苦操精細曲里人今陳國東甯與有合角精神曉冷
鈍聞條達鈍聞猶鈍播也欣然七日不食不食則斃
日為極如饗太牢三牲具也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今不休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察分秋豪察稱譽葉語至
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莫大也莫大心撫其御之手曰
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
成得臣子遠古之賢遠古之賢莫不矢石莫不矢石
時謂之嚴張而鼓發石張發石也戰而身死卒勝民
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遂入不返決腹斷頭
不旋踵運軌而死勇然不如申申包胥申包胥
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申包
卒如此者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人之功也申包胥
子胥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昭王敗於柏舉申包
包胥包胥秦乞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
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
也不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
深至秦所經出也犯津關躡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會
爾重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龍之山鶴時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黢墨
幽通賦日申重臨以存刑足是也鶴時而不食晝吟

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稱蛇輸食也蠶食盡秦也以次至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違啓處遠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以救楚凡步卒七萬五百人踰塞而東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之露公晉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立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強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也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精也身也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詩云我馬唯騏六響如絲詩云我馬唯騏六響如絲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諸難也往謀難事也當自馳驅以忠信之務也至乃聖人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不能驚之也怪物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也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

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論者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律伯牙楚人魏世無有知音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若子期者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宋人任于梁為惠王相莊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子施宋人任于梁為惠王相莊之言為道家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謝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筆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謂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始梁間之因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梁師也李奇古之名倡也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小人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言中心能明實也故曰則貴也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遠古之專便珍貴之耳近世之專有可貴者亦有不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山在

玉之璞于荆山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則其右
 曰先王輕于刑足而重刻石遂為剖今劍或絕側贏
 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劍無
 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劍
 故貴人慕而爭帶之說頃襄王善為劍人名鉞讀
 豐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
 室爭鼓之撥刺不正莊莊則闕解變漏越音鼓之
 也側室或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
 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
 音清涼琴澗調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營通人
 則不然不人通于事類不然服劍者期於鈺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墨劍名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
 於驕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
 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
 不期於洪範商頌周禮和容杜于春讀作和頌攷古
 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容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
 目辨也辨別清濁之於耳聽濁商也衆人則不然然也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
 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
 能知之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是也書
 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各
 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而或不知其實
 非孔墨故笑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
 所也也故笑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
 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
 也傳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
 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自見能自易故能見

物言反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易也反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朝聞道夕死可也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
 矣何恨之有乎師曠曰鐘音不調曠諷音故知其不調師曠
 師曠曰鐘音不調曠諷音故知其不調師曠
 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師曠
 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
 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
 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
 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窮則之我無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彼并身而立節我
 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而行而五伯也立
 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
 睨而掩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
 之是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
 紉綉細布紉素齊所出阿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
 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蒙猶若若香草籠冶由笑
 目流眇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口會撓奇
 牙出齶哺搖好齒出詩云齒如顰犀是也齶補頰邊
 之類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頰頰之行者無不憚
 惓惓心而悅其色矣讀修探之探也頰頰也憚憚
 馮衍賦應探憚除憚字是形之譌耳今以中人之才蒙
 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脾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或作或舞或舞或
 幸姬善鄭攻舞因名鄭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地扶
 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地扶
 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轉周旋地曲意更為之
 擬象也達古按太平御覽引曲身若秋葯被風白

芷香草也。被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驚，疾也。言其
 風言其弱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梧檟，梓皆大
 也。枉，或作掘也。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
 龍天矯，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
 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援攫肆，窈蒙踊躍
 捷，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且夫觀者莫不為
 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微妙危險，皆為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夫鼓舞者
 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羣，而木熙者非眇勁，言其非
 能自有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干
 之強力也。使然，教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
 長之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教化亦然也。非一
 藜藿之生，輒輒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也。櫨，屋
 也。梗，枅，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猶知
 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各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
 未有利福，將在後至也。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驪騏驎見廣輿記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知風也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噉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者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候人者也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牙也象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敵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零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蝨蟻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也

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厚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鬱鬱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冕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得長者而辨白不戴負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地化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後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

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撥簡車馬出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神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

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掘也使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表下雖有腐澁，流漸弗能汙也。腐澁也漸水平御覽雖有腐澁，流漸弗能汙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通吉按太平御覽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脈，脈之病可知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環伯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鑿刺皮爲龍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

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
 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
 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
 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
 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
 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
 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
 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
 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
 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
 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
 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
 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
 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
 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
 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
 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
 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
 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南子
 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

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
 而欲生之也樹米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
 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
 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
 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
 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
 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
 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
 川谷趨行蹄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
 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
 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
 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
 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
 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
 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
 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
 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蹄馳百事並行聖
 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
 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
 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
 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
 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
 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

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御覽太平至浦水。士億有餘萬御覽太平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御覽太平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御覽太平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御覽太平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鄭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搯笏而朝。天下百姓誦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為九龍之鐘。以懸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十

鐘之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宮。吳大夫入楚。君舍乎。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乾谿。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沉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

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所以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御。古按太平御覽。人作之。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

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鞅。之以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非。禁。商。鞅。之。術。也。之孤憤。韓。非。說。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一。張。儀。說。為。衡。皆撥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楚。大。北。逐。庸。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秦。

趙王房陵之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山水之謳曲之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諤於易

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連軻刺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

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

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和

五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

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

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

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

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

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

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

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

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

三家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祿臣之

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

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

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

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而子

晉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桓公齊重耳奔

曹非不因也而鮑叔谷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

淮

南

子

卷

二十

一

八

七

一

八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或子蹄而取勝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五材而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馳馬超能越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用淳于越之言也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所稱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純樸太素也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

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

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

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

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

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

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規機也混沌

萬物象太一之容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

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

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

矣欲一言而寤覺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

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

內洽五藏潤濇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

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

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呼有無之精羸繞也

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

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

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

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

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

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

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

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

塞各有龍忌北胡國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

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

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

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橋撥橋取也浸想

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

通窅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

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

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

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

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

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

古今之變以衰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

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

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考之

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也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

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繆繆之間繆繆也揆塞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曠晚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者不致為主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窺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困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也人之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舉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

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也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

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知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卦伏義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擣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泐汰滌蕩至意泐汰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腐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

通九野九野八方徑十門八方上天地掉山川屏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挾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曼今泐今足以覽矣藹今浩今曠曠今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康梁沈湎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刖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纘善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賦少也躬擐甲冑擐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之夾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七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為民先遠吉披

鹽鐵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張氏考
證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為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為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為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即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為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成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

碩鼠為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為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頌父刺行人乏而絲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碁之所以能為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碁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尚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為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為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越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躋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窾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間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

合而觀之，尚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寢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寶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卷三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卷四

未通第十五

地廣第十六

毀學第十八

貧富第十七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卷六

國疾第二十八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卷十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卷第一

漢

桓

寬

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墟下張本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坊下同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墟云張本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塗作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下並同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

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墟云張本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墟云張本作焉墟云張本或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墟云張本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梓梓竹箭燕齊

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

之用字脫大與有二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

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

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

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

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

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

居盧云萃大與萃亦未詳案說苑反質篇盤庚大

變天下之視是亦從儉者也張云披卸盤庚下篇

不肩好貨下經無細于貨實正相物合但未詳此

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此書所稱當是今

拾補云大典萃乃萃之篇也夫舜藏黃金高帝禁

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

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

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盧云下者有大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

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

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盧

命考有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

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

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盧云農

織依通典正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

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盧云脫

考有通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謙蜀

漢之布也亦民閒之所為耳行茲賣平農民重苦

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張云下句無萬物十一引凡杜所

引多互異或謂其本不同或杜有則物騰躍盧云通

增據當分別觀之今不詳著則物騰躍盧云通

同張云華本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買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張云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

其時有官天財此語出於彼下文禁關市執準守

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

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

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厯山之金湯以

嚴山之銅王云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

莊助之為嚴助非次公舊本也鑄幣以贈其民

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

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買萬

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

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胡云張本澤梁以時

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

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

海之財通百味疑云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疑云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强大亡張云當作紀大

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强大亡張云當作紀大。當作本管子輕重乙載其事云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紀氏之國強天下節用則紀氏其強備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則紀氏其強備而不。適足以使其民盡而後紀氏天下者即春秋。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語出於彼紀氏之難文。紀侯大去其國強本謂務農故大夫以下之難文。今本不可通下文云故善為國者天下之我高。其語亦出於彼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

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張云華本通。十一引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然拾補有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鈞。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纒得匈奴累金之物。

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駝駝銜尾入塞驛驛。馬盡為我畜饒饒狐貉采旃文麕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盧云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盧云計

文學引而還以難之此正因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盧云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盧云魚其。闕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盧云本而

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饒貂。旃屬不益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盧云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張云華本其改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土取諸人中土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張云按蹠字誤也謂務農之徒。民蹠未而耕取王云按蹠未後雖未躬耕者之勤也。此必本作蹠耳史記平原虞卿列傳蹠蹠又漢書。蹠蹠耳史記平原虞卿列傳蹠蹠又漢書。漢人多借蹠為屬此蹠蹠言蹠蹠也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盧云張本脫賣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無以充虛織不强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通有第三

鹽鐵論卷一

七

七

齊之臨淄楚之苑丘鄭之陽翟王云披戰國時人

滅鄭而徙都之也陽翟春秋時之濮楚靈王奪

之戰國時地入於韓乃各陽翟在鄭自名濮耳但

此上已言韓本國三川之二周胡云張本作富冠海

鄭自指鄭本國三川之二周胡云張本作富冠海

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

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

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

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

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

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盧云張然後蠶

窳偷生胡云張本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

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

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

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

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

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

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

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

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

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

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

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

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

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

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致之東

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

婦張云華本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

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

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

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

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張云張之象本孫叔敖

改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文

云大儉極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

楚季文子可知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

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

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

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

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

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盧云白

雍篇亦作致何允蓬蒿境垠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

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

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

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

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胡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為鉏埴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雖云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屬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償也云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疆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張本無制其有張本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疊盛疊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疑云

張云華本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盧云大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胡云張本錢下有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鄆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胡云張本吏近侵利或不中三作二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郭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

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胸胸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張云案人當在君上釋一句者如項羽本紀加亞夫者苑增文中加自中之此先釋吳王而後敘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順其行之便也通典十引象本胸胸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節之張一象本胸胸三字改失其意今不更出胡云張本胸胸二字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胡云張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胸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盧云人上脫而字從當作得所上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路胡云張也疆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

害百家不在胸胸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張云案通典十引寶下有路字此則當依張之象本添而寶路開則百姓瞻瞻云與此相承張數熟於其上云三字脫當有慮意以上拾補又添五寶路開方始成文不知寶路開自蒙此句開者謂象本又失校通典非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此句故所說全非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當依改拾補生改引二生字皆通典亦非此誤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瞻瞻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盧云自字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盧云居局今依通典作引考工記車人爲束之偃句也居局同字通典十云拾補從通典句是而偃非黨殊俗易各有所便

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壟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張云傲作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盧云四字句非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字衍

其在胸胸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盧云當作鐵張云案今當作令後刺權非獨

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張云案下當作地見史記平準書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貨志百姓浮食豪民奇民者當奇貨志好欲擅山海之貨以云包音奇其義似誤矣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彊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張云華本大改矧今自作日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練作棟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軼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虞驚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張云華本刪重人字案下人當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

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鷲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翺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刺復第十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刺權第九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
 茲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
 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有盧云當用不竭而民不知
 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
 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
 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
 蓋盧云當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
 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
 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閒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
 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
 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盧云通盈而況於人
 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
 夜之有盧云當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
 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盧云動相
 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
 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
 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
 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
 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

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
 言介祭仲亡也盧云十五年當傳正張介當傳介當公羊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
 蟬攫強云按推當守推後之語散而推車尚在也

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
 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

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
 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

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
 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

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盧云：狐當作狐。案：韓、鄒、若、隱、

括輔繫之正。狐刺之地，注華讀為狐。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不華。離之。張云：按狐當作狐。後申韓篇作

吐切。狐邪不正也。張云：按狐當作狐。後申韓篇作

狐。此蓋本與彼同。拾補以為皆狐之訛。未是。次公

所用不必同。於鄭周禮注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

之字也。說文亦不載。狐字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

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

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

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

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

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

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

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

而有功，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

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

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

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

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

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

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戀盧云：戀當

張本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胡云：張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盧云：懜在患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張本無謀叛逆誅及宗族使張云使淮南衡山謀逆也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感宗族當作室涉也上文誅及宗族而非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胡云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鮫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珷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張云揚胡云張本揚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張云夫當作吳爾雅釋地其具區及夫差世廣封句踐地也

吳之誤案下云宋之鉅野齊之孟諸亦正則云魯有大野宋有孟諸此復與余正異知本書非據也爲說蓋魯地濱宋而宋得之齊濶滅宋而齊有其義自通越滅吳得全制具區非字誤也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張本不守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未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茲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盧云僅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咸陽二字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黃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胡云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鬪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盧云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

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盧云此書多以之作其字用如利議故夫貴於朝篇莫知之賈國疾篇議之事故皆是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胡云張本養下有其字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任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魏成子所以為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盧云當有天下二字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張云曰字當衍此書篇首多云大夫曰故後擊之篇首賢良曰文學既拜曰字亦當為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胡云張本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

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盧云沈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及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盧云當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盧云鄰與客同大戴子張問入官以勞天下之

士是以俊又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

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

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

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

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

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胡云張本可

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

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

子叔之意張云張之象本叔改極按後認賢蔽賢

妬能自高其智警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

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

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

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

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

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

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麀弊縣官用不足故

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

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張云被云東郭偃者誤也前

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刺權云東郭偃者誤也前

食貨志後經重篇云成郭成陽孔僅僅以鹽鐵平準書

鹽鐵事此或本作郭成陽或本作成陽後建鹽

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

為者徇私上下無求張云被無當者兼此二者也百

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潛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

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盧云張本以峻文決理貴

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

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胡云張本魯教

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

滋甚齊宣王喪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

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

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

淄潛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

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

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胡

張本世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

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張云被宣上

者上當無不字下文云及潘王奮二世之餘烈不可

通者威也宣也餘烈者顯賢進士也今本脫衍不可

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

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
 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務功不休百
 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張云
 改子為子按漢書古今人表中捷子齊文志道
 家捷子二篇齊人史記孟荀列傳捷子齊人索隱
 云捷子古著書人之稱捷子而盧諶據之也田駢
 唯用敬仲世家作子乃論字而盧諶據之也田駢
 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
 王建聽流說信反閒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
 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曰伊尹以割烹
 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霸
 王如此胡云張本無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
 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
 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
 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
 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
 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
 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
 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甓
 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
 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
 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
 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今經經然守一道引
 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
 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
 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
 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

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
 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
 能變己而從俗化盧云張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躬退而隱
 處張云華本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
 不為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
 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為不善者胡云張本
 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
 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胡
 有受字張本下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
 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
 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盧云
 有出且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
 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
 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
 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
 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
 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
 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
 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弗救胡云張本非
 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
 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

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
滋國用滋作茲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權以贍邊

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
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

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
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

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
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張云按內論

四字爲一句與下文外鳴和鑾相對外鳴和鑾純
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

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
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

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

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
臣所宣明王之德張云華本安宇內者未得其紀

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
治而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

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文
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

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
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

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
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
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

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
承業君有非則臣履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

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
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

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
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

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
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

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
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

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
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胡云張本而未可謂忠
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盧云疑衍胡田官以贍諸用而張盧云猶未本盧云張本不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張云作者當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廩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盧云張本女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張云亦見毛詩板三章德蕭公羊粟米相對見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

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臬田野關盧云張麻臬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盧云張本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張云本篇又云大夫夫各運籌策又云上此字誤未詳大夫君與此字誤見下洽粟都尉凡二各字二君字皆當作各名者桑大夫之名也即云今大夫宏羊耳蓋始元議文本如此而次公訟之者一大夫宏羊耳蓋始元議君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張云按足字當衍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盧云張本四字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盧云三字衍各以鋒銳言盧云利連篇江充禁雜記國病篇各以鋒銳言末之事析秋毫可爲胡云張無閒矣非特管仲設

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獮獯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閒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盧云張本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盧云張本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盧云張本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張云按與當作焉平準書食貨志皆云而桑宏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

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盧云張本皆瞻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盧云張本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溼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檐盧云張本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張云按園當作誤卻羌胡以爲苑園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駮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閒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盧云張本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

農元封元

年可證大

用半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盧云張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胡情張本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張云華本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行民行己不獨勤盧云張本二勤字皆作云富者不獨行少者不獨勤亦以勤對行蓋雖有欲義此又涂本之不可全信者也張云張之象本所改最謬勤儉同字僅少也衍多也故以勤對行貧者不獨勤勤之誤集韻二十稗有僅勤董三文董字見史記貨殖列傳又或作廛字見漢書賈誼傳通有篇即使岐異亦必非僅字岐異之例詳於下拾補云勤非又云僅有歡意誤於張之象本而無所當也仍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盧云大典義難未詳甯仍之作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狼戾者後人所改之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

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憤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盧云疑上公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痿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警徵賦盧云嘗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懼不敢篤張本督涂篤同後詔聖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倣盧云張本二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張云按多字當行愈少飽後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盧云義張云議當作讓後取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盧云烏張本茶茶張本烏今並從涂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

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案唐園又見後孝養篇呂氏春秋尊師篇亦有之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

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

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盧云張本舞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

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

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

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盧云張本脫周

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張云南字誤也此必本作人後縣役篇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不誤墨子明鬼引商書矧

之如此字當作佳省惟為佳也近江氏聲尚書注說紀述惟人面無思不服亦可證也舍仁保德靡不得

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荅也

鹽鐵論卷第三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襄賢第十九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履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盧云西方獨苦與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張國字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張云國上當脫中字張之何求而不默以驚驚而不默也似默字是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胡云張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驚驚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卸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

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盧云張本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盧作管仲張本仲改蓋誤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皆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盧云張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盧作善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胡云張本甯戚不離飯牛矣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本云張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同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盧云張本作不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盧白圭主子貢云作陶朱公云涂作子貢誤至下云當作致張云案張之象本白圭改子貢誤至下云當作致張云案見更易者即如未通篇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茶與困學記聞引同計王伯厚所見即嘉泰本亦其一以後本耳漢世諸書頗多異說此當別有所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子貢家累千金與下文云子貢以貨殖顯於當世不必相涉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閒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

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瞻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盧十五字張本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盧云張本室案狹廬書中專屋屢見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張云按金當作全材當作丹在鑪金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眾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瞻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
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
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張云張之象本付改
此文必出孟公而此書所稱孟子多不與今同付附
云云既付史記張本紀作附梓材釋非其志則不
居也本說云張富貴不能榮誇毀不能傷也故原憲
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盧云當
煨傳作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張云銀當作
所請貴玉而賤檉檉眠眠同禮記美於虞公之垂棘
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
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
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
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盧云張本以制海
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
廬如潦歲之蠹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
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張云義雖言
仁本始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
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張
華本荀改孫披上文仍作荀所改未觀其隄不測
是也謂張之象本改爲謂爲多相觀其隄不測
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
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

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
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
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
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
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
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
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
蹈盧云張坎筭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
本具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不食非
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鴣俛啄腐鼠仰見鷓
鴣而嚇盧云張本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
常行得無若太山鷓鴣鷓鴣乎大夫曰學者所以
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
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
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盧云怨論冤
怨惡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
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胡云張而悖於所聞
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
本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
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猶為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張本
少鮮不及矣夫泰山鷓鴣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
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
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

山之鴟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張云按拾

傳云長安中浩穰傳云爾其實非也漢書張敞

史記亦本中穰矣凡駁異之文苟非必誤也

各仍其舊如史記又不得因此文而改爲穰也皆

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張云按

字不可通史記云今夫趙女鄭姬此盡下皆爲利

亦穰穰之商人不愧盧云當取辱戎士不愛死

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

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

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

闡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

二翔翔萬仞鴻鵠華駟且盧云疑同侶况跛牂燕

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

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

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盧云當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

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

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

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暮年盧云張本養衣之文

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

願任重而止盧云當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

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

斯相素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

制於雲陽之市張云華本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

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

襄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

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

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

卑辭盧云疑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

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

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

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

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胡云張本方此之

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

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

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張云按爲人臣權均

語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也王云按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

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任者先辟

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

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鳥鵲魚鱉食香

餌而後狂飛奔走遜頭盧云張屈盡無益於死今

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

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

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盧云

一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盧云術矯然若不

可卷威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鞬

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

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

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盧云五字衍張
而必自釋之者欲見其為法服也官之二字不能以
衣二字形近之論後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善為容
者此下衍養字為容即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善為容
處尤多脫此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
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臧高逝者固
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
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
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
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
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
內蒙恬用兵於外胡作張本百姓愁苦同心而患
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
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
以至于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
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
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
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
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姦
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
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
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况無
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盧云張觀者也文學曰志
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閒足以觀禮闈門
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
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

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
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
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
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
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
業也當世翳翳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
鶴盧云當作鶴未詳於求覽無所予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相刺第二十九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盛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撥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盧云張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盧云說苑雜言篇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

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盧云而下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盧云二子當即箕子張云拾補誤上句已言內有微箕二子矣此言外有決非箕子可知當別有所出華解而為之非有本也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張云此句有誤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顯中國也又案鄭陽列傳是宜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業而覆威宜秦用戎是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吾後上則亦當作子臧之倫又云由余後上則當耳亦存誤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張云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

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盧云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張云華也改之罪也張之象本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盧云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盧云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

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盧云當作本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盧云可誤以關止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盧云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張云當作殤裕補而大公稱之子此皆見於公羊桓二年傳何休注備十六年人為友因講成有守裕補作友非而不早

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盧有改友之賢授之政晚而

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

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

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

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

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

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張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也禮器皆全金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

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

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威施香澤不能化

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張曰字王張之象本學下補鄒

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

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

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

哉故事人加張云事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

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

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胡云張本飾愚者自以

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

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張云目錄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

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

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

涓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

時東流亦安之乎盧云東流乘子路欲從浮海故

戰國趙策蘇秦說李兌章東流至海泥濘無所止

出於彼之語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

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

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盧云筋俗駿才也

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盧云之二字倒子路宰

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

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

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夫曰

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有以蜂蠶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顯，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忤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王。王云張作兩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為知。張云華本古卯反，此蓋亦作狡，而在鄭前也。後雜論篇云直則不微，今論語皆作狡，然訛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其遭難故本固云張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盧云似何肯盧有正反諸己而行。疑但云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盧無改惡，胡云張本惡，胡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張云言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

為非也。眾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張本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張云案人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驕，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

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
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
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
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
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
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
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
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
所聞此盧作此云人本枉以己爲拭盧云大典此
改式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
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
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
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
而民無水蠶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
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
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
廢古術墮舊禮專任刑罰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
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
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
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
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
疾小人淺淺面從也張云案後國病篇云識識者賤

云惟說說魯傳言即秦誓載魯語也後漢書
李尋傳王逸楚辭章句皆見此語亦合潛夫
論說文引尚書又作與此篇合說與彼篇合潛夫
同字當於濟亭薄稷同字而故伊尹高賢遊海
篇云兼於濟亭薄稷同字而故伊尹高賢遊海
成顯河東胡建篇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盛
同字而故伊尹高賢遊海篇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盛
史素桑柔柔稷同字而故伊尹高賢遊海篇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盛
能用儀石餘篇屢見皆云儀獨見此岐異儀獨亦同
此字詔聖篇云亦同字皆止其例也餘準此求之
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
免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黨輩而有
藜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
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
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
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
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
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
曰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
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
作胡云張本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
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閒堯
得舜禹而殛鯀胡云張本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
張云案拾補云叔向當是周舍未是此必漢世諸
書有其語難辨用時代相及求之如後利篇云故
特權子聽同字也周秦篇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後
自於子貢曰與季桓欺韓詩外傳三季貢皆不相及
即也劉向所序各篇往住如此劉引幾史通書論之
當時之學與都而盛青肩誦語曰未見君子不知
水正不其相遠而盛青肩誦語曰未見君子不知
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

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取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薪當作藁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胡云張本丞相史以下一殺移入孝養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獻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

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綯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為容張云張之象本無端亦改而提者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案此亦改而提者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張云案其父母三妻王之母相承接而之下文云而有不孝事父之累父亦當行其上文云不見母故類其母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不能乎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張云案厭字不當有下文食薪糲者厭者字不通蓋者字本是厭字錯出於上而又誤加者也厭處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薪糲者厭處行葦茹膾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薪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躅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

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感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臆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案，大前諸難文，然不盡後丞相史，默上皆丞相史，為大前諸難文，然不盡後丞相史，默上皆丞相史，為大前諸難文。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沔，作胡云，張本水五，伍王云，張本。伍是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作達是，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張云：林字桂，字皆誤也。故下文云：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况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咥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字行，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本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葦歷似菜而味殊，胡云：張本。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再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智，為桀斂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盧云：明，意林。舊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略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

議計慮本利云張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

公卿欲成也文云非有司欲成利所補是矣大

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

文學哀盧作義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跋蹠竊

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

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

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

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

之士趨盧改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

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

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

鷓鴣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非有司

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閒言者也文學曰

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

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

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

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

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

不見盧云二人無柳下惠其人孔子為司寇然後

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

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

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

異才而使滅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

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闡茸無

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

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

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

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

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胡云張本大夫曰嘻

國病第二十八張云目錄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取

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

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

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

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

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

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

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張云厚

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

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

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胡亦上

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

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

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為

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

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

國中懷藏之來遠方盧云使邊境無寇虞之

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况鹽鐵均輸乎所以貴

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

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

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
 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
 事夫藥酒苦於口胡云張本利於病忠言逆於耳
 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諛者賤也林中多疾
 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
 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
 學而蘇也賢良曰張云賢上當脫謂字下文云子
 賢良也後篇吾以賢良為少愈與此相承接之
 遺篇云謂丞相史曰面即項少羽本紀馬童面之
 面而謂賢良與面項王之如指王賢良謂因妄改為丞
 象本不得其解但知以下非賢良語因妄改為丞
 相史曰而於此提行別起幾使讀者莫悟其謬實
 刺全上下隔截乖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
 守死溟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
 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
 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
 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
 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
 民即寡取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
 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
 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本胡云張之事故所以然
 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
 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閒山東子弟蕭曹樊
 鄴滕灌之屬為輔雖即本胡云張異世亦既本胡云張
 閱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
 世有萬人之才負送羣之任出入都市張云有案此
 以文今無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盧云終於廝役而已
 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驚下愚不足以脫盧云疑大議

竊所在盧云疑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
 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
 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
 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
 佚遊之觀行即負贏盧云疑張云華本贏改贏止作鋤耘
 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
 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
 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
 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
 楊可勝告緡張云案勝字當衍裕補息江充禁服
 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
 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
 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
 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
 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
 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
 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
 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
 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葦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
 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躡盧作婢妾衣紉
 履絲匹庶牌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
 巷隄鞞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斂從容傅
 白黛青者衆張云案要當作聚從字當衍聚其要
 文曰騰畫眉也騰黛同字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
 去之曰騰畫眉也騰黛同字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
 句云畫者為黛與此互證而義乃明凡四事與上
 此二句其意抱插躬耕身織者寡亦男女粉飾相類
 張之象本不得其解輒附會之云斂古本粉飾相類

謬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統跨泉裝

張本云

送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滅

盧改

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

疑行急之徵即生前不足有盧云當疾矣總目作國

疾當篇作國病今觀此語作國疾為是

鹽鐵論卷第五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張云按者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志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違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

毛不取今富者逐盧云張驅殲罔置按捕鹿數耽

洒沈猶鋪百川鮮羔牝張云羔牝者羊也胎扁張云胎者羊也

口見於犬人之小者鄭注讀為幾謂羊也又見於人而鄭注讀為幾謂羊也

禮之也乃鮮羔鄭注改鮮作獻當時禮家或如字說

天子之節鮮羔鄭注改鮮作獻當時禮家或如字說

讀甚多不可通張失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温韭浚

苾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絡古者采椽茅茨陶桴

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礮之功大夫達

梁雕文楹脩張云按脩當作楹楹誤為楹猶循脩

聖憂壁飾當作壁當作壁疑壁古者衣服不中

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姐古者

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

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

連車列騎駟駟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蹏夫

一馬伏櫪當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

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

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

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紉練練者繭大

典細張云華婚烟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

於市今富者緝繡羅紈中者素縹錦冰常民而被

后妃之服襲人而居婚烟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

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

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復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

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盧云當作蚤張云左字

京賦謂結綏鞞杠中者錯鑣塗采珥斬飛鈴張云

之葩張云結綏鞞杠中者錯鑣塗采珥斬飛鈴張云

鞍鄭曰如今鞞車也又選劇秦笑新注引古者鹿

裘皮冒蹠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

豹祛庶人則毛絺衵形樸羝皮傅今富者鯁鼯狐

白龜裘中者屬衣金縷燕髀代黃古者庶人賤騎

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張云華本薦改薦按所改及

其後革鞍釐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鑣鞞黃

金瓊盧云御覽作勒屬繡有馬字弁汗垂珥胡

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盧云張柳陶瓠

作盧云當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

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張云

作張云也後象箸而箕子見集韻入微

字下潛夫論浮後云箕子所後今本誤為今在

饑妻其語意略微次公也今本非子云即淮南子不

通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燁豚以

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

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

熟肉今民閒酒食穀旅重疊燔炙滿案臠臠膾腥

慶卵鷄鷄橙拘張云按此當作橙拘史記西南夷

之音音常常巴志言果實音給體醢醢衆物雜味古者

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牖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

因折醒什半盧云疑折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牖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

縣佰張云按此有誤也佰當作宿縣懸同音

而賣馬肉張云內也屠家懸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

若如字不當在閭巷下懸有宿肉言閭巷賣肉者

聞屠而賣之此段專言食肉下謂賣言就肝伯之

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

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

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

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妾而信日聽

訑盧云張言而幸得出寶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

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

不素食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為民巫祝以

取釐謝堅頰健舌或盧云以成業致富故憚事

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

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

或無斗筭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
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
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日暮不瞻蠻夷或厭酒
肉黎民泮汗胡云張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
庶人鹿菲草芟張十一披鹿當作麋俗作麋鹿見集
州履也縮絲尚章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
借鞞韞革烏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統裏紉
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閑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
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
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敬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
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
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
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
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
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
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
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
者十有半張云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書曰
傳漢書任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
己非正道不禦盧云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
疑御云宣當作聖張之象親近忠良
等宣帝建學官本改宣帝作陸下非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
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
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

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
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
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
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張云按修當
皆云目不暇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疑煖口極
大典窮張云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
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
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胡云張本丞相
下移入救匱篇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
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
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
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
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
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
語孝覽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
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
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
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
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
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
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
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
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張云士字當重上士句絕下士闕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張本云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

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張云教當作教數者聽之反也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

弋者親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
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
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
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
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
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
力也今日施惠悅爾張云張之象本日改日行刑
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
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
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
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
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
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瞻
則民爭止張云民字當衍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
貪夫不悛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
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
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
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
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
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
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盧云乏字當衍非代之耕織
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
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盧云道之二字脫當有張云之下以上當
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
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
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
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濬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
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
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
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
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
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
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
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
災水旱天之所爲饑饉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
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
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
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盧云修行於內聲
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
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
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張云兩毛詩作雲類此亦當
我爲雲者今詳上文謂意似本作雨故下不更引爾
我公田之云也凡此書所稱詩皆三家具見各書

與毛詩異者不少又未可必謂後人以今詩改此
處豈三家有作兩者與後漢書左傳所引亦作兩
 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
 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
 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
 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
 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
 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
 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
 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
 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
 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
 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
 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
 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廢不殖用力
 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
 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
 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
 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
 器用備家人合會編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
 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
 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
 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
 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
 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
 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
 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

運衍之阡陌之閒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
 弊易貨張云貨或時賈民無時守不棄作業置
 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
 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礮善惡
 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
 鎮生盧以生字下屬云鎮疑銷與鐵鑄同生疑
 五青姓鐵姓集韻類篇鐵衣生也廣韻十
 皆有姓鐵二文云鐵衣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
 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
 耨啖食張云啖當作淡此與上文皆雜
 鹽鐵論之恒鹽鐵詳見鐵官賣器
 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
 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
 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張云
 此下
 有脫 陶冶盧以陶冶上屬
 文云陶冶云脫商人二字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
 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
 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
 本而不營於末胡云張本
 無而字

鹽鐵論卷第六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土執禮以治下天下禮字衍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脩之罇俎之

閒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張云同當作國此即齊世家之靈公見左氏書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墮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眾而歸齊也盧云特疑持張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盧云大典割張云華本害改割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春秋云不字當衍賢良引探云爾正是以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眾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脩

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張云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誤下文氏變云云別為句張之象本以令字下屬非也變字各本皆作鹹誤分補云氏棘人冉駹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隲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驚駭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胡云張有衛弱扶危四字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兕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張云牧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王云按公羊春秋西宮災何休說以非魯妾也蓋師說之異非必勸公宮之女是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見上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

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_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_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_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

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盧云二字大典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零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盧改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鳥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張云：施當作尸，尸即善注文選引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蓋韓板詩之行當是陳之謬，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張云：鹽鐵當行說見上。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尙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

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張云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云上入執公功三家之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秋傳贊不見次公治何家故無可分折言之而出於彼也耳詩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宮字然則作正故箋云詩中之本頗有涉三家之功則為公家之事上公者上至公家也非毛傳入為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張云窟當作病以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張亦以下文例也守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糞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張云俱持之誤似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張云拈當作糲或從米字拈或從米字拈亦或從米字拈又有作居者故論而為后從容房闈之閒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

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駟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頽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胡云張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芳張云芳當衍華本管芳改華管非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盧云行請且罷郡國權沽盧云張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張云曰字衍見上張之象本改此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入上篇未最誤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張云郡當作羣字詳見史記漢書

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貸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張云：違當作遺。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南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沛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此秦絕潁水也說文沛水出遠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是沛條潁之本字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入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胡云張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難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海盧正文作湖云張本海大典湖此當句張云華本湖改河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胡云張本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

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盧云張本脫者字案戎狄攻大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彼寇蓋於是下詔令滅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胡云張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張云上當云輕計下當云計還馬足字而佚去也中或尚有脫文因誤下計字為下計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詳之矣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

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下胡云：張本有者字。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張云：支字，衍有記支字於旁者，以支音氏也。後因錯也。本支字，衍補云：涂無或盧筆誤，或所據非涂之元刻也。耳。拾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

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張云：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閒，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脫云：張本有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沉負重羸，張云：羸當作羸，方言云：羸，僂也。莊子釋文：羸，廣雅云：負也。今在釋言作羸。陸不分折，言之耳。又釋註二云：據據也。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泉，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無疑倒云：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輿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張云：雖當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張云：故當欲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墮之地，壯者死於祁

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張云當作微史記匈奴列傳贊云其微一時之權此語出於彼索隱曰微云竟反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云史記大宛好宛馬聞之甘心此語出於彼亦見漢書李廣利傳如而四字前後多有之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盧云張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本傳卒率卒當作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此之時將卒盧云當作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茲為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

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盧云張本詩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張云秋下當脫之執二字為禮二字當衍此因上脫而下衍公羊傳二十一年之傳也上文宋襄公倍楚而不備倍當作信下文為其無信也首尾一事皆失其意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鸞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躡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張云按此有誤交校同字受當也蓋次公之本有異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躡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張云市當作司同字也以襲

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張云華本哥改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雁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胡云張本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張云梁當作市史記匈奴列傳云孝景帝復與匈奴通關市又云武帝與匈奴通關市和親約史厚通此字漢書無關市絕給之又云尚樂關市增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漢書同可證也關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胃而耕耘鉏耰而侯望燧烽烽舉丁壯孤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馳盧云左作舉公羊浩洵之會書公給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廷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胡云張本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蓄第五十四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

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

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

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

禦強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

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

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

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

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而偃兵擗笏而朝天下

之民莫不願為之臣盧云張脫十八既以義取之

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

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

孔熾我是用戒盧云當作戒張云次公所稱作戒

之急也爾雅與此以戒異也不得改而一毛詩武夫

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

戎驪未至豫禦之盧云此當屬下未上有脫文而

則彼傳文後給補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

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

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

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

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

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

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

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

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

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

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杜

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

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張云超當作超張云

也故龜龜音龜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

也龜音龜張本個塗作龜龜音龜張云案龜

者謂之有毛如被介物也下句龜不能禽狐貉有介

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衰職

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

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

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胡云張本左

殺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

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

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張云：固當作困。下文秦句於金城，楚莊之圍宋也。敵於金城，楚莊王之圍宋，秦師敗績，欽釜是也。張云：按公羊云：欽釜，梁欽也。復見下文也。張本：欽釜，改欽未是。欽不當誤寫。乃正同。又通有篇，雖難取，取之復行，拾補有與此。養論：雖難往，古而言害，當肉之復行，屬下者非。亦改大夫爲御史，故曰：天時地利。張云：時下當脫而復行，者拾補直，故曰：天時地利。利亦有誤，當是行天時二字，以語意推之，自可見。下文文學曰：地利不相承接。與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盧云：疑兩棠。見呂氏春秋。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抵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張云：河當作張。見史記趙世家。境，即武靈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毫。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

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脩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原云：張本拆下同。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千。張本云：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盧作尺云：三尺。論案：史記刺客傳：索隱引作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憚，隱云：操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

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樞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盧云張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鑄盧云當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盧云疑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張云張之象本傳下添百里奚三字

按史記匈奴列傳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龍以西有縣諸一也銀戎二也翟三也六也烏氏七也附衍八也之戎漢書亦云然全與百里奚不涉也張之象本妄加之又於上句管仲之下添雷威二字使其相配可謂巨謬矣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以之召遠胡云張本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嬖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席盧云大典席張云華本席此張守節所爲蓋素弧骨鍬馬不粟食內則備云席下爲帶者爲蓋素弧骨鍬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盧云張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嫺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盧云大典衣改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

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盧云史作虐使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尙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張云按沛字誤當作柳侵柳在宣元年柳上者何休注必舊說也故次公稱之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張云華本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強倨傲自稱老

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張云珩當作衡云衡平也其義也王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胡云張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盧云敬夫補趙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張云列上脫先字下衍士字此篇所言與史記其衍列傳大略相同今本多誤故張之象本皆失其讀此以彼義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字張云下脫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張云作州胡云張本絕陵陸不通張云陵字當衍說見下有谷阻二字張云絕陵陸不通張云史記所謂是也神海環之通民禽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張云引議之多已誤然則涂依嘉泰本而其本即王伯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盧云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

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
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
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張
誤當作迂史記所謂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
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
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
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
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
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
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
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
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
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
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
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
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
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
邇故內本由怒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
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
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張云張之象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喙而怪韶籥故不知味者以芬香
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
好惡爲命羿敖盧云說文生敖及豬敖即羿大典
作傲書無若丹朱傲說文又作異

亦以功張云功當作巧謂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
狠亡其身天菑之證胡云張祥之應猶施與之
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
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
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盧云大
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盧云案
詩云降福攘攘胡云張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
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盧云當盛
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
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
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敘而人則其
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
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
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
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
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
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
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
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
厭而不陽盧云張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
血流胡云張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盧云於道以己之所惡
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
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易曰履霜
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

盧云當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
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
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猛
張云張之象本義改聽按所改非交公稱月令必
其明堂月令字如此也言立秋始殺及風俗通
古書不得以類續漢書禮儀志又作劉而相違以
散今注之類皆云臚韓子五蠹云臚而相違以
水食者語之所出臚者說文云臚而相違以
後三戊言臚者舉之禮也臚兩事也或誤認風至
為俗通之言非仲遠者為一事乃改其引楚俗以
臘冬至後三戊也韓子故與臚接出臚以二月
臘冬至後三戊也韓子故與臚接出臚以二月
月乃何理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春三月令
為天也五日即此臚耳而注家皆以此臚說之未
本曰經禮二字連經說維文一曰殺食新曰經禮今
平此固許劍之可知初者此天子之禮也後漢明帝
食新而轉更後時正因其八月之禮始又民間放
明矣禮與雖久莫之辨但叔重之時未嘗有光則
謂引經禮亦以矣然則其義仲遠自來也順天令
文學曰刪曰字本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
此則鷹隼不鷲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
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
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
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
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
五穀猶成電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
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
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
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誠，蹠躄不犯。張云：誠當作誠，誅誠是以前者作五刑，與上文法不必相對。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胡云：張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繫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盧云：本

八服下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胡云：張本有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張云：此當云上

過五下當云：上附下附，而刑不過五。今本誤互易之也。上殺下殺者，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己之下比罪者也。不知者，移殺以連刑耳。五刑之屬三千，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

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奔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盧云：當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胡云：張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張云：馳行當作行

如淳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三，今本倒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及入車馬，被具，即其事也。車馬當汲入，則非其車馬，故以率苛而不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

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盧云二字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張云張之象本改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楫而禦捍馬也盧云禦疑今刑罰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舡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舡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胡云陷陷本卒陷本卒陷本卒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張云張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汗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能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稽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隄舉禹之功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盧云俱多其為蓄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

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
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闌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
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
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
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藥之正弧盧云當作佩說見非鞅篇
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
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
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張云從上當脫不字字亦當衍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
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
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
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
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
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
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
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
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傳染淫之相連一節動而
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
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
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
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
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
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
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

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
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
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
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
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
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
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
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
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
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
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
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
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
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
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
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
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張本
及作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盧云子貢與臧文仲民將欺而況民盧
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鑿不以多刺爲工子
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
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
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
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

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王云案公羊闕

年傳俱云緩追以逸賊親親之道也此當未聞兄

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王云案公羊傳惡惡

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

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

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張云健當作捷

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

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

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

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

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虞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

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

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

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

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

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

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

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

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

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盧云當作

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張云目錄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

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

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盧云當作法弊而更制高

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亦作一卒

法稍犯不正於理故茲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

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

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

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

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

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

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

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

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

治民者若拙御胡云張本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

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

役土崩梁氏盧云疑脫二字內潰盧云句下不能禁峻

法不盧云疑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

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

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躡不顧錢刀在路

張云張之象本季下補難字案張注引韓非

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補難字是

陵夷

匹婦撥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盧云徐本可不敢馮改憑盧云詩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胡云張本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潔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張云張之象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盧云當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警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張云華本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警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張云此何爲盧云蓋上文云湯武刻肌盧云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胡云張本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

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胡云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盧云當殷周以武盧云當文案徐本指釋文作實盧云殷周以武盧云當作文案徐本指釋文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張云訟上補無字張云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筆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胡云張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張云應少伯詳史記酷吏列傳漢

書作穀未詳此史當彼何字此云伯正下文云具
 盧徐穀亦皆與此應當白政漢書作百正堅盧書
 也駁與今無以武帝紀字作穀穀蓋敘形近之論
 名之曰古本幾使讀之象本乃取漢書注於下
 此處與漢書正同不亦厚誣乎元張之象本所言
 古本盡皆出於魯所感可也潰梁楚昆盧徐穀之
 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
 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
 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
 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
 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
 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
 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張云華本聖人從事於
 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矜石藏而不施法令設
 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
 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
 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
 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
 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
 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
 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張云華
 改以不按拾補云大典以不此有誤也當作孔子
 以因進見臣氏春秋貴以此與其誣而不以能往非
 仁義而民不從誤不從作從與者同皆傳鈔時未
 善誤聖之意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
 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
 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張云華本是以嫫母飾姿
 而夸矜盧云當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

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
 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
 張云按圍字誤也未詳此四句齊景衛靈陽虎桓
 應皆稱其國諡姓名為一劍未必如張之象本所
 添有亦自為一劍之文學不魯大夫言魯齊衛巨
 陳蔡亦自為一劍之文學不魯大夫言魯齊衛巨
 張之象本於此處多文以意添下脫之字陽虎諱之桓
 離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
 也惑之人非人也張云按惑字當衍之人者此
 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
 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
 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
 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斂舉舌而不下
 聞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張
 解當作脩德氏易林有膠車駕東與雨相逢五
 請與諸生解易林出東請與諸生解
 漢人手或即取於此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
 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
 聞張云漢書載此在田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為子言當
 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盧
 漢書論太書陳治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
 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書盧云漢其詞閭閻焉侃侃
 焉盧云漢書作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
 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

稽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
 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
 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張云漢書班矯當世復
 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張云華本
 此句無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
 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
 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
 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
 然張云華本大能自解張云漢書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
 於利末盧云漢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
 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盧云漢書性注以及厥宗
 車丞相卽周魯盧云漢書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張云相
 兩府此書言羣丞相御史與漢書言丞相御史
 不言羣皆順其文之便漢書與此不同不能正
 蓋孟堅多所潤色拾補以漢書補未是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張云按取漢書也
算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算孟堅用
選此類駁異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

鹽鐵論卷第十

校勘小識

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涂涂楨所翻宋嘉泰本為最善嘉靖閒雲閒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為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為有識所譏盧文昭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啓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尚多略為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為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義蘊閑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先謙記

本議篇廣道德之端 通典十一道德作教道道與導同作教道義長

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

飢寒生 通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

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唐諱民為人通典引此書字句多刪節其不同處取備參證

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

鹽鐵 盧出邊用度不足五字云度涂作費今

案涂作度不作費也邊字當上屬為句盧讀誤

縱然披堅執銳 縱字當衍

憂邊用損武略 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為邊用之

憂解案文義言罷鹽鐵均輸則邊用乏絕可憂

故曰憂邊用與損武略對文非誤字

隴蜀之丹漆旄羽 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引丹漆旄羽並作丹砂毛羽

兗豫之漆絲絺紵 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

同通典十一豫作荆河胡云唐代宗諱豫故云

荆河

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終作死案通典十

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送終並作奉終張

本誤

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盧云張本之用二字脫

大典有案通典十一亦有

廣德行以懷之 通典十一廣作勵懷作化

故川源不能實漏卮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御覽

七百六十一器物部引同白帖器物部作川源

不能實漏卮不能滿係妄人所改

况上之為利乎 通典十一同御覽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上作導於義亦通

往來煩雜 盧云雜當為難案通典十一正作難

盧說是 或不償其費 通典十一無或字是

賤即買貴則賣 盧云即當為則下句同案通典

十一作則即則古書通用不煩改正

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 盧云買張本牟通考

曰上有命字案通典十一作牟曰上亦有命字

非獨齊陶之嫌 通典十一齊作濟御覽九百一

行姦賣平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先鄭云質

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法言學行篇一

闕之市必立之平李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

據此若今市中經紀平定時價長落矣故曰賣

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

求者也與此行姦賣平同義亦曰賣評見後漢

蓋勳傳注 則商賈侔利自市 通典十一侔作牟

力耕篇王者塞天財 盧改天爲人云新通典改

塞兼并非張駁之案今通典作塞兼并

流有餘而調不足也 通典十一調作拯

而山東被災 通典十一而作今是

通百味之利 盧云味疑末案以通有篇無味利

證之則味爲末字之譌甚明盧說是古書未末

多相亂末譌爲末淺人因妄改作味耳

賢聖治家非一室 盧云室疑術案通典十一亦

作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多古之二字

是以羸驢駝馳 盧云張驢音離駝音宅下驛驪

音馱奚皆大誤驢音閭駝音橐驪音顛乃正音

也舉此一端不能悉正案盧序云張本音多土

音後人勿爲所誤 通有篇楚之宛丘 御覽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

丘作陳案御覽是也宛陳皆楚地宛漢南陽郡

今南陽府治陳漢淮陽國今陳州府治故曰天

下名都若陳有宛丘見於詩雅但此言富冠海

漢世所侈稱也

日給月單 單窮盡也

無味利 盧云味疑末案盧說是也書中或云末

利或云利末其義一也本議輕重相刺利議諸

篇利末二字屢見雜論篇放於利末漢書公孫

賀等傳贊作放於末利尤其明證

錯幣篇民事不及 不及當作不給音相近而譌

愚者不更本之事 盧云更償也案對上智者有

百人之功言此之字當衍不更本事件所業之

意相鍼對盧說非其義

人君不調 調均也

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立貝周人以紫石

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盧

云弊疑幣張云華本改幣案文義作幣是事類

賦錢部引作幣藝文類聚寶玉部御覽八百七

珍寶部八百三十六資產部九百四十一鱗介

部引並作弊幣弊古字通用下文幣數變幣數

易正作幣 禁耕篇尙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通典

十函匣作猶押人主作天地

賑贍窮小以成私威 通典十小作乏

姦形成也 通典十一也作矣 復古篇往者豪彊大家 通典十大作之案北堂

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六十五飲食部引並作

大通典非

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至聚深山窮澤之中通

典十作大抵盡流放之人案唐諱民故改人民

為之人原書當作大抵盡放流人民遠去鄉里

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多收字也

字則文氣不屬收放形近致衍又誤加也字耳

非鞅篇昔商君相秦也通典十相作理則原是

治字

是以征敵伐國通典十作征伐敵國是

而師以贍通典十而作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盧云故下當有利字案通

典十有

蓋文帝之時盧云蓋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

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通典十作未見

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通典十引同案初

學記果木部引作桃李實多者來歲為之穰御

覽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果部引並同藝文

類聚果部桃下引作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

案凡物豐盛曰穰下云自天地不能兩盈若作

穰則非其義作衰是也梅一作桃蓋所據本有

異

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

妄人所加以配上句通典十無者字

晝夜之有長短也盧云有當作代案通典十正

楚人搔動盧云張本搔作騷案漢書敘傳外內

搔擾潛夫論邊議篇今邊陲搔擾並作搔與搔

動意同

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胡云張本作聖賢案藝

文類聚布帛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並引作

賢聖力耕篇賢聖治家非一室論儒篇賢聖之

憂也賢聖恆言無庸倒轉

刺權篇鳴鼓巴俞作於堂下藝文類聚樂部御

覽五百六十八樂部引作上並有交字此脫

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初學記帝王部引無其

字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荀子儒效篇

云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而天下不稱偏焉此語出於彼

刺復篇荆楚之士用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

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此用荆楚士之明證

論儒篇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

禹不能治萬民胡云張本世作勢案世位不

詞勢字是也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正作勢

位又二能字下並有以字

憂邊篇則謂之不樂盧云當作為謂譌案謂為

古通非譌字

故民流沈溺而弗救沈字當刪流沈二字古書

通用疑本作流溺後人改注沈字於下遂兩存

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儀禮他國之人則曰外

臣文意言北夷款塞自至然後以為外臣胡制於三字疑衍

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二句有誤字

園池篇廣田收 收當為牧西域篇擅田牧之利

牧收二字形近致譌下田收同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張云者當作耆案御

覽三十六地部引正作嗜

今縣官之多張苑圃公田池澤 之字衍

輕重篇水有徧懶而池魚勞 御覽九百一十二

獸部引徧作獮注云獮音頻又云獨曰獮羣曰

獮案徧獮同字淮南子兵略篇畜池魚者必去

徧懶

則后稷之烈 則法也

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 上云非天之

財少也此云亦非也亦有奪文文學言妄刺

而無益於疾故御史答以用鍼石調均有無補

不足亦非妄刺而無益於疾也如此上下文乃

貫串

夏不失複 言當暑不去複衣

未通篇平百越以為園圃 張云圃當作園案張

說是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果部事類

賦果部引並作園

莫不哀其生 哀思戀也

地廣篇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 善謂人

稱善之要名采善四字連文同意 善謂人

貧富篇運之六寸 六寸算法也漢書律歷志其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 羣書治要遠

下有道字案行遠道與下濟江海對文有道字

是

因資而假物者也 治要因下有於字

歐冶能因國君銅鐵 治要國君作君之御覽七

百五十七器物部引國君下亦有之字案有之

字是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與公輸子能因

人主之材木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相配成文

元書有之字明矣 以為金鑪大鍾 張云金

當作全案治要御覽並作金張說非治要鍾作

鐘古通 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 張云材當

作杆案張說是也杆材形近故杆誤為材一當

作壺壺鼎盤杆四器若作一鼎盤材則文不成

義治要正作壺鼎槃杆御覽作壺鼎槃孟孟杆

同字壺誤為壹轉寫者因改為一耳 君子因

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下有能字以上文兩能

因例之此因上元書當有能字而轉寫脫去正

作政古通

子思之銀珮 張云銀當作珉案張說非也銀珮

蓋以銀為之初學記器物部御覽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引並作子思銀珮 於當為如

毀學篇安之於廣廈芻豢 於當為如

夫泰山鴟 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 藝文類

聚鳥部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引夫泰山下

並有之字惡並作焉

車制於雲陽之市 張云華本制改裂案華改是

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正作裂

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 案

鴻字誤鴻門與上蔡遠不相涉御覽六百四十

五刑法部引作東門是也史記李斯傳斯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語出於彼

襄賢篇孔子爲之 盧云爲疑危案爲字是說詳

本卷

以儒術擢爲上卿 盧云涂作推案涂作擢不作

推盧誤

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

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

急 詳文義不當有此字蓋衍文

禹感洪水 感字無義感當爲感之誤字禹感洪

水者禹憂洪水也御覽四百三十一人事部引

作感感亦感字之誤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作治

則淺人妄改耳

誦詩書負笈 張本無誦字盧改詩爲誦刪一字

取與上玉屑滿篋對文案文義自通盧刪未是

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 夫字衍

故曾子倚山而吟 藝文類聚人部引倚作傍

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 治要諫諍作善言

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 治要作夏亡以下文商

滅例之治要是

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 治要

不上有故字倫作論論與聽對治要是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 治要無適字疑適遇

形近致衍

屈原放逐於楚國 治要國下有也字

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

也 治要事人下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句終非

以此作此所以行而不合作行不得合

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事類賦蟲部

引作以所不覩而不信御覽九百四十四蟲豸

部與此同

雷電之聲 電無聲疑霆字之誤

遭時蒙率 率當爲幸形相近而誤

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 穀當爲穀穀亦

張也施與弛同穀之教令句張而不弛句謂鹽

鐵法令不改也

殊路篇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

北堂書鈔儀飾部引香澤脂粉作脂粉香澤

案莊子齊物論麗姬毛嬙成元英疏毛嬙越王

雙妾

故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 御覽五百八十五文

部引質作實

訟賢篇騏驎之輓鹽車 藝文類聚獸部御覽八

百九十七獸部事類賦獸部引騏驎並作驥輓並

作負案文學以騏驎太公並論故下文大夫云

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正與此言相抵是此文

作駢驥甚明驥字誤御覽八百二十八資產部亦作驥惟輓字與此同 垂頭於太行 案此文語意不了太行下應有之坂二字戰國楚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阪坂字同謂山陂極峻者驥至阪不能上方始垂頭非上太行即垂頭也唐儲光義詩峻阪悲駢驥李白詩鹽車上峻阪並用此語藝文類聚獸部御覽資產部獸部事類賦獸部引本書太行下並有之坂二字此脫

遵道篇言法教故沒而存之 言法教下當有也

字為句

論誹篇稱往古而言皆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

言字當衍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 所當為而

相矜於後息 盧云句

孝養篇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御覽八百五十

二飲食部引然作焉上屬為句 即用詩詢于芻蕘

刺議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 意

利議篇鷓鴣夜鳴無益於明 鷓一作鷓音轉字

變御覽九百二十一羽族部引此作鷓且

而使責之疾 當作責之使疾誤倒

國病篇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

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是孔子相魯三月事非小位也事類賦天部引作嘗居小位相魯三月是也居小位即孟子所謂委吏乘田承上諸侯莫能用言三月相魯下屬為義嘗當形近致誤又脫居字於亦作於與相形近而誤耳御覽十一天部作嘗居上位相魯三月上字誤改而餘文並同

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 文義直貫至何况鹽鐵

均輸乎止莫字衍

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胡云張本

失作識案顧當為願失上當有得字張改非

雖即異世亦既闕天太顛而已 胡云張本即作

既既作即案雖即猶雖則也則即雙聲字張改

非 負迭羣之任 迭為佚之誤佚軼字同

然居民肆然復安 上然字下當有後字

常民文杯畫案 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

飾部引常並作良

散不足篇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 乘

字語意不了馬字當在乘下此誤倒御覽八百

二十三資產部八百九十七獸部並作庶人之

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亦無其字 故行則服

柅 御覽資產部獸部引柅並作軛

今富者縹繡羅紈 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引縹

作綺 中者素縹錦冰 錦冰當作冰錦冰亦

素也故素紈謂之冰紈縹錦二物力耕篇不益

錦縹之寶亦縹錦對文此誤倒御覽布帛部引

正作素縹冰錦

銀黃華左搔 盧云搔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衍搔

當作蚤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引亦作銀黃

華左搔盧張說疑非 珥斬飛鈴 張云鈴當

作軛案御覽兵部引正作珥斬飛鈴張說是

革鞮皮薦而已 盧薦作薦云薦訛張云華本薦

改薦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四百七十二人

事部引並作薦 革鞍蓬成 御覽兵部引蓬

作攻 鞮耳 盧鞮作鞮案鞮與鞮同篇韻並云鞮也鞮

耳蓋以革爲之著馬耳

蓋無爵觴樽俎 御覽七百五十九器物部引作

蓋無爵樽觴豆 卽竹柳陶瓠而已 盧云瓠

當爲匏案御覽器物部引正作匏 中者舒王

紵器 舒王二字無義與紵器亦不相屬御覽

器物部引作野王紵器蓋此器出野王與下蜀

杯爲對野王漢縣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治

舒與野王與王並形近而譌

而燁豚以相饗 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引燁

作掉掉豚見禮記禮運

復薦草緣 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七百九服用

部引復並作複 庶人卽草蓐索經 顧云索

經者以索爲經案顧說是也索經卽草蓐之經

御覽服用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席下陳禹謨補

本並云草經雖文有更變可證本書索經二字

百姓或曰暮不瞻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

今蠻夷交脛肆踞 四句相對爲文今字當衍

古者庶人鹿菲草芰 初學記器物部北堂書鈔

儀飾部御覽六百九十七服章部並引作麓屏

草履是也麓與鹿菲與屏芰與履皆形近致誤

一杯捲用百人之力 御覽七百一服用部引捲

下注云去遠反說文曰捲枋

救匱篇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北堂書鈔衣冠部

引庸夫作傭夫案傭夫與上僕妾對文言賤役

者之衣食也傭庸古字通用御覽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引仍作庸

無行人子產之繼 言無人修飾潤色之

鹽鐵箴石篇則恐有盛胡之累 盧云未詳案盛

胡卽前訟賢篇東海成顛河東胡建也成盛古

字通

疾貪篇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 詳文義言小計權吏則行施

乞貸長吏則侵漁上下也府下二字當乙

後刑篇有策而勿用 治要用下有也字

民陷於罔 治要罔作罪

發其毒矢也不盡不止 治要其作以止下有矣

字

授時篇國無窮乏人 盧云乏字當衍案盧說是

也治要無乏字 曰教之以德 治要教之下再有教之二字無則

則民從義而從善 張云有誤未詳案文義不當

有兩從字治要上從作徙是從徙形近而誤

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治要有下有乎字

故民易與適禮禮難與適道 二句文義難通治要

民上有富字無難與適道四字上文引管子倉

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曰富民易

與適禮治要是也難與適道四字涉下文而誤

行 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 治要德作得無

有字 故循行於內 治要循行作行修案行修與下聲

聞對治要是 為善於下 治要善作之

周公載紀 治要載紀作在上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北堂

書鈔帝王部白帖兩部引風不鳴條在雨不破

塊上藝文類聚天部御覽八百七十二休徵部

引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三句連文

義應爾此風不鳴條四字誤倒在下

無丘陵高下皆熟 御覽三十五時序部引無無

字 今不省其所然 治要引所下有以字是

不知檢也 治要檢作斂

崇禮篇雖蠻貊之邦 治要作雖之蠻貊

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

設明堂辟雍以示之 治要獻下有見字盛作

威禮下無儀字故作宜案治要是

角抵諸戲 治要諸作之

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 治要作

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此句下有

故字 見恭讓之禮 治要禮下有也字案與下見大孝

之禮也相對為文也字當有

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治要清作升

以玉璞抵鳥鵲 御覽八百五珍寶部作鳥鵲九

百二十一羽族部初學記寶器部藝文類聚寶

玉部鳥部孔雀類鵲類事類賦禽部引並作鳥

鵲鳥字蓋誤襄賢篇夫為鳥鵲魚鱉亦鳥鵲連

文 隋和之名寶也 治要和下有世字是

不在犬馬珍怪 治要犬作戎怪上有也字

何衝之所能折乎 所字當衍

夫臣所在 臣上脫賢字

備胡篇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言德盛則備寡故大夫以此言折之中

外屬匈奴言於詞不順當作匈奴震懼中外釋

備傳寫誤倒中外二字於匈奴下下文中外不

寧谷在匈奴云云中外屬漢言即其明證

鹽鐵取下篇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治要作天寒

乎哉寒乎哉下又有海春曰三字此脫

上漏下濕者之腐也 治要腐作痛

稱貸者之急 張云急下當脫也字案治要有也

字

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 治要檐作擔

同牀旃席 治要作匡牀薦席

負輅 治要負作服

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治要

邊作長飄作眺鄉作向

距敵方外之死者也 治要距作推者作亡

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

痛者也 治要伏作仗如文調作而調文求作

木案仗几猶據几謂聽訟者而如古字通用潛

夫論實邊篇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伏几調文與

坐調文書同義木索筆楚對文並治要是

若易然 盧作若易易然云俱不重案張本重孟

子公孫丑篇今言王若易然不重為是

刑人若刈菅芳 張云芳當衍案治要芳作茅芳

茅形近而誤張說非

輦車相望 治要輦作輜 盧云曰衍大典在篇

首涂本同

害算車舡 害亦當為周之訛

地廣而不得者國危 治要得作德

虎兒相據 治要據作搏

結和篇何命亡十獲一乎 命猶各文學有此語

故折之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信伸同長城上當有

於字下當有之外二字

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筆以管八極 御覽三

百五十九兵部引衡作銜案御覽是銜乃御馬

之具故云以御宇內刑德篇亦云轡銜者御之

具也銜以御筆以答語意並相聯貫銜則非所

以御矣銜銜形近致誤下傾銜遺筆銜字並當

為銜潛夫論衰制篇法令者人主之銜轡筆策

也以銜筆連文為喻與此正同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 詳文義與上下不貫李

牧二字當衍漢追匈奴以廣北州其事下誅秦

篇詳之

西域篇其往必矣 盧正矣作也

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 皓皓當作浩浩

世務篇見利如前乘便而起 如猶而

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 北堂書鈔地部引

底作宣

險固篇秦師敗嶠嶽崙 盧正師作帥

論勇篇以道德為軸 軸胃或字御覽四百三人

事部引作胃

鎬冠千里 盧云鎬譌當作縞案縞縞古書通用

故縞冠亦作鎬冠非鞅篇縞素不能自分於縞

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引作鎬素亦其證也

論功篇匈奴無城廓之守 盧云廓郭同

旃席為蓋 盧云大典席案御覽一百七十四居

處部引亦作旃席

因山谷為城郭 御覽一百九十居處部引郭作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 盧戰下補國

字案固即國之誤當改不當補

論蓄篇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

御覽二百七十一兵部引以母作其母不陽

作不傷

刑德篇道德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民不知所辟

德字誤治要作徑人作民民作人句末並有

也字

折手知足 治要作折乎知之

然而上下相遁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

十九刑法部引遁並作趨

律令塵蠹於棧閣 而况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

脫此十八字案治要有

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 治要禁下有滋

多二字是

上附下附 案張說是也治要與涂本同則其誤

已久

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治要作故治民之道

務篤於教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兩千

字盧改十

申韓篇若癰疽之相澹 治要澹作漫是

非患銚耨之不利 治要耨作鉏

周秦篇親戚小坐 治要小作相

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治要

兩之字並作而

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 治要作則以
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
矣

以養疾子 治要以作似是

未聞什伍之相坐 治要之作而句末有也字是

令大嚴而仁恩不施 治要句末有也字是

嚴家之無悍虜也 治要悍作格

是以務知而不務威 治要知作和

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 治要施恩作恩施與

澤流對文治要是

下沒其身 盧云沒譌案治要亦作沒非譌字

詔聖篇則更何事而理 治要作何事而可理乎

若拙御馬 治要作若拙御之御馬也今本脫三

字則文不成義

其亡益乎 治要亡作有義並通

上乎刑之 治要無此四字

是以虛也 治要作是虛民也

未聞刑罰行而孝弟興也 治要行作任是

不可立矣 治要矣作也是

渫篤責而任誅斷 治要渫作深篤作督

厲民悉者為能 治要厲作斂

故過往之事 張云張本往改任案治要作任

聞不一暮而社稷為墟 盧云當作閒案治要亦

作聞文義自通盧說非

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治要制上有

長字與上文不一期下文久字意相鍼對此脫

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 藝文類
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引之下並
有於字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 盧云不以大典作以不

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恤民隱之愷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權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顧紕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球敝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桀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絲遠闕

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鼎輩所訾不足病也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沙王先謙

揚子法言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都秦
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閒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卽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

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查難再邁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二葉前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曰當作

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震當作振音義
可證此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
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寶當作珍音義可
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洗當作灑注同音
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三葉前假當
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温公
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芑兮一葉後注春木芒然而
生温公集注云李本芑作芒按音義
不出芑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芑是
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
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畫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輦悅二葉前誤重其
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三葉後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注天云當作請問

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六下當有世字音

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

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吳以揚之一葉前當衍吳字温公集

注可證

又

擊遼水二葉前按擊當作繫繫屬也

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

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蛛蝥之廟也二葉後廟當作糜

又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尙容下衍

坐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依隱玩世下

逢詭時不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按

李本如此温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

皆温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

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一行乎

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則渾條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

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八卷第下 渾渾一條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

又

十卷第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當分爲二條云抵

都禮巇許羈切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 夫學者所以本仁其性命之本本仁

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咸無焉為衆人 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

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

不羨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不在在也言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 駕傳也如茲此也

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木舌 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

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

確諸有玉者錯諸不確不錯焉攸用 錯確

治之名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不否

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螟蠕之子殪而逢螺

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

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螺贏遇螟

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

朋友以磨之 琢磨各譽以崇之不倦以

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

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

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

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

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

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

可升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 方術能

銷五石化為黃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

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

顏淵矣 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

金得鑄人 跋爾驚貌旨笑也喜於問財

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

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 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人善惡之命

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 求師

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

範為不少矣 傷夫欲為而不一閔之市

不勝異意焉 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

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師必失貴賤之正

習乎習玩也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

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

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

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相大小高下之

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堯舜禹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

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

漸猶水乎鴻水之不失寒暑亦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

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

若斧藻其稟者也斧藻猶刻桷丹鳥獸

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其由禮義閑

賢人則異衆人矣訓誨聖人則異

賢人矣禮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作爲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學者所以求爲君

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

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

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

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

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

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

頌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奚斯魯僖

焉慕正考甫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

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

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

利乎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

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耕獵如此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

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

也子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歸之不息丘陵

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止畫頻頻
 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斯鷓
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朋而不心面
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
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
識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
 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
 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
 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
 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或曰猗頓之
 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
 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
也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
 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
 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紆朱懷金者
 之樂也外朱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或曰
 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曰顏不孔雖
 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
 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

祇其所以為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
 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
 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
 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

也辯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

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海作或曰

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駭也諷則已不

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帝相如作大人賦武

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曰女工

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曰

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辭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曰必也淫言無益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陳威儀辭人之賦麗以淫

相勝靡麗相越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

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曰明視

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

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

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

月十二律者十二宮商溫雅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

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

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

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

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濕法度

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

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

雖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或問君子尚

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賤虛辭事勝辭

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夫事

而辭美多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

乃合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辭足容威施

之面言皆藻飾之或問公孫龍詭辭數

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棊梲革為鞀

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

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觀書

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

剌施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沲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

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無未弃常

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

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崕

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

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

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

不由聖人。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

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

名。曰勝於不學而妄。或曰有人焉。曰云姓

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

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

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

見豺而戰。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

人假偽名。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

考實則窮。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

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

不言何聽也無淫何不正不聽擇則亂淫

則辟。有淫後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

侈者有矣。未有迷邪侈而稍正也。習實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或曰童

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何其較且易

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

詐詐者以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

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多聞則守

之以約。所守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寡

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

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

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

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

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

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蓋覆虐政虐世然

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郭郭限內外

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

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
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
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大要

李軌注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

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

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善孟子以為人性惡

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修其善則為

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

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為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驚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

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

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

有意於慎也慎之美戒聖人之辭可為也

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

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

修其身而後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

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上交不詔下交不驕

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

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

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好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

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

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聖觀

道然後知諸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

也公儀子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闕園此二子才德高美

使見善不明用

心不剛儔克爾儔或問仁義禮智信之

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

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處宅由路正服明燭

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

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

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

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

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

切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切切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

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

喻不學熒魂曠枯糟萃曠沈也萃熟也擗埴

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擗地而求道雖用白日

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

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

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

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

觀可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

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

儀美其多或曰日具不食肉肉必乾日

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山雌

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

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閻

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

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或問

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

犁牛之鞅與玄駢之鞅有以異乎曰同

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

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如剗羊刺豕

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見易有德

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

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尼曰魯未能好

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

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

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

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為通妙

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

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

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

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

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

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

妙寄而去其麤迹一惜乎衣未成而轉

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

惜是可惜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口不肆乎

善性與天道發言賢者耳擇口擇所聽

所言衆人無擇焉觸情或問衆人曰富

貴生苟貪富貴曰義達其道聖人

曰神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

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

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法為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由於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安禔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傲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傲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

或以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而適夷狄學亦

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

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

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或曰焉得直道

而由諸塗混混往來交通或曰塗雖曲而

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

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

由諸乎大解曲通道德仁義禮譬諸身

乎不可無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

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

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

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混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知為上之

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

承化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

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為之為矣或

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

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及

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

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

開明它則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

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

閉之闌然不覩牆之裏論無所見聖人

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

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

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

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信或曰太上無

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

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

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匪伏匪堯禮義

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入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

以中國正殷或曰孰為中國正直北辰為

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

哉警入荒之於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

下也礙諸以禮樂礙無則禽異則貉吾

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

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

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

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

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

雷非霆隱隱聒聒久而愈盈尸諸聖尸

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

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化應

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

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

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為乎紹桀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

可謂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

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或問

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

蔽聞則難塞人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

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

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如視

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其值

日新則襲而因之值或問太古德懷不

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

數無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

禮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

敬也愛敬然後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

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

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

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無七曰亡

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多未足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螻蟻不腰臘也與今河東俗奉人之以臘借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

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人之言

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

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不此數子之才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中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鄒衍有取乎曰自持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隣不覲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測于天地之情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惟其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

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

王矣達之通達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

潛是心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燭幽明照曜

深致遠探蹟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以潛心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無方操而持之

則義存舍而廢之則道亡能常操而存

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

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無

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

混然歸龍蟠于泥其肆矣惟聖知聖

於一也聖龍蟠于泥其肆矣惟聖知聖

羣愚玩矣龍蟠于泥其肆矣惟聖知聖

哉惡覩龍之志也與甚也或曰龍必欲

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升時未可

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妄有曰聖人不

制則何為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

人以不手為聖人格之屬或曰經可損

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

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

仲尼其益可知也或作者引而伸之故

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憊知闕焉至書之

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

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恨書序雖

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

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

有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而酒誥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

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大商

書灑灑爾曠周書噩噩爾借也下周者

其書譙乎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

可使易知與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

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

五經之為眾說郭莫有存其內而或能出乎其外者也

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

世之豈嘗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

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

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

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

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有中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

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

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

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

之辭相適捺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噓

噓者莫如言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

久明遠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

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故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

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斷可識也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

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

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

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

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

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數不人

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

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

贅矣愈動而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

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

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

而不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苗九齡而與玄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

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

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

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

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
 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無有上下
 猶有君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
 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恆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或問
 文曰。訓順。問武曰。克。未達。論曰。事得
 其序之謂訓。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
 也。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
 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
 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
 不為賢。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
 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
 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
 王孫賈勸仲曰。君子德名為幾。積德然
 尼媚於寵也。曰。君子德名為幾。後近名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
 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
 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
 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或問
 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難知。久矣。竟
 深情。曰。焉難。未論其難。任人莊周亦
 蠃埴。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視形彰於外。見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
 難。烏呼。能別似者為無難。知難。外顯易察。內藏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過
 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
 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愆。欲問語君
 子不出諸口。不為過。愆。可采取也。愆。其義

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

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

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明其至矣乎在妙於之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高目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語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言負薪之語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子不為故不貴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烏有鳳獸有麟烏獸皆可鳳麟乎

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命不可避也大理然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

乎命乎伊自詒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凶

人吉其凶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

辰乎辰數時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

競諸進德修業謚言敗俗謚好敗則姑

息敗德法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

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或問君子在治曰

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

矣曰治則見亂則隱治時之義美之大

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

禦之制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類聚集者

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蹠

蹠匪堯之庭蹠蹠者步蹠之威儀也

庭則不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

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

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時可而

升不亦利乎得義潛升在己用之以時

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或問活身曰明

哲既明且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

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

越如庸行駁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

之世並為諫大夫俱著令復欲用之稱

疾遂終身不仕蜀莊沈冥遵字君平沈

絜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冥遵字君平沈

哀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蜀莊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

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不慕由即夷矣

何龔欲之有既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或問

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

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

堯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好

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

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濱靈場之威宜

夜矣乎靈場鬼神壇祠也靈壇所以

不可校諸實朱鳥翺翺歸其肆矣燕別

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能來能往者

朱鳥之謂與不能愆寒暑之宜或問韓非
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
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曰
于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曰
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
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
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
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
以說素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
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不失其正
者惟旁
通乎

揚子法言卷第六

揚子法言寡見卷第七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

發揚德音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

之聽假則偈焉言近人皆好視聽諸子近

遠義則偈然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

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曰不得

已也得已則已矣有策試者官得已而

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

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為

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概

其少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

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

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

情愈偽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誦人而從

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誦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

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說事者莫辯

乎書尚書論四時之宜正百事

揚子法言 卷七

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屬辭比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

之苞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芒然而生

存兮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

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

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

諛諛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

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

不彫瓊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

之約也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

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今之學

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

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悅佩巾也衣

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或曰學者

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曰可約解

科言自可令約故欲約省之也或曰君子

科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使

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荒乎

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

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

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

為之猶賢於已耳侍今之所論自謂侍君

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師

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

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塞室鷦明

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

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

成足為累耳論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

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

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其事矣乎

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魏武

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

在德不在固辭在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

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

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

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

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

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

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

章歸其侵疆猶至於是况能終之乎魯

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安得削萬物將

灑灑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

與大治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

濟難雖有民人而或曰奔壘之車沈流

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曰否

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

故曰焉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

無奔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在災

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惠以厚下民忘

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

之自下者人高之欲先必以其言下之

處上而民不重誠哉是言也誠信或曰

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權諸不也何曰譬

諸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

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匡乎

匡正也桑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

正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

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

不可以致蕭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為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而不可以致蕭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

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於體溫燠或曰

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書坑儒

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曰燠哉燠哉

時亦有寒者矣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

避地斯皆清涼其非其時而望之非其

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由其道非時

道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秦之有司負秦

之法度吏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

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

弘矣失德之報

何其驗哉

揚子法言卷第七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五百卷第八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竝文武周公父子

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不可知也聖

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

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

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

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

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為也仲尼之敬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

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

殖與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食為先昔者齊魯有大

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

也

也

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

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

美未盡其善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

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行欲

其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

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

知之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而不能不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

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

能用之捐棄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

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曰之後世

君子許來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

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

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

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

倫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

道故當其時

不能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曰愛曰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

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

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或曰君子愛日乎

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暇給或問其有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

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

之繼周王莽之篡漢滅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

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

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離乃是混茫之初或

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盡仲尼神明也小以

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

明亦未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若此則史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後乎天也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

石何如甘公石申夫善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

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大人之志在乎禮義聖人之

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究聖人之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瓊瓊其

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瓊瓊其聲亦猶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肆操也言

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周之人多行人貴尚德義秦之人多病

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有德也病曼周

也無道也周之士也貴故尊貴秦之士也賤故窮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

秦之士也拘不制曲從月未望則載魄

於西光始出於西魄光也載魄於西者既望

則終魄於東光稍虧於漸東其逝於日乎

迎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彤弓盧

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聆聽前世清視

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則殿鑒不遠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

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夫見畏與見侮

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曰難

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

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天性者

為小異功業者習學以至也雖見弓之張

兮弛而不失其良兮舍弛或曰何謂也曰

檄之而已矣良在檄格川有防器有

範見禮教之至也以喻禮教人之防範

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牆版之

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

禮樂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

禮申韓險而無化無險所以鄒衍迂而

不信迂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

其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

德其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揚子法言卷第八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

也於神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

之所知其道者其如視便舉目忽眇絲作

眇眇視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旬者

之始已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救禍於已

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

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子帥以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

要曰思斁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

於東方四國是王王召伯述職蔽芾甘

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

轅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於

戲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

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

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政如此若汗

人老慢屈人孤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斁民獸為政日新或人

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

以各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或問民所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

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

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駢並也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

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

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緝錦

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

足是故聖人文質者也因人之才質刻而

為惡政彰聖人文質者也畫之文而藻之

車服以彰之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

輕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詩書以

光之載其功德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

瑟不鏗鍾鼓不抃則吾無以見聖人矣

言此諸禮存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

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

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

也漆甚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

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

法度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三帝
 期於存公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
 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
 之迹雖異隨時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
 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
 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為皆尊王
 室故春秋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君不
 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議
 其教化綱紀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
 事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益之以廉則
 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
 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
 如有犯法則司獄在而執契或苦亂患曰
 綱紀綱目正然後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
 綱小作紀綱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無
 綱紀目不正君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
 無股肱國不治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
 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
 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以夫
 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
 大器者必籠齊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

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或曰正國
 自固三歸反玷然後獲安
 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
 其勳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於
 乎歎於乎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
 而後秋乎為政先春後秋以成歲
 玄駒之步玄駒也雉之晨雉也鳴化其
 可以已矣哉感陽節自然之化民可
 使覲德是此屋而封之民不可使覲刑是
 築紂之民可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
 比屋而誅之民可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
 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
 不可曰龍乎龍乎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得也或問政核曰真偽遠佞真偽則
 道化或問政核曰真偽遠佞真偽則
 政核善善明則真偽審則政事核也如真
 不真偽不偽則政不核北面之禍南鼓
 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雷不一五三令風不
 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五三令風不
 再制無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
 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
 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非聖人也雌之不
 才其卵嫩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之民

陶化猶泥或在鈞或問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

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

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

純德化之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甄陶天

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坏甄燥也

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龍

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

以過中則惕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

則躍九四居上卦淵其近於中乎五

利見之吉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被光

表四不及則未未盛明過則具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賦正法也多則

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貉小貉并

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肉刑之刑刑也

是正法也屬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

眾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

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人亦多

不足矣備亂既興奢修長僭亂人為國不迪其法踏迪而

望其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

揚子法言卷第九

江都秦氏影宋本

楊子法言重黎卷第十真偽美惡成敗
可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事乎其上不以
明此以北面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
舜之為臣也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

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曰近

義近和堯有義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

非重黎義和耳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

近黎陰主陽和或問黃帝終始世有

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週也曰託也黃

帝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奴氏

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

而俗巫多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類禹乎盧乎終始

乎子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數曰深矣揚

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或問渾天曰

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承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

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

矣談天者無請問蓋天欲知蓋曰蓋哉

能違遠也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非一故問之曰神

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

破楚入郢都也鞭尸而鞭其尸藉館舍

君之室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謀

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於禮可去卒眼

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吳無越兵疲於外越不改是矣吳將伐齊

齊反役夫差殺於外越將死曰吳其亡矣種

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

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

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邵至

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此美蠡功成身退於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

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

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

非命之運不足為福或問六國竝其已

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

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

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事是人

保何問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

梁北鹵涇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

涇涇水也激問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

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

為侯衛在外候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

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

庸用也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

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則襄

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

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

宗與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

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公

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

之壞非一人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

擅秦嬴秦姓名秦十五載而楚楚項楚

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

邪人邪曰具備有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

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

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

天下擅秦卒終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

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項氏暴疆

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

荆業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

擅漢天也秦雍翟塞也三人問人事曰

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

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功業乃隆或問

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

數曰非我用兵諒乎信如羽之曰漢屈

羣策羣策屈羣力盡楚傲羣策而自屈

其力惡屈人者克勝克自屈者負負天曷

故焉言無私親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

矣秦綏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主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天之所福光顯

者明乎秦楚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

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

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

神明主若秦楚疆闔震撲胎藉三正播

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

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昨昨主曰無土地言無土然

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

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

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或問

昨耳若秦楚之昨非所以為昨也或問

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明乎得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劉

龕龕劉高祖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

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假設曰人無為

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夕也韓信黥布皆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

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

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

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

矣有才仕無妄之國易有妄卦此食

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亦依義取譬自令之閒而不

違可謂曲矣橈橈時策也自令與或問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以膠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

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

皇即駕輿執轡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

虛左親迎其母項羽欲東還下

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

咸陽旣不能移又為所亨蔡生說使都

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為是曰

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語在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麕虎牙矣

漢書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或問甘羅

說矣然關近虎牙言其始也或問甘羅

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

二齡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

也辟強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

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

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曰才也戊良不

意為復戊良教之乎曰才也戊良不

必父祖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

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

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

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

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未聞君子小有大

信不能下又狂之右楚鼎足而立不能

任棄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

之閉無有曰熾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

人司熾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

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

為不可秦聽之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

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

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

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相不能諫止而

矯廢扶蘇而立胡亥斯納趙高之計

諫之而見怒恐諫作督責之書以縱暴斯

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霍大

將軍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

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

至顯不終矣顯光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

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

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

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

雲中守擊匈奴非平談也德之用士則聞

之故激文帝耳非入罪其身不宮不女

如又何曰罪不孥收入妻孥宮不女

無怨曠館不新制也陵不墳葬於山

墳不起或問交曰仁問餘耳張耳曰光初

有始竇灌曰凶終不寶嬰灌夫甚相親友

並皆或問信曰不食其言僞食請人曰晉

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

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

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也嘗困高祖高祖

既立購之千金困迫曰能者為之明哲

不為也言能忍辱貧或曰當布之急雖

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

仕焉攸避苟患失之或問賢曰為人所

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

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

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

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

兄或曰擬妻四皓既非其傳況以韋玄不

庶幾黔婁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以韋玄

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以韋玄

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而行稱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問長

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問長

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

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

之通使義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

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

長安

韓安

疑買

復得

公而

哭得

行而

之通

者曰

必皆

閔子

亦甚

庶幾

亦甚

一家

亦甚

亦甚

亦甚

亦甚

亦甚

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
 軍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
 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
 曰六匹金將軍名曰碑為人謹慎目不
 忤重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
 密重慎丞相丙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
 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
 乃知封侯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
 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
 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
 疑之遂降匈奴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宣
 帝擊匈奴不利望之與廩儀為姦
 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
 夫無實反獲其罪也而或問持滿曰扼
 扼欵器當如桓公廟者欲揚王孫保葬
 人推心當厚葬也曰矯世以禮保乎如
 以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
 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
 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
 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官曰立事左
 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揚子法言卷第十

揚子法言淵騫卷第十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
 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
 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
 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文章亦不足為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
 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
 非絕德邪是皆德力絕力秦悼武烏獲
 任鄙扛鼎抹牛非絕力邪此等皆以多
 而死所謂不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
 得其死然曰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
 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
 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魯
 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藺相
 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理屈身節輔或
 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恍辭免置幾矣
 哉鳥罟謂之置猶人之縲繼幾危也獄
 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
 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
 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者樗里子之
 智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為著龜疾
 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
 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算國事如天之
 則吾以疾為著龜者周之順赧以成周
 有為有行動而問焉周之順赧以成周
 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
 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
 羊狼一也兩不猶不及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
 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
 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
 務民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
 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
 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
 宗族竄流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道非盜
 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維陽不韋所國地也揭維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
 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
 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獸人之肉川

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問王

將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歟咀嚙用

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

寶蛛螫之廟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

乎君親之難也離山平人而焚燒妻子

詐為吳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

小巧耳政問聶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

曼面為姊寶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

也俠累韓軻問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

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

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

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

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

則子貢不為斂言子貢亦行游說曰亂

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

諸取國亂而不富貴其情下高恥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儀不曰

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才乎才

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

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

從免陵乃得封文帝幸鄧通至折節

使慢禮嘉收通昆錯犯憲奏誅錯折節

周昌汲黯折節謂守儒轅固申公守正

以得舉於寶太后后使入園擊堯申公

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所烹此二人終不

道其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期

曹參奉隨滕灌樊鄴曰俠介四人前後

叔孫通曰槩人也見事爰盜曰忠不足

而談有餘被私晁錯曰愚削諸侯酷吏

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郵都甯成張

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

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

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

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

或問近

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

身陳平之無悟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

立文帝霍將軍之勇無所懼終之以禮

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

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禮樂或問公孫

弘董仲舒孰爾誰近聖人之道曰仲

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在利

身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釋張

之惟存公平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

稱士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方遂也尹扶

風之絜節尹翁歸清廉有王子貢之介子王

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斯近世名卿

矣將既問名卿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

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

矣請問古之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

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

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美世稱東方

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

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

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

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或曰

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

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

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

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

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寶者何

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應諧

似優似倡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

隱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欲知曰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

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

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

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或問柳

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也

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曰君子謂

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

顯不恭隆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

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合乎流俗

論之
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

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柰

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

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義治亂

鳳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

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夫餓

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

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

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

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

顯也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而命而已仲元世之師

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

觀其行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未

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或

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

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

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

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君子卷第十二

夫君子之所
以爲美布護
蔓延在乎衆篇
豈惟於此而表
其篇目者絕筆
在乎孝至無以
加之而已

李軌注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

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弼滿也彪文也
積行內滿文辭

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

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

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
大德

故柔屈其心節義故柔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齋

有諸樓航不挹漿
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大器固

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
也航

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能或問孟子知言

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允信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

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

異乎不異道同於
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

書悅也彈駁數家
悅合於教至於子思孟軻詭哉

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

同出一門而戶異
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
後聖

法制玄合牛玄駢白睥而角其升諸廟

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
曰粹或問君子似

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

不可形也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

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

也使牛捕鼠
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

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

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

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

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
故可採擇淮南鮮取焉

爾浮辯虛妄
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

也或入或出
或入或出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

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
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

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

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
爾能以自可

爾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
甚於不言一曰巫鼓傷義

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
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

發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與吁者駭
數之聲丹青初則炳久

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久
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

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也天縱也子游子

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幸我子

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

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以聖人

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

變乎無所以應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

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

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

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

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

之好若不自足也小人好己之惡不自知而忘

人之好物好而彼不識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

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

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

而退曰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

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

退為進後名而先名也天下鮮儷焉言少也或曰

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進以

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也或曰人

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

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論故問曰作此者其

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

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能人必先作然後人名

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

彼者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

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

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

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

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性物

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或問人言

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仙者有諸乎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

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

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

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

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寶，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

惶乎不惶。惶，懼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

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曰：殘

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直

聞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

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

要終以盡死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

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

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揚子法言孝至卷第十三 江都秦氏影宋本

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李軌注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一言而該聖人

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

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

地乎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裕父母之裕不裕矣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

知不足者其舜乎自是舜不足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與孝

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夫能存亡

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

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

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

矣而發斯談者人而不祭豺獾乎九月

獸正月獾祭魚豺獾猶有所或問子曰

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死生事愛敬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

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

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於斯二者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也含食

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

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

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各之名其至

矣乎太上以德自然為各之名其次也

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

何曰亦勛之而已勉庫則秦儀軼斯亦

忠嘉矣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堯舜

之道皇兮美皇夏殷商之道將兮大將而

延其光兮光延至今王或曰何謂也曰堯

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殷周以其伐

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

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

人逆乎天或曰食如螳言精也衣如華

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不由

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給如

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畜夫

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

可滔天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

禮智仁義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

敵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

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形不測百人乎

人見其形而不能測也或問君曰明光問

臣曰若提安若順敢問何謂也曰君子

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

上而光其下堯所以為君也順而安

傾覆其上篡位居或曰聖人事異乎曰

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

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

者未之有也感此之甚者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資生之業是一人之得心矣得統御

姓天下者以百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

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

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或問德有

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

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

故有先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

小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

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

傑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

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

擬諸禮事不來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

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

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發號

而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也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邵陵

習亂也溫亦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習

亂則好始治也樂好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允信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

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

奕世之所致而莽荒荒聖德遠人咸慕

上荒荒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

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夷宗

者四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

螭虎桓桓威多鷹隼獲獲攫疾未至也

至德或曰誦誦北夷被我純績純績書帶

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餉寧餉不亦

享乎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

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蕃是為宗廟之

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

龍堆以西堆白龍大漠以北為夷獸夷鳥

獸夷者衣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

之外不為郡屬者若使勞王荒服

絕捐之力也時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

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

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

裳之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阜盛明道

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

之民粲也晏也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

饗乎實受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

日勞考載曰功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

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曰於事則逸

於道則勞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

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

為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為為箴規之言切

之後不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

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

地而無慙教關百代而不取何遜媚之

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多富盛也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

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

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

法言序子雲歷自序其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倥侗無知也恣乎

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謂塞訓諸理訓

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然後誕章諸

諸身自求謹修身謹

芒芒天道洪荒昔在聖考聖人作而

宓義肇畫八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五

得中然不可姦罔譏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

禮譏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

命譏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贊于神明幽弘橫

廣絕于邇言譏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

諸範模範譏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

之發在於哲民情智譏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

齊患世論之不實一槩諸聖一以聖人

之譏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

曹爰及各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

及文譏淵騫

君子純終純善也領聞領令也名也

蠢迪蠢動也檢押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

旁開聖則則開通也譏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

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

孝至

揚子法言卷第十三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

小爾雅音各一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入

卷見隋書好學呼報切復駕扶又諸儒

經籍志柳宗元曰金口木舌如木也

金口而木舌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也

也確諸虛紅焉攸焉於度同下螟蠕冥上音

靈疇切於計螺贏郎果切下祝之切又羿

五計逢蒙切薄江般音不能踰也俗本諸

有鑄與音余五石俗本作跋爾切六

桐子音通與侗同亦音玉石誤跋爾切六

切不勝升音之平質命切鄭司農云於戲

呼又虛宜切為其道為利同為案節之

乘繩證易乎切以致啞爾切於革相比切毗志

徒與音余下皆同鸚斯羊茹切如其富

如其義非作猗頓切離其粗切于胡紆朱

豈俱其樂下音洛瞿然句音祗其適也支有教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復天

吾子卷第二

少而切詩照好賦呼報組麗音祖差狺狺今狺邊

狺音岸獄也太玄曰躡于景差初佳作切

景杖乘繩證多哇切鳥瓜確乎苦角反惟俗

惡鳥路渥切古忽屈原切九勿如瑩又鳥定榮切

石次玉者一如玉之色瑩休口浪切健也何

逸論語曰如玉之瑩則尺證足言將護何

正者為里正陸德稱則尺證足言將護何

明一音苦杏切陸德稱則尺證足言將護何

如下字詭辭九委斷木都管稅革音綴斷

也木為鞠居六剡施下移爾切惡沱都上哀

何徒舍書也切惡覩下音鳥好乎呼報切

同好說山嶮孟戶經切又山徑之蹊切蒼頡胡結

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音悅天復本虎

別彼列切不要切一遙則辟反芳辟述正道

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

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其較音且易切以鼓

並併幪切李善曰併莫經切幪莫公

修身卷第三

矯思切斯恣必中切丁仲樂天洛音聖人之辭

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天復本

莠羊久切喬音驕喬音驕必音蒙蒙音蒙熒音蒙魂音蒙

切音蒙糟音蒙萃音蒙宗音蒙元音蒙軌音蒙讀音蒙如音蒙字音蒙萃音蒙魂音蒙司音蒙見音蒙之音蒙柳音蒙

者音蒙也音蒙糟音蒙當音蒙為音蒙精音蒙萃音蒙如音蒙葭音蒙之音蒙枯音蒙精音蒙之音蒙輕音蒙浮音蒙之音蒙柳音蒙

至音蒙曠音蒙於音蒙索音蒙塗音蒙冥音蒙行音蒙而音蒙已音蒙舊音蒙本音蒙亦音蒙作音蒙精音蒙萃音蒙矣音蒙以音蒙

行音蒙輕音蒙重音蒙好音蒙呼音蒙報音蒙切音蒙下音蒙好音蒙重音蒙有音蒙觀音蒙行音蒙下音蒙孟音蒙重音蒙切音蒙

賈音蒙石音蒙臞音蒙如音蒙瘠音蒙俱音蒙切音蒙摔音蒙茹音蒙音音蒙在音蒙忽音蒙切音蒙菜音蒙切音蒙下音蒙

之音蒙樂音蒙洛音蒙鞞音蒙切音蒙苦音蒙郭音蒙切音蒙息音蒙營音蒙剗音蒙羊音蒙音音蒙在音蒙忽音蒙切音蒙菜音蒙切音蒙下音蒙

乎音蒙門音蒙本音蒙或音蒙夷音蒙貉音蒙莫音蒙白音蒙肆音蒙乎音蒙切音蒙羊音蒙至音蒙三音蒙好音蒙呼音蒙

並音蒙同音蒙人音蒙門音蒙俗音蒙仁音蒙本音蒙誤音蒙禔音蒙身音蒙支音蒙是音蒙又音蒙音音蒙題音蒙又音蒙音音蒙元音蒙

問道卷第四

則渾音蒙切音蒙戶音蒙昆音蒙請音蒙問音蒙禮音蒙莫音蒙知音蒙天音蒙復音蒙本音蒙作音蒙或音蒙曰音蒙

焉得直道而由諸音蒙焉音蒙復音蒙本音蒙無音蒙或音蒙曰音蒙二音蒙字音蒙

之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音蒙或音蒙曰音蒙二音蒙字音蒙無音蒙天音蒙

與音蒙余音蒙搥音蒙提音蒙提音蒙徒音蒙都音蒙回音蒙切音蒙舊音蒙本音蒙皆音蒙從音蒙手音蒙擲音蒙也音蒙

博局音蒙提音蒙則音蒙苓音蒙音音蒙闡音蒙然音蒙匹音蒙庚音蒙切音蒙閉音蒙門音蒙也音蒙俗音蒙

皆音蒙作音蒙疣音蒙贅音蒙之音蒙瑞音蒙切音蒙下音蒙而音蒙治音蒙為音蒙直音蒙吏音蒙然音蒙誤音蒙諸音蒙本音蒙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音蒙天音蒙復音蒙本音蒙作音蒙舍音蒙則音蒙書音蒙也音蒙索音蒙至音蒙山音蒙責音蒙

無音蒙閒音蒙之音蒙閒音蒙廁音蒙蚯音蒙元音蒙惡音蒙覩音蒙烏音蒙音音蒙食音蒙其音蒙不音蒙妄音蒙俗音蒙本音蒙

幾師古注曰以無名病孟康曰
蓋何也云何不因名病以孟康曰
幾音機君子德名為幾之名昭曰
下同揚子曰為不然而有德者可以
名師古曰或人為不然而有德者
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力之
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趙楚
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漢書曰
趙之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鳥
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鳥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
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漢書曰
子真不諛其志耕於巖石之蠶垤上魚
下名震于京師與今文不同蠶垤綺切
下徒能別似者能參列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諄切布內眩眩幽遠兒切大知如孟子疾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孟過古禾切不入室者
揚子疾之近人注法言撫我雙樂天洛音
謾以孟子疾為句絕言
下庸行庸行孟切下去諸丘音抗也五官
同庸行庸行孟切下去諸丘音抗也五官
書云海內抗擗下抗擗音謚女耕切漢
秦本舊本皆作抗擗下抗擗音謚女耕切漢
復音紆妄譎音于敗俗同又如字謚好
又音紆妄譎音于敗俗同又如字謚好
呼報切下於亟於切紀力贖切五怪在治
好報切下於亟於切紀力贖切五怪在治
切下則見賢遍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
同下則見賢遍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
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殽繳何所施巧

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鷦明上音
暴亂之害今纂或為纂誤也鷦明上音
方曲昌中央鳳皇又司馬相西方鷦明
樂緯曰翔乎寥廓之宇又司馬相西方鷦
鷦已翔乎寥廓之宇又司馬相西方鷦
切鷦路鳥計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
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

乎漢書孟康注曰沈不為苟顯之行不事
苟得之業隨隨侯珠此也和而用之不亦
之也寶乎三輔決錄曰人而用之不亦
國之寶乎三輔決錄曰人而用之不亦
子真名樸君平名尊曰斃欲也俗本切貪
利儻舜切戰累克作俗本誤灑耳洗音翹翹
欲緣切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
飛兒切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

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
難說音難書其辭如干切言遊說之道為
難說音難書其辭如干切言遊說之道為
亦申其意粗釋其微煩省高少特載之然此
確苦角問行切下孟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個焉彌充好盡切呼報援
我音鴉兮純音饒饒切女交皆說作一本說曼
是音盤無極也曼音瓊瓊切下附以諸切鞏悅
下音稅惡在鳥音拂乎切勿而樂焉事

同切下黔婁又其廉切韋玄天復本作四樂
布之不塗作不復倍通使色更扼音厄器保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鳥曰寢俗本在衍字曰在扛鼎音江魯仲

連傷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蕩傷與忼

辭苦兩免音衝幾矣機音之知音智下知

周之順諸本皆作順報順觀王及報

也史記慎轉為順報效板切觀東并併音

王或是慎轉為順報效板切觀東并併音

壘山七豔臨洮叨音相也息亮窳音踰擔石

都甘切又秦將于亮切牙欵烏開切又

要離切一遙求反俗本脫許介切又

新書曰蛛登焉可於皆同切嚴下為切姊

同丹刺相董息亮切下曼面謨官切督亢

剛音惡諸鳥路秦行美下孟切驚翰又胡安切

留侯世家角里書上音鹿漢執正政俗本作

折節之設蕃異災蕃與樊麗音歷槩人七豔

盜鳥涇晁錯曰愚復由忠捋疎人七豔

將本誤沒齒無愁也沒齒然也雋京徂切充

將子亮切冠軍古亂奉使色吏切行不

下孟切談行並同談達上音快漢書曰

與黜朝隱直遙妄譽音餘不累良為絀臣

丹猶但也或古鄴但通育賁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翎中蒲萌切又般音有中丁仲其知音

悅也他括切牛玄音騏白俗本作玄牛騏

醉而粹與隊乎直類鮮取鮮悉踐切下人

以巫鼓天復本作其行下孟切同以好

人呼報切勸與倦儷麗音囂囂五刀慮伏音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側皆切屬荒燭音含菽本亦作為名

揭渠列若禔是支同蠲與蟻之綸古頤切扛江音

有終而無始與如孰寧作孰愈知哲音上

將仕郎前真州六合縣主簿權國子

監主簿 臣 文 効

將仕郎前齊州禹城縣主簿充國子

監直講 臣 商 傳

將仕郎前汾州靈石縣令充國子監

說書 臣 牛 景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陳州宛

丘縣令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秘

閣書籍 臣 孫思恭

無為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

郎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

書籍 臣 錢 藻

宣德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管勾國子

監丞公事 臣 趙 越

朝奉郎行太常寺太祝監國子監賣

書庫武騎尉 臣 程 高

宣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臣 張無競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兼駙馬都尉宅教授 臣 吳 申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臣 揚 褒

朝奉郎守太常丞知國子監書學兼

篆石經同判登聞鼓院騎都尉

賜緋魚袋 臣 揚南仲

編修寶錄院檢討官朝奉郎尚書度

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

討同知太常禮院兼承事兼判

官告院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 呂

夏卿校定

看詳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

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 臣 邵 必

看詳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

誥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大府

護軍賜紫金魚袋 臣 祖無擇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充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

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判尚書

禮部工部兼管勾修纂類篇兼

判祕閣祕書省同提舉集禧觀
公事兼提舉校正醫書上輕車
都尉汝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二百戶食寶封二百戶賜紫金
魚袋臣范鎮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
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判館事權判尚書都省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兼提舉集禧觀公
事上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寶封貳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珪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省著作佐
郎充國子監主簿臣畢之翰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兼天章
閣侍講同知諫院兼管勾國子
監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傅士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

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判國子監
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抗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寶封捌伯戶臣趙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
百戶食寶封捌伯戶臣歐陽脩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
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
百戶食寶封貳阡貳伯戶臣曾
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
萬七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
臣韓琦

桓子新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問經堂

輯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桓子新論序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譚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辯惑述策閱友琴道具見於苑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為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六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為卷並目錄為十七耳古書多列

目一卷隋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据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据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為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為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鴻基俾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

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且僅觀篇名而不得其詞則尚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強分也宋汪暉編曾子子思子以強立篇名為通儒所譏豈可循其履轍哉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据故未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為大樂令任為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大中大夫光武即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為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為黃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為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晷景衛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冷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為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鬪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為講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苑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苑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据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玄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為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為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為

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為新論共一思。佚文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張華博物志辯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為性耐寒

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者已述焉桓君山原本作臣

山君蓋刑諫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秦君延漢書藝文志注引新論作秦近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魚韻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

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目錄

本造篇上

王霸篇上

求輔篇上

言體篇上

見徵篇上

謹非篇上

啓寤篇上

祛蔽篇上

正經篇上

識通篇上

離事篇上

道賦篇上

辨惑篇上

述策篇上

閔友篇上

琴道篇上

後漢書桓譚傳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
之世祖嘗焉章懷注曰本在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
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又傳曰琴
道一篇不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
章首一

堯暢遠一本作逸七發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文選補注夜琴賦注故樂

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文選琴賦注引琴道語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羽林部

琴作操引微子操數語同漢注而援琴作操句下有其聲清以浮

舜操似鴻鴈詠之聲文選注同上

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文選注同上

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文選成公子

已上文選注引琴道九事

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篇野王五

八音廣播琴德最優文選潘安

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文選故樂

神農作琴初學記卷

昔神農氏繼宓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

地於是始削桐為琴練一作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

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

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

色為地五色文飾之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

其聲為地而用四聲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

十一服飾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一服用部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夙於濮水之上夜聞

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

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

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書陳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為烙溢酒為池宮

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瑤臺藹雲鬱風鐘聲雷起疾

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

紛以擾駭角震商太平御覽卷八十四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

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初學記卷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

千曲以上不足為知音太平御覽卷五

已上十三事玉篇選注及初學記諸書均不標琴

道篇名因類附錄之以成一篇其餘本造王霸等

十五篇不能臆為分列姑依引書先後次第編之

如左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

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

益潺潺浚浚志在深河北堂書鈔卷一百九樂部又文選何

平叔景福殿賦注曰夏禹之時漢水

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者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卷三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圖王不成亦可以伯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卷三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篋夜光未足喻也伊呂夏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弗用也意林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延之士也信誠意林

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各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疎峙意林

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

買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作文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意林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世何補于君意林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罍目生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罍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罍中死碁皆

生也意林卷三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韓布列傳文選章安嗣博奕論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部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意林

之殘酷也意林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篋篋此非徒不知瑟狐又不知狸與篋篋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意林卷三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其言之非也意林

賢人賢人之言益於德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意林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

人也意林同上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意林同上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

置有說誤之者並至意林同上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聞

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

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

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

意林卷三三文選曹子建與吳季二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四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一十八寶產部卷八百六十一飲食部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

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

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

盡思慮傷精神也意林卷三三選陸士衡文賦注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六辨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二十九疾病部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意林卷三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意林同上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

百餘字意林卷三三又漢書藝文志注

左氏云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意林卷三三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六學部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卷三三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

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意林卷三三北堂書抄卷九

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卷六百一十六學部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卷三三

以賢伐伐一作賢謂之煩煩一作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意林卷三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二人事部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

禹所穿意林卷三三

楊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

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

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卷三三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六辨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意林卷三三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意林同上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卻老之術君惠曰

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

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卷三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服用部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

示民有終也意林卷三三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

象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

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體琴

者禁也古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

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

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

淳清以淳漢注引作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意林卷三三選陸士衡文類聚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七十四布帛部

已上三十五事意林引其中別見于文選注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者一十五事其徵引字句多

差池不同語亦詳略互異今並錄之以備參攷

劉歆致函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

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

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禮記注漢

天稱明故名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

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

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禮記注漢

邨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

災谷續漢郡國志注又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曰扶

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百官

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北堂書鈔卷五十九設官

王莽時置四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

石二歲而遷補官志注

桓譚謂揚雄曰吾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

蚤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

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續漢輿服志注又文選班固傳注亦引此

之屬玉蚤作玉瓜與劉昭注異又章懷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此

呈衣冠於裸川任昉述異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佞史記

卷十一孝武本紀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故世莫得

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

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

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

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

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

欲進於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好愛則闕氏日

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

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刺去之此說簡

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

聞吾言乃立稱善焉高帝紀注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

遺闕氏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己寵因謂

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育也於是鉤奴開其角

得突出又白袖卷二十一曰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

遺闕氏之寵言也是謂出奇計也又文選類聚卷十八入部云陳平

說單于闕氏言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單于得必大陳平

見此必大愛之則闕氏疎矣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云陳

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闕氏言漢有美

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

也史記集解卷八

世有圍碁之戲漢注作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乃

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

九

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罍者也漢注無取吳下蔡四守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罍中死棊皆生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點布列傳又選章宏編博奕論注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御覽作洽原本當是治字史記正義避唐嫌名改而五

帝用德化三王以仁義五伯伯御覽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

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節

太史公造書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記索隱卷四孝武紀卷二十八太史公自序傳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史記索隱卷九封禪書

關並字子場材智通達漢書補注張戎字仲功習灌漑事漢書注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漢書注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

臣導引無所服餌漢書藝文志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人壽部卷七十四疾病部並引曰余前為王翁典樂大夫得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所服食而至此耶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為樂日講書以為常事臣導引無所服餌也竇公少盲導一內視故有此壽壽以為少盲極自樂所以益性命也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漢書藝文志注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

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注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

急水經河水注又藝文類聚卷九水部曰其流激峻故為平地災害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王仲都詔作逸人問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此下藝文類聚乃以隆冬盛

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矐然

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水經渭水注又三輔黃圖卷五引至矐然自若句止又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推引忍暑一事其忍寒數語未引又初學記卷二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一時序部卷三十四時序部卷七百五十一器物部皆引之而語並簡略

莊尤字伯石後漢書光武紀注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

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玄玄經三

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

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

後漢書張衡傳注又胡三省實治通鑑卷三十音注左氏傳遭戰國浸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

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矣陸德明經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

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六

古論語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經傳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又宋孝武宣貴妃詠注

又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居處部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文選張平子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文選左太

注

道路皆蒿州寥廓狼籍文選注

揚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

卒甘泉賦注

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日隱淪三日使鬼物四日

先知五日鑄凝文選郭景純江賦注顏延年五君詠詩許謝元

謂揚子曰吾數見乘輿錦繡茵席文選潘安仁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

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

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

部並曰余少時見子雲龐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嘗激

甘泉詔使作賦爲之作暴徒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

氣病一歲而亡余素好又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

賦則善爲之矣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

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文選陸士衡宴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

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文選顏延年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

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

帳坐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册飾部曰

乃夜設燭幄於帷帷令帝居別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又太平御

覽卷六百九十九服用部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

帝望見之

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費用專

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

謝靈運廬山

王康詩注

黃門鼓吹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

聲文選司馬彪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謝靈運入

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二十萬藏於都內文選王元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文選任彦昇天監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

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袁彥伯三國名臣序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

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

示衆士而莫有能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

也文選揚雄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

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

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

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太平御覽卷四百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文選應休璉與侍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

失焉文選鮑淵明歸去來辭注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文選王元長

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文選袁彥伯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文選班孟

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文選范曄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文選苑蔚宗
宦者傳論注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文選類文典
論論文注

子貢對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

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昔周公光寵周道澤被四表文選陸注
石關銘注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卷四
十四刑法部

昔孝成帝時余為樂府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

人北堂書鈔卷五
十五設官部

茂陵周智典定文義北堂書鈔卷六
十八設官部

諸儒觀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為聖人復起當

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

北堂書鈔卷九
十五設文部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卷九
十七藝文部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

女無不讀誦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一十學部
卷六百十六學部

高君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

不肖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藝文
部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

北堂書鈔卷一
百二藝文部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北堂書鈔同上連山
原本作厲山刊誤

余少時為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為之賦

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為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君太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遙視而知不須手持熟

北堂書鈔卷一百
察二十二武功部

楚之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

而暮衣弊北堂書鈔卷一百七十九衣冠部

余為郎典漏刻燥溼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參

以晷景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
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
又太平御覽卷二天部
日晷日參以晷景暮夜參以星宿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不敢觸犯

為介子推故也藝文類聚卷三歲時部
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時序部
又後漢書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
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樓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

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白起
卷九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

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

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

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為最盛焉故顯為世宗可

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

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

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足耳又歌兒

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

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

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

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曰考合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鄙人謂狐為狸以瑟為篳篥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

不知狸與篳篥也。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劉襜乘驛馬宿東亭亭長

疑是賊發賊夜來余令吏勿鬪乃相問而去。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

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

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冒呼髡智士譏之

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

而貴末也。傳曰記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為曲突而遠徙其薪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

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

愛養何能使不衰。藝文類聚卷九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獸部太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三獸部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

騏牛譽郭椒丁櫟。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

日從天元以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連璧。初

記卷四歲時部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

月甲子夜半朔冬至。初學記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卷九帝王部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學記同上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禮

言太山之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

有二。初學記同上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禮儀部同

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礪之

楨元酒不如倉吾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卷百六十九樂部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為下所非笑

但為小衛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

儔也。初學記卷二

予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

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為天去人上遠而

四傍近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

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惟一二尺日為太陽火為地

陽地陽上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

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衝故熱

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

不如清晨也。李贇法苑珠林卷十七月篇又嚴徵順列子釋文卷李贇有所刪節

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天為常左旋日月星

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

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且日出於卯正東方暮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以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非也太平御覽卷一天部又初學記卷一天部曰天如蓋轉在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又文選王僧達客顏延年詩注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又與旅事類賦注卷一天部引與御覽大同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閔以渾天之說閔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太平御覽同上天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渾天之說閔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今七十始知其理

天下有鶴鳥郡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震霹靂起原夫天豈獨右此鳥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太平御覽卷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世俗皆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太平御覽卷三十五時序部卷八十三七百穀部又北堂書鈔卷五十六歲時部引同惟刪上下饒羨句

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漑田令河道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太平御覽卷六十一地部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尙權詐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豕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六皇帝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一一帝王部曰朝九州之後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死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卽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攝紀綱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私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帝部又北堂書鈔卷七帝部曰聖德元運卷十五帝王部曰縱橫紀綱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使清晨起廁中祝之三日而人告以爲咒咀捕治數日死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卷四百人事部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又北堂書鈔卷二十九政術部

日梁棟大臣

余年七十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職官部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孟津之北武王已畢

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聞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味爽武王朝至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平太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公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耶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太平御覽卷四百四人事部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為王霸師太平御覽卷四百七人事部

楊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一人事部又卷六百一十文部

又王充論衡起奇篇曰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國師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審矣

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智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藜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文部

公孫龍六國辯士也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為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行也色非形形非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鼻生

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鳥子反哺耳丞相太尉自悔其言之非也郡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揚善為獸尚為之諱而況於人乎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七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一

鄴人有得艇原注音音也而美之及飲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

亡新王刺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胃予是昔唾艇之類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人事部

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絃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甚可傷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六禮儀部又卷七百三十五

王莽起九廟以銅為柱葦帶金銀錯鏤其上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禮儀部

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大禮儀部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為新聲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深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太平御覽卷五

余為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襄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為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為新論

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閒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書何云盡棄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古秩禮記有四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學部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學部

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治道部

近哀平閒方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蟲吏捐棄之便更活云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刑法部
又卷七百三十一方術部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伴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聲君動目刑州有鼻飲之蠶南越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又卷九百四十四虫豸部曰唯陸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伴病死數日目陷虫出而復活又張華博物志卷四李暉法術珠林卷七十七

大兗術篇並引董仲君事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治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
衣冠部引魏牟見趙王至敗縱而冠不成與句止又義並同雜錄字作縱

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若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服用部

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子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太平御覽卷八百五珍寶部

淮南王之子迎道人作金銀又云字鈔與公鈔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五珍寶部
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恠女偉無衣焉婦致兩足繒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筒中藥以投之立成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太平御覽卷八百五珍寶部

部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為講學祭酒

及寢疾豫買棺槨多下綿繡立被發塚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布帛部

必穢之制杵舂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巧因延力借身

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

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器初部曰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

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太平御覽卷八

九江太守龐真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

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原本二賊天下緣是諸

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

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太平御覽卷八

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燹燹將滅余謂伯師曰

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

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太平御覽卷八

舉火夜坐燃炭乾牆太平御覽卷八

呂仲子婢死育女四歲數來為沐頭浣濯道士云其

家青狗為之殺之則止陽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忽

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

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妖異部又卷九百五獸部曰呂仲子婢死

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為兒沐頭其家惡之以告方士

已發未葬忽起坐棺前林上飲酒醉而狗形見殺之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

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

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太平御覽卷八

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善飲不能

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太平御覽

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太平

卷九百七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殺人

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鈎籛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

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礬石賊鼠桂害懶杏

核殺猪天非故為作也太平御覽卷九

齊桓公行見麥邱人問其年幾何曰八十三年公曰

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

為寶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河南道又初學記卷

八州郡部引齊桓公行見麥邱人一旬

桓子新論一卷

潛夫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湖海樓

陳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鏗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邊議巫列相列夢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遏利慎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脫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採經書爲之箋註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未爲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掖閔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廷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賈生所爲太息次公以之略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爲据其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采獲衆說各稱名以別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潛夫論目錄

第一卷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第二卷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第三卷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第四卷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第五卷

愛日第十八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卜列第二十五

巫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第十卷

敘錄第三十六

潛夫論卷第一

蕭山汪繼培箋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春秋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故最為天下貴也
 有義人故最為天下貴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
 子尚與上通德義之所成者智也
 者學問也博而通之則智之所求
 不生而能知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也雖有至材
 不生而能知說苑建本篇子曰思故志曰黃帝師風后
 黃帝師風后史記五帝紀云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
 故命之曰祝融章昭注高辛帝嚳黎顓項之後也
 堯師務成子大略篇云堯學於君囑舜學於務成
 又作務成五舜師紀后禹師墨如
 禹師墨如通鑑按路史後紀一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
 或云湯師伊尹呂氏春秋注小臣謂伊尹湯師小
 通伊尹文武師姜尚
 師伊尹文武師姜尚
 尚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周公師庶秀
 孔子師老聃子白虎通云孔子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
 可以不就師矣成童不就師博父之罪也
 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
 博碩然南子秦族訓云人莫不知多之無益于己也
 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節今而况於凡人乎
 云碩人侯毛傳曰聖人大德也
 今尊不至於帝
 今尊不至於帝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士欲宣其義必

潛夫論卷一

先讀其書舊作智
 曰君子以多志前言行
 以畜其德王兩本
 以人之有學也猶

物之有治也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知
 子孫君子學之則富
 夏公以夏后氏之璜
 韓非子理其璜而得寶焉
 玉璞卡和之資
 借多假不離礫石
 之器哀夏十一月胡左傳曰蓋按禮記明堂注云殷之六
 八簋周之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
 耳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
 巧倕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作垂加繩墨而
 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
 宗廟之器補黻之章
 為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黻黻之美在於杼軸
 為美錦大夫君服而朝之以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傳善可羞于王公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質察敏之才
 每有良朋教之以明師
 士文之以禮樂誦之以詩書
 以春秋治要
 乎有字舊脫
 彼鶴鳴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無忝爾所生今作春令
 修業者文易乾非直為博己而已也

五

也博己即論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

也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引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論箕子陳六極書洪國風歌北門詩衛故所

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

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備廿四年左傳非

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莊子安厚樂笑服好色音

也乃將以底其道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而邁

其德也曰舉陶邁種德書夫道成於學當於書

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文云張富也張富對文下文

也是其證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見漢書

兩漢書有列傳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漢書京房

難篇考績篇並爾京房景京得銳精其學劉子駿

其所以速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荀子不荀其

初則化矣揚侯注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而不反其

王先生云速疑違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

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十鐵論相刺篇云七

室家負荷而隨孔子漢書酷吏傳到都日已背親

而身因困當奉職孔子信傳云曠日持久後漢書相

樂傳顯宗謝師門去必無幾矣幾劫獄臣黨云負

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

信廉勇未必無儔也爾雅釋詁云假借而及其成

名立績韓非子功名四爾雅釋詁云文王云令聞不

問不已詩南山有臺云德音不已文王云令聞不

令聞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漢書賈誼傳云誼徒

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禮記文王世子云凡

於夫子之遺訓也禮記祭義云結諸心是故造父

疾趨百步而廢自

矣坐致千里水師泛軸

王蠶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船

郭注繫船為維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

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荀子勸學篇云致千里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

臣當舟之安持機之利則可以承絕江河之難此

所託字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

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韓詩外傳四

而貴踐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說苑君子之性未必

盡照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及學也聰

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荀子儒效

也

正道為淫學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仲尼云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隆夫富世之利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祥祥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管子五輔篇云窮民者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篇云先王知衆民強兵農地富國之必生於粟則食足養廉作奇巧而利農事牧民篇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不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紀或不務下而農桑為本百工者以致用為本易擊辭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備用周禮司市凡市備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焉為末周禮司市凡市備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焉隱謂使人行貨物為飾巧鄭注理巧謂飾飾者禮記月令云毋或作偽物為飾巧鄭注理巧謂飾飾者也商賈者以通貨為本周禮太宰九職任萬民以鬻奇為末食貨志云通財需貨曰商漢書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王褒傳云辭賦以撓世事雖辯麗同義小者列士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子下列士風俗通見意林云列士者以孝悌為本論語云子鄉黨稱第焉以交遊為末禮記曲禮云交孝悌者以致養為本禮記祭義曾子曰養以華觀為末孟觀美也非直人臣者以忠正為本六韜盈虛篇法者尊其位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無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事則諷諫以柔媚詩假五者以媚愛為末樂晉語云其臣競諂以求媚詩假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與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經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業末事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取公實收采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補忠信謹慎此德其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管子治國篇云民舍本多私則國貧荒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備器以備事為善器器足以便事王吉傳云古者工不固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傳云古者工不取與極琢同淮南子逐於刻鏤云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欄灑上鄭衛宋趙之聲並以出巧偽因而相聞上巧偽飭之以沽末句注雖於茲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二十近漢書地理志琅邪郡當依上顏文作計計界鄰相傳所謂介報也語音有輕重此其比也白虎通商賈篇云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土通四方有用之物故謂之商也買之為言遠近度其有土通四方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令求其利者也固物以任貨論上高誘注堅致功牢而不僞今商競鬻無用之貨尚書大傳云工聖人在位淫侈之弊淫下舊有駁文刪治以感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後漢書桓譚傳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買人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倉棧而置貧本也求入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為國計者過矣高誘注過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漢書高傳云不能治產業勤力其仲力服家日六四富家大疏廣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治費要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祖記平準書云高
絲乘困辱重租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寬假漢書翟
此以寬假寵遂連言蓋即本於彼則民富而國平
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
士好語虛無之事漢書無雄偉辯論仁義非禮
尚然後世好之者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
麗論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品人猶言衆人晏
品人飾禮煩專羨樂淫民崇死從而高之此傷道
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論衡量知篇云人未
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論衡量知篇云人未
程本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周禮太師鄭注類
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漢書揚雄傳云司
麗温興喻以盡意周禮太師注與見今之賦甚弘
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鏡疑挽之談淮南
者處類繞以為慧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
怪於世愚夫蠢士說文云蠢愚也淮南子泥論訓
意與難通也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說文云詩亂
孩提之子童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韓非子難二云度
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史記盡孝悌於父母正操
行於閭門閭門之內盡孝悌於父母正操
所以為列士也烈治為字列今多務交游以結
黨助偷世竊名取世治要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
辭行姦軌以俸偷世以取濟渡濟渡有苦業毛為倫
舟子舟人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漢
金叔傳贊云城郭之固無以異而眩世俗之心者
也原道訓高誘生眩惑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

也禮記內則曾子曰安其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
與子問有餘必曰曾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今多違
志儉養約生以待終而約其親者禮記月令云鄭注
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禮記月令云鄭注
紀猶也盛饗賓旅以求名韋昭注旅賓也誣善之徒
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聖人論制節非虛加之古今生不能愛其死盡哀故
為者後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
於發屋賣名立羣世光榮者於俗故黎民送慕效至
亦無法度至用播梓黃腸多藏寶貨烹牛送倡高
墳天下踐慕取不相速念親將終無以事理乃健
其供養豫修立段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理乃健
華稱竭家盡修立段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理乃健
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養而為厚葬趙以事理乃健
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官者當事不避難今多姦
諛以取媚昭七年左傳以取媚從政撓法以便佞漢書
肅成論語云所愛者撓法活之玩者曲法苟得之
徒舊說徒字淮南子開訓云云忠臣事君也計功
苟得君子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紀史記秦始皇
石辭義云姦邪不而脫開亂危之原者也據脫要補
容皆務云姦良邪不而脫開亂危之原者也據脫要補
五者外雖有振同與農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
其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
闇君之所固也荀子王霸篇云闇君必將急逐樂
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
之爭消息豐瘠與時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
也夫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之所好
者從利以生者也在商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
以詩書與則學問在問上所以利也若水於下也

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公叔戌崇賄以為罪定十三年

桓離不節飲食以見弑哀十四年左傳云夫桓離

五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於公室

久矣吾欲弑之何如也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

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楚語子文三為令

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季文子相四君馬

不餽粟妾不衣帛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不食粟杜

六年見經則為卿矣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

皆能棄利約身也漢書王莽傳云克身自約論語

身也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注云約己身自約

天祿論語云天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

析顏回原憲公析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文原憲

死而己季次哀字也不厭因鏗於郊野守志篤固

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守志於程本廬之內

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

百世之際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故君子曰

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

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

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禮記

贈人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

賢則多以徵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

故曰無德而賄豐福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

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晉語傳伯負

乏爾雅釋言也遺賑貧窮恤於疾苦周禮大司馬徒以

養老疾其義皆同今流則必富程本居富矣有

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本詞以冲王故以仁義

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程本作費以仁義舊作

獲真賢矣漢書貢禹傳云昔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况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它故而弗之采乎

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陽雲傳云秦史記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越

也令名美譽韓非子用之難周語云非無賄之患而

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康叔之孫也史記而

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蠅云蘇秦傳云左

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

俗王言俗承上或承上或以九中堂生負苞王堂是

爾雅云發王芻是也古者多言負芻山野生蘭

芷史記日者傳云蘭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

之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寶戲

諸侯也御覽九百四十一靈珪出於云申徒狄謂周

公曰踐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云申徒狄謂周

蜂蠶於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風俗故苟有大美

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漢書劉

南子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者不疵其小瑕

是也雖有累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年十六

王卒告皆曰公卒在且厚不可當也侯國士謂亦

國之士慶忌謂要難天下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廉

智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

無雙世香用國士以爲美稱而於本國之義微矣

而患其非忠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王生云

世非患無臣當作非患無世蓋無羈縻司馬相如

臣此四語亦族俗分承言之義無羈縻而人之先

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史記漢與表

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毛傳私人也而

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詩鄭箋毛傳獨北狄

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

居是貴自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不

則君必欺焉難勢篇云乘不肖人之資而爲其私急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

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

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難字乃將言乎循當

多相亂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與

有也字掘諸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

子胥之所以被誅年左傳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

於嫉妬則又况乎中世之人哉况無又按本書則

今補才美質如學然猶不得直道而行論遂修其

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足以待人荀子非十二

李善注引風俗通云不處士者隱居故言也朝臣不

得直其言也管子明法篇云國無大人者非朝臣之言

高誘注隱仁義之道不直諫也此俗化之所以

也論語云國無道不直諫也此俗化之所以

敗之變貨仲舒傳云習俗化闇君之所以孤也

見主孤而母內人主法化而內則以放逐謂昭公

齊侯之以奪國哀十四年左傳魯公之以放逐謂昭公

其例亦見本訓篇史記吳世家云覆列國之以與蓋此

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

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始見史記秦今世俗之

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

者不少也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慢於人豈獨品庶說

伯夷傳作衆庶馮生說苑反質篇墨子曰夫品庶

非有心也以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

不違吮癰而無恚色方信云格恨也帝病不樂從

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

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

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

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

使至於餓死見史記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

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心力以補其言所以譽

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

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

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非

華子外儲說左下或黃或白鄭箋與明王之德時有

駁詳實真篇駁然則循行漢書循行宋祁曰循疑

字論議之士補長僕素餐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表奏議多屬千石大夫掌論議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勅奏議多屬千石大夫掌論議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光武論議多屬千石大夫掌論議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東論議多屬千石大夫掌論議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常傳喜傳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委性端慤論議

長其口王商傳云云鳳顯雁行多驕僭論議

能平厚鳳凰則之亦疏商京房傳云數以論議

遇於嫉妒之名史記鄒陽傳云不能自免於嫉妒

或云此名當為害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

也論語云幸免於刑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

為奴本紀伯宗之以死年左傳邾宛之以亡昭

七年夫國不之於妒男也猶家不之於妒女也近

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

與魯季敬姜云其所子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

西短兵接高祖急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然也

范睢細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本史記程

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

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也惟殊邦

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

楚見司馬穰苴傳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

孫臏而呂氏春秋臣蓋別有所本龐涓自魏變色

誘以剛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

與行也且字衍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

猶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與行也且字衍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

猶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與行也且字衍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

猶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與行也且字衍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

猶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與行也且字衍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

之傳見史記治諸子品節作法按非嗟士之相妒

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惟見知為可

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

選守冕錯雅為景帝所知史記高祖紀解嚴度曰

雅雅也蘇林使條漢法而不亂條無條字品飾有

日雅素也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

使制對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

定若木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

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冕錯既斬而帝乃悔

並見此材明未足衛身詩黍民云既明且哲以保

漢書無訓世不能衛其足淮南子故及難邪左傳云

子謂強鈕不能衛其足淮南子故及難邪左傳云

周公勿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

故及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

囚王同名不虐以明功史記夏本紀書之帝乙六世

德而武傷百姓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

聖乃召湯而囚之義臺文王以仁故拘應訓崇子道

商乃拘文王於羑里事詳史記周本紀之應訓崇子道

仁義體行至字疑衍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云體行

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

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云創跡盜跖叔嚮縲紲

年左傳屈原放沈賈誼貶黜史記鍾離廢替鍾離

何敞束縛漢書後王章抵罪見漢平阿斥逐侯名

仁漢書諸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諷傳

文蓋復是其輕者耳用此例詩者無罪無辜讒

口教教作警警爾雅釋訓今詩作寡寡釋義與此合

彼人之心于何不臻苑柳不今由此觀之妒媚之

攻擊也媚當作媚說文云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

不常侍病索隱云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

易誤也病索隱云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

之辨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

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

名遂天子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漢書李

尤備文官詳東在帝心論語宿夜侍宴管仲云

宿夜不出宿當此作宿說文云夙夜在公在古

燕漢書嚴助傳云助名達而猶有若此名達下有

侍燕從容宴與衡藝增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

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

達亦謂名達連朝廷也名則又况乎猷猷佚民山谷

隱士漢書梅福傳云隱士不顯佚民不因人乃達

時論乃信者乎時義與此同此智士所以鉗口結

舌莊子田子方篇云自鉗口而不言史記袁盎傳

師作箱五並志又云臣畏刑而鉗口箱與鉗同顏

業李尋傳云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周傳杜口括囊共默而已

者也宜傳云四括囊無咎無譽共默為洪漢書鉗

下類今多拱以且閭閻凡品說文云閭閻里門也閭

之太子閭閻之隸臣布衣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

矣後漢書馬融傳云羌胡剽聲千里聽聲剽

古注剽劫也猶言行聽久顏師觀其論也非能本閭

閭之行迹也蓋閭之誤爾雅釋宮中閭謂南

子主術訓云病之謂閭閻之內不出與交之閭謂南

教任安書云身直為閭閻之內不出與交之閭謂南

行迹猶云身直為閭閻之內不出與交之閭謂南

虛實也知臧否未直以面譽我者為智察臧否之

者不忠詔諛己者為仁孟云與讒諂處茲利者

為行漢書張蒼傳云蒼任人為中侯大為利者

利者為竊祿位者為賢爾四禮位以取其利者

壯士曾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藏文仲其子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藏文仲其子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藏文仲其子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藏文仲其子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藏文仲其子竊位者與文子而上仁受祿子曰論語云

貴竊位也後漢書杜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
 詩傳云久羈祿位
 實綱紀之化詩紀四方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
 立枯於道左說苑見韓詩外傳木徐衍所以
 自沈於滄海者也漢石入海傳度日周之末徐衍
 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風俗通正失篇言犬
 遂傳行耳又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目痛小疾亦
 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禽獸皆傳
 羣犬吠聲皆本此諺形世之疾此固久矣哉論語
 矣哉由之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
 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
 佃也襄四年左傳虞箴云獸臣司原易繫辭下昔
 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爾雅釋天云宵田爲燎郭
 通與鹿斯東奔鹿斯小奔云司原縱謀之御覽八百
 而謀之鄭語云王使婦人不西方之衆有逐豨者
 之方言云豬南楚謂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
 楚辭離騷也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惡之豨王先生云俗惡當作浴聖聖
 司原誤以爲白瑞及澤雨灌豕司原喜而色自獲
 聖塗淪敗乃復艾綴之本質耳司原喜而色自獲
 白瑞珍禽也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禽者盡
 芻豢單困倉以養之楚語云芻豢幾何韋昭注春秋
 仲秋紀高誘注豕俛仰嘍咿賦云伊優北堂上章
 懷注伊優屈曲依維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
 之貌嘍咿與伊優同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
 無何漢書陳平傳云居無幾何時烈風興而澤雨作
 越裳氏譯云澤疑淫繼培按說苑辨雨篇灌巨豕而
 惡聖作塗淪逐駭懼逐王當爲豕云真聲出乃知是家
 之艾豨爾說文四年雁豕豕也信焉今世主之於士
 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疑信焉今世主之於士

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魏谷子內
 進前而不御遙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
 聞聲而相思漢書韋賢傳韋孟則亦懼失麟鹿而獲
 司之所舉漢書韋賢傳韋孟則亦懼失麟鹿而獲
 艾豨說文云麋鹿也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舊本改
 風雨說文云麋鹿也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舊本改
 論衡定賢篇云筆龍騰而雨集兩集兩集與此同其則險隘之
 徒楚辭離騷云馳驅馳驅而雨集兩集兩集與此同其則險隘之
 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漢書楚元王傳劉
 微指以讒妒羣吠齧賢楚辭離騷云馳驅馳驅而雨集兩集兩集與此同其則險隘之
 庸態也晏子春秋問上云云問人有酒酒者爲器器者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問上云云問人有酒酒者爲器器者
 公之狗猛而人挈器而夫國亦有猛狗狗迎事者是也
 有術之狗猛而人挈器而夫國亦有猛狗狗迎事者是也
 敗也豈希晉語云禍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子
 覆宗廟宗廟云暴王之所以失人者未之嘗聞後人猶不
 能革更也晏子春秋問上云云問人有酒酒者爲器器者
 所以屢失守詩文王命靡常又云五物之官守而天命
 數靡常者也詩文王命靡常又云五物之官守而天命
 山南嗚呼時君俗主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時君
 寶篇云其主俗主也高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

得當仕路當恆嫉正直之士詩小期云得一介言
 塗猶言當路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
 於君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
 使范雎之徒以矯其邪也引蒼頡篇云矯正也故
 得問其說以障彰主心漢書董仲舒虛辭百
 上設威權以固士民秦策苑雖曰臣聞重為國趙
 高亂政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
 政事則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
 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
 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
 魚爛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河決不可復理
 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
 之下當脫願一見高不能而死見史記秦始皇
 常囚簡公田常即陳恆事見史記秦始皇
 齒管齊之權縮閱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
 詳齊策踔淖濶閱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
 王藉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南面篇
 之云襲亂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周語云師
 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詳於諸後漢書蔡邕傳云
 三公謠言奏事章懷注引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
 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劉陶
 傳云聽民自以己賢於簡濬而趙高賢以上三於
 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作
 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
 民也書西伯戲黎云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文也王淫戲用自絕
 治謬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陶謨故
 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
 賢也漢孟于云進不隱賢既患其正義以繩己

矣史記商君傳云日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
 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或於各賦能取善策不從己
 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屏棄是以邾宛得衆而子常殺
 義寡不勝衆遂見屏棄是以邾宛得衆而子常殺
 之年昭十七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要改新序據治
 潔云屈原王用之秦欲吞滅諸大夫有博通之知清
 楚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
 外乃作離騷漢書揚雄傳共譖騷云靈修既放於
 子蘭也按史記屈原曰椒蘭不載于椒耿壽建常平
 而嚴延妒其謀見漢書酷吏陳湯殺郅支而匡衡
 校其功舊作據治要改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
 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讎矣非治要補韓
 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乘舊寵沮之於
 內乘舊作特君而重於寵人矣乘舊寵沮之於
 二字據治要補按接當其才疏力竭而己接賤舊無
 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
 充國傳疏捕山間虞類師古注疏字本作蹟言尋
 跡而捕之亦疏欲自信於外此據補思善之君願
 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
 者也皦疑皦禮記曲禮鄭注皦號呼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漢書谷永傳云王事
 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考功則亂善惡信則直疑賢不得
 考功則治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亂善惡信則直疑賢不得
 見障蔽漢書李尋傳云被障云而伎巧不得竄其姦矣
 春秋審分漢書李尋傳云被障云而伎巧不得竄其姦矣
 人無所竄漢書李尋傳云被障云而伎巧不得竄其姦矣
 鈍闇弓不試則勁撓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
 則良驚疑韓非子顯學篇云良藝文類聚五十七

効實為王休者也詩江漢云休侍中大夫博士議郎

待中屬少府博士屬太僕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漢書

孝廉按茂相考本召取明一及選茂才漢書茂才者移名

正為直言極諫傳下論教厚並列以書左周黃良方

所增此科光祿歲元光祿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是傳也成帝紀永始三年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行誰玄帝紀亦作始三年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不始矣有道後漢書安帝紀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道賢長方正明經上見寬博初後漢書章帝紀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以典長相者武猛後漢書安帝紀元行敦厚言非有令事且亦

勇猛知兵法過二十郡舉治劇見此皆名自命而

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

立功漢書郊祀志永誓曰天正稽古律立貪殘專恣

尹氏世卿而專恣又云殘化趙高專權自恣

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引漢書百官職儀云刺史以古注

公問私旁詔云條千石姓聚傲為姦承莽傳云

勿牧數存問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漢書

後漢書實帝紀本州郡元不理云頃者州郡慢

罪至令守關暴虐訟前科條不絕尚書不責三公

下之義諷文云是以凶惡狡獪無助廿六年左傳時

太尉張有云狡獪者蓋律以上狡獪也漢書張湯傳弘農

道紅陽侯壽懷姦邪亂朝政狡獪不道王尊傳

輔擊法數日死盡得狡獪不道王尊傳

王傳劾漏泄尚懷姦問狡獪不道王尊傳

皆其事也無道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

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藝文類聚

拾遺補闕百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馬遷近對

遺補闕而貶黜之憂漢書

也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論衡

以桀逆應至孝後漢書卓異者紀桓初五年而典城

文詔曰桀逆也並孔融傳云桀逆也故按說

貪饕應廉吏說文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義借字狡獪

應方正以諛詔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尹賞傳

輕薄以空虛應有道論衡量知篇傳云空虛無德後

賢當輔以巽闇應明經論衡

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漢書

稱州郡輕貢舉篇云靈獻之語曰舉秀才用知書

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獨如泥高第良將

乘其材力傳序當作財漢書相君貴者阻其勢要氏

俗者曰何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

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王官待郎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二千事官職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漢書景帝紀後無廢位其非二人此承其官

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
 年詔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
 非獨州郡也是以非其人其官下民被奸邪之
 傷史記夏本紀云非其人其官下民被奸邪之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
 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
 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死附罔
 下者字舊脫大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
 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古者諸侯以下本武帝元朔
 事詳尚書大傳附下罔上四語說其受事而重選
 苑臣術篇以為泰誓文斥作選其受事而重選
 舉審名實而取疑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
 多士詩文王云成教化而安民氓漢書董仲舒傳
 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財利而三代舊作於世皆
 致太平聖漢踐祚有武王踐祚大戴禮載祀四八而
 猶未者舊云然又未也按新書數寧載祀四八而
 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
 重罰惡明證鹽鐵論鹽鐵石篇云語曰五盜執
 有度篇云繩直而枉木斷此羣臣所以樂總猥
 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疑當
 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為說者也
 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論語云天將使諸儒金
 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
 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
 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漢書楚元王傳劉
 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衡顯師古注前學之師也陸孟傳稱先師董仲舒
 劍也科察考功漢書房日令丞尉治縣崇教化亡
 也法覺之自除盜賊負其三率相推則則此法以遺
 賢俊年認曰延登賢初元太平之基必自此始
 為南家立序云得賢則能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

詩卷阿鄭箋云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是故世
 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遠也規矩而為方圓
 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
 矩而正方圓也韓非子法法篇云倍法而治是廢規
 也必不幾矣無舟楫而欲濟大水不期於計數而
 也欲舉大事民無舟楫而欲濟大水不期於計數而
 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喪四子講如文選王
 田而能致遠未若遵班固之疾也此意與彼同羣僚
 師尹咸有典司賦云各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
 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
 其文以程本其實則奉職不解讀為而陳言者
 不得誣矣韓非子主道篇云羣臣陳其言君以其
 道臣則陳言而不當其事不責其功功則誅明君之
 陳言以治衆衆端後以應前按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書賦作數試
 與此同能今並作敢無下誰字此堯舜所以養
 黎民而致時雍也典書堯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
 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務本篇云
 上言古記上世古記高誘注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
 不數滅滅當作滅滅形相近漢書三代之志以覆列國穢
 朝鮮史記平準書作彭吳買滅朝鮮誤正類此臣
 數亡國夫何故哉故治要舊脫察其敗皆由君常好
 其所亂而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
 治漢書董仲舒傳上並有以字惡舊作志據治要
 而所亂者非其道是政日以非其人也故要補

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易乾象曰時乘夫六龍以御天

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真醫善治

賢無治病無真藥當得麥門冬反得烝積麥

真王將生云己而字不能以稱明詔是其例合而服

之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疾醫合其視藥五

劇未說年癡劇王漸進也漢書哀帝紀贊云即位後病

也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

益於療病說文療字據御也或從七百州九補

藥而弗敢飲說文飲飲非而便求巫覡者雖死

可也男楚語云民之曰巫來不識云信巫降之

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與真以下文有脫

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

滅亡可也管子八觀篇云本國徒三代以下皆

以支羅服烝積麥合藥病日疴而遂死也小爾雅

先王為官擇人安書呂刑云擇非人必得其材

務順以動天地如此繫之辭所以傳動言地君三代開

家所以傳嗣百世尚書有唐虞之侯伯自春秋之

後戰國之制將相脫書權臣必以親家荀子非相篇

親家荀子非相篇

傳章懷注引姓親家莫不長年寶德兄弟親家皆奇之

傳章懷注引姓親家莫不長年寶德兄弟親家皆奇之

傳章懷注引姓親家莫不長年寶德兄弟親家皆奇之

傳章懷注引姓親家莫不長年寶德兄弟親家皆奇之

傳章懷注引姓親家莫不長年寶德兄弟親家皆奇之

由誤字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云毛詩車華序
 於而取侯漢書李廣傳云諸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
 疑軍吏上脫封字或取封侯而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
 子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受封焉方受色歸
 如其方色直以茅授之漢與以其所南方受色歸
 國以立社其故謂之受茅土也姓不立社也又不得
 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也姓不立社也又不得
 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京師通
 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漢書
 皆居位空虛無德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
 不曉政洽無德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
 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或驕奢怙後不軌謀
 與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此以危子產有言
 其命殞身亡國破敗上疑脫此以危子產有言
 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襄州傳是故世主
 世書作也何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
 材而授之官舒傳云量材而授官不使立功自託
 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齊語趙策左師
 觸地見太后曰今器尊而長安君之位有功於國一且
 自託於趙此安君何以令結怨於下民漢書李尋傳
 民於罪於惡韓非子亡徵篇云懸辜而弗誅莊子
 漢書陳湯傳云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
 民對此文大順於天忠貴篇末段相同彼云下自附
 於姓無二心亦無晉語積過既成豈有不願隕
 者哉後漢書馮衍傳云積過既成豈有不願隕
 乎魏書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
 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人
 君也此君不察文有脫誤賢位定然後君俗人君
 不察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墨子尚賢中
 而與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此其心不察其知
 不能治千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此其心不察其知
 彼本於譬猶以愛子易御僕詩正月鄭箋僕將車者
 也以明珠易瓦礫淮南子春秋樂訓成篇云視珍寶珠玉
 也必矣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
 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夫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
 者未嘗不蕃昌也闕元年左傳云成其必蕃昌
 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則是與天鬪
 也使無德況之人爾雅釋詁云賜也況與賜同
 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按漢書上
 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賜爵祿豈不難哉又
 言董賢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賞賜亡度竭所以害
 內云宜為謝過天地解難海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
 有相傳陰陽者王順陛下之選羣生之通命知古賢聖未
 元二名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紀初
 則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
 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漢書

天則人心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
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
則君政惡以選為本以選上選舉實則忠賢進選
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
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
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
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
豐五穀豐而民眉壽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
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
社稷安而君尊榮矣
麻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氣則疾疫不生
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按所
云大指本於董仲舒張湯後安世傳相上封事云
天朝廷尊榮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
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民惟
之漢書谷永傳云國以民為基為基君者民之統
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故
東帝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得賢而用之則國治
舍賢而用不肖則國亂
人君之用器也
創墨難崇若五增延表百丈而新者工用相
論亦云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
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
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

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
任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
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而發頌聲也
並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論衡否泰消息陰陽不
道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進則衆賢退華枉盛則道消
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也君子道消君子道消
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也君子
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
情矣稷高臯陶聚而致雍熙術傳契五倫令班固
致災異
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論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
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
相御史也
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
不嫌名迹
漢書賈誼傳云竊跡前事類古注尋前事之蹤
跡與漢元至今律歷志云黃驕貴之臣每受罪
帝調律歷漢元至今律歷志云黃驕貴之臣每受罪
在位於上則黨與成於下
幸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
進姦黨也
威其家寵近習之堅親其類是故王莽與漢
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
人必賢而忠高誘注貴人謂公卿大夫也賤人

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

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

人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

寵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

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漢書陳湯傳云莽欲誅

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帝改元稱制宗室安眾侯

更舉兵欲誅莽太守義勇等之夫以十萬之計其

能奉報恩奉事上者懷義恩也此當云奉民之報恩

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

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云其位彌高而

罪彌重滋多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

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取也國無道

富且貴焉取也列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駘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正無

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

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同明相見同聽

相聞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分同明賢同明相見同聽

賢聖然又欲於貴人之風指武指有二義漢書何

承莽風屬而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司空莽傳

指意草而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司空莽傳

者傳論云蔡倫受南越風光令上孔光傳莽傳

承帝旨傳其孝王傳西羌傳云小黃門帝為後漢

劫齊皆以承帝旨傳其孝王傳西羌傳云小黃門帝為後漢

不得却諱文元嘉以權勢之屬託漢書鄒陽傳

本師古注許氏傳史氏上無許史之屬託

顏師古注許氏傳史氏上無許史之屬託

尹翁歸在東海屬欲拜託如海太守守按屬託

病篤後漢書夫病甚云殆年將起子孫我屬託

兄第後漢書夫病甚云殆年將起子孫我屬託

交四年坐與夫托郡縣少府事馬援後更相屬託

堂芝中等大夫屬託郡屬託郡屬託郡屬託

論朋友屬託州郡屬託郡屬託郡屬託

謁闕門韓非子不屬託郡屬託郡屬託

選舉皆歸參司非有周召之門後漢書則節重

有財貨無歸參司非有周召之門後漢書則節重

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

下士故能得真賢也謙卑而復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離薦子故能得正人左襄三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勢以陵賢封後漢書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詔諛以求

親然後乃保持之漢書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後丞相傳上數持用九卿傳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及丞相傳上數持用九卿傳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蔽助也持管子仲而蔽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楊仁知注持管子仲而蔽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薄正色保持之石璧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
太傅揚殿所疑有告亮欲舉兵討亮鑿以爲不
保持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
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漢書鄒陽傳云今欲
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伏死擅穴巖諫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擅穴巖諫
而趨闕下者哉信

潛數第十

凡有國之君字君下書有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
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房傳云任賢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
賢無妒而進楚策蘇子曰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秦策
賢曰小者身而道獨抑於下也作猶掘治要改舊夫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則公
究按本書法奪私者下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
皆作究法奪私者下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
法奪私者下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
本言曰法立則莫得爲私矣列士之舊脫據所
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
夫以不肖代賢是爲奪也以賢代不肖是爲伐也
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無法治要作思私按則非
於下人擅行操國柄太貴所爲甚治則非
改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閒塞治要作隔管子期
隔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得通又云親疎相錯杜
塞剛陳塞咸治要使不相得者也主得賢臣頌云聖
隔義同塞咸治要使不相得者也主得賢臣頌云聖
相得益章神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
衆以取容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者
取容不墮治要作精據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
義不墮治要作精據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

民云剛亦不吐撓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禮記
法見務本篇注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禮記
比云讒諂之民者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首左傳
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成十五年左傳云智術之士與邪枉
之人不兩立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與邪枉
重之用且必編重人之外矣智術之士與邪枉
不可兩存之仇也淮南子論言訓云邪與而立下
正相衡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而舊有
據治要刪改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
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孟子曰暴
此所謂與仇選使選善作選令囚擇吏者也書云
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洪範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
惡之必察焉語論故聖人之施舍也周語王孫說曰
也識之章昭注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班彪書云主
傳云博詢可否示不專己必察彼己之爲治要而
度之以義周語王孫說曰或舍人取己孟子云舍
反言之中論慎所從篇云夫入之所常稱曰明君
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已故
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如非從不在乎論已故
與此同意故舉無遺失而政治要無廢滅也聞明或
君則不然或與惑同荀子臣道篇云聞主惑君呂
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
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
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
則何本乃按則字是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
與下對則大察相慶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
以問姐己姐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爲俯而泣
曰君王年即耆邪按當作既者百九十四篇既老
既者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
於是渝而以爲惡詩羔裘變也姐己恐天下之愈進

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

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

侯淮南子微真訓云醜鬼侯之女呂氏春秋行論

注曰鬼侯即九侯也史記魯仲連傳云九侯過有子

本好又云九侯紂不為惡醜九侯殺之自此之後天

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書閉禮記月令云審門

鄭注重閉外內閉也淮南惟恐紂之聞也趙高專

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

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或謂公之

胡之省也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目當作杖目

先生曰獨疑屬王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

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因白二世

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

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

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夫好之與惡

效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猶呈見而鹿之與馬者

行著於形者也新語云馬鹿之異已又定矣還至

讒如疑當作妖臣妾之節僞言而作辭也易遊九

百條之位朝堂注詳載邊篇王先生云及歡愛苟

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楚辭賦云

奪君心便以好為醜以鹿為馬而况於郊野之

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關門之外李克曰

也君道篇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

此周而蔽賢百史輩黨者進少漢者退是以漢書

風辛慶忌傳贊云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

民昭義聞於主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

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鯨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

舜而放四子見典書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

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

佞而位者脫在上尚直若彼今夫烈士之行其不

及堯舜乎達矣達當而俗之荒唐莊子天下篇世

法滋彰老子云法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

合也亦必不幾矣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

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

歸詳見六韜注委之以政用能造周宣十五年左傳

以得舜文主參己以得呂尚說苑尊賢篇云堯舜

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

也

此周而蔽賢百史輩黨者進少漢者退是以漢書

風辛慶忌傳贊云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

民昭義聞於主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

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鯨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

舜而放四子

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

佞而位者

及堯舜乎達矣

法滋彰

合也亦必不幾矣

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

歸

以得舜文主參己以得呂尚

秦政

始皇

決即沈滯之誤周語不決按不沈滯章昭注沈伏也滯

云胡為黑黑而久沈滯也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
感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管子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疎遠卑賤不知人之不
志親其勞漢書翼奉傳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
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
異姓五過親而平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
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治
作詩按周語云使公卿列士獻詩警獻曲或誤
補此良史獻書良字無師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
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誓史舊作教誨耆艾
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周語作也
末世則不然其常嚴辭下傳云徒信貴人驕妒之議
獨用苟媚苟媚亦作宿媚按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
愆咎廣韻二仙見論德議者見尤惡於是諛臣苑說
如術者諛臣也洽要諛臣下有佞人二字又從
以詆訾之法漢書哀帝紀被以議上之刑此賢
士之始困也漢書嚴安始作云此近遇也始苦也文與
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治要作驕
噬賢之狗也經音義一篇所云羣犬噬賢一切人君
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權如權將兵之權而外
招賢以上九字治要作招賢之狗欲其至也治要蓋誤亦悲乎

潛夫論卷二

潛夫論卷第三

蕭山汪繼培箋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傳作貴忠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
 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者脫未嘗不破
 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注見思帝
 王之所尊敬春秋繁露帝之所尊敬天者百神之君
 也最尊也天之所甚愛者民也曩日四年之愛民甚
 矣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左傳師曩
 日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焉可以不安而利
 之養而濟之哉與我共平之矣而一年詔曰賢人利
 海之內必從夫易繫辭云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是以君子
 任職則思利民桓桓六年左傳云賢臣上思利民忠也
 可以安國家利民楚元王傳云向封事云賢臣上思利民忠也
 則思進賢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封事云賢臣上思利民忠也
 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其代之王者法天
 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功孰大焉故
 而民不重居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
 而建官後漢書劉玄傳云三公上論衡紀妖
 者云屬備具法象三台以爲三公北九星爲九
 士凡百二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按小司稱上
 論自稱交篇云下及小司謂官職墨級者其相商司得
 後謂司馬光武改司馬爲太尉故太尉稱上
 年引陳留書云承望上司經閣長魯吳祐傳和
 爲上引陳留書云承望上司經閣長魯吳祐傳和
 無上引陳留書云承望上司經閣長魯吳祐傳和

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管子法篇云愛忠
 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
 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
 數注見思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
 世追思齊破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詩甘見愛如是
 豈欲私害之者哉周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
 德不忍伐其樹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
 其後之封君多矣封君世書云或不終身或不甚
 月而莫墮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而
 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后政文功臣表敘引
 重後漢書賀成王之治湯野法三聖顧羣后之勤周封八百
 老之策高其功光於王治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
 民而之祀與周並傳子繼且猶不伐況世世無刑
 齊受祖之竭力故支庶年闕而襲封功臣皆割符世
 或悲傷此文自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論以仁撫世澤
 見勸勸此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論以仁撫世澤
 及草木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兼利外內普天
 率土後漢書班固傳曰堂詩普天下莫非王各以
 王臣普亦溥也非莫不被德舒云漢禮樂志董仲其所
 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行漢書禮樂志董仲其所
 本枝百世年詩左傳引詩與此同六季世之臣
 傳季世也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
 多殺者爲賢白起蒙恬史記秦以爲功天以爲賊
 息夫董賢漢書見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
 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中不得民意後漢書王

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
 內若一家之民為通計天子曰兆民云一夫不
 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
 管子校渡篇云農不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
 有為之饑者一農不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
 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
 其寒矣新書無蓄篇云古人之曰一夫不織天下
 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今舉世尚農
 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後漢書
 元和三年告曰務盡地力勿令遊手按漢書貨殖
 傳云童子指千孟康曰古者無空遊手按漢書貨殖
 指巧舊書功指故曰改手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
 者衆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地無志云漢書立綱情怠
 安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務末漢書立綱情怠
 政論云世奢服奢則無用之器貴本務末漢書立綱情怠
 農桑勤而利溥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穀末而商
 雕鏤工女投杼而刺遠而耕入少農夫穀末而商
 邑翼翼四方是極漢書巨衡傳翼四方是則後漢書
 宏後準紀載衡疏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
 出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
 云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
 本京邑後人今察洛陽武後漢書光武皇帝紀云
 洛陽定都焉按洛陽依下文年冬十月車駕入
 河南郡維陽縣古注魚蒙云漢火德忌水故去
 洛水而後改為維字也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
 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
 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
 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
 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
 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
 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據傳改上天

降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觀望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智生則邪巧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云其衣服儉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刑罰深安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農事心饑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之本也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未嘗有也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為邪之起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刑罰之起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道天新書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欲其無下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年詔農事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家所並意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弱生是故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強生是故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慎微防萌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節以制度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終而復始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史記蘇秦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不亦舌困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謙者願焉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以相詐給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說文給語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與語通數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比肩是也管子八觀篇云主無積而衣主無積而衣
 子晏

春秋雜汗云臨淄三百閭張袂或以謀姦合任爲
 業本傳注云合任謂繼踵爲任使也按合疑當作
 合帝承始三年書爲後任報所改或以游敖博奕
 爲事漢書游敖不任田傳爲事輒斥罷之子或疑丁
 夫世不傳犁鋤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博
 農事世當爲舟說懷九挾彈攜手遊游說文九也
 文云重丁云挾彈懷九遊者胡九操彈居其下終日
 戊子衆鳥居其上彈彈居其下終日遊說文九也
 不棄詩北風云論手同行相約云手俱遊按北堂
 王鏐詩千講德論云觀與相約云手俱遊按北堂
 大老從旁舉身四引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老
 數息不虛矣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
 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左傳二
 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
 豎小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接而持之妄彈烏雀
 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
 坐作竹簧器云簧蓋卽竹簧也竹簧之類釋名簧樂
 鏡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御覽
 八十一傳作塞甘作口按漢書五五志有口舌
 之病傳謂塗附之如漢書伎幸傳云傳脂粉也
 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
 文擊鼓歌吹併戲也漢書霍光傳云引莊子昌邑
 人擊鼓歌吹併戲也漢書霍光傳云引莊子昌邑
 上理云人心排下而進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
 地釋志云趙中山地講人衆作姦巧多弄物爲偶
 優成帝紀永始二年詔曰將作大匠萬年安物爲
 飾新書瑰璋篇始二年詔曰將作大匠萬年安物爲
 按本傳今詩作市今多不修中饋二易家人六休其蠶
 織印而學巫祝鼓舞事神說文云巫祝也
 神以取鹽謝堅頌不健舌或以成俗飾僞行詐爲民巫
 巷釋本相學是祝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淮南記

王傳云發惑百姓漢書作營營通周禮凡回神
 之按說文發惑百姓漢書作營營通周禮凡回神
 能者鄭注云其語曰古者能上比之精爽不備而
 其男曰光現女曰巫能上比之精爽不備而
 在男曰光現女曰巫能上比之精爽不備而
 以聖之牲器時服之巫祝既聞其義何居之以見
 貨食行誣人而降惑於淫祝既聞其義何居之以見
 漢書匈奴傳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方言云愁憂憤
 云氏憂我弱疾之憂憂憤憤方言云愁憂憤憤
 少愧亂我弱疾之憂憂憤憤方言云愁憂憤憤
 時去離正宅漢書有避疾之事漢書游依原涉傳
 涉所如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里門漢書來
 王君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後漢書
 時移住學舍魯恭不聽按漢書孝平王皇后傳
 取時注云便時崎嶇路側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民
 安史記作隋書上漏下濕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
 風寒所傷今風寒客於人使入毫毛畢直皮膚閉
 而爲熱漢書支人疾中寒道死顏師古注中寒傷
 古注中傷也道病所傷中寒道死顏師古注中寒傷
 禍益祟也祟文云禍害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
 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
 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史記扁鵲
 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崇篇云人之疾病希有不
 由精解與飲食者當調氣以得裁好作繒常也
 命自絕謂巫不審俗人之知也裁好作繒常也
 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或裁好作繒常也
 願辭借爲雇言雇賃也廣韻十一祝之辭雇爲鳥
 神而祈福虛飾巧言欲邀多福詩爾多福或裂拆
 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
 縻說文云紡網絲也王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

天下之名木也。生於深山之中。產於馬谷。統之傍。姑
 要作之。梓文選。劉公幹。公謙。詩注。司馬紹。谷統。傍山。姑
 左傳注。引深。山窮。四年。經歷山。峯。歷郡。國。按。廣。雅。釋
 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岑。漸。也。漸。山。然。也。立。千。步
 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云。越。十。三。年。左。傳。崎。嶇。不
 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擊。也。說。文。伐。斫。
 擊。訓。然。後。訖。訖。說。文。云。會。衆。然。後。能。動。擔。說。文。擔。斫。
 正。俗。字。齊。語。負。任。擔。荷。章。昭。注。背。曰。負。肩。曰。擔。管
 手。八。不。可。爲。牛。列。然。後。能。致。水。近。王。大。生。云。列。疑。引。形
 獨。運。也。云。牛。列。然。後。能。致。水。近。王。大。生。云。列。疑。引。形
 上。阪。強。牛。引。前。油。漬。入。海。油。當。作。漢。書。趙。充。國
 材。注。下。以。水。運。木。而。皆。在。水。次。冰。解。漚。下。顏。傳。西
 注。漚。下。以。水。運。木。而。皆。在。水。次。冰。解。漚。下。顏。傳。西
 懷。注。上。而。通。謂。大。漚。漚。漚。決。也。連。淮。逆。河。王。孟。子
 從。流。上。而。通。謂。大。漚。漚。漚。決。也。連。淮。逆。河。王。孟。子
 之。連。此。連。淮。之。反。謂。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資。質
 而。達。於。江。師。之。道。工。匠。雕。治。說。文。云。雕。積。累。日。月
 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
 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漢。書。元。封。帝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西。至。敦。煌。武。帝。分。武。元。鼎
 泉。地。置。張。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鐵
 被。救。煌。張。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鐵
 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可。爲。痛。心。云。痛。心。疾。首。呂
 氏。春。秋。禁。塞。篇。云。世。有。與。主。仁。古。者。墓。而。不。崇。仲
 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古。者。墓。而。不。崇。仲
 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
 曰。禮。不。修。墓。禮。記。檀。弓。本。傳。與。墮。同。鯉。死。有。棺。而
 無。槨。論。文。帝。葬。於。芷。陽。相。舊。作。芒。礪。據。傳。改。史。記。將
 年。以。芷。陽。明。帝。葬。於。洛。陽。引。後。漢。書。世。紀。云。順。帝。九
 鄉。爲。霸。陵。故。富。壽。亭。也。西。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
 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
 陵。事。見。漢。書。明。帝。紀。陵。墓。雖。卑。而。聖。高。傳。作。德。今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史。記。呂。不。韋。傳。云。吾。國。之。衰。人

趙。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生。即。務。本。篇。所。云。約。或
 女。刻。金。鏤。玉。壽。之。器。梁。統。後。漢。書。王。仲。德。傳。以。東。壽。器
 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鏤。黃。腸。玉。匣。章。懷。以。壽。器
 引。漢。書。儀。禮。下。至。以。玉。爲。一。尺。二。尺。二。橋。梓。梗。棗。良
 寸。半。爲。一。尺。二。尺。二。橋。梓。梗。棗。良
 田。造。塋。從。禮。記。檀。弓。曰。樂。斯。亦。文。子。升。於。我。欲。葬。焉。伯。玉
 王。曰。孔子。曰。古。之。則。墓。而。不。墳。鄭。注。墓。謂。北。域。今。田
 也。封。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足。以。論。散。不
 也。封。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足。以。論。散。不
 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醜。古。者
 藏。瓶。馬。偶。人。繡。祭。其。物。不。備。也。及。其。後。則。有。醜。古。者
 生。人。馬。偶。人。繡。祭。其。物。不。備。也。及。其。後。則。有。醜。古。者
 云。賣。偶。人。馬。下。素。爲。物。顏。車。棺。輪。厚。資。多。藏。器。用。如
 象。真。車。馬。之。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
 形。也。偶。人。馬。之。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
 上。僭。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
 成。林。臺。樹。連。闕。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闕。垣。闕。列。樹
 庶。人。之。墳。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祭
 成。林。臺。樹。連。闕。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闕。垣。闕。列。樹
 秩。家。每。有。喪。葬。都。官。按。漢。書。宣。帝。紀。傳。云。洛。陽。都。官
 中。都。官。凡。京。屬。縣。漢。書。薛。宣。帝。紀。傳。云。洛。陽。都。官
 師。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宣。帝。紀。傳。云。洛。陽。都。官
 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宣。帝。紀。傳。云。洛。陽。都。官
 縣。發。取。祠。具。碑。碑。不。受。祠。因。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
 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
 攪。擾。傷。害。吏。民。傷。財。不。害。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
 之。陵。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武
 王。墓。在。京。北。長。安。鎬。聚。東。南。中。正。義。引。畢。原。地。志。云。武
 皆。在。京。北。長。安。鎬。聚。東。南。中。正。義。引。畢。原。地。志。云。武
 政。論。云。文。武。之。南。城。之。壘。曾。析。之。冢。傳。注。云。南。城
 北。與。平。地。齊。費。縣。西。南。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南。城
 有。南。城。縣。注。故。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
 安。國。折。論。參。父。也。皆。孔。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
 孝。也。以。爲。衰。君。顯。父。不。欲。衰。稱。其。君。孝。經。云。以。顯
 母。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先。禮。記。祭。統。云。顯。揚。不。在。車

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多貨則傷禮云
德弊矣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禮文又幣厚則
有所晉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左傳二年
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成二年左傳秋
安死篇高誘注引傳作呂况於羣司士庶乃可
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漢書轉益其臣下後世相放
衣服履綈刀劍亂於主上時臨朝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能矣夫過天之道其久矣矣諸侯景帝時武原侯
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表舊脫武高祖功臣侯年
帝時桑民攬陽侯坐冢過制髡削未詳周禮冢列人
以下至庶人各關內侯差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侈過上
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
化使之然也崔實論云王家至一人偃普時勢驅士莫
使其然漢書匡衡傳云此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
變風易俗以致太平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
柔緩急音聲不離地志云凡民風氣故謂之俗孔子
取舍動靜土常隨君上之情欲在上統理之俗必
移其本而易其末此現同天下論散不足錄東書
教成而後略其意漢書成帝紀哀始四年詔書
文以明制以序尊卑制故民與行以義而利其
而無其制以序尊卑制故民與行以義而利其
方所則奢靡未開修靡有厭足公憂國者或屬迺臣
逸豫務廣地宅治園池多畜奴婢服飾綺縠設
鼓備欲樂百姓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
有司以漸禁之德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
財法厚葬不能禁德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
明帝下詔平十忠二年孝子慈兄儲弟薄葬送散
送仲尼葬制子有棺無槨生喪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

慎微第十三

於墳土以供終無之槽費子孫寒於一與此豈破積世
之意我其申服服制比年陰陽不調田荒於此
帝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田荒於此豈破積世
未歸本而司慶典莫肯親察今自無害民之
管後有司慶典莫肯親察今自無害民之
禁先京師而後其諸制度帝宜施行其事
近親親節儉死傷莫生是以舊令節制
商賈當小民或忘帝法禁奇巧貨物元行
令加當先帝正法禁奇巧貨物元行
禁奢後毋贏邪淨巧之紀物元行
舊之際入難荒居朝品節財元行
味衣無二錄此年難獲豐靡尚去飾約食不
慮被不圖久長此年難獲豐靡尚去飾約食不
禁奢後毋贏邪淨巧之紀物元行
鳥與服用且重有輪以觀飾後者皆帝
如承平中故事令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成而舊劍山海經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論云未見運世
崛起李善注云興與同曰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
非截斷而顛陷也說文云陷高下必波池而稍下
焉波池旁之貌如傳也波池傳又云罷引郭璞曰
波池也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釋名曰
高曰嵩嵩古作崇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
年左傳黃泉及地中故曰黃泉漢書揚雄傳
云深泉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
古命命人布衣先王後生衣絲三字不辭疑有
不怠禮記曲禮云教必致顏閔之賢顏淵曰德
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桀跖則常危篇云為非獨

也如淳曰怵音怵揚蓋服應本故王莽竊位而不
慙漢書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非
一也世品人遂舒積惡習以下文有脫誤漢書董仲
也亦以漸至此文蓋本此四字下尚有脫文
爾多益至末今移正然此四字下尚有脫文
聖賢卑革召會進見之誤後漢書實恭已甚則登
其福昭之十五年左傳叔父焉在慶封伯有脫荒淫於酒
沈涵無度以弊其家襄廿八年左傳晉平昭政
意同繼培被新書道術篇云志操精果謂之行
誠為殆修是鄭讀殆為意論淮南子秦文試尊賢授
必會殆修是鄭讀殆為意論淮南子秦文試尊賢授
揚雄書收不殆方言並後劉子駿與感以喪志良臣弗
匡故俱有禍左昭元年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
公荒序怠便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幾於亂亡中能
感精勤恤民事周語云勤勞精思孜孜不怠
勞精勤恤民事周語云勤勞精思孜孜不怠
成業二聖漢受命而王勞心苦思夫出陳應爵命管蘇
農令尹即楚年致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
以春秋長見王事蘇侯伯即說七年左傳篇作楚
王死後出奔鄭是二人表仲在文王時弟序以為
微尹克黃五書古今人表仲在文王時弟序以為
不表列陳時孫叔敖之後申公培樂伯優孟之前
近此以爲致誤然事又謀也王召卽墨烹阿大夫
見史記田故能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
完世家田故能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
思傳爲令名載在圖籍韓非子用人篇由此言之
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
自勝曰疆明自勝者疆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下傳繫辭詩曰

天保舊作祿盧學士云下仍保以定爾亦孔之固俾
爾賈今詩厚胡福不除小此下舊接足以滅身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保天蓋此言也蓋舊作善下有也
言也今依刻改之蓋此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
堅固也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
甚字誤或當作目王待耶云上云甚堅固也
常順養生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轄如
毛詩烝爲仁由己論莫與併蠱自求辛螫併蠱今
召傳聞于馬語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
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
助本尚王爾本作亮哉斯言爾雅信也
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詔衰君以忠安以忌危王先生云忌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云房嘗實見問
者巧佞所任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
危君繼踵不絕者云危亡繼踵豈世無忠信正
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耳夫十步
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說苑說叢篇
之邑必有忠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
故亂殷有三仁論小衛多君子襄廿九傳以漢之廣
博士民之衆多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
類上之廣博也急就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盛朝廷
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被傳大羽云會朝朝廷君臣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

也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

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漢書朱雲傳

以重幣錮之杜注錮錮勿令仕請夫志道者少友

逐俗者多儻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

趨華傳作朋黨用私實趨華按韓非子孤憤篇

字亦疑行名此以朋黨為多朋黨多朋黨則

往相傾戰國策韓公仲朋亦作韓後史記甘茂傳

校尉僕多此作多轉寫者誤也二事正與此類表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

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

孝廉且二百員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各二年詔

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各一

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

帝紀劉昭注載此詔稱漢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百

載和帝時定郡舉孝廉才茂者數百餘人漢書百

當篇歷察其狀德侔顏淵下冉有狀漢時保舉人皆

傳禮禮易尚書考儀論語筆錄載云籍窮微敬喪及

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四病痼疾川六屬不與妖

某甲保舉他狀當類此窮困關任博士下言某有

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論語云德行

云顏回季路子夏冉牛仲弓孔子通論云德行

能別行能必由知曲按利別賢者能即周禮大司職

賢者謂考其德行道藝與能者能者凡也司農云興

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災異宜令百官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今郡國守

此各試其功如房所言惜此非其實之效漢書郡國守

陽嘉元有實讓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

盜賊多有年選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勤後漢書順帝紀

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夫說梁飯食

肉漢書王莽傳曰居業所賣食咸如食於口也諫諍

繼培按淮南子語與林訓有悅於心不悅於口也

悅於口而不若羈縻黍黍之可食於口也諫諍

黎即蒸不省圖西施毛嫱有舊作悅於心諫諍

施之西施而不可說論衡言毒篇云奸女說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書鈔

約遷大匠工無虛張之德鄧彊蔽疵瑕傳七年左傳

以相誑耀王漢書宣元六王傳彊博常欲誑耀淮陽

萬端耀耀事太后至旁側長御耀方故有快於耳

息夫躬傳未可從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

周顯拘時脫一故蘇秦蘇聲相涉而失之史記蘇

秦傳云求蘇秦皆少之弗信燕噲利虛譽故讓子

之史記燕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訓南天子術

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

下壺餐以鋪之愛施目爰施而後能道孤父非

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掘地而取之曰非

為盜則盜矣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掘地而取之曰非

人純賢者駁論衡書梅福傳云世稱聖人純賢者

謂之駁論衡書梅福傳云世稱聖人純賢者

白黑雜合周公不求備論四友不相兼友舊作股

物志文王文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闕之四麟按尚

乎懷注此傳指此四友故孔子非以回賜師由蘧天

章懷注此傳指此四友故孔子非以回賜師由蘧天

新語懷注此傳指此四友故孔子非以回賜師由蘧天

以聞芳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文意不得味兼

脫二字楚策莫敖子華曰若君王誠好賢此五
臣者皆可而致之此或即舒傳而致四書
以所宜量材授任漢書董仲舒傳則庶官無曠
陶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鄭康成答張逸
禮云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不能過也此言太平致麟
蓋亦用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
詩諡矣
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
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
燕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
伐齊盡取其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輯英俊
惟助苦節墨其餘皆屬燕漢書敘傳云不輯英俊
輯與集同今漢士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會無一良
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
北黎善王莽傳云期於安
本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
漢書循吏王渙傳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
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顧聖王
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潛夫論卷第四

蕭山汪繼培箋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禮記郊特牲鄭注太古烝黎初載漢書司馬

載我古字通始義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

未設焉後稍矯虔後書刑聚作奪攘後虐或相陵虐

神主杜注年左傳云陵虐侵漁不止漢書宣帝紀神

漁者若言漁獵也為萌巨害誘注萌民也高義篇高

政賦下篇說文云民衆萌也氓民也讀若盲新書大

萌與賦同陳勝項籍傳贊云賦以勸勉顏師古注

四年左傳師曠曰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

漢書食貨志莫不被德于汎論訓云禽獸草木莫

不潤僉共奉戴謂之天子僉共類聚作恭徐誤說

云字連厲公杜注新書文襄廿五年左傳子同

西南戴舟為天子所建文述之至古之正義而

下後云天子按管子所建文述之至古之正義而

必是假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民與其所故

之此之意與彼同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

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荀子非為君也天之

立君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荀子非為君也天之

禁暴討亂也又云南王之用兵也為天除害而

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民除害安元元暴

元引姚黎云古者言謂元元者善非人也史記文

鬼謀能者處之賢篇見思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詩

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詩作其蔡中郎集

表求人之瘼蜀志馬超傳云兼董萬里求民之瘼

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人之瘼後漢書循吏

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此文選齊安陸昭王碑

引詩而深求瘼爾雅注曰瘼病也今漢書班固漢書

莫顏師古訓莫為定與毛瘼鄭此二國其政不獲

惟此彼作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詩正月有皇

害其伊誰而巳鄭所箋云欲天指其式惡今乃

睽云本著作釋文西顧此惟與度篇亦作宅論衡初稟

按古文宅度同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

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

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哲良人成舊作招

傳黃鳥云瘼我良人疾□□程本三奢無紀極也

詩十之八云瘼我良人疾□□程本三奢無紀極也

飲積實不知紀極乃惟度法象周禮太宰縣治

觀治象明著禮秩衣服禮秩如通云為優疑憲藝縣

之無窮書蕭望之傳云陳之垂法為注窮準也漢

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衰七年左

作天之是以先聖籍田有制禮記祭義云天子為

大數供神有度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先王之有天下

養有道自奉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

威階級衰殺宜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小人物有服

千里爾八百國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補
 短方傳云昔者周蓋九千八百國以九十三國漢書
 賈八百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
 有脫誤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
 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
 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
 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
 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
 什其卿天子三公侯下舊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
 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
 附庸方三十里本王功成者封白虎通考黜篇云
 亦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
 功成十里公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
 傳志公耳志私鮑宣子弟事學不干舊作於何本
 誤為於也又轉財利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伍錢
 因以愁民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舒傳董仲
 然後利可均布而已不與民爭業而不陷三上脫臣
 養優而不隘漢書韋賢後玄成傳玄成友入侍郎
 君子以為隘也鄭吏愛官而不貪守閭閻者食梁
 注陸猶狹陋也居官者法民安靜而強力漢
 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則太平之
 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先帝躬農薄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
 其租稅毛詩南山有臺序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
 基立矣云立太平之基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
 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
 我婦子饁彼南畝詩七月上務節禮正身示下悅
 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毛詩吉日序云能慎微
 焉是以上天地交泰易泰泰曰天地陰陽和平

平論訓云陰陽和民無姦匿讀為隱魯語云下無機
 衡不傾斗書堯典云在璿機玉衡史記天官書云楊
 雄傳云玉衡星所謂璇機玉衡也齊天官書云楊
 正而泰階平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羊傳云什一公
 行而頌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此後所述詩義皆
 聲作而頌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與毛傳異蓋本三
 說家之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畝稅而碩鼠作取下篇
 民困於未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碩鼠作取下篇
 地賦斂重而譚告通東晉脫而字譚作譯按毛詩大
 是詩譚大夫作班祿頗而傾甫刺顧茂才廣坊高陽
 相揚著碑陳南班志顧氏姓南鄭毛詩顧父顧宇
 正類此刺著碑亦誤按志顧氏姓南鄭毛詩顧父顧宇
 申伯吉甫著碑亦誤齊父失職治要載陸景典語謂周衰
 可謂不憤說與此故司士屬焉其說蓋探也鄭三家
 釋繁陽令楊頌亦謂頌云思遺安平相孫告於王頌不
 真美肯慰揚頌亦謂頌云思遺安平相孫告於王頌不
 續考行人定而綿蠻諷顧茂才云定當當作行而無
 資謂之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當為誘注行而無
 定字形亦相病也次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
 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
 而行貪叨韓詩外傳五云自周室壞以時非王道廢
 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安以貪利為俗
 貪也重文而切按考績足也說文云養重賦斂以厚
 己強臣下以弱枝春秋繁露盟會要篇云強文德
 不獲封爵漢書公孫弘傳弘封侯云古者任賢而
 篇引崑崙高烝民詩功以顯重而官勞大者厚德
 文德獲封蓋三家詩以盛服申伯山甫文德致二
 治民即三式所云得施也有是以賢者不能行禮
 以從道也箋云君於已稨厚終不足以為禮品臣
 不能無枉以從利助漢官儀載張敞蕭望之言曰

夫倉廉實而和禮節衣食之足而欲辱身小吏奉
 率不足後漢書仲長統言損益篇云選用必
 取善士營私門者少而貧論云公所為而分
 能人少營私門者少而貧論云公所為而分
 民人少營私門者少而貧論云公所為而分
 性所愛也妻子以養父母親也所愛所親方
 所謂渴馬守利尚猶犬護肉欲可令臨財御
 又驟赦以縱賊民無取而盜竊何者成氣加而
 化上風威當作戾氣與下和氣相對說苑貴德
 之變大夫歸則庶人盜上患害切而迫飢寒
 飢寒在身則亡廉恥也此臧紇舊作所以不能詰其
 盜者也襄廿一傳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桑爾之
 教矣民斯效矣通三教篇引詩作傲白虎是故先王
 將發號施令淮南子下莫不從風號諄諄如也
 云詩爾雅詩按禮記仲尼謂也仁鄭注肅肅讀
 如詩爾雅詩按禮記仲尼謂也仁鄭注肅肅讀
 至公篇作教教詩司寇斷獄屯屯與乘共之說苑
 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周禮邦之六
 典又云設官分上下共之無有私曲管子五輪篇
 止私曲三府制法後漢書郎顛傳云委任三府章懷
 三府故曰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文
 鄭注赦獄貨惟寶者也書呂刑云是故明君臨衆
 舍以正軌獄貨惟寶者也書呂刑云是故明君臨衆
 必以正軌獄貨惟寶者也書呂刑云是故明君臨衆
 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
 昭注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
 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是以官長
 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焉應然後乃能協
 和氣而致太平也氣致祥乘元氣致異祥多者其國
 其國危者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辭象為本君

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
 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
 先考其基而求其高畜民三尺崇三馬肥然後遠能
 之鄭注高厚以是為率足則相勝三馬肥然後遠能
 可致也高厚以是為率足則相勝三馬肥然後遠能
 公之用臣必先致其忠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
 平此猶薄趾當乙字而望高牆益其厚而張其廣者
 增毀不廣其基而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本篇後爰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索問玉機真藏論黃
 虛實論岐伯曰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實之
 結莊子達生篇云怒則氣逆氣逆則病氣逆則病氣
 如百病生於身當心怒則氣逆氣逆則病氣逆則病
 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憂則氣滯怒則氣逆
 大小論帝曰氣有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
 要小論帝曰氣有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
 大辛致水火之齊以通解結反之宜辯五苦故疾
 可愈而壽可長也鹽鐵論經重篇云扁鵲撫息脈
 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是為國者必先知
 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
 可安矣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治者則亂
 之自起則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治者則亂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凡管子法法篇云
 大害而大刑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刑則惡
 人昌而善人傷矣善人蒙福此倒用其語漢書刑
 法志文帝詔曰法者治之也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
 家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孝悌之
 無銖兩罪傳云銖兩之姦亦此意漢書趙廣漢數有赦贖未

嘗蒙恩又漢書文蒙三聖恩傳云此實蒙恩常反為禍何

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詩小雅明正直是與不避

強禦漢書蓋寬饒傳後王漢書不避強禦

長強禦都官十年事恢亦抗直剛不避強禦

詩亦作不辭強美仲誘多用不辭強禦

將軍丁鴻傳勸身自約不取官爵

符璽受臺勸勸身自約不取官爵

二傳云石冀愛監奴之郭官傳云召倉見辭

威辭太守帝親也循吏傳云任延上拜官從

不先封以而茲猾之黨年詔武帝紀元始六年

誣言淮陽王云加語相博辭也誣言加也師古注

主上妄行刑辟以昭六年左傳刑辟叔向曰昔先王議事

晉縱人罪說故不罪亦無益於死矣漢書刑法

生刑者不可復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詩為

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論語云惡利口之覆

辭而上明德列女傳有司受威賄傳云執事者

者甚多自恐有單辭相覆覆相承覆覆相承

實深覆覆相承覆覆相承覆覆相承覆覆相承

無冤民下土釋之為廷尉焉天能至闕者萬無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

六七雖蒙考覆西當作嚴說文云嚴實也考州郡

轉相顧望漢書外內嘉望留苦其事按漢書西

也難行放留春夏待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

赦者不可勝數死論書楚元王後向傳云得寬

積

之利擇莫犯土

獄久繫論冬會赦出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擇莫犯土

獄久繫論冬會赦出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擇莫犯土

獄久繫論冬會赦出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擇莫犯土

獄久繫論冬會赦出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擇莫犯土

獄久繫論冬會赦出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擇莫犯土

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

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王尊傳云不軌凶惡

弊吏掠殺不辜漢書魏相傳云人有告相掠殺恐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拷

答詰其痛毒怵然動心侵冤小民注見考皆望聖

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侵冤小民注見考皆望聖

帝當為誅惡治冤漢書胡建傳云以解蓄怨楚語

厚怨滋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漢書高帝

刑大會也老盜服臧而過門臧書作藏據傳改臧

刑德篇云今時盜賊加責沒入縣官鄭孝子見讎

而不得討哀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族也吳王孫

弗殺也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

反繫失物之家亡主猶亡家痛莫甚焉故將赦

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漢書于定

多冤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茲究者賊良民于非

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

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傳云刑輕之書曰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

人肌膚漢書董仲舒傳云斷人壽命者也白虎通

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夫也以其生

厚之乃以威茲懲惡除民害也威繫辭下傳云陳

法解云賞功罰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

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

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治之

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

乃並為敵讎方與相為敵讎固不寇賊消義茲充

奪攘漢書呂刑云周先王消滅讎讐以革命受

祚湯武革命云為之父母子書洪範云天故得一赦繼

體以下則無違焉造連聖王受命而與讎國除之

誅其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化以誘還其速逃之

宜非秦制也漢書秦紀漢紀後大夫過者權此屋

可刑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

二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

以成大功三篇無物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

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利為意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

復始又用也天常以愛利為意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

以安樂其用也天常以愛利為意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

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漢書元帝紀

或曰今史或為賢放縱天賊為賢也漢書元帝紀

以為賊或為賢放縱天賊為賢也漢書元帝紀

當有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薄慢傲凶悍無辨

惡有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薄慢傲凶悍無辨

臣氏春秋則方訓云求不孝不悌不敬不慢不傲不辨

漸淫云居文選理與皇宗相順也論李敬言語謹謹

會明以威侮侵利為行書甘誓云威侮五刑

事此用其文為以賊殘酷虛為賢漢書元帝紀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獄踧踏論語云踧復犯法者何不然何不然言何

傳云竊見大赦之後何不服何不散顏止今日大赦

殆導之法未得其務也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云帝謂論也論謂之會來之省續漢書諸合志

桓帝今律云私謂之會來之省續漢書諸合志

金銀錢賈者私謂之會來之省續漢書諸合志

與人倫會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

姦漢書宣帝姦犯法利入深重幡黨盤牙

相如傳上林賦云百經盤互如牙之盤互

過也牙即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

犬牙之相入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互也

連歲章或作牙後漢書陸機傳牙魏志曹真後爽傳

後漢書中官黃門傳九城界魏志曹真後爽傳

於上謁行於下為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淳曰律諸

皆為司寇是故雖嚴令尹謂洛陽令也終不能破攘

斷絕王先聲云據見救邊字之誤何者凡敢為大姦

者之史記酷吏張湯傳六引三蒼王上書告湯大臣也

摩尼疑與有病湯至為材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

上者也淮南子秦族訓云智伯有五過於上之材多

散苟得之財臨財毋苟得云奉以詔諛之辭以轉相

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見後漢書也孰能不為顧

委曲承意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

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

日故之亂或云三辰有候或云舊作之初學記凡引

神繁者掌三辰之天氣當赦黃帝占云天牢五引

一星去有喜事其丙子庚子庚子庚子庚子庚子

七去入君德令赦六十日庚子庚子庚子庚子庚子

六十二日風高去地三丈鳴條從甲引風角書云春

甲寅十日風高去地三丈鳴條從甲引風角書云春

黃氣十日日出故主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

也未必然也日出故主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

七通六引春秋文訓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

地通六引春秋文訓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

冥九亦云急迫引難通於天覺心有所想意有所

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易是類謀天下歸郵心有所

患無形之慮未發顏色莫之初漸射出天地災捉擬

忽之可也勿之無也此文本於彼彼文有所脫誤後

漢書楊震後賜傳云王君心有所推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

陰陽為其變度亦本易緯推或若休咎庶徵月之

從星書洪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

疑感之誤云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

天意欲然非直也直當作真漢書息夫躬傳王嘉

與覽悟反正推誠見善孔光傳臣聞更若天不長

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誅則凶以承天禍也承傳云

五事失於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又云誠畏懼敬異皇天所以鑿鑿降告人君簡易則嚴罰

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

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轉非子解老篇度者識

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

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不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先世欲赦

饑見小賤則言將獲兩小字然或信或否由此觀

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讀如下前世贖赦稀疏民

無覲覲桓二年左傳而無覲覲近時以來赦贖稠

數偶多也故每春夏輒望復赦皇帝即位論二十三

七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承平建初之際亦

為之非每追春節徵律之會犯百姓丑狀輕或抱罪

之家僥倖蒙恩經典通作微幸也昭六年左傳云微

幸以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

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

熾而更不制漢書刑法志云酷故赦贖以解之此

乃招亂之本原是治唐人避諱改亂之本書源政當

云必未昭亂之本原語意亦未足按文義當作此

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審管子禍福之所生

正世篇云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知國之所生然後

遊篇云宋衛之閒凡怒而嗜噫謂之脅聞莊子知

也而意差急氣語注意則為意嗟言王誅不行則痛

之子皆輕犯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

為姦宄報也後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言於

共謀到支單子幸得禽滅萬里振旅言臣與吏士

為國報警與姦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傳師曠曰

而刑淫善天工人其代之陶謨故凡立王者將以

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妄莫甚焉且

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行則國治法弛則

國亂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

弱奉法者疆則國疆奉法者弱則國弱法無常行

亦無常弛亦舊作法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

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御覽二百六十五

從事續漢書郡國志南郡屬荆州郡過闕謝恩賜

屬南郡漢書朱博刺史數以竊郡人續漢書郡

傳云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編察聲相近莊子庚桑楚

篇釋文曰釋云崔本作案察齊物論論竊竊然如

夫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為察皆其證竊

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

怒管于七臣七帝乃震怒振古字通曰賊發部中

而不能擒然材當作何以為茂捶數百便免官而

切讓州郡十日之閒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

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

嚴督牧守以擒姦獮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作

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

士大夫灑心更始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漢書儀天

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

史乘傳馬行郡國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二

以年詔曰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文與

此同謹實政論與士大夫更始是未嘗不赦每其令

無改之義非所以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

謂禮抑邪之道也內外尚書之屬諸上直者疏云尤食

尤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疑諸之有肯變心悔服

稱詔者也梅服謂梅過服罪深懷怨望宜帝子東平思王

罪太后寬忍以黃過之有司奏事又俗疑欲乘以赦

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

詔亦不信也漢書平帝紀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

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

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懲之意也及選

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

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赦及內惡未

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厲精前事置奏以上有

恩不如道論為漸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巧故不

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無赦者了善作子

即云子疑于王侍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當

通考轉誤為老漢書蓋馮傳云承亥枚字相編近古

化在實政論先云今如欲違先王古制宜少放古是

其證漢書蓋馮傳云承亥枚字相編近古

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赦則羣下震懼更

同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

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後漢書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易繫辭上之情皆見乎辭繫辭下傳云聖故諸言

不當赦者非修身慎修作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

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疑務則必作

交內懷隱憂詩柏舟云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

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年左傳

云罪既伏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鸞拳年左傳

李離史記循孰肯刑身以正國循史傳論云李離

以正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御覽六百九

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注同漢書賈誼傳云陸

音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與狐議裘無時焉可

與狐議作與瓜淮南諸子孟康曰接與狐議裘無時焉可

是言抱朴子博論篇云與狐勝己者而謀舉侯惡

以孔子為司徒將洽裘也天中記勝己者而謀舉侯惡

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未與狐相謀其皮

於重邱之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之桓謀人之非亦

與狐謀裘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宣十六夫

有罪而備辜漢書王莽傳云所征殄滅盡備辜

卓曰義真備未乎冤結而信理信與傳云申漢書

結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詩民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欽怒以為德

蕩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

何禮記少儀云凡有刺刀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

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

情漢書匡衡傳云陛下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

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

小罪匪省非書作乃惟終自作不典戒今作爾有

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人有罪雖小然非

以過差為之也漢書王嘉傳過人乃欲終身行之

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

者也乃有大罪匪非今作終乃惟省哉今作適爾既

道極厥罪今作時亦乃今作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周禮調

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司刺再

有故謀誤者其文則輕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金作贖形赦作宥罪贖刑書與金作皆謂良人吉

士詩黃鳥云我良人卷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

爾裏壯一年左傳人謂叔向先王議獄以制

為刑一字昭六年左傳叔向云昔先王議獄事以制

亭疑法奏讞疑說文不取者輒讞之張湯疑若罪

情論意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

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刑

寇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

禮所以整民也書堯易故觀民設教象變通移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

不得侯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

之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史記外戚世家文皇帝

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賽有

無爵上於是下詔封弘為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

高伯夷皋陶伯翳皆受封土詩長發疏亮云侯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

甫作封頌二篇頌疑當謂詩工高云吉甫其詩

曰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

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梅福傳云升

一年之畜衣食而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

三年之蓄衣食而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

年有成成此功也荀有用者期月而已可也登

年登然後平徐流洽禮樂成焉平平即登平升平

形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

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

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

之賜王先生云其尸祿素餐文選曹子建求自試

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則曰

名曰素餐尸祿者類也有所知善惡不言然不語

三式第十七

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書康而簡

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

爭竭其忠矣書皋陶謨云百僚師先王之制繼體

立諸侯以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

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略篇云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

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也通封公侯大夫皆為民也後漢書光

諸侯張官設府非為爵大夫置吏置官置吏所以必有功於

為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必有功於

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通考

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

車馬衣冠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三載考績

隨其德可行為而賜朱戶納壁虎黃鉞弓矢稅冕皆

為五十里伯再十里伯三削為三十里伯三削為

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

三削盡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禮由此觀之未有

得無以無功而祿者也食鄴無功而受祿當今列

侯獨斷侯或稱王而封天子自其皇帝為諸侯也周

王號異姓有功則諸侯謂之侯侯爵也武帝為諸侯

羣臣異姓有功則諸侯謂之侯侯爵也武帝為諸侯

風俗通云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襲爵也八引率皆

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

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

餐之甚者也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

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別邑在魏郡

上篇云擇賢而封蕃輔下治以民以著其德極其才或

有凶頑醜字一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傳漢書昌邑

王賀云恩愛行義職介有注不具者聞於天子也

漢書景帝子彭祖敬肅王彭祖傳曰多欲漢官者君召問

可君國子民蓋亦漢以許皇后父廣漢刑征見史記國

外咸傳云霍光以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國

本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

紀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

鄧南山毛傳項大為用輸大杜自終人君所乘駕今

此引詩以項大為用輸大杜自終人君所乘駕今

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蓋本三

患時世之論不遇詩曰駕云四杜項領之我瞻四

勢不便豈可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

四杜項領之我瞻四勢不便豈可所聘喻賢者有才而

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領之不營榮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項領之不營榮釋堂邑令費鳳久駕而長己進弟行項

故云無狀

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無狀者懷茲藏惡尤

符受策行封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侯封侯曰冊

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

禮文宗伯王命諸侯則侯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

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儀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

出國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

心問不助聰明與智賢愚術則有誤羣臣南陽子主

所以制臣得所不事君治國之道則明矣以佐天

子月六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有道蓋羣守之壞

元王傳劉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

安驕盈又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

亂階言巧以傷風化而已乎漢書韓延壽傳云既

齋夫三老孝弟受其恥按景十三王傳趙王曰中

山王但奢淫不任天子指循百姓何以稱焉藩臣

本之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雄傳云特選

國尉史多留拜自頃所徵皆特絕不試又云時郡

之端李固傳云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

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橫選特進猶云特拜橫拜也

而不令列侯舉士字脫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

義六引蒼頡篇云洽通徹也非執術督責總覽獨

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重策云數殺生失之柄

道使遠近情篇必見於上謂之術最錯傳上書言

也史所以尊顯功名揚於世且能後道而行督責

國矣制舊也從刺乃未物成有滋味可說文云

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漢

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誘進忠賢漢

張敞傳云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誘進忠賢漢

術也孝經云樂風易詩云誘進也移風易俗之法

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以統理民史記陸賈

中建立封不過百取法於震王先王生云百下統理

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於恭讀曰古帝王封諸侯

不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封公侯

篇云昭侯年左傳百里象雷震以爲賢人聰明不

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曰古之治天下至

古注繼與繼同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漢書薛宜

理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

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脫書所治多荒

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

里百里之中而爲郡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

之身明不能照聽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

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春秋諸侯之賢而益千

荒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

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

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

至封侯漢書王成黃霸見漢書循吏傳崔實政論云

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者公卿其耗

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不事皆銜刀

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漢書宣帝紀贊必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信羣臣畏勸

競思其職宜帝紀贊云吏稱故能致治安而世升

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儀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盛立為中宗續漢書禮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帝每後嘉瑞書光武紀元五年鳳皇甘露元年

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神元五年鳳皇甘露元年

或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野四年鳳皇甘露元年

京師光並見或興於陵陽五年鳳皇甘露元年

祭后萬靈宮復至至如南郊三月鳳皇甘露元年

難五六至或時一龍至見於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

地之神爵黃龍靈耀可謂繁盛祭后土天由此觀之

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

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韓非

反篇云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必其賞罰則官昔

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傳年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

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

史班宣周事其二條云察治政職不奉詔書違承獄

制倍公向私初學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此州所

云每詔書所欲禁絕意出四引崔實論云今又引

記如露覆得詔書但挂壁郡細民寃結無所控告

漢書武五年左傳壺關三老上覆書無獨控告而下土

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

縣負其如此也說文云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

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

罰不重則惡不懲管子非一正世篇云古賞之所謂獎君

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

時而變因俗而動夫聖人設厚賞則貴不立重故

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重故

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疑也必使足驚心

破膽漢書賈誼傳云大諸侯所以有異心者破膽而

帝古注言懼甚後漢書崔駰傳駰後實傳破膽論孝宣皇

之森駭民乃易視漢書薛廣德傳云真守左馮

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漢書薛廣德傳云真守左馮

置以來未嘗有也初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

藏惡別無狀者圖鐵鎖之決云當有脫誤王先生

之斧鉞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

注召讀曰邵按邵傳召通顏師古可比郡而得也神

明瑞應可暮年而致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神

萬古成帝王以功舉賢則三式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

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疑人功也功之所

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

論同管子入觀篇云毋非致財不食穀非地主術訓云

非論者民之本也天時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力周語云

故食者君之本也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周語云

九菽殖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

家今國亂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

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調上有能字下同山海經大荒

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閉有義和之國有女子

張乃有夫義和是晦有夫義和之干出於暘谷故

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
 亦再飾之意又非能增分度度日御也再按也按
 一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
 而益漏刻也周禮文王曰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
 史刻冬夏之法有四十長短焉太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
 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
 商子擊而百官之無宿洽則邪官不及為私所謂亂
 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
 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類聚作則百官亂
 而姦宄興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期以上階
 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法令驚而
 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徐錯曰面從相質也希
 乃翁仕者窮於典禮典類曲之誤崔寔論曲禮長
 帝曲禮事或私地漢書儒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云
 之助曲禮即小禮曲意按武帝紀建元貴人左右
 禮海傳云里其外令祠官修山川父祠為禮意曲如
 禮之冤民獄乃得直田空程年傳將漢書酷吏
 司農通往獄得公議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其
 大壞此當為獄得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其
 罪乃得直即所謂獄得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其
 後傷王鳳云御史大夫富賈田甲魚叔之屬交私元
 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亂化流行
 於下也毛詩勸風序云亂政亟行所以敗君子載質
 而車馳細民懷財作賄而趨走後漢書皇南規傳
 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華言
 在古閑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紀書武帝
 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順顯自竭焉意以承其親孔

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語是故舊脫據禮義
 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廉實而禮節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入富則爭讓其禮義生爭俗訓
 云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其禮義生爭俗訓
 起盜竊起於貧窮鄧析者有厚詐篇云凡民有穿窬
 於貧窮起富足生於寬暇足者無詐篇云凡民有穿窬
 不寬暇神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
 也而國之基本政篇注見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
 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邵伯訟不
 忍煩民聽斷棠下詩甘棠樹陰百姓召伯聽男女之
 公而聽斷焉此棠樹上當有決字史記燕世家云召
 杜注召伯棠下獄於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定九年左傳
 時維刑錯注今則不然萬官撓民逸周書黎民於變
 見德化篇說文令長自街文作街長且實也或按說
 云撓撓也說文令長自街文作街長且實也或按說
 育街賣街也讀若百姓廢農桑亦云農桑下而文
 守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云轉日也按說文
 高詩淮南子又申字下云東郡以錮令朝晡申日政
 事乃深思先師之訓參趙熹傳元康二年詔曰古
 用非意氣不得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古
 昭曰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修飾意氣近臣過使
 而官整諸托不長傳與言法修飾意氣近臣過使
 氣節志氣正俗通符意氣相致芝傳云卒通傳意
 不飾志氣正俗通符意氣相致芝傳云卒通傳意
 莊子馬注云南宮通符意氣相致芝傳云卒通傳意
 也世說注云南宮通符意氣相致芝傳云卒通傳意
 帝望其在門氣對不開虞備父簡為孝武待帝從容
 當有所上氣對不開虞備父簡為孝武待帝從容
 晚歎為意氣對不開虞備父簡為孝武待帝從容
 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辭訟也云輒請鄰里應

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

受其饑者矣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獨有

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後漢書靈帝紀三公

也公府不能照察真偽照舊作照察今據楚楚辭

亦九辨云信未達乎從容王逸注君不照察其真偽

多亦照之誤照察本於九辨又云彼之日不察則

令亦照之誤照察本於九辨又云彼之日不察則

皆照察明者則已久而明鄭注照察有功論衡不察則

一科後漢書上元帝紀本初元年詔曰設設科條令

此注百日王元是比滿百日為句此注乃為移書

造數當按造數疑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並見論語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越

上且蓋其行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疑當

耳下或當作鄉亭部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

知鄉有三老有秩有游徼有地禮大司徒凡萬民

然所以斷決云審斷決使無怨言云且出怨言

於吏怨家務主者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

列女傳齊威姪而周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如傳大后亦陰厚賜主者吏詣廷張丞相史

任其主遣宦者吏皆所謂主者結以貨財故鄉

亭與之為排直家排擠也後反覆時吏坐之周

容其而職反覆方士書其刑殺之職與共聽訟者

史姓名備其成與治獄之故共枉之於庭傳作廷

下文刻之枉當為排此枉字疑後人据傳改之

羸民與豪吏訟史記曹相國世家其勢不如也

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表云縣官公卿

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

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其勢

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

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錢刀傳作日

非漢書薛宜傳云宜為相府辭訟則貧弱

少貨者終無以振傳已曠旬滿祈疑期之誤

富饒錢者史記秦平始皇紀二十六年從天下豪

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

貧弱也說文云鎮博壓也漢書酷吏陳延年傳云

五八

老弱來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孟于云
 皆不伏惕惻隱之心書呂刑云皇天哀矜庶獄之
 辜不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史記志谷永傳空引滿
 為希衣時貧無行漢書五刑志私客孟康曰啁啾罵
 舉白見趙李諸待中皆引滿舉白也傳空循舉白也
 晉禮記三年問云猶有明備賦之項焉注引啁啾罵
 遊是好書鼻陶諫侯羣侯傳馬王慢書夜鄂鄂慢
 形體或毆擊責主人舊作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
 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推埋
 劫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略雖會赦贖不當復得
 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
 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
 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泆爾左傳二年
 淫亂毀常詩蕩云天不泯爾以酒釋春秋之義責
 文引韓詩云飲酒不節不泯爾以酒釋春秋之義責
 知誅率云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
 卒不謹而失之也襄二五年吳子與伐楚門於巢
 楚何休注云二十六尹朝獨舉尹氏出奔并率召伯
 率也伯也昭本在尹氏當先誅率後治其黨是誅
 三春已上皆後漢書孔融傳云漢律與罪人交關
 云春秋刺譏不應及庶人責其率之意漢書孫寶傳
 而己皆用義誅首惡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
 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臣舊作日史記高祖功
 月奪侯六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軼侯宅而
 不與免國侯書外戚恩澤侯彭祖坐當軼侯宅而
 者無年表亦作彭祖侯侯彭祖坐當軼侯宅而
 表無年表亦作彭祖侯侯彭祖坐當軼侯宅而
 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侯侯彭祖坐當軼侯宅而
 漢並作召虞書顏師古注蓋與周陽相涉而誤即史

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
 十萬食貨志云車馬之費少買馬得運
 蓋特令封爵特馬車馬之費少買馬得運
 之一者三牝一牡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無鬼子徐
 則貪者憂不積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書
 傳云路詐必國家之脫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
 國皆出網開疑蠶微以漸寢稍長至以大聖人章其
 源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以利民也故
 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
 平時後漢明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
 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後漢書元侯
 爭訟之原慮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今諸侯貴戚或曰誤字勅民云疑生
 誤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或曰誤字勅民云疑生
 避漢書馮衍傳衍說鮑永云瑤壁其行志厲青雲
 論南子汎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漢後
 梁書相率入有餘乞裁食唯陽毅此乃殘掠官民掠
 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唯陽毅此乃殘掠官民掠
 見略同注而還依縣官也依讀為藁蔽也史記絳侯
 也下以謂國家為縣官也依讀為藁蔽也史記絳侯
 易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樂大坐時律令文漢書武帝
 嬖佞易也經典通侯樂大坐時律令文漢書武帝
 年左傳亂大從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
 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
 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辟雍通
 云顯有能痛誅無狀晏子春秋諫下導文武之法
 明詭詐之信罰疑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脫下文茲究

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

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無遺根無與焉鄰國乃不

存破書句如傳陳鏡曰則或轉而滋蔓元無使

滋人必若斯邪疑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昭六

察之官明臣主之所以憂勞者越語范蠡曰為人其

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

原獄刑禁務私若此者得獄奸不立刑法不明民多

之獄曰奸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

則政易持也森究遂多至此當在篇或婦人之行

貴令鮮絮清鮮絮猶言潔清荀子宿坐篇孔子曰

夫水以出以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適下當

古入稱人以甲乙轉非用入篇云罪生甲乙歸

乙此其例也周禮司刺疏云甲乙者與論之義

縣官原之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故令使留所既

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說見述放篇云犯禮者出遊

所生者之言也詩南之上有木鄭箋云犯禮者出遊

貞絮使之然嫫嫫箋云淫貞女不三心以數變

田單傳論王嫫嫫曰貞女不三心故有匪石之詩

夫成三年左傳云無有二心故有匪石之詩

不枉行以遺憂也鄭箋云無遺父母之憂史記羅

安國傳帝乃為太后曰兄憂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曰兄憂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

主忠妾傳頌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史記

傳云妻淫僻者逃亡抵中不記孟嘗君傳馮驩云

能擇人而任時者逃亡抵中不記孟嘗君傳馮驩云

則息君多急不愛士民自謂有難上抵負之名周

轉朝士凡歸責者以其地歸而聽其辭鄭注屬責

也抵中之抵義而本其地歸而聽其辭鄭注屬責

與抵負抵義同乎儀禮士冠禮卒卒字相注

其比也以致於割腹芟頸滅宗之禍者順說篇云

莫當作艾與刈之隨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

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字說不

論散不足篇云宮室與馬衣服器械飲食聲

色玩好入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

情而為之節文記以禮者因人之所可已者則為

之設法禁而明賞罰韓非子五蠹篇云今市賣

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

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書呂刑云遏絕苗民管

其志意毋初雖慙恡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

世利語非于難一下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長

小懲而大戒戒王本作誠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

也曰小當服人之福也夫立法之大要傳顏師古注

歸也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

而悔其行昭昭明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

六三二

潛夫論

卷五

淫僻婦女

道苦無淫僻之罪多列女傳周

死而哀倍若然之人又何醜悞也

傳頌云貞專精純史記秦始皇始

列女傳宋鮑女宗史記秦始皇始

秋胡謔李善注引薛君卿詩章句

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

不改蓋所以長貞絮而寧父兄也

不枉行以遺憂也鄭箋云無遺父母

安國傳帝乃為太后曰兄憂故美歸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曰兄憂故美歸

父兄淫僻婦女

道苦無淫僻之罪多列女傳周

死而哀倍若然之人又何醜悞也

傳頌云貞專精純史記秦始皇始

列女傳宋鮑女宗史記秦始皇始

秋胡謔李善注引薛君卿詩章句

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

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醜終身不改求飽成同
 女宗云婦人之道壹與之醜終身不改求飽成同
 穴之義詩則大車云執節堅固云列孟姬好禮義飾其
 公建書賈誦之傳云齊懷必死云惟若節義必死
 守節召南申義不往云終無更許之慮云若節義必死
 以死而己不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義云父之
 叔父為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漢書陳平傳云平
 聘同或貪其財賄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
 詩張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還毛傳賄財還徒也鄭
 箋徑也貪其財來迎我使不得還徒或私其兒
 子則疆中欺嫁云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數梁傳
 關與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莊州
 和公羊傳云季子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
 命自殺也元命當為令漢書景十三殺又云趙王河間王
 凡自殺者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
 后傳云女逃扶也將帥耕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
 載之扶連日乃緩與疆掠人為妻無異相史記陳丞
 略同何言坐略人妻掠與婦人軟弱廣韻史記貨殖
 傳云便弱也漢書王尊傳又作便弱說猥為眾彊
 文云便弱也漢書王尊傳又作便弱說猥為眾彊
 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書漢
 秦始皇紀後班固論受毒顏嬰古注嬰繞也史記
 益上云自吞藥晚下有脫文何本增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王先先生云慢疑三皇也畫則
 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內者三王
 也白虎通五刑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
 勤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
 畫象三王明刑襄廿九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孔子

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經說文王肉
 刑接漸加應世點巧姦偽多疏云孝經說文王肉
 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
 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所謂治國者主
 道明也所謂亂國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
 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商平則吏無姦奸法之所
 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義
 舊行身有二時無也字商子君臣義云古者未有
 爵位立名號而守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
 多故分五官號而守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
 官量之分禁制之禁有君臣之義五義者君之政也
 法者君之命也按下文云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人
 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
 上而民氓治於下矣管子法法篇云政者正也正
 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也任生正焉正以治國故正者
 所以止過而德不及也以任生正焉正以治國故正者
 上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人君出令而貴臣
 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商子君
 處而私善行則民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制有
 常事法則明則民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制有
 也不可得也民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制有
 以治不能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
 不從是與無君等文類聚五十四引不君出令而
 君慎也故明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尹文子大
 法廢私政行亂國也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實論
 云君之作福令而威福人主之作威令而威福人
 謂之作福令而威福人主之作威令而威福人
 刑罰則人歸之夫威福人主之作威令而威福人
 失其柄則還見害也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筆
 策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法律度量衡之所而
 民者君之與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荀

臣道主感君云託坐於左而茲臣逆道兼行田常子罕史記李斯傳云

道之逆執轡於右此齊騶馬繡所以沈胡公於具水古書謂作傳楚語云昔齊騶馬繡以胡公入於貝水

師宣二年左傳按也弊與做同而莫之能御也也弊與做同而莫之能御也

州京十四年左傳李兌害主父於沙上李兌用趙子日

之故也其所以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蚤變也故下

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變之變舊作辯蓋後人以王本改之是故妄違法

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陽天德

之不可任也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以成歲也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

亂庶遑沮君子如祉亂庶遑已詩云君子如怒

喜怒也蓋善作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商也蓋善作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

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禮記中

如登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必自卑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

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

政所以與眾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春秋

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

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

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

死益令者死無赦不惟令者是視故曰令重而下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大論云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按說文恬

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孽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象詞作書與坐坐相近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

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商而不誅黃帝伏犧神農

詩云修爾輿馬弓矢弋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詩云修爾輿馬弓矢弋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以德昌而以兵疆也史記自序律書云今兵巧

之械史記律書云其於兵械尤所重義云內成

器械論外成以技巧者習手足便盈乎府庫樂記

庫車甲碑謂藏之府庫曲禮云月令言審五庫之

量御覽庫車二百九十一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五月官車

文高誘注庫兵藏也孫吳之言聒乎將耳五蠹篇子

志兵家吳皆言兵藏孫吳之法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篇說

廿引聒語篇云擾亂耳孔也然諸將用之進戰則

兵敗退守則城亡則軍非子五蠹篇云出兵是何也

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

心孫子謀攻篇云知彼天知地孰得法令始行兵衆

戰法篇士卒孰練孰賞孰罰孰取孰不若此勿與戰食不若

者勿與久敵勿而程敵取不若此勿與戰食不若

徵強先見公明將察之微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

治要或云亦以而為自駁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

上太作嘆誤楚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重上阪

中國山阪出入溪澗出馳千里驥驥秋水篇云驥

荀子哀公篇云步驟馳騁馬之禍也然節馬治驥

良馬涉下節云節馬當是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

也呂氏春秋取士篇云今有千里馬於此非得

里工杞猶若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

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嚴敵民之禍

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御敵斬將擧旗前傳矢莊子

而不辭者洽要補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

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

改本則避禍亂也非此治要補四者雖聖王不能以

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管子形勢解云民之

之報者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厚也故崇利顯害以

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

計數之所出以待之臣竭復力以報之使親疎貴賤賢鄙愚

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使親疎貴賤賢鄙愚

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商子賞刑篇云所謂一

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節也

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說苑指武篇上節

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

害治要樂死惡生非編列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

蓋謂之去公去矣是也

受其俱去冊高帝紀項伯曰特見張良具告其實

空也空死乃義士且以傲其名

而無成說揚雄傳云人激於名不毀為聲激言於

言其漢書揚雄傳云人激於名不毀為聲激言於

古注激亦字或說非也

淮南子兵略城深池矢石之所樂乎原廣澤而首仇者

樂傷也謂其賞信而罰明也

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

無祿賞之厚實商上之設樂名置賞罰之明也

子權修篇云將不用民力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
 貪利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也又勸
 功治者何疑於眾也此其所以人懷沮解據治要
 欲巨惠漢論擊之篇云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古注沮
 為巨惠漢論擊之篇云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古注沮
 計令解散之不肯復死者要補治也軍起以來暴師
 五年師於外十餘年典兵之吏將以治舊作下据
 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漢書高帝紀云日合
 戰十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
 於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兵難奇兵篇云
 將不明則三軍大傾管子法篇云兵難奇兵篇云
 兵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其士之不能死
 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當
 御走不能死也非其秦篇云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不
 也又難二云趙簡子圍衛之郭數也行人獨過先士
 簡子對曰臣聞之吾有君之不能耳士獨過先士
 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要據所以臨
 陣士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御軍陣而奔北孫子
 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孫子始計
 智信仁勇嚴也魏武帝注將宜是故智以折敵疑
 五德備此益以敬蓋所見將宜是故智以折敵疑
 傳論云料敵合變仁以附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
 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程
 本於行攻伐英疑策之謀謀免臣鄭箋云此亦言賢
 也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
 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王大戴禮
 折衝乎千里之外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演零差以

承初元年為寇明年自稱天子六年滇零死子零
 昌復後漢書至元初四年為任尚管刺死龍右始
 平紀及西羌傳安元初四年為任尚管刺死龍右始
 帝紀及西羌傳安元初四年為任尚管刺死龍右始
 是王先主之誤藉富厚之蓄史記游俠傳序富厚
 據列城而氣當作利勢權十萬之眾皆下篇云城而
 諸呂權兵關中易林益之臨帶季兒后紀灌嬰曰
 柄是其義矣本史記灌嬰傳灌嬰之狗義與此同
 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漢書終
 萬事草創後漢書魏賜傳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
 滅輒為所敗創謂始造也一起合從連橫法志云刑
 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從秦國為橫也掃滌并涼
 邊之源江海之瀕後漢書魏賜傳擊自至之小寇
 無遺內犯司隸東寇趙魏魏漢書魏賜傳擊自至
 蜀漢郡國志蜀郡漢中屬益州後漢書魏賜傳擊
 掠抄取謂之抄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漢書趙充國
 按天龍服後漢書金城隴西十七水安更北漢書
 地金城隴西漢陽帝定北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
 有陷者有過者有亂者有北者此六者非有地者
 時之災將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人同
 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
 字捭孫子補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以
 不曉兵今觀諸將將師古注漢書昭帝守嚴延年傳
 以其無領既無斷敵合變之奇斷治起傳論按白
 武事也韓信合變出奇自料勇悍仁義強近古亦
 起韓信合變出奇自料勇悍仁義強近古亦
 問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文選宋玉對楚王復無
 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
 之吳語於甲兵章登簡服吳國將恩不素結陰侯

云借非所得素拊循士大夫卒讀焉然有急則吏以
 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遇敵巧此為將要補治
 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治要遇敵巧此為將要補治
 吏驅怨以禦讎相去遠矣顏師古注言發怨恨之
 人使行士卒縛手以待寇也雖南走不說山訓云夫
 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
 六韜軍略篇云凡帥師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
 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則不戰而敗矣居之不
 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同擊不當十兵不遠與
 與空手同甲不習勤卒之過也同擊不當十兵不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五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
 知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
 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數也治
 治要改補管子兵法篇云治眾故曰其敗者非天
 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故曰其敗者非天
 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才德優饒者之但患無
 典爾也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
 買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
 可禁也商事而材自練當行而兵強又云苟有道
 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而財貨可聚也
 有士者不可言貧有民者不可言弱漢書食
 列顏師古注羊令吏坐有民者不可言弱漢書食
 可從中御從中御立將虎通三軍篇云大夫治軍不
 使士卒一御者欲盛其威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
 之斷已而字舊程本剛改重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
 氓哉漢書禮儀志云大夫承宣計承長吏不究百姓
 不蒙恩被化守御國史大夫承宣計承長吏不究百姓
 與利除害務有以安長吏之解詔書漢書禮儀志云
 不蒙恩被化守御國史大夫承宣計承長吏不究百姓
 求賢之意此亦陪克闢茸詩亦作格爾其見賢難
 篇無星之爾布田叔傳贊云其畫無便書至季布
 灼曰揚雄方其計畫無所聊賴夫世有非常之人

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疑非常之失然後見四下脫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蓋必有非常之功此文當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文當
 之同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
 漢書孔光傳云竊見國家故師尚書以久次轉遷
 非有踔躒絕倫之能不相見國越師尚書以久次轉遷
 諸賢引光傳云竊見國家故師尚書以久次轉遷
 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
 位與師古注方正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
 行幽隱朕年詔云覽待以不長吏朔其義也博材明權
 變任將帥者後漢書李固傳云固議亦云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後漢書李固傳云固議亦云宜更
 墨子兼愛下篇云勿有親戚兄弟推賢使舊典兵官
 之所謂阿漢書貢禹傳云不親戚兄弟推賢使舊典兵官
 朝廷不能制詔臨以車騎將軍討羌戰敗羌遂大盛
 書西羌傳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上見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履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鹽鐵論
 不為近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吉凶禍福與民共之
 共意杜欽對策與民同患辭上哀樂之情恕以及人漢書
 傳云欽對策與民同患辭上哀樂之情恕以及人漢書
 云文遠承恩至德以承天心崇赤子義省刑罰通關
 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
 論刑德救燭是以前大指本於彼救禍如引手爛
 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
 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詩雲
 靡有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南
 子遺有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南
 若赴水略訓云焉焦沒耳說文滅沒荷子讓兵篇云
 燼作使雲火災餘也盡與妻同詩桑柔具禍以而內郡

之士第書昭曰中國為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

郡外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越日語范

無輕者必復侵拔居人而利害災變之應漢書

趙尤蠻夷大將軍急裝因天時兵深入取戰必吉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兵深入取戰必吉

哉詔曰何用帝紀地節四年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

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

治在長安中皆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脫下而論者

多恨不從或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

有悔者爾秦策云三國攻秦秦王欲割河東而講

古字通媾未始識變之地理也下脫不無邊無邊亡

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

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

猶有邊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

破車騎將軍運糧宜且振旅留不若西兵養眾以待

秦記於鄧騭曰參前數年美棄西域乃費西州士

大夫所笑果破涼州其不貪多今善為國者務遠

內不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徒之

軍又與合參傳西州大武蓋即指節也諸人信所

以全境漢書王嘉傳武周書鄭保解武厲以勇北

守欲先自割示便寇敵不亦惑乎而云邊不可

傳亦云王不行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按齊策平

君以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傳博即臨淄也莊子

齊物論云小恐懼是其一義已漢書賈捐之傳論

珠屋曰顧與專同居一海之中顧與臨淄同顏師

區注顧與專同居一海之中顧與臨淄同顏師

可謂良將矣樂毅傳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

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華見史記田單傳

五千騎擊走田單傳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終不能拔此皆以至於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

降燕也此皆以至於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

下愚不移與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

守恆有餘也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

按孫子守者形篇云守者以不足攻則有餘前日諸郡

皆據列城而擁大眾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

郡縣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

邑走詳注邊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

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後漢書西

城收部善等悉使入塞尚書陳忠下計謂宜乘交

城兵以經西撫諸國庶宜折衝萬里按舊與此同

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

都賦云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置四郡賦
拓廣遠所數千里東開樂浪漢書武帝紀西置燉

煌元鼎南踰交趾即定南越也漢書武帝紀地理志
年章懷注云趾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北築朔

方元朔卒定南越六年誅斬大宛四年武軍所嚮
以章武功後漢書魏翼曰君蓋築武軍杜注築軍營

平傳云無不夷滅漢書魏翼曰君蓋築武軍杜注築軍營
注夷平也謂平除之也今虜近發封畿之內

封帝紀內勤勞不虞而不能擒亦自痛病爾非有
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論秦篇云

體與腹心也夫朋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
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體傷則心痛

疑焉以成所欲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邊害震如
雷况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邊害震如

月震震於雷雷於日而談者皆諱之曰森并竊盜
記叔孫通傳文云森大走貌從三森并竊盜

聚也後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朝
相歌多盜賊馬稜耳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朝

君子怠書秦晉公羊傳惟截惟截惟截惟截惟截
尋傳云秦穆公說駢說駢說駢說駢說駢說駢說駢

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自憂
見史記策文世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自憂

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
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

己無慘恒冤痛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慘恒
故端坐相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守禦之備舊漢書治守壁壘以備守禦守禦守禦
本紀云守禦之備舊漢書治守壁壘以備守禦守禦

乃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於當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謝云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謝云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朝堂周禮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議後漢書周禮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擊匈奴九卿諸朝堂上言與朝堂上言與朝堂上
平二年漢陽中侯東軍諸朝堂上言與朝堂上言

別常侍趙忠監馬植人傳董卓公卿百官朝堂
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平六年鮮卑寇三邊夏

官識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忠誠憂
皆其事也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忠誠憂

按漢卿列侯親不屬近臣四方所則未開修身
同憂國之風復無孔光傳朱博傳光封相朕出入

志在自守不為國憂蓋荷轉相顧望莫肯違止
眾正見之安篇宗如皇正規後漢書云互相瞻顧

言皆此意處而獨執異疑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
關有所以意處而獨執異疑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

關有所以意處而獨執異疑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
關有所以意處而獨執異疑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

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逃爾
可日月冀如寬假日月史記封禪書公孫卿蓄積
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
必趨時觀禮作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
民皆望歸不可復用不如
決策東向此文意與彼同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

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韓非子姦劫臣篇云聖

情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上惠子曰凡謀說

可者半也疑也者誠疑以為浮游之說聖人不聽

言也漢書大韓安國傳云詠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

云明主絕疑去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詩

云警如買豎女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是以明君

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特於人孫

九變篇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待吾有故能攻

以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堯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

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

附王先師生云草食散亂草食疑當為草全後漢書

勸東南馳未有都督漢書敘傳敘西域傳云昭宣

十夜草舍紀謂都督留居魏志夏候儉傳三

云使博都督二十六軍留居魏志夏候儉傳三

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性畏便不敢擊奴性畏

蘇建後武帝傳李陵曰陵雖匈奴亦見霍光諸葛豐

市閩越王傳云東粵王餘舍發兵距漢使坐

農張成故山川侯衡將屯不敢擊御當便處皆大

下篇後漢書西羌傳長牙或制本此及實邊或執

或鏡以象兵郡縣長儒不能制本此及實邊或執

故令虜遂乘勝上疆史記高祖紀云秦兵強常乘
戰勝自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吳語申胥曰日長
殘破三輔單及鬼方詩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
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說文癡不慧也
庸安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

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解文云恕己也管子版法

楚辭離騷云克己就義以量人今漢書鼂錯傳云

欲對策云云克己就義以量人今漢書鼂錯傳云

及事章昭注能處事物而智者處物周語左傳云智

王以處事昭注能處事物而智者處物周語左傳云智

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孫子作戰篇云夫兵久

各懷一切後漢紀和帝永元十三年班超後漢

元始如元年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莫慮權時久按漢書

不顧長短切縱橫故言一切齊所脫避前句有誤字

劉荀脫注載延光四年馬融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

始之利所脫注載延光四年馬融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

前卒決目荀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

管子禁藏篇云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上九

法令雲制疑詩美薄伐漢周室衰傳劉歆議曰

利雲制疑詩美薄伐漢周室衰傳劉歆議曰

類最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

也之詩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

後得與大王乃今然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所以興亂人所以廢年襄廿七齊桓晉文宋襄衰世

所以興亂人所以廢年襄廿七齊桓晉文宋襄衰世

所以興亂人所以廢年襄廿七齊桓晉文宋襄衰世

諸侯猶取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公羊傳云天

夫小國之臣猶取己之身而有相侵成十六年左

世不可以當吾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

廣被行葦詩蓋本三家書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

仁行不履昔者革運車之行乎羊革牛踐殺世稱其仁

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勿窮之惠班彪北征賦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况含血之人己同類乎律書

况於人孟子云聖人之獸見犯則較者一人吁嗟王道

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范洪

父母推二字舊脫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

所屠剥漢書王莽傳云翟義王孫慶捕得立視

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漢書云抑亦立而視其死

葬飢而死又不除其仁恩莊子天下篇云以仁為

傳云欲其仁恩也漢書丙吉也且以計利言之商子

枉篇云而直利計利也孟子云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

本願察開闢以來候覽一引尚書中民危而國安

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山上舊互置按管子

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荀子富國故曰夫君國者將

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

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凡思也云惟遠慮禍福之

於姑胥姑善作故姑胥即姑蘇也後漢紀光武後紀

其罪實也按收實讀如齊策收實懷注收實讀如

後漢紀作績蓋袁氏所改也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

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兩軍相攻迫

左傳云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云今邊陲搔擾成十

禍後漢書實融傳云舊制大罪彌及九族西放疑當

杜注庶幾晉來救漢書韓信傳漢王望曰庶幾乎

解而此巨著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

也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是以

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漢書諸官帛志云貨幣郡

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帝紀云

中國之待邊軍也鹽鐵論地廣篇云漢中肥饒

永安就篇云邊境無事中國安寧後漢書參傳

絕重之參上書有先零種羌反叛流民擾動而徵發不

等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山今公卿苟以

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

以餒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

皆記蘇秦傳秦說魏妻王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者錢文類聚四十八引尚書子新論云堯試舜於大麓

平謙持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
 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傅子孫者思安
 萬世新書鴻泰上篇云閔帝王萬世之業也漢
 無窮寄其身者各取一閱今言一矣故常其
 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久行上有脫字方言云
 特云規事建議者未可以經遠也夫此誠明君之
 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者兼聽獨斷言篇
 密之警也今言不欲動民以煩可也即然當修
 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來不
 重後漢書陳俊傳云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
 前視入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故敵將騎馳出賊
 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即此意也漢書晁
 錯傳云來而無所得遂散敗即此意也漢書晁
 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
 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
 佐非勝之主者也孫子用闕篇文民作且夫議者
 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呂氏春秋離謂篇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詩裳裳諺曰何以服很莫若
 聽之說文云很聽從也禮記曲禮云今諸言邊
 聽之很毋求勝鄭注很聞也謂爭訟也今諸言邊
 可不救而安者宜誠試疑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
 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
 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僞廿八年左傳云
 矣預禍福之所從來預下脫一字說苑權謀篇云
 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禍福之所自乃能盡羣臣之
 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以乃能盡羣臣之
 筋力筋力之士無所歸而保興其邦家詩瞻彼洛
 駉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

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
 易制爾擾攘三百五十七誠易制也郡縣皆大熾後
 書西漢傳論云若初其熾也詩六月云獫狁孔熾
 毛傳熾盛也熾漢書五行志云熾大熾王先生
 云郡縣下有脫文宜言郡縣不熾意以至寇熾之
 事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
 讎哀當作熾與懷同史記司馬相如傳而將帥皆
 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李斯記
 傳云高祖其文書相往來漢書實殺民百則言一殺
 書匈奴傳顏師古注調發也實殺民百則言一殺
 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
 多後漢書皇甫規傳云羌戎潰叛如侵暴苛競小由
 規所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按
 傳田況上言亦云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郡部吏五
 人所不能禽也谷在長吏不爲意縣賊其郡部吏五
 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傾側巧文要取便
 略不輕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廷忽傾側巧文要取便
 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韓非
 諸說左下刑危曰公侯側法令漢書刑刑法志宣帝
 詔曰聞者吏用刑法巧文寢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
 君但欲便文自用營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
 即賈誼傳所云見營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
 疆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乏竭因
 隨以死亡者皆吏所殺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比
 徭賦調取數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今隴西內
 百姓調取數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今隴西內
 西徵賦縣官不賦十餘年閭閻兵連窮老削削窮
 困徵賦縣官不賦十餘年閭閻兵連窮老削削窮
 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不可勝數并涼二州空竭
 延及內郡邊轉運委輸用不可勝數并涼二州空竭
 耗其爲酷痛甚於逢虜尹就討益南蠻傳云中郎
 王莽傳云田況言今空復多所出將率郡縣苦之反
 其於賊方爲云語曰摩逢赤眉士十餘萬人師尚
 可更始殺我率同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
 況之言意與此同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

傷至吏舊作所搜索剽奪

索入家搜也游踵塗地

前死也還踵顏師古注

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

略取婦女使之孤獨也

留史者遺職亂及為青徐賊

律盜律有和賣律序人云舊

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

而災氣為之生也魏相且夫

紀承光四年詔曰安土重遷

土重遷寧就飢餓戀慕墳墓

同也民之於徙疑生之於徙

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

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北風飛鳥棲故巢邊民謹頓

禍大舊作猶願守其緒業

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

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

必曰吾家故爭郡縣以內遷

室屋十月之交漢書史曰

夫夷其營壁堅營壁趙充國

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後漢

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

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

家迫將威嚴威舊作滅程本

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

幽冀充豫荆揚蜀漢飢餓

少半為邊地遂以丘荒

遠釋廣漢充充充充充充

西書息夫虞傳疏曰亭後漢

之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

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上郡

去舊矣乃刈其禾稼發室屋

或棄蝗蝻老弱或為人僕妾

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

墾掘意林改錄亦云今又荒

作密漢趙景帝諱也按晉語

通鬱滯素問六元正紀木論

奪之金鬱滯之素問六元正

實者瀉之素問六元正紀木

之則補故病愈而名顯伊尹

三歲舉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

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之毛詩卷耳序云知臣下

勞而勤賢俊蓄積而不悉新語術事篇云道術

蓄積而不舒與越春秋伍子胥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衣冠無所覲望杜周

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

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治其利之利當為理

設教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

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

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

將妻子來占著占舊作召武功索隱云因占著

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

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公卿表

不欲爵者使食倍買於內郡可蓋其之誤買贖為

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買與主人券

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

能止也此均舊倒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

潛夫論卷第五

潛夫論卷第六

蕭山汪繼培箋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異業精氣通御覽一引尚
 不地開闢有神民異業精氣通御覽一引尚
 之制神之心率謂五官各司其序於是乎有天地之名
 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於是乎有天地之名
 故能有忠信是謂五官各司其序於是乎有天地之名
 以行前紀三引讀陳文耀文以神中記為十帝者名氏之
 招召荀子勤學篇云言有命有遭隨莊子又行有
 大命隨小命也者有遭隨莊子又行有
 者則人有怨怒也者有遭隨莊子又行有
 篇則人有怨怒也者有遭隨莊子又行有
 為書律說文論春秋繁露如天之聖賢雖不自專
 故立卜筮以質神靈禮記祭義立以爲聖人建陰
 龜南示不敢專冕北面雖有明如之立以爲聖人建陰
 志焉示不敢專冕北面雖有明如之立以爲聖人建陰
 得其正故書建神明者性背也史記龜策傳云龜斷其
 獨見先覩而不可專龜何道也示不自虎通論龜書聖
 專已明人舉事必先定其義欲令衆下信卜筮不疑不
 靈兆數報信云若拾人謂之問卜筮違可否則信神
 吉凶實知篇云若拾人謂之問卜筮違可否則信神
 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
 其受命而嚮字易繫辭上傳而嚮也問焉而以言
 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
 其吉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曰兆得是
 乎史編曰編之以太祖史嘯爲禹占得文虎兆得是

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
 乃載與俱歸立爲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編
 公七年乃於磻溪之水召於斯按志所惡則循修省
 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字脫聞惡則循修省
 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六字脫聞惡補仁守
 即懾懼而妄爲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
 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
 福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云嚴君平卜筮於成
 孝與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言依忠各因於
 者已過半矣言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
 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篇云世人言卜筮者
 不可以參專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論者或謂善龜
 爾元龜罔敢知吉記書西伯紀作假爾元龜禮云
 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釋文引京房注陰陽易
 或作儉儉否卦儉德通用易屯卦動乎險中陰陽易
 之材傳左十五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廿
 傳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可謂能探蹟索隱鉤深
 致遠者矣上易繫辭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
 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
 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
 不問也桓十一年左傳云卜甚敬祭祀非禮之祈
 亦不爲也禮記曲禮云非其祀所故曰聖人不煩卜
 筮哀十一年左傳云非其祀所故曰聖人不煩卜
 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史記吳世家專諸故孔子
 善楚昭之不祀河左傳六年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語

今俗人筮疑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論語云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論衡名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外內以定五音其而第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音以六甲之名數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分爲陰陽判爲四時謂之五行行行五帝右據行氣行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帝釋名火金水土五行者五氣也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律歷志云按各字是也漢書以生人民禮記大傳感其微之所自出以生蒼配之靈威注王赤則先標怒靈威則含樞紐白則白初拒黑則黑鉤汁光紀疏云蒼則更王休注上帝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敬民蓋號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紀絕舊作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誤莫甚焉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內爲氣矣何故用所稟賦於內者爲姓耶以口張歛聲外物處水而生樂莊子至鳥據巢而卵即之疑衍蓋卵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與則呼鳥爲魚可內納讀爲之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說文云西鳥作棲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必舊作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燧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

咸當爲商顯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漢書律歷志云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耀云歲星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赤帝以重厚寬明多智略起填星五精聚於南方七宿帝以勇厚誠信多節義起辰星五精聚於西方七宿方以宿黑帝以信多節義起辰星五精聚於北方七宿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論衡詰術篇云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論宜北向則商金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文有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論衡調時篇云太歲在破既於於放舊作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論衡詰術篇云今府廷南北長吏舍傳徵羽安官遷徙吏必角姓門南商諸吏失位貶黜未必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商姓門北出也論衡詰術篇云今府廷將軍之屬韓非子飾邪篇云豐隆五王乙王相今注云豐隆雷六神五括天河股搶歲星王逸離今注云豐隆雷六神五括天河股搶歲星王逸離今注云豐隆雷六神五括天河股搶歲星王逸離子登涉篇宮外營陳星按抱朴子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漢書律歷志云萬物棟通族出於寅入奉而刺利字形相近而誤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

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論衡識曰篇云聖人不言諸
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一子之神用事
之日也忘之何種不諱何爾王者以甲子之神日舉
事與已相避天者謂之獨當責也說文王者不怒望
通也經與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
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

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毛傳秉心守物莫
足血氣強固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
痺之言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
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其然也考工記云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乃以
功之所辜也諫字有然而至於遂不損者後漢書
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遂
凡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不惜去之也漢書東

而邪氣及孟賁狎猛虎而不惶舊作蓋奔狎猛虎
背荀子臣道篇云狎虎而不以則危黃育之所患也
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也嬰人畏螻蟻而發聞

韓王曰夫秦相之與山東之與嬰也韓策張儀說
兒也夫以重方相壓兒對舉之與也今通士荀子不
淮南子而修事起而辨若夫則必孔通士矣或欲疆

羸病之愚人禮記問喪云士大夫病羸病非必之其
所不能大戴禮曾子立事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語論
善也未盡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

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

難卒讀為解也惟王者能變之漢書地理志云孔
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
者天之制也百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在於
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

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
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哀十五年左傳未如之何
論語云吾未如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

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孟子云晝夜慢侮
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一

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幾讀不若
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篇云疑軌述誠

或云九可勝必也即其例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
丘之禱久矣論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

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神乃享鬼神受
享福祿乃隆昭廿年左傳國受其福故詩云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板今
反作此言人德義美茂神故享醉飽乃反報之以
福也號公延神而亟亡莊州二趙嬰祭天而速

滅成五年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
昭元年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左傳二楚昭不穰雲左傳宋景不移咎呂氏春

守當是修守孟子所以立命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昭廿年季梁之諫隋侯桓六年宮之奇說虞公左傳五年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日詛聞妖不勝德邪不伐正淮南子衆邪自息息正天之經也經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贊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外相舍人怪之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灑氏舍物怪志雜說占類有殺改大精剛卯也六畜變怪鬼漢書文非有守司真神靈也氣日神陰之精氣日靈神靈者本品物之鬼之有此猶人之有茲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賣平以市謂謂市中價小宰聽賣平是以賣劑也貨中志云諸各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貨則論本議篇云平李執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云一鹽鐵論本議篇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物賤即買準禁則辨篇云以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物賤即買市莫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之則豪民擅其用而重其利漢書平農志高下在賣平即所謂童謠曰游平賣平引有平不詳志賢豪及大姓後漢書童謠曰游平賣平賊起故武蓋勳太守注引續漢書童謠曰游平賣平曰誅萬勳為言得免備故為千金二十斤謝勳欲奏市南俗好共讞論鄉黨太後許劭與從兄靖俱有或誘之說文或美相秀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云首十二年左傳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覺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左傳曰釋文作炎按漢書五行志魯篇亦云並人之所忌炎

或妄氣炎以觀亦用此贊文也豈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名山山川在大川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諸禮記月令云命百神於其地者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於民者祭法云命百神於其地者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侯所命祀也以備成王周公之命祀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論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中主神虎猛十二流凶之正鬼也飛尸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後漢書來敏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太子乳母王男廣避邪吉等儀注引東觀漢記曰意與在堂邑出俸錢帥入作屋功作既畢令自當土祝曰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為像鬼土功成作畢解以解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為像鬼土功成作畢解喜謂鬼神解已祭之後心快意舊時京師每有吉祥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嘉應數千時傳云每有吉祥神應瑞字申以瑞應見三式篇朱輔子孫昌熾詩闕宮按應瑞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子孫昌熾詩闕宮昌而熾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子孫昌熾詩闕宮上遠夷樂德歌詩云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云示之弱矣昭十陵八年傳殆非致福之招也魏志曰周禮病鄭注招以除疾嘗觀上祀見思人君身修正漢書巨衡傳云聖德純備莫不修正賈山傳願卿古注修正謂修身正行者宣帝紀元康元年詔卿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詔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易繫辭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漢書李尋傳云凶災銷

至治要載仲長統昌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
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
衆惡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
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
此意與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烝民是故人身體形貌
皆有象類春秋繁露曰天數篇云人有三百六
十節偶日月之數也刑體骨肉偶地之厚
也上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之神氣也體有
神訓云頭之象也象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
命之期顯貴賤之表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
命猶察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
亦有骨法又知命之皮肉見富貴以審人之性命
於富貴按骨節之法察之皮肉見富貴以審人之性命
應者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易乾鑿度
得五氣以爲五常按五行之氣故五行之氣論衡物勢篇
行有五帶之操五行之氣故五行之氣論衡物勢篇
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汝速周書太火色不壽云
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
木也王先先生云四白謂睛之上左右皆露白易
宅見唐書方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繫辭
技袁天綱傳方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繫辭
人有見天下之至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繫辭
至字諸下有以字無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
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
或在行步或在聲響論衡骨相篇云或在內或
面部欲溥平潤澤王先先生云溥當作博
步欲安穩覆載鄭箋云穩古作安
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運都長安關於
其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運都長安關於
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
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穩民胥

安隱同成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徐安隱
之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司馬彪注徐徐安隱
貌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
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
候荀子非相篇云相人之形狀顏色而面其吉凶
爲色自發也自然篇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類肌
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部位爲年時脫一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
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
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脫下有非聰明慧智

禮記中庸云惟天下用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
叔服過魯公孫敖孫敖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麟之
趾振振公孫也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
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左傳元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
哭喪字是也漢書武五子傳霍光徵王賀典喪培按
師古注令魯竟立獻子數之以續孟氏之後及王
孫說相喬如周子幾商臣玉藻鄭注幾猶察也
子文憂越椒左傳四年叔姬惡食我昭廿八傳襄公
察晉厲周子貢觀邾魯年十五臧文聽禦說莊十
左陳咸見張陳咸一陳萬年子見萬年傳一王莽
酒見莽傳賢人達士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
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澤傳記蔡

許負之相鄧通條侯幸傳云見史記絳侯世家侯
別有所據此當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
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
宜巧匠因象韓非子有度篇云各有所授曲者宜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

字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曠曰人
骨法猶木有宜曲者為輪宜直者為輿宜作輻
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
今据補數其正法通率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
率若有其質而工不材材與裁同音語之所不材也
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
種之地也舊作膏壤雖肥弗耕不獲耕獲詩甫田不
傳大功終不能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
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樂見之
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法考成於紀楊子
有驗效則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
論珠馬無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
人車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士而弗
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
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子論
釋文引鄭康成注穀不難得也孔安國注穀善也或
庶隸斯賤無故騰躍云漢書食貨志窮極爵位此受
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懋此蓋後人
改之詩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實禮皆以射的為喻
共虎侯能侯豹侯說其鶴鄭司農云方十尺則
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實淮南子源道訓云
準者則後者之弓矢實也高誘注實共射者一
招高誘注招者春秋本生篇云萬人彘弓共射者
招何益於中別類篇云盡數篇云射而不中反修
實準導同字也參錯授受舊者欲其中也高注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受相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
憂喜在五色之見王廢有時舊脫按夢列篇云五
於容色與下之尤思時判為嶺長短經察相篇注引
補云五色黃黑二色皆死三月赤色王赤色相
皆相青黃二色死若得三月黑色王青相赤色
死與赤二色死若得三月黑色王青相赤色
囚死者凶智若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修

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
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第六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受相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
憂喜在五色之見王廢有時舊脫按夢列篇云五
於容色與下之尤思時判為嶺長短經察相篇注引
補云五色黃黑二色皆死三月赤色王赤色相
皆相青黃二色死若得三月黑色王青相赤色
死與赤二色死若得三月黑色王青相赤色
囚死者凶智若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修

潛夫論卷第七

蕭山汪繼培箋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謂己命爾

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王先生云此夢直應之夢也

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昭元年此謂見應之夢也

論衡紀妖篇云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夢皆直也詩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旖維旗矣室家蕃蕪無羊素今作溱溱此謂象之夢也王先生云

孔子生於亂世莊子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日

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論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

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

今事王先生云今疑作洞俗書貴人夢之即為祥

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

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

子伏己而鹽其腦年左傳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

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

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

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

心不同起奇篇亦云表著情心是情心連文之證

傳管子內業篇云彼心之精其面焉漢書元帝紀承

大夫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

常占所從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

或失常也武備天中經典多借或為虛云謂之精先

略而文止言其入必有解得直象二十者占夢之大

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凶善惡不信者必善

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禮占夢辨陰陽之氣

鄭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白虎通五行篇云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土死金死水死火死木死冬則水休王相金休土

死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

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字脫一謂之性凡此十

者占夢之大略也孟子云此而決吉凶者之類

以多反其何故哉何舊脫按交際補云豈人覺為

陽人寐為陰論衡紀妖篇云占夢陰陽之務相反

形相近書盤庚予不掩爾善五經異義作不絕見
 詩文近書此其比也釋與冥傾倚徵類邪劇則不
 冥也史記宋世家亦作冥傾倚徵類邪劇則不
 安說王文云樂劇不安也引易困九五樂劇則不
 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二下脫計謀
 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
 言則牙孽矣說文作孽孽之孽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
 圖畫卹胎卹當文作孽孽之孽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
 胎卹未生弗見兆形或云卹胎卹之觀並云故被不見
 皆為見欺給與論倡優俳儻侯及小兒所戲弄之
 象皆為懼笑據何本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
 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
 了察之稱也一切經音義說文云憊也憊不憊
 孔融傳小而聽而憊憤冒名也說文云憊也憊不憊
 別體爾雅釋訓云憊憊洵洵也釋文云憊也憊不憊
 作憊今爾雅又作憊憊洵洵也釋文云憊也憊不憊
 憤憤今爾雅又作憊憊洵洵也釋文云憊也憊不憊
 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忽
 雜夢忽讀若南子原道訓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
 無之象也禮記祭義云夫何說見之察于荒忽地
 篇云目之視如莊子至樂物荒忽張揖曰不分明之貌
 史記作相如莊子至樂物荒忽張揖曰不分明之貌
 荒並通志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
 靈之所告者五兵修衣美食發且今日矣所感厲
 愛不在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往來也乎所言親
 其義淮南子天文訓云陰陽相薄乃有占爾是故
 感而為爾高誘注薄迫也感動也乃有占爾是故
 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
 夢非棄舊作而已也時有積祥焉積舊作真據程
 云必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楚二世夢白

虎而滅其封滅字舊脫据何本補事見夫奇異之
 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
 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
 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
 不能連類傳觀故其善脫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
 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
 晏子春秋下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漢書藝文志
 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志
 類京房占夢書三卷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
 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與則吉凶之符善惡
 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
 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
 見瑞而戒懼者禍轉為福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
 而為善則禍不至為惡則禍至矣春秋制樂篇湯曰
 者天所當有無世而不然達明主賢臣智士而
 禍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
 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戒懼聞喜若
 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
 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王之於闕召
 化為松柏梓棘而驚以告文王樹王之於闕召
 太子發命拜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
 堂及發並拜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
 土御覽及藝文夢公夢見蓍收賜之上田自以為
 有吉因舊作史巽令國賀夢晉聞憂而喜故能成
 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下繫辭
 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
 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修省淮南子曰君子以恐懼
 身有醜夢不勝善政乃其逢吉孫其逢吉云子天祿
 永終語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唐子說詞即上是唐字之謬唐空也問於潛夫

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非

子難也戈伐作矛楯詩小戎云蒙伐有苑毛傳伐

關西謂之盾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

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伐作爲

賊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

相於兩相加被之辭文五年左傳疏引鄭康成

侯臣禮之諸侯相於天子後之喪舍君亦如之

鄭注大問曰患解憂除天子無事使卿相問之禮

安得復與尼下岸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急

秋篇有尚自於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

念高誘注於猶厚也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

不相害也堯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

得俱賢哉字有一誤且夫堯舜之德譬猶燭燭

之施明於幽室也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

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

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

平之功也德何本作得賢德得古堯舜禹湯文武

君獲神契聖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穆列布聚

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後

以顯其德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道遠

垂天之雲詩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抱朴子廣譬篇云大鵬一舉千里騏驥之速非一足

之力也衆良相德同而積勳乎無極也堯舜兩

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

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

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

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墨子小取篇云譬也者

譬之省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

無以明之淮南子要略云假象取類以相譬喻

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

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

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疆難

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疆自必

又記管蔡世家云洽服遺人相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

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

本孟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王父當是武

庚祿蔡世家云脫武字子挾庚子父以叛王父當是武

披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爲之不列於成

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進傳云昔然未知

其類之與抑抑相反脫誤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

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

毒滅其身昔者桀殘賊海內賦無度萬民甚苦

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白虎通禮樂篇云殷紂

爲惡日誅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天下孟子云

賊之人謂之賊夫聞誅一夫紂矣亦可謂不仁不

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

脫而勿憂晉語云輕其任誅之而勿哀今管蔡之

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漢書五行志

事天也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天子何王者父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詩北將而

必誅公羊傳王法公也無偏無頗書洪親疎同也韻公同大義滅親左傳四年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

周公之德因斯也脫誤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斯知韻義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

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

孔子曰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語論敢問程本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

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傳知武子左

語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

也以心原道即與則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說卦天反德者為災此語上下有脫誤當

墨墨不得意是以仁者必有勇論而德人必有義也文五有德人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呂氏

論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身亦一國盡亂無詩云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

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字夫蓋

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

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其當作共柱謂

上七升於顛臺或柱之材或云其當作共柱謂

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駰傳云其當作共柱謂

帝紀元和宮殿垣屋傾倚柱柱而巳又章柱邪傾

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并九是

以次室倚立而嘆嘯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

潛夫論卷第七

情固能已乎仁惠之恩忠愛之

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誓即詩考槃永矢長矢誓云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

人之相於也釋難篇注見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

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

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無利生疎積疎生憎

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

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

舊其勢日疎舊作除據諸子品節改尹文子大道

在貧賤不患乎不肖與仁賢也此處子所以不能

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程本之所生而苟信

貴臣之言此絮士所以獨隱翳楚語韋昭也而姦雄

所以黨飛揚也三略云姦雄相稱彰蔽主明准南

高誘注飛揚不從軌度也黨當含滑心使行飛揚

飛揚與獨隱翳對文程本作黨能臣誤魏其之

傳出身以報恩史記春申君傳應侯曰歇為人臣

軀也乘縛諸荆軻容傳奮命以效用超傳吳王

昭張皓後網傳之始出身捐軀命冀國家微功超傳

學成十年之命乞將之北州故死可為也處之難

臣力邊垂皆奮命乞將之北州故死可為也處之難

爾史記廉頗藺相如後漢書朱穆傳論云至乃田實

衛霍之遊荆襄之類感激侯生豫進由執合退由哀

夫交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龐勛勃

貂龍勳未詳疑豎須之謨豎須即豎頭須晉文公

觀李善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傳序作勃貂龍

古書勃多作教教豎須後漢書序作勃貂龍

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

客可使刺由史記鄒陽傳獄中豈虛言哉俗士淺

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舊

者漢書張耳陳餘傳贊云何鄉是以欲速之徒推

六年左傳伊戾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競推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與

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違卹後恤我後卹與

剛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史記韓而不能

賑一窮注賑當作振振窮翟方進稱淳于長漢書翟

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忠良

注篇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韓非篇

龜錯傳云及其末塗之衰也此姦雄所以逐黨

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

雍蔽顯師古注雍謂曰壅壅者趨前而不顧後漢書

不於後穆傳崇厚論云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漢書

名淳于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者幸於以貴執而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

舉之孫世有大難舊作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

曰怒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怒者仁之本也

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怒則仁也家語顏回篇

求夫仁者必怒然後行平者義之本也管子水

止平也恭者禮之本也苑繁辭上傳云禮言恭無

禮守者信之本也守禮成二年傳孔子曰信以守

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以守之裏十

年傳叔向並語同昭五年六四者並立四行乃具

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

一是謂小人所謂怒者君子之人論彼怒於我王

生云彼下動作消息於心易豐彖曰與時消息王

誤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淮南

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

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恒愛之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語

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

云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惡人之忘我

也故常念人詩晨風云念常思也實多凡品則不然論

人不恕己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動作不思心範五

五行志云尚書作思心慮書無之己而責之人有

之我而譏之彼晏子春秋問上云有之己不難非

有仁義法篇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己無禮而責

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

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論語云其難

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鵠鳩之恩詩鵠鳩之養

從下上朝從下如一外執砥矢之心如砥其直如矢

程本曰月作彌大戴禮五帝論士必定於志行註見

德疑王先月生志毀譽必參於效驗韓非子姦劫

行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魏策文侯曰求其好掩

是因人之美而揚之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醜人者而參揚之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惟其絃始而猥隨俗之味味禮記曲禮九辨云世

同而絃始而猥隨俗之味味禮記曲禮九辨云世

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

是非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措之不忘富

貴不詔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

偏頗於妻子無偏無頗外僭惑於知友惑疑成書

用簡成云民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疑說也

怨則謗之平議無埠的樊宏後準平議也後漢書

讀若準卓射準的舊作準均按說文云引通俗文也

中木曰準準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令管子重

阿貴事富禮記儒行云讒苟行剽聲以羣吠注羣

賢難諛謀程本事實貴如奴僕戶記貨殖傳云凡編

下則役萬則僕僕之視貧賤如傭客漢書巨衡傳云

費家用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實庸而播耕者主如

是耕者且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

熱行也庸與傭通者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

之家管子之門不法一篇至私執心若此刑女傳曰

云君子不同執心各異詩小弁難以稱義矣上例依

補所謂秉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

夫於士大夫士夫與室家對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

禮先入其言後出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

養甘其薄淮南子泰族謂云民交讓爭處凡品則

不然內慢易於妻子慢易注見外輕侮於知友

尊賢敬慎田忌曰申罵為人侮賢者義乎不聰明不別

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三

少陵長云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

禮記需行云推會同不能讓會同喪蒸不聚則齒

賢而進達之推會同不能讓會同喪蒸不聚則齒

時韜陸丹自生矣結恩好里每動欲擇其佚居欲

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

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見人恭敬因而傲

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矣

脫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觀

史記鄭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學拘不驅於險墟

之俗謙恕世作織楚辭九辨云易險之嫉妒兮七

王逸注論李善注引作險不惑於衆多之口史

廣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又云不奪於衆多之

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詩定又獨立不懼遜世無

悶象詞大通心堅金石韓非子守道篇云懷金如石

器則不然器當依上內無持操淮南子成其信凡

所董仲舒傳云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傾側險

諛荀子成相篇云經典通用險險毛詩卷耳序無險

諛私諛之心釋文注云險險曰正楚文書禮樂志

九二三其行詩云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矣脫

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如詩黍民云德

權輕於鴻毛而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山難孔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作期列女

傳班昭女誡又稱知德者勤論語作期列女

引與此同無偏無黨自古而然昭州自古以

於驕僭貪樂慢傲如舊籍入德化篇凡百君子競

非乃今也詩載芣云今見禮議篇凡百君子競

如賈三倍云以相高脫一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

譽之史記呂不韋傳云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

謹以上文刻之恭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

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

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

之盜也按想憂疑當作相愛懷不來而外克期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

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後期方至元當選將通拜尊親見

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

飲盡酒而別克期與刻通拜不信則懼失賢

信之則註誤人德反上註紀史年詔曰齊北王昔

誤也按說文註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

疾夫言之過其行者其論語云君子取其言而過詩

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今

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心也而進苟欲相護論議

士大夫之論議相讓皆不稱述方進遂分背之日既得

之後則相棄志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或受人恩

德先以濟度本見務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

我史在因李斯傳云成大功明言我不遺力趙策云

而後忤淮南子人問訓云有初而無終詩蕩云靡

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巧大人之道周而不比論微

言相感漢書文藝志論詩賦云古者諸侯掩若同

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惟謹也惟謹爾按漢書

剛毅木納尚近於仁論語

謂方也內有舊焉呼與於乎同之言方行圓老篇云所

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閱閱為

身古注躬聖也性勞謙之質君子有終吉秉伊

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孟子云故就湯而其不見資

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襄九年

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忠也此二德者

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云此肩繼踵而

在忠不萬一者一舊作改全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

揚也名經後世所以求之非其道爾道下忠依上成

二人同心則利斷金易繫辭上蓋漢時易家舊說漢

書匡衡傳上疏乞骸骨與上報曰朕嘉與一慮王莽傳

詔曰公若上下同心庶或有後漢書帝紀永平二年詔

傳云幸賴靈武輒成斷金馮異傳云千載一會思

術者使下不得欺也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

參覽無門戶故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

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化見備不得不求效權

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論語云

心焉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意於己

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漢時詔

公卿悉心以輔不逮百寮深思各修其職永始二年詔

曰公卿大夫各遂心勉帥百寮漢書元帝紀

何謂曰公卿百寮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

於下弊即蔽於下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

上則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

外則亡而政亂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

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茲夫君子

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有利者所以得人

而利之所藉以勸也何籍其威與春秋行篇云王

不威則不藉以勸也其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

以勸則必為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

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論

傳禮記中庸冒作刃漢書李廣後陵赴湯火而不

難漢書趙主越王勾踐報吳欲人之勇路逢

無長幼臨敵難揚火野民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

不宜哉若鷹野鳥也掘治要然獵夫御之猶使

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

術具在君身而君文簡補下忽之故令臣鉗口結

舌而不敢言難見賢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

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作

君臣懈弛而背朝韓非子見考績韓非子朝稟臣

知所以威德所以不照韓非子無所不照而功

名所以不建也漢書萬世之後所以而功

故長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韓非子

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赦詩云我

賢難夫惻隱人皆有之孟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

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自倚張釋之傳云上

懷悲自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灼恒驚一而赴救

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行路禮

輕文選蘇子詩過耳悟目之交詩東門之池毛

通未恩未德非賢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

北面稱臣被寵者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是故進

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

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

之言掘治要改莊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

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鞠按掘治要

而覆被按掘治要更為否愚惡狀治要當世

之臣者見殺禮會制言中為云長宛言見逐智不

智豈可勝數掘治要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

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並見漢書按

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傳云嘉死

誠正直之節漢書傳喜傳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己

者也後漢書賈復傳文選帝召諸將卿大夫有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詩

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九是以忠

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夏吏必得察主乃能成

其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君

有賢明之臣職得行聖主必待賢臣聖君見職進退得

亦顯其德主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不書作遏忠又行

羣司舍法而阿貴商子修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

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阿貴見上篇夫

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

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與柄

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

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

言語而勢自治錯入交際篇治勢一成君自不

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

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

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勳之不治

也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

民皆怨怒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

不可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

驚而不足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

十桀十堯堯舜舜而而勢勢亂亂也堯舜而而勢勢治治也堯舜

者則不可堯堯舜舜而而勢勢亂亂也堯舜而而勢勢治治也堯舜

有餘泰史記泰始皇紀云天下無為事無大論胡夫高揚雄傳

泰史記泰始皇紀云天下無為事無大論胡夫高揚雄傳

泰史記泰始皇紀云天下無為事無大論胡夫高揚雄傳

上上至至以以衡衡石石量量日日夜夜有有呈呈不不中中呈呈不不得得休休息

漢書王莽傳云莽自自見見前前顯顯權權以以得得漢漢政政務務自

問問乃乃以以從從專專所所後後相相秉秉權權耗耗不不多多當當奉奉行行者者輒輒至

馳馳驚驚而而不不足足者者也故曰善善者者為為國國者者求求之之於於勢勢弗

責責於於人人也管子法法篇篇云凡人人之之所所以以為為君君者者勢

則則臣臣制制於於君君矣勢矣是以以明明王王審審法法度度而而布布教教令令不

行行私私以以欺欺法法不不黷黷教教以以辱辱命命不不管管子子任任法法篇篇云愛人

修修權權篇篇云立法法明明分分而而不不以以私私害害法法則則治治故故臣臣下

敬敬其其言言而而奉奉其其禁禁竭竭其其心心而而稱稱其其職職管管子子正正世世篇

也法守守職職奉奉此此由由法法術術明明而而威威權權任任也夫術術之之為為道

海海而而照照幽幽冥冥權權之之為為勢勢也健悍悍以以大大不不待待貴貴賤賤操

之之者者重重故故能能奪奪主主威威而而順順當當世世也舊作作是是以以明明君

未未嘗嘗示示人人術術而而借借下下權權也韓非非子子難難三三云云術術者者藏

潛潛御御羣羣臣臣者者也心度度篇篇云主之之所所以以尊尊者者權權也外

同同車車不不與與同同族族者者共共家家而而况况君君人人者者乃乃借借其其權權而

外外其其勢勢乎乎商商子子修修權權篇篇云權制制獨獨斷斷於於君君則則威威大

柄柄借借人人國國柄柄則則失失其其權權孔子孔子曰曰可可與與權權論論孫孫語

未未字字是是故故聖聖人人顯顯諸諸仁仁藏藏諸諸用用易易繫繫辭辭神神而而化

之之使使民民宜宜之之繫繫辭辭然然後後致致其其治治而而成成其其功功業業効

於於民民美美譽譽傳傳於於世世然然後後君君乃乃得得稱稱明明臣臣乃乃得得稱稱忠

此此所所謂謂明明據據下下作作忠忠依依上上成成二二人人同同心心其其利利斷斷金

也治要要金金下下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素之之時時元元氣氣窮窮冥冥未未有有形形兆兆萬萬精精合

并并混混而而為為一一莫莫制制莫莫御御若若斯斯久久之之翻翻然然自自化化清清濁

分分別別變變成成陰陰陽陽有有體體實實生生兩兩儀儀天天地地壹壹鬱鬱萬

物物化化淳淳易易繫繫辭辭下下傳傳王王弼弼本本壹壹鬱鬱作作經經總總按按說說文

與此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

人本中和列于天瑞篇同度三才異務相待而成

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班祿篇改玉握天道

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會曰舊班祿篇改玉握天道

者含氣道也吐氣者道也含氣者化也吐氣者化也

道施也道化也人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

致珍異也陰陽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

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舊有自照按舟車

載所履地之所謂然亦在我何所之可耳疑孔子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繫辭從此觀之天作其光其人序

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與今書同忠費篇亦

工作如冠術或下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

李頌傳云古之王者每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應月

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脫之根也氣者

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

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天之以動地之以

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

天官書曰日月薄蝕集星辰虛也氣隕之露玉英

謂之隕星且日有晝晦晝書楚元師古注晝宵有

廟穀梁傳曰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培按淮南子秦族訓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天雷電報左傳所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車隱三年左傳所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水墜濟拔樹漢書谷永傳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電為冰為積積白虎通變篇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電溫泉成湯西京雜記董仲舒云晝冥也晝冥也晝冥也

注熱也麟龍鸞鳳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

也仲舒說螭子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感

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此道錯入德化至

商然此下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

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

口當作和云皆味食此口以養其氣以下聲入於耳

以感於心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德讓關

於音昭也一年左傳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而

鏡成小者不究也天者不究也天者不究也天者不究也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七

德而世自化也畫法像注見衰制篇漢書公孫弘曰畫衣冠異章服而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

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史記書禮樂志劉向云教化所待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待而獨立夫欲歷三王之絕迹史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司馬相如傳云殊尤絕述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按班固西都賦及漢書敘傳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楚辭遠遊云純粹粹而始壯生敦龐之民成十生教龐明德義之表禮記表云仁作信厚之心詩麟之振振信厚也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韓詩外傳者包天地之美淮南子說山訓教者所以知之也云仁義在道德之苞苞與包同教者所以知之也

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之謂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天意欲以謂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別上下之序以務明德化民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宜順治作改據其心而理其行心精治要苟正

舊作土掘則茲匿讀爲無所生舊脫無字生作作治要改掘則茲匿

不生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考當作老遺記樂云感條暢之氣漢書律歷志云陰陽萬物靡不作也故成頤每古注絕與暢同

論衡齊世篇云詰稱上世之人俯長俊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大其子孫安惡政加於民則多罷廢疴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安惡政加於民則多罷廢疴

病夭昏札瘥呂氏春秋謂理篇子華子曰夫亂多

仲舒傳云或天或壽或仁或或胸胸治而成之不能

粹美則民仁壽榮結行暴則民鄙夫舜故尚書美

考終命而惡凶短折洪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

目悲又曰視氣毀及人則多病目視之故有目病

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又

病耳者故有耳病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

當生云賢多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史記蔡澤傳云

強昭廿五年左傳杜注幹骸骨也然猶隨政變易

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

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柅柅盧學士攷柅作柅

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旱麓厲今作厲公

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衛聘之

在教化下三十三行此下又錯信未達以消息仁

不忍踐履生草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

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忍者乎則又况於民萌

而有不通情性篇云仁者不忍也

早麓毛傳訓豈弟爲樂易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

不歡忻悅豫則又况於士庶而有不仁者乎

上於字有補依聖深知之聖下脫人字或明主二字

深如皆務正己以爲表禮記緇衣云是民之所好也

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

笑之後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之志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生而無羸穢之氣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終無違禮之行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萬邦作孚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是措之備是故上聖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之以德齊之以禮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上今移正也字掘治要補漢書董仲舒傳云夫萬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之隄防之不能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止也廢而森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化廢而森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為之王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輕而禁不犯者節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甚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其據治尊德禮而卑刑罰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要故務德教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而省刑罰德教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陶以五刑三居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而誅過誤儀說文云左傳云引之表民之胎也合中和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

邪而內正道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道中正也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孟子引詩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謂之禽獸與並通民蒙善化則人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之心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而少澤矣被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良工之掘治為翹鼓也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與籥同謂之翹鼓也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未也史記貨殖傳云正作鼓文云籥也或作籥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漢書卜式傳云居以時起居禮記寒溫得其適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也凡樂篇云寒溫勞適而飢飽此六者非適則一蔭之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翹鼓說文云翹鼓室也徐鍇云今謂地窖藏酒為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也又云作麥三二尺密泥塞屋闕勿令風及蟲入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之幽暗也暗與翹音義亦同造盡美而多量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矣其遇治要改拙工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工改廢繩墨則一蔭之翹鼓皆臭敗而棄捐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要改廢繩墨則一蔭之翹鼓皆臭敗而棄捐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四原道訓高誘注黔首之屬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也猶豆麥也變化云為下傳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淺薄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散小入乘邪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上智與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與下愚不移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

待政而化揚僚注中庸民易與為中民之生世也
 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生疑范之誤王先惟
 冶所為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春秋繁露性篇云
 朝而後能為善漢書董仲舒傳云夫上天之化在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舒傳云夫上天之化在下
 之所鑄是故世之善否作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
 上聖和德文補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
 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新語無為篇云堯
 封樂紂之民可世國多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
 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
 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其次
 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
 爭心昭六年左傳云民知微幸以成之而致
 刑錯上作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
 罰而無阿私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韓非
 書金曰釋傳云亡所阿私呂氏故能使民辟姦邪
 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毛詩序云
 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史記周本紀
 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
 宗周復治天下脫文有身處汗而放情湯濂放情志
 節欲奢者放情放情欲節欲奢者放情湯濂放情志
 酒樂天戴禮少閒篇云荒近頑童而遠賢才史伯語
 曰保德施實御親詔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
 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治要載六韜文韜篇太
 平賦不加其賦欲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公賞
 賞賜不加其賦欲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公賞
 以諫怒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
 者毛詩序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幽厲是也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我則改之論語我則詩美宜鑒於殷自求多福文

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
 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治要改據之心而
 無姦險善作隔掘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於茲麟
 龍鸞鳳復畜於郊矣則鳳凰翔鸞鳥舞麟瑞禮
 記禮運云鳳凰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御覽一引開闢天地開闢天地三皇迭
 制各樹號諡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通三
 正篇云禮三正記曰正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
 謂三而改文帝再而復正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爰舊作興有國亡於嬖以
 以生詳太微五帝之精爰舊作興有國亡於嬖以
 易也經典通作慢長注見斷認篇滅於積惡神微
 精以其詞論衡奇怪篇云說聖者以為精微而神是
 蓋與彼同意天命罔極詩罔極天命之無極文十
 七年左傳云或皇馮依天用是馮依上帝是依鄭箋
 命之罔極云或繼體育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古
 神所馮依或繼體育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
 君太皞與神馮依或繼體育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
 帝尚矣史記劉氏云尚猶久古也三代迪斯用來
 之記尚矣史記劉氏云尚猶久古也三代迪斯用來
 猶由也斯頗可紀錄雖一精思竭精思一讀專壹
 以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詩精思竭精思一讀專壹
 著五德志大戴禮有五帝德篇三代世表序云終
 而復始故云之五德之傳也世傳三皇五帝多
 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淮南子原道訓三皇伏羲神農
 也備氏神農為二皇淮南子原道訓三皇伏羲神農
 文嘉說見風俗通皇極篇禮記曲禮疏云宋均
 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疑人伏羲神農為三皇或
 曰祝融通白虎通亦引之或曰女媧春秋見風
 俗通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

二脫醜之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

青陽世號少暉初學記十引河圖云帝摯少昊氏

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御覽引帝世紀云

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書律歷志以摯為黃帝

孫與此異子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定四年左傳封於

世紀云曲阜也帝王其德金行漢書律歷志云土生

也立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

啓者也丹鳥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鷓鴣氏

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

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

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器用下有正

當有之亦是始故舊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辭繫

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楚語士豐曰啓有五觀韋昭

漢書古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

觀下上中康注太康弟按太康子兄弟五人須於

康不在五觀之數此并言之蓋誤孫相嗣位夏道

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傳四年左於有仍

生少康焉為仍為仍舊傳仍牧正按夏四年傳以

特其射也滅相乃泥專見哀元年傳傳文滅夏后

相至為仍故正在伐斟鄩下此文故事有乘先後

羿恃己其傳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

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浞伯伯傳明氏讒子弟

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

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故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恪恭厥業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後嗣修紀見

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戎禹作我御覽八十

再成文命注以星感修己禹行見地星意感粟然云

覽引帝王世紀及宋書符瑞志紀並其耳參漏御

作已率經鉤命決作紀亦見御覽其耳參漏御

八十二引雜書靈准聽云有人大口兩耳參漏注

云謂禹也白虎通聖人篇云禹耳三漏是謂大通

與利疏江為堯司空堯主平水土命山川刑命

各今作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禹書

禹乃即位作樂大夏白虎通云禹世號夏后漢書

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

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杜注季杼

少康子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論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踐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方朔傳韓伯公主胞祭祭云夫祭有圭牌胞翟與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胞者又云胞者肉也虞思妻以二妃姚傳而邑諸

夏道浸衰以下本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三史記
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后氏桀
封夏后氏或封於緇周昭注云夏桀反商下車而
又封少暉之胃於祁王左傳祁子來朝昭子問十
吳氏鳥名官何故祁子左傳祁子來朝昭子問十
言澆才力蓋衆漢書鄒陽傳云項羽傳云力拔山兮
氣盡世季布傳云弟騶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
官括曰羿善射弄盪舟俱不得其死也論語罪
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辛襄費戈冥繒
皆禹後也用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為姁姓其後分封
戈尋氏形城氏襄氏費氏祀氏繒氏辛氏冥氏樹
形城及襄又斟記改戈左傳系本皆云樹胤胤不
襄舊作襄又斟記改戈左傳系本皆云樹胤胤不
於城之誤御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
帝顓頊御覽七十九引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初貫
學記九感女樞主顯又顯此云搖光如月謨秋元命苞
字並通房古其相駢幹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
七紀一引理陰陽三百身號高陽世號共工禮記祭
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吳炎帝氏伯九諸言雖有注
水德在火木之源道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置故伯而
誅不當襲用其號漢書律歷志云按高辛為顓頊下
工氏此並云為顓頊事或出左氏家舊說也代少
暉氏其德水行漢書律歷志云金以水紀故為水
師而水名昭左傳承少暉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
討訓服受語觀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宇訓與馴同史記索隱云史無記馴字徐廣皆讀曰

順也歷象日月東南西北下篇云大戴禮五帝
於海北至於幽陵南至交趾西漢文選流沙東至
作樂五英英當詳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演大
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人謂之八凱文十八年左傳隤凱擣演
下引春秋傳擣亦從手志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
氏姓篇演作戴與傳同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
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昭廿九年
氏之伯九有子曰句龍能平九土故祀之共工
社此合二城簡吞燕卵生子契史記殷本紀云
書言之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
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往禹治水有功封於
商賜姓於流城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期
水排徊於水上城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期
簡城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選書堯本紀今
簡城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選書堯本紀今
感生黑帝子履氣貫月意感生黑河圖云扶都見白
神靈文類聚十補其相二肘書靈准八十三引維
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剛腕二肘又引春秋元命
苞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三百六十九
紀初書符瑞志並同王世身號湯世號殷漢書律歷
夏桀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致太
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致太
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
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
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
諫悉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

潛夫論卷第九

蕭山汪繼培箋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賜使力或氏，其名篇或氏，其專聞其氏，即可以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

傳稱民舊作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徹品十舊於王謂之千品，傳稱以下見楚語，子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妣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

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姬，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有夏，四嶽賜姓曰周。語天子晉云：禹賜姓曰姬，氏曰有夏，四嶽賜姓曰周。姜氏曰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左傳八年：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諡衍字，或氏於國。舊作爵，今移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

引風俗通：姓篇序俱與此同。今據補。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族注。下軍子孫氏，為按樂氏世，將下軍，成七年傳樂毅將下軍，襄十二年傳樂毅將下軍，成二年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疑係並，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風俗通作巫卜陶，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書辨證四並同，廣韻十二齊西字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南宮東郭，並無東郭，疑衍注。北郭所謂

居也。三鳥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鳥大夫，因姜姓炎帝之後，五鹿氏，族略三云：晉公孫氏，焉耳。三鳥為侯國，因氏焉。

鹿充宗，南齊裴松之注，見魏略。白馬氏族略四引魏志：管甯傳裴松之注，見魏略。白馬氏，族略四引周因氏焉。

所謂志也。志，志也。林作地，按風俗通：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傳云：如此，漢書不可勝記。淮南子：書策竹簡，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備侯滅刑。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春秋傳：廿五年，衛侯燬，名哀十二年，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同姓，御覽引風俗通云：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云：晚世之時，姓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半，燕姓姬，趙姓王，燕姓韓，魏姓魏，秦姓秦，故異族也。

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諡官。諡，諡也。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諡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別也。故有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願尚主。主讀外家姓，號孫公。主或避怨讎，如下所云。智夫故諡公，子孫更為孫氏。

吹律定姓，惟聖能之。自虎通姓篇云：古者聖人，生之，讓毛詩序云：生民尊也。故且略紀顯者，以王先生之讓毛詩序云：生民尊也。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道篇云：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與把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喪禮伏義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顯與四國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見舊志。

羊傳胸作句按傳廿二年公且為東蒙主詔魯僖公
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傳左季氏欲伐顛與而孔子

讖之論炎帝苗胃四嶽伯夷為堯典禮與折民
惟刑書呂以封申呂史記齊太公世家水其先有

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諸侯高毛傳堯之
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也按甫與呂通書侯言於王

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於王
有甫侯申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於王

刑時裔生尚商或封於庶子孫或為庶人尚之時
苗裔為文王師渭之陽西伯俱歸太公師克殷而

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或封許向或封
於紀或封於申云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世本

舊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南陽郡
宛有南筮聚在宛北故詩云疊疊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與今詩三篇宛西三十里
有呂城南陽宛縣西水經注宛水徐廣曰呂在

城東西呂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
岳後太姜戎居伊洛之閒晉惠公徙置陸渾二億年

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以爲
姜戎又別為戎姓昭九年傳來按僖傳之戎居於

州伯父又別為戎姓昭九年傳來按僖傳之戎居於
從之戎號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諱而伊洛之戎

也僖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非本居伊洛從置陸渾
伊伊洛水一年傳伊維為名非本居伊洛從置陸渾

居伊洛水一年傳伊維為名非本居伊洛從置陸渾
紀伊皇本紀皆姜神農之後路史有周許黃帝封齊

合為及齊之國氏傳杜預云天柱山許黃帝封齊
注云五德之國氏傳杜預云天柱山許黃帝封齊

齊有襄罷師廿五年傳齊隰氏公旗略三云隰莊
故公之曾孫蓋齊仲之章昭注齊士強氏強氏
莊紀四改所脫今姓氏移正郭氏郭偃廿五年
襄門氏夏勝以所居門氏郭偃廿五年傳自桓
門訓高誘注雅氏孫公孫九子孫子孫子孫
氏被公孫龐公孫龐公孫龐公孫龐公孫龐公孫
生見襄公八年傳高生十年傳龐公孫龐公孫
襄之書惠善引恒本云族略三改子子子子
焉按子車頓之子車頓之子車頓之子車頓之子
首按昭子車頓之子車頓之子車頓之子車頓之
字公乾公旗氏旗元後按悼公字當是悼公之子
翰公氏後公旗氏旗元後按悼公字當是悼公之子
亦無諱之慶克盧氏孫和食采於盧因文姓高
姜姓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西祁已
滕蒧任拘釐姑嬛衣氏也滕蒧任拘釐姑嬛衣氏
廣韻四十五厚引晉語非元路史國荷姓紀亦云
五並帝之五厚引晉語非元路史國荷姓紀亦云
語黃帝之五厚引晉語非元路史國荷姓紀亦云
補亦依帝之五厚引晉語非元路史國荷姓紀亦云
著帝後三年左傳按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
有祁奚後三年左傳按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
後引從己氏自紀年左傳疏解己氏傳按云穆伯年
後己非黃帝之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薛
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任奚作仲虺
作邳邳傳改舊王季之妃大任傳擊國任奚之任女

公去疾子良大季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其後為良氏志父作公子志以大學為子良名與世本異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襄廿卅年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亦見馬師氏傳昭七年左氏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馬師氏錮父錮錮之為馬師氏與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馬師氏錮父錮錮之為馬師氏與也同皮俱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以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衣裳垂疑委生云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保以為飾保今作羸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漢書地理志云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季札居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春秋傳謂延陵齊鄭注昭廿七年左傳延陵季子禮記檀弓春秋傳謂延陵齊鄭注昭廿七年左傳延陵季子使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春秋傳謂延陵齊鄭注昭廿七年左傳延陵季子鄭說闔閭之弟夫概王奔楚堂谿因為氏定五年傳此皆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左傳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世史家趙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始皇紀秦漢興脫據漢馮氏俱本秦世傳此言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記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漢書其孫衍當孫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後漢書被傳云子豹字仲文長好儒學之號敬通晉大夫郁息事獻公左傳郁作荀廣荀姓去邑為荀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文十三年左傳荀林父也荀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氏中行桓伯氏父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荀大夫逝故生桓伯氏父食采於智杜注荀子荀首智與知同年趙世家索隱

引世本云遊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晉語晉大夫孫伯鞅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六月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蒺矣張白當作白漢表作句誤與此同張老成十行實為大家張誤而惟晉張侯成二年左傳張老成十行實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育山趙策親之邱負後魏有張儀張丑魏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史記東陽侯張相如史記文帝十四年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贊司馬遷不言故關焉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疑詩信受南山桑扈鄭箋福也漢書揚雄傳子安世漢書附為車騎長楊賦云受神人之福祐子安世漢書附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遜權書無其欲匿權名徐廣曰矜一作務此務矜相涉之證而好陰德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難測烈及身蒙谷其推賢有賜云賀安世兄也陰德謂賀為掖庭令時是以視養宣帝有恩此以好陰德屬安世蓋誤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按漢書武帝五世孫純侯恭自修王莽時莽封武始也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史大夫安世為大司空馬純為大司空純傳前有丞相張禹子奮亦為司空見後漢書成帝紀後有太尉張禹書御史大夫張忠漢書成帝紀後有太尉張禹書人太傅張禹趙國人並見後漢書前司邑閭里所謂司隸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林注東張屬河東水經涼信東魏將孫靈東張蘇西商師逐張太子齒奔云又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書所

謂東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

共止龍鄴滏參會六院葉高國偃姓舒庸舒鳩舒

文唐二傳舒龍舒其後紀七無引舒龍舒鳩舒

可證共世傳疏引世本有舒龍舒鳩舒

後紀章懷太子元孫舒龍舒鳩舒

漢書地理志曰鄴郡魏郡後漢書地理志曰鄴郡

魏高當云古鄴郡魏郡後漢書地理志曰鄴郡

裴紀大業後紀裴伯益王侍郎封於裴是裴廣顯十五友

徙封解邑乃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七年舊作曼恒

鄧南鄧人此作慶當誤歸姓胡有六名世

姓棲疏上後作涓姓又歲姓滑齊後紀五齊名齊一

國名紀利隗姓赤狄周語富辰曰赤狄也姁姓

劍以此類川鄧城為蔡地以鄧是左傳蔡公召城子

而盟於鄧杜社亦云類川蔡新蔡之鄧蓋誤在春秋

召陵西南者乃蔡國其地此合新蔡之鄧蓋誤在春秋

時楚文王滅鄧左傳六年至漢有鄧通幸傳記仗鄧廣

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後漢書地理志曰高密侯

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

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匱作書

鑽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後漢書地理志曰豐穰

茲相參競加譖潤論語云浸破壞鄧氏天下痛之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襄州一漢有隗囂季孟後漢

短即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白狄是也山海經大

荒北弄明生帝白犬苗龍苗龍生融吾融生及徐

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荼

氏皆殷氏舊姓也又有條氏尾勺氏施氏厥氏

作殷民按續漢書五行志注載杜林疏亦作聖殷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志序杜載杜林疏亦作聖殷

氏太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人漢書蕭何傳

引風俗通云宋榮叔以計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

封於蕭何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御說之功受

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

後也蕭字注云本自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蕭氏

漢居杜陵望之孫紹復遷蕭望之御史大夫有繁

延壽南郡襄陽人也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

氏單氏尹氏繻氏富氏鞏氏葛氏周氏邵氏畢氏榮

同宣十年天子使王季子來聘傳無劉康公劉夏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此皆周室之世公卿
 邑地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云文
 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云文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死諡曰文公周
 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周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
 世之其子亦世守采地賜春秋時周公召
 公是也詩疏云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
 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地賜春秋時周公召
 之地晉書地理志云周桓公召穆公召襄公召
 東北有周城信十周桓公召穆公召襄公召
 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注曰雍水又
 運召亭南亭故召亭水經注渭水注曰雍水又
 城南五十里西都時周召公采邑之可考者周
 史舊作主吏程本改昭州年左傳王吏不討周
 至其王吏則皆官正班昭年左傳王吏不討周
 名也毛詩崧高序鄭箋尹吉甫南周之卿士也尹
 姓官為若宋有太師有太宰無太師楚有令尹左
 尹矣左傳見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或有字之誤
 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今作南氏底單穆公襄
 公頃願作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次疑穆公襄
 誤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並見周語按穆公襄
 公上苦成紀五引城據元和姓纂氏族略五苦成
 名也在鹽池東北漢書地理志河東南郡後人書之
 或為枯用苦枯古通用儀禮士虞禮銅齊人聞其音
 則書之曰庫成通書作車苦成方音變為庫成九
 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府車注云世本
 成將古成氏十四清成紀注云晉成吳語越夫煌苦
 作車成秋繁露對膠西王問篇其在漢陽者不喜枯
 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成舊作城按氏下云或
 十略五引風俗韻云古清成苦成注云漢有廣漢太守

古成雲堂豁谷各也在汝南西平房漢書地理吳
 楚吳王闔閭弟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還房於
 封吳城堂豁亭是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脫文有
 吳房城堂豁亭是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脫文有
 年左傳疏云漢景帝諱啓開之字是而開元前人
 書堂豁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
 冶長論語見前人書雕從易潛作周潛書作泊按說
 書治復誤作蠱通史記貨殖傳作巧姦治徐廣曰字
 晏一作蠱後漢書馬融田開古蠱字華景公音治
 治與後人又傳同轉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堂
 常通氏開氏公氏治氏漆氏質漆俗作梁按廣韻五
 誤之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
 分固多此類可以一况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
 族辯物同人象詞辨敘錄作變本易改之君子以類
 往行以蓄其德識見蓋後人掘王易改之君子以類
 之乾文故略觀世記采經書年詔云帝紀初元二
 依國土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漢書云帝紀初元二
 贊明也班別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
 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按今之焉三字有誤今或
 士者不必孔把損意情相同淮南子修務訓云通
 以輸意不必孔把損意情相同淮南子修務訓云通
 假意蓋即喻意之義

潛夫論卷第九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司貢薦競進下材史記
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漢書王嘉傳云下材
內顧憎是培克詩功會何官能治買藥得薦廣韻
謀賈偽物願贖古今字轉非子說林下云齊伐魯
索議鼎魯以其獨往齊人曰獨也魯人曰真也

難以爲警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春秋繁露王通通三篇云古
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達通之非通其道也
當致和平機毛詩萃首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
辭云天下和平刻石述術作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

察失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我身淮南子秦本也將誰督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於未嘗有焉律歷志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
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儲廿三年左傳云懷安敗名明莫恣欲
或明猶言晨昏而無悛容云亦無悛容足以悞諫
云懷謙連下傳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

敘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卑體勞心以
於使人勞精注見慎微篇伏百寮阿黨禮記月令
不覈真偽苟崇虛譽書作舉盧以相誑曜居官
任職史記汲黯傳莊助曰使則無功效漢書朱博
陳政內自知行時亡功故敘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

祿必程以傾增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
古字通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爲人古今通義漢書董仲
地之通義古上思致平下宜竭惠續疑慮之誤考
當盡情竭慮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充繁興但以
赦故乃敘述赦第十六乃變文使與上相避此作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

嚴世主不循考功故敘三式第十七

而思太平今據改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
計然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
卒勞百姓詩鄭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敘愛日第
十八

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絕其

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
也後漢書曹爽傳肅宗元紀命決云三皇步五帝
優劣殊軌章懷注引孝經鈞命決云三皇步五帝
王雖欲超皇當先致乎煌煌通云三皇步五帝
也一擾匹夫匹婦故為皇必世後仁語仲尼之經

聖王憂勤書司馬相如傳云始於憂勤終於遠樂
憂勤而後於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將帥
錢將軍受命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宮門西面而
授將軍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執持頭
至淵者將軍制其柄曰從此下假以權貴誠多蔽暗
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將第二十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
如此臯陶御叛御與禦同術按宣王中興毛詩序云
弗蕃詩茲高云四國于蕃鄭箋四國有難則往扞
藩焉杜注使為藩屏之衛諸國通故敘救邊

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各取一

制各舊作督按本篇云苟挾舊作私議管子法法
立上位民毋敢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謂
專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以其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王先云小民謹於不能自開亦一證太守擅
不為通理尉爽傳云雖陳案州郡而牧守故敘
權臺閣不察武皇帝書仲長統傳昌言不任下難置三

公臺閣謂尚書也信其姦言令壞今懷郡縣毆民

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莊廿八年云必疑戎之謀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著龜卜筮以定嫌疑
所以使曲禮決嫌疑定猶聖王之俗工淺源莫盡其
才自大非賢誤字有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異九詩有工祝楚聖人先成民後致力
成民而後致方於神先北黎勸樂而民觀樂之音
義九則本亦作勸樂藏氏玉琳勸樂雜引中庸氏
誤今按靈臺勸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勸為勸之
樂功也孔疏云是也其勸樂之甚也勸事樂功即解
之勸樂神乃授福和而六年左傳云孔子不祈以明
在德祭則受福之後福由本己耳有君子作孔子者故敘

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論衡云
氣入稟氣於天題厥象詩麟之趾疏引中候握河
後漢書曹爽傳章懷注引帝命麟題象麟在園
期立象宋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
蓋用人實奉成者當奉順而成之弗修其行福

祿不臻故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
善來禍由德痛爾雅釋詁吉凶之應與行相須說
敬慎篇老子曰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
己矣行之惡也粹以為善己矣故受天之福者也

故敘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後進於
陳遵傳云為後進冠馮奉世傳杜欽疏云臣聞功

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
感生不知所從亡常則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
錯手足自昔庚子而有責貴作云予豈好辯子將

以明真故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

長朋攝以威儀詩既講習王道朋友講習漢書揚

友傳長楊賦云士有談王道者則講習漢書揚

法言吾子篇序云士有談王道者則講習漢書揚

法言皆周公之道至孔子為教垂其久要貴賤

不改今民遷久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

在裔莫之能奉上當作與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

術勿示下情勿舊其情不匿其端而使入臣有緣

以御羣臣者難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若見其

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見治勢一定終

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人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

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

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涸晝冥宵光山崩物則日

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晝冥宵光山崩物則日

冬雷夏霜天之與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

莫能疑疑含嘉故敘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

故令行於天下訓云入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不

正難令臣未嘗聞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

而國治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淮南子覽冥訓云持

道說義篇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道在天之義之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

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周語云

遺訓而咨於故實後漢書胡廣傳氣終度盡後代

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羊傳云所傳聞異辭白

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

三十五

潛夫論卷第十

論

衡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許時短。牴牾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瀆湯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筭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彙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覽博識。寧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它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吊。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甚也。倘盡如中郎。必埃求者。摻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得善本。鈔竣。巧序不佞。是

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涑播。自今爲談助。與才進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爲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張君。剖劂以公。執苑。敢一言弁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不爲僞書僞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鱗慕蘧師彪似雄之學濬謏聞之寶而牖薄社耳目執人笈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膾莫衷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祕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茁神物時茁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服闐其名山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且以爲鑷利于翳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鎗而昏乎有傳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寔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昔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凡三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卷

幸遇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第三卷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談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謹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明零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偽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調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崇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錄

論衡卷第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逢遇篇
命祿篇

累害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請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

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替之臣雞鳴之客是竊替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爛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瞻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扇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尙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

與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

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任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近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蠶蠶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

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爲生講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邈未嘗滅也堙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

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貧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疆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

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樞，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

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

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

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
 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
 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
 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
 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
 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
 天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
 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
 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
 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
 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
 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
 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
 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
 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
 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
 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
 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
 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
 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
 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
 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
 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
 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
 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

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
 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
 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
 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
 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
 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周公之兄
 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
 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
 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
 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
 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
 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
 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
 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
 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王充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若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為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閱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塞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指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鈿，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燥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教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

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氣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躋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謂一字何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

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凶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

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杵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杵杵杵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

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見字補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鵝雀為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鵝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絲殛羽山化為黃能音能反奴來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絲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疆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蠶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蠶蟻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

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僊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

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皆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者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塿土地之本性也肥

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塿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錘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錘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錘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鈇劍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鈇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尙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礫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

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紂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鈎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

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刀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受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

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姬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能罷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繇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

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嚙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白出水，疾東走，母顧明且視，白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

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蹠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旣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當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

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履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旣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

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有一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樸次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祚，當效周厲，適闔，襃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襃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難之變，適

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屈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

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
 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
 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
 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
 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
 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
 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
 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
 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
 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
 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
 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
 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
 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
 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孽也命
 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孽也世謂宅有吉
 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
 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
 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
 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任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
 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
 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
 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
 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

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
 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
 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
 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
 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
 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
 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
 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
 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
 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
 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
 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
 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
 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
 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
 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
 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
 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
 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
 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頰
 頰戴午帝鬢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
 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偻臯陶馬
 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
 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

夫短書俗記竹帛亂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仇齊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仇齊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

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重有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

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侯，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尙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兩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審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

存。論命者如此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鷲鷹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

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

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疆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疆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莖，葉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

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命，雀魚之

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

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欲一補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補邪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在，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在，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

均虛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耗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子一有告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

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賭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

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

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

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

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

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

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

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

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

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

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

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

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

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

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

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

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

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

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

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

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

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

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

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

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

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

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

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

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

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

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

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

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

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

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

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

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

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

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

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

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

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

冶者初埴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

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

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

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

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

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

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

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

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

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

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鳩雀之啄鵠，鵠未必鷹，鵠生於南方，而鳩雀鵠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蹙蹙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蠅，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

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燕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

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雉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糞於地，龍亡糞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糞，化為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

論衡卷第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名，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取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如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譏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君，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

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疆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人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

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

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較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

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
悲，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
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
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蒍子路
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縱旁人。子胥
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
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
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
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
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
憂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悲也，仇讐未死，
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
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
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
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
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
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悲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
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
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
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
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
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
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

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
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
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
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
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
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始小淺狹，水激
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
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
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
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
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
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
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
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
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
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
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
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
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
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
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
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
排不容，故數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
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
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

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為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為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

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載一有所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

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莫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椽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

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鈔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顛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

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聞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

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較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尙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

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

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洪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尙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而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

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旣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 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 人死命終死不復生 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鶴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鶴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

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鶴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鶴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藜而去夏王禩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藜流于庭化為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莖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

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譬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

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兩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兩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

或時虵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遠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蟻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豎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

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汎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

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尙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

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筭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筭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

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兩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兩粟馬生角太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慟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兩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

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兩霜被逐之寃尙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寃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

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瘡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諫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瘕瘕一作瘕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

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

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燒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與一有風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

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

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第五

論衡卷第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福虛篇

福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謹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為也。惠王通謹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

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謹，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謹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著己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

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拊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

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祐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

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罪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

顏淵早天子路植醢早死植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止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已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

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疆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疆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

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闕迴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樵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

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蓋丘，訖作奮或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訖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

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人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雀、烏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保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蟻蟻同矣。韓子曰：蜚龍乘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

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鸛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騫川，騫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

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零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雷丘訖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

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尙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考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

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

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氣為喜怒之候候一有人人君喜即天温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為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

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洩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洩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洩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洩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不為體傷洩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間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洩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

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
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
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
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
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
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
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
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
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
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
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
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
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
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
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
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
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
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
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鍾也夫隆隆之聲鼓
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筭簾然後
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
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
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
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
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
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

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
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
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
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
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
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
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
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
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
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
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
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
刻尊爲雷之形一出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
鳴校軫之狀校軾或鬱律嶮壘之類也此象類之
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之音也魄然
若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
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
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
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
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
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
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
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

則躍盜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剝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卽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

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道虛篇

道虛篇

語增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諫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諫列也諫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文武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

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厝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

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况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陞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漑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今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

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齊首一本作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逡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 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啖蚺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

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梨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

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瘖，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

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履蓋與不履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

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各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恆人殊，食故與恆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

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九，藥力烈，感胸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

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更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

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尙謂之臞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

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威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

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賤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亂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犬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僕而相逐其間是

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僕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共浴於酒中，而僕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僕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卽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沱於地，卽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僕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

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狹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

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客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客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儒增篇

藝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焉有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刎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刎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

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沉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

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卒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千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千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勿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扣頭薦百里奚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疆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

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人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擲銅柱能

通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七首利若干將莫邪

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

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

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

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

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佚者也解一有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

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

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

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

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

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

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

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

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大類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二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葬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

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燬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聞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

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惚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跛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履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尙書云：萬國喪，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命，封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尙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

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尙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尙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言闐其少人，尙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

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邱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

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可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費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土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兩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兩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

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
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
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
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
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
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
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
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論衡卷第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
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
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
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
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
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
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
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
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
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
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
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
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
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
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
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
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
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
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
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

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
之問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
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
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
問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
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
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
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
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
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
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
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
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
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
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
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
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
鈞同勅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
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
之舞庭刺太山之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
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旣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賢人也怕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子子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

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更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褻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子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

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

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子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悟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子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聞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

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為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為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

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鞮國鞮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鞮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入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畫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

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

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

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枵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而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尙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較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簋，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

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尙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尙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非韓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任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

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疆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疆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

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與。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卽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

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疆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不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

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懦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

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

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曰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慍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攔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攔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

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攔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

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孟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齎辭曰餽子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子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己貪當不受之時己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

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子曰望之孟子所

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晝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

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年。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己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

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邀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邀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己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

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己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

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纏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己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哲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纊，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哲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

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命。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談天篇

荅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疆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尙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色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尙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士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

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上會稽鄒鄭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尙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尙多東方之地尙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

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向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萬五千里如鄒衍之畫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

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

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

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檠。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

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日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

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於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

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

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鳥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鳥兔蟾蜍皆何在夫鳥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鳥乎審日不能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鳥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

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

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

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日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竇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竇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魯史記曰星竇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竇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兩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竇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竇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竇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焉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竇審者天之星竇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竇如在天時是

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

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尙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傳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質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舍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懸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

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實，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疆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疆，三秦稱橫，則秦疆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禋，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

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
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後
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
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咬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
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
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
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
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
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
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
人君好辨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
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飭
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
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
相副際會發見奸偽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
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
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
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
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
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
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
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
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

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
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
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
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
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
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
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
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
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
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
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
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
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
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
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
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
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
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
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
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
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
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
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蘇秦儀忿恨遂
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

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

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文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己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不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閱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

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疎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買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

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策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官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士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

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錘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摘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類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貫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

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費錢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尙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恆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恆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詔。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

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究淡光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饜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能。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囊鑄鑠。乃成器。未更鑄。囊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

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枘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斷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堦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餐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

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嘗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懷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且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

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象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

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

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騰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閼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玉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荀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

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論衡卷第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效力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

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己重矣志所欲至獨己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兩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有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蹇鳥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鳥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

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無一有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稟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

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東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璉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

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刀，人不推頓，荻瓠不能傷。篠簳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荻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掘地者，蹈踏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

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閤，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

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沉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

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戶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糶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

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

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力有也力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志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履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任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

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卜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各香文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杆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撥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

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奇而又奇才相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
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
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
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
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
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
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
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
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
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立經造
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
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
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
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
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
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
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
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
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
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
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
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
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
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

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
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
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
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
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
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
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
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
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
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鈇則割不深連
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
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
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
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
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
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
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
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
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
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
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蠹錯之
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
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
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
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

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
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
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
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
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
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
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
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
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
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
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
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
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
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
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
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入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
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
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
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
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
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
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
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

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
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
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
甘甜後人新造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
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
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
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
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
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
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尙書郎文比
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
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
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
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
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
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
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
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
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
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
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
賈之書數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
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
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
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
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

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論衡卷第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寒温篇

狀留篇

謹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夫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闡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各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

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鶩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温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能一有元氣所在在生不在

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温篇

說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温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

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愠，愠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兩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壤，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洎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

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

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日暘氣寒夫兩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兩旦暘反寒暘旦兩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謹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謹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謹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謹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謹人君有變怪天復謹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

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謹告國政疾病天復謹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謹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謹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謹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謹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謹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謹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

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悻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謹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梟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章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謹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也天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

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謹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前讀爲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謹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寶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僊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謹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謹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

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
 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詰
 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
 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
 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
 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溫一有寒此猶憎酸
 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謹告
 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
 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為
 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
 君為寒為溫以謹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
 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
 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
 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
 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謹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
 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中殺人物
 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
 謹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
 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謹告
 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謹
 告告一有復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
 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
 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
 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
 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

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謹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
 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
 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謹告之言信也
 予之謹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
 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謹告譽天之聰察也
 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
 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
 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謹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
 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
 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謹告也而反歸
 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
 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
 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
 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謹告之言矣驗古以
 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
 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
 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
 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
 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
 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
 其謹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
 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
 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雱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謹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舍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篇

或作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天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響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鶩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

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行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雖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

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尙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緜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零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

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零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散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散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散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兩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零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賚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零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零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

零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零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病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零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

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霽問政治之
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鄭政得災猶至者無
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治一有也
則外霽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
霽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
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
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
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
不賤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
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
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
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
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
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
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
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勸分文仲知非
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
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
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霽也曰春秋大霽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霽明矣曾哲對孔子
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
魯設霽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
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霽祭樂人也
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
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
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
不浴霽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霽又曰龍
見而霽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霽秋八月亦
霽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霽也春霽
廢秋霽在故靈星之祀歲霽祭也孔子曰吾與點
也善點之言欲以霽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霽
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
霽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霽也夫霽古而有之
故禮曰霽祭祭水旱也故有霽禮故孔子不譏而
仲舒申之夫如是霽祭祀禮也霽祭得禮則大水
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霽一也禮祭
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
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
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
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
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
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霽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
尙猶而霽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
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
霽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
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
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霽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
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霽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
霽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
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

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磨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兩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

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僂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埽，榜驅內於塹，埽把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

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尙生
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
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
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
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
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
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
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
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
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
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
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
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
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
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
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
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
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
兩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
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
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
知不如人有瘳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
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
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
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

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
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
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
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
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
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
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
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
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
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
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
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
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
兩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
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
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鈐箴彰事
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
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
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
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
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
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
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
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

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
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
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
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
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
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
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
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
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幄以
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
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
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俗
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
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
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
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
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
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
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
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論衡卷第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零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能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曰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鈎為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雞可以茲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垣以盧為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鈎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為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

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茶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尙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尙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邽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神，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尙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

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鬻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樞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火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

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蠶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爲蜂蠶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蝱蠓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蝱蠓閭壘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保蟲毛蟲饑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澤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

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日出，鸚鵡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鴟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鴟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

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蝮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案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案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

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饘熱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醃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蟾蜍蠹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蟻之類，蛄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類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温濕温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温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温濕生也？以蠹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温濕饘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聞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蠹聞喋，准况衆蟲，温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日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蚊歲生，如以蚊，虫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虫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螻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麒麟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皇，臯陶孔子，人之聖也。

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聲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顯項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恆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尙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尙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

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尙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

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願宣帝之時佞黠乎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于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

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恆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蕪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

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麒麟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繇生禹。瞽瞍生舜。舜禹。繇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恆見窆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哲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麒麟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鷄。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

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鶉。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麋爲麒麟。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襄姁玄菟之子。二龍聚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麒麟。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嚶嚶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麋而角。言有麋者。色如麋也。麋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麋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麋。麋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麋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麋不言色者。麋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麋。故言有麋。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麋而兩角者。

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麋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準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麋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恆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恆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其非恆鳥獸今之所見鸚鵡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麒麟亂於鸚鵡麋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恆毛庸羽，無一角

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麒麟，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麒麟，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麒麟，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麒麟，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麒麟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麒麟亦宜率教聖人游于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麒麟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而字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

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

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刺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收。灑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刺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灑。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麒麟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麒麟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物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

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鵡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

主人當去其後買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鸚鵡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鸚鵡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廢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萑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襄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襄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襄增過其實也若夫萑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萑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萑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萑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萑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萑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萑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萑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萑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萑不鼓動言萑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萑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萑脯之語五應

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莫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莫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莫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莫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屐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且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

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舂舂也。儒者說云：舂舂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舂舂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舂舂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狴

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魃魃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魃魃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魃魃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魃魃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尙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魃魃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魃魃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尙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

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爲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

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券，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

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然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

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温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及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淋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

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少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黜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卷第十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感類篇

自然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
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
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
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
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
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
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
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謹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
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
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
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
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
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
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
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
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
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
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
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
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生子亦生也夫人

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
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
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
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
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
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
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為不易夫
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
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謹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
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
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謹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
謹告之變曰天能謹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
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
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謹告之何天不憚勞
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
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
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
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
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
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
王政隨而謹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
若汲黯重也遠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
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
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晝不就不為不成
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

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生一有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作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並爲萬萬千手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

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未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

井決陂灌漑園田物亦生長孺然而兩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兩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尙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嘔噎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譴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而行而民瞳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

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立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

矣謹告於天道尤說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

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

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兩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謹告也。所謹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

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桓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平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晡者，大夫之簣，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

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

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瘠狗，瘠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己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瘠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

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剋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

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歧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萊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

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

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墮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擣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况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鷓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

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素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襄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襄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

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書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論衡卷第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為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

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又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周則鳥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糶之鄉。不見稻米。謂糶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為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

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

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茲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鄴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墁坳爲均平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

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代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取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

授禪禹以司空立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承帝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殷鯨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殷鯨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卽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美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

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姪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賞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蔥，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王楛，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

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十年，金城塞外，羌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鬲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烏巴，蜀越，雋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夔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悔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

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疆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絲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恆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鈞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

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撥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尙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隣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寶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倍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

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峽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待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為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

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遊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遊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獲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須頌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頌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鄴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鑿鍾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畫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鑿鍾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丘五三轉為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

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尙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疆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

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己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

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
論衡爲漢平說從門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
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
遠也望夜甚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
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
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
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
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
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
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
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
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
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
篇閨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
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閨絃歌之聲
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閨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
壁之中恭王閨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
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
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
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
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
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
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
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茲非實次序篇句
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積相遣以
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
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
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
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
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
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
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
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
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
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
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
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
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
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
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
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
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
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
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
其美權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
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祭

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棘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

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
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
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
於筆筆集成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
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
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
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
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
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
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
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
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
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
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
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
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
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
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
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
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
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
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

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
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
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堅彊立樹可
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
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
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
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
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
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
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
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
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
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
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
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
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
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
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
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
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
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
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
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
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
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

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復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

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感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泣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悲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嗚者人骨自有能呻嗚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嗚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尙有知呻嗚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嗚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使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感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

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啣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尙在猶啣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凡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音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鷄卵之未字也瀕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雖偃伏體方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瀕溶之時瀕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

人身貴於鷄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鷄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烧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烧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能爲乎不能害人不能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

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軾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柰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作聖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

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

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己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瘳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賭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

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諡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諡曰成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諡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尙盛新絕目尙開因諡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諡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諡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諡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藟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

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之語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

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
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
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
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
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
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
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
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
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
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
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
為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
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
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
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
怛不暇思論推生况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
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
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
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
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
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
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
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

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
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
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
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
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
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
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
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
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殛於羽山其神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
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之精
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
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
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
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
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
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
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
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
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
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
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
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鯀之占自有所

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尙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寶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

寶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寶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蒞彭越燒蒞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蒞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遂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作一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尙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梟爲火以

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
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
矣

論衡卷二十一

論衡卷第二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紀妖篇

訂鬼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

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

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寡_{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羸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

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沉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颺風也颺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颺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維陽覺因從維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

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子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迺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神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

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賈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

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人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

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

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

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鈞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尙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而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作別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魍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

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鱗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閔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

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

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
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
卽爲腓病者不卽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
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
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
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
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
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
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
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
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
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
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
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
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
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
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
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
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
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
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
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
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
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
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調時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
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
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瀆頗多殺人
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
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
人食湊瀆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犬
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
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
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
其人祝樹樹枯唾鳥為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
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
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
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
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
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
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
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
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
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
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

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
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
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
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
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賣物
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
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
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
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
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晦日亦汗出疾溫病
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
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
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治野
葛在魚則為鮭與鯨鮒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鮭鮒
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
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
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
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眾口燠金口者
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燠
金道口舌之燠不言拔木燠火必云燠金金制於
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
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
生於南人飲鳩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東
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
火為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
故治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

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蠶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蠶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蠶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瀆或附於唇吻故舌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

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入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變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

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敬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

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
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
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
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
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
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
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
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
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
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
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
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
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
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
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間之
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
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
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
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
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
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
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
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
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

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
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
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
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
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
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
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
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
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
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
非人所居然而葬之無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
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
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
平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
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
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
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
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
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
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
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
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卽如生當備物不示
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
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
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
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

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
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
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
勉之財盡民貪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
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
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
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
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
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
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
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
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
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
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
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
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
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
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
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
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
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
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
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

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
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
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
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
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
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
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
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
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
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
神凶惡之禁人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
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敗實說其義
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
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
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
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
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
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
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
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
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祥於
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
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
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
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

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敬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

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

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日月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汝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搏飯，毋流。」

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搏飯，毋流。」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

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恠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

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日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逸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

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素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已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多少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橫次

譏日篇

卜筮篇

辨崇篇

難歲篇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昏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

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織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為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

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凶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嫖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疑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

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著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

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芘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著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風之著人身也如蟣風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

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按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

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眾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

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踏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己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

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鹽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繇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崇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權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奸書僞文由此滋生巧

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閒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任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短長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溼與飲食者當風臥溼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保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闕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蒞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日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

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崇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

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于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

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

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
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
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
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
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
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
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
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
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
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
輦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
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
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
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
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
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
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
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
巽胎離沒坤死兌凶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
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
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
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
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
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
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
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

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
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
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
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
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
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
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
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
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
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
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
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
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
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
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各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不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

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日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為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名定其名用各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

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

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浹洽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悲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

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執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卽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敷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

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鬪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

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為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蟲蠹着人身也。蟲蠹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蟲蠹內

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蟲蠹之音，猶地不能曉

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

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

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

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

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

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

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

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勲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恩義耳。何敢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敢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歡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罇粟牛，糝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己，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

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己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己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饗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敬享之也夫不能敬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敬氣不能食也夫敬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敬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敬矣何以驗其不能敬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敬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敬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敬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棗盛之不膏也

何而芻穢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尙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楛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棗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穢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楸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己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楸楛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楛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敬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敬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敬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敬一也凡能敬者口鼻通也使鼻歛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敬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敬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敬

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飲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黍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敬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敬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侍邪。將以人食爲饑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死人之神。或所衣之神。非所見之

祭意篇

鬼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各變於舊故世人不知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

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音一本註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
可以徐君死故意猶吾心乎遂帶劔於冢樹而去祀
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
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劔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
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
恩尊功慤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
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
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
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
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
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
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况不著篇籍世間
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
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
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
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
食不肯食人之食食一字有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
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
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
而爲禍鬼神無喜怒其一字有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
而不脩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

論衡卷第二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武林張模次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

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為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眾，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讖書秘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律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

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苑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此校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

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屬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其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

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闕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

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往，鵠鵠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

為若狺狺乎。則夫狺狺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
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僮謠乎。則夫
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
告人。如以聖人為若巫乎。則夫為巫者亦妖也。與
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
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
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
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
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
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
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
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
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
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
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
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
明之。使聖空坐。先知兩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
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
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
偏較不純。躋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
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
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
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
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
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
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

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
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
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
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
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
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
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
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
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證驗。以
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
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
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
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
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
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
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
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
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
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
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

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撥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

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問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泊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己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

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譬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筮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疆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噎，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

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

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誦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誦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誦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誦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誦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

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棧次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爛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

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鷄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為鷄鳴，而鷄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鷄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恆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恆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

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爲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龜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

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執任四千斤之重而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

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叟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陳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筆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筆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

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綆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取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寶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哀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

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况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

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尙多虎圈，奮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奮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

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

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

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

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漢 王充著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

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

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八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

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

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非其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荀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

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尙書尙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尙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尙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

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
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
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
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
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
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
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
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
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
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
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
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
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
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
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
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
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
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
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
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
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
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
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
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

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
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
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
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
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
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
文積華而晚者大夫之簣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
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
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
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輪龜知背負文四
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
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樸人土山無麋鹿瀉
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
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
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
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
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
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
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
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

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各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塵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荅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

沐三握髮爲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闕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爲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鬯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荅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鸚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鵲而射鴈

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叢殘。比之玉屑，故曰叢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叢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肆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

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叢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論衡卷第二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沉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實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猶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實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

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材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疆主弱作。威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零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

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零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零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零設龍乎零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零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

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零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加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騷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按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

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覲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泱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盛一作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茲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閱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茲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純誠作純厚之化日以華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

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沉酒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劾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化

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
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
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
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
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
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
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
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
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
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
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
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
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
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
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
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
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三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棧次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論語尙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

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荅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鸞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取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荅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圍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羸效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益盎酌卮大

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踰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荜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

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巧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箕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觀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巧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諱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

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感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咸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茲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

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璞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各佳？好稱工巧，荅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王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

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偶，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荅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

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瀹一有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荅曰烏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與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侷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勝為勝奇人絲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

日月踰邁壽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論衡卷第三十

矣。夫如是，市虎之說，投杼之譏，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騶鴉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郤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寬，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孟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取，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取者也，舍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取，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

按卷一累害篇汗爲江河下本書六頁脫文三百餘字清歸後十二行

安陸心源從元至元紹興路總管宋文瓚覆宋十五卷本補

錄茲特另頁刊附以資參考校者識

申

監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申鑒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尙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旣望吳郡王鑿撰

申鑒目錄

卷一 政體

卷二 時事

卷三 俗嫌

卷四 雜言上

卷五 雜言下

申鑒卷一

漢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
 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與輔
 也時亦惟荒圯湮治荒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
 允迪厥德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
 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
 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
 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
 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
 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
 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洩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
 端不愆二端者教
 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
 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
 者好
 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政一曰
 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
 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
 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
 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
 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
 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以善雖使商
 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
 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
 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
 崇者一也君子
 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
 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
 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
 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
 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
 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
 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
 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
 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
 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
 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
 崇者三也當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
 崇者四也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
 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
 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

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者止罰不懲謂之縱惡懲而為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曰變則通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

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

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

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

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又萬物之大極曰死以極折一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

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當棘上在棘後若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大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也二曰明德德可也三曰勸功功可也四曰喪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凡

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上有師傅下有讜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

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得而為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

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

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
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
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

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
謂傷正正謂賜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
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

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則踊水之機
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

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跽弗敢
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跽可使與伯

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行也

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

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

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弗越

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

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

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

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
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
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有而下當應於鉤
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

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在於身非道也睹孺子
則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鷄者急則驚緩則
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
則折而過北追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凡近也鷄
之則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驅不驅之驅驅之至者
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
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
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
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
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
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
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
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
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
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以貴高
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
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
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日心順二曰職順三曰
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
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
輕班級不固則位輕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
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

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己。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一

申鑒卷二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和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譽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素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無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一首所謂尚知貴敦也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目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驗惡

不可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載掩水之應則登陸不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近水之應則登陸不可信者驗善不可偽也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受國重刑之尚可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茲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禦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

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

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知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

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

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

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此一首所謂謂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言卓錫錢時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此言既平元

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左用之於右，右買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

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舊制亦不可或曰：遂廢之。

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為相選用五銖

此一首所謂說錢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謂禮略

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謂禮略

此一首所謂謂禮略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首所

謂天人之應也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擊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

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義仲尼邈而靡

質大聖已逝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歿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

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論學者所傳

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申

鑒 卷二

甲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論道羅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易繫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

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此一首所謂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

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說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

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

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此武貴人公主大臣拜免則

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中起居故明德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

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

申鑒卷二

九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燥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味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者晉神之精周據而

與龍虎龍虎龍尾之會晉祥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龍尾伏辰

取號之游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

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

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

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

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

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

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

有僊人乎曰僊僊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方稱烏獲烏獲秦武捷言羌亥

羌亥疑豎勇斯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聖云仲尼壽稱彭

祖彭祖者殷大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

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非仙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

獻帝興平六年魏德男子化為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有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養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

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

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

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

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生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入丹田解云關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關者所以關藏呼吸在其前細細加鏡形照一身不休息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生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結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為春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生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為瓦則可地也爍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

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或曰燔埴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三

申鑒卷四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

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字缺一有間字

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

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育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闡清淨壁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育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音藥之不

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烏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微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路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為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為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

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忠而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

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與進同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調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顯帝厲志以再振墮業也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入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乙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

矣哉邵言也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鑒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缺五字城專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

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皆皆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

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

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卷四

申鑒卷五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
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
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
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
志貞以為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
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
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
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
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
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
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
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
分而行之以行為貴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字一

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
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
內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

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難之知
知為用己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
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

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
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
美矣其理不若紕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盛矣
其正不若約莫不為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
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為正字一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諱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若夫百家者是謂無
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元其奧矣莫不為
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
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
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
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
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
己感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感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
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
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
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
福惡以成禍斯感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
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
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

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為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作人當有情由氣之有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謂有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

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筭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賢聖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字缺一義也。

申鑒卷五

識

右荀悅申鑿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鑿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錄板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爲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鑿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人物志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金臺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流業三

中卷

材能五

接識七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釋爭十二

體別二

材理四

利害六

英雄八

效難十一

人物志提要

人物志三卷。魏劉劭撰。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未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口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為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劭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注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為疏舛。此本為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人物志卷上

魏 劉 涼 劉 邵 注 撰

九徵一 流業三

體別二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實稟之自然情變由於稟

也無形狀故常人不能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觀性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為質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稟筋力柔皆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

之由氣色外著故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

味甘受和情素也故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

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必有變衡碎首決胸之獨也

明者陰陽之精聽之必有變衡碎首決胸之獨也

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察通幽遠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或失之於目故明白之士達動

之機而暗於玄慮則欲速而暗於速捷性安沈默以

入不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沈默以

之濟世則玄微而無成以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

動止得節出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天地之定性

處應宜矣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

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

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為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

之實各有所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木則垂蔭為仁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

不能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

無文理不能成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

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

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勇斷為義之決也

而嗚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

通微不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入物之常氣

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温直而擾毅木之德也

而不直則懦擾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直則決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理而不恭則亂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柔而不立則散簡嗚而明矻火之德也

而不矻則晦明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可勝萬化不

在於是五故其剛柔明嗚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

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

安閒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

容之動業業踳踳德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

發乎心氣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有和平之聲

有清嗚之聲有回行之聲聲氣亦異也夫聲嗚於氣

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故誠仁必有温柔之色

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神之徵也徵神見貌則

情發於目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懸然以端傾心倚

則觀不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
 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致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
 失其勁而不精則力負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
 思然氣而不清則越辭越不清順暢而不平則蕩
 夫紀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
 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誠誠之量兩兼故為眾材
 精外章淳樸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性不剛陽愚皆受氣質之稟
 淺深耳尋其精色而其儀象下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至卑隸故固皆可觀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形故能有以居天下之動而贊性之所盡九質之
 徵也陰陽相生數亦同九故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則實平神陂則實陂明暗之實在於精
 濁則實明精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髮之用故筋勁彊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之決在於
 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
 故色悴由情慘衰正之形在於儀
 庸由形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容變動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怒其為人也質素
 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
 微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九微有違
 垂屨則偏雜之材也或筋勁植固而質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儀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度德故偏至
 之材以自名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為目
 仁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可以一待首萬物而不為
 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謂之中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義不可觀
 無德而稱寄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
 小雅之質也濟各守一義徒義而無仁未雅也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許似通而非通一至
 一違謂之閒雜閒雜無恆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
 質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教化之所不受也
 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胸抗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鹹而不謙
 公成百鹵也與誠同密淡而不醜謂之淡耶質而不縵
 謂之質耶文而不績謂之不畫績能威能懷能辨能訥
 居誠淡之而文質文之際是以望之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物是以抗者過之
 不逮抗然無為於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
 所失養形至甚則病食其外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
 正失在激訐於則厲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彊楷堅勁用在積
 幹失在專固於專己生勁論辨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於拘局生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疏越於疏越生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於依違生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猶晉楚
帶劍遞相詭反也負石沈痾或抱木難死自楚視晉
而不達理者橫相誦誦是故彊毅之人狼剛不和用
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狼剛不和用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
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微之能入何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抗為
劇傷安其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疑事之能難何雄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恒竭
其勢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居約
毀跌何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慳於為我而
以勇為狎增其疑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長患多忌何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
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彊其專一之能是
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附辨博之人論理
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為繫
而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實約之能立弘
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
其濁廣其濁介為狷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厲俗
狷之能厲風狷介之人矜反甫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
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其拘局之能是故可與
守節難以變通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
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而沈靜之心
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慳以疏
儒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捷速之能及
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諂為誕

露其誠以權滿為浮誕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輕重之能量輟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
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矯違之能矯何夫學所以成材也
順厲怒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國守性分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
激評之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背是之於非不信
者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人皆詐則信
者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異其能
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
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而已
流業第三流業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別各有志業有清節
家行有法家立制有術家督慮有國體三材有器
能而微有臧否是非有伎倆工巧有智意衆能錄有文
章此章有儒學深明有口辨辯給捷有雄傑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
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
三材皆備德與術法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
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則不寬恕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謂球功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
 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功故雖波流分
 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雖官其用同功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
 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膽力絕眾材
 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守主德不預焉主
 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
 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眾材達眾是故主道立則十
 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為則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下當任也清節之德禁制姦暴術家之
 禁制姦暴術家之
 材三孤之任也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
 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
 師氏之佐也別分是非總御百官臧否之材
 以佐伎倆之材以佐師氏智慧之材冢宰之佐也制宜
 天官伎倆之材以佐師氏智慧之材冢宰之佐也制宜
 民之任也掌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述垂之紀
 後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掌轄師旅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人之不易方若使
 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惟見之用則一材處
 權而眾材失任矣惟經其異難
 材理第四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及其論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
 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說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或我事情
 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說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或我事情
 明有四家明理四部情有九偏情犯明流有七似
 似是非而非說有三失辭勝理滿難有六構體良氣
 通有八能能通者入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理也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務在制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禮物
 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
 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
 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其口口口口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能通自然道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
 速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為義
 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則蔽故難得而必喪也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不玄微疏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性剛則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不從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厲
 則理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滯礙則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用意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言確則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不在退性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窮理即大義
 則恢愕而不周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勝志不

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志微則立事要則熾炎而
不定志微則淺解之人不能深難思不深聽辨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殘則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無
概寬恕之人不能速捷思不速徐雅故溫柔之
長雅性雅則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
人力不休疆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理
擬疑難則濡慳而不盡依理故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故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
心之所可以為理非相故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
賜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似若可行
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論博有迴說合意似若
讚解者內實不口口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
者察察談識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似實不能知而伴不應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
惺者聞言即說有似不能解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
窮矣自以為為跌則倚蹠理已實求兩解似理不
可屈者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眾人之
所惑也非明鏡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有勝勝辭巧
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與
明然區別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白以
其非關禁錮直而後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
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反則相非猶火滅雜則相恢
矣必同又不可不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
言所以恢達不說也彼使他日傍無聽達則不
難也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而說以馬

彼意大同而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不入善喻
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不善喻者百言不明
一意辭遠乎理雖多言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
也難聽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
止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而理末則辭
構矣以類辭相文而善攻疆者下其威銳對家疆攻
故善攻疆者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
疆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擊者挫銳理之難也挫
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擊言交錯聲色善躡失者指其所
跌彼有所不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
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怨根逆結於心或常所思
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久思
而人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怨恨夫盛難之時其
誤難迫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微之使還氣折意還不
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業誤顧藉其
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警口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
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
聽已欲使聽己之言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
以為不解非由彼方思故己不出言人情莫不諱不解謂
不解則諱不解則怒構矣必其說怒凡此六構
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煩理定故
於理定功立故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
矣人人競說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
理多端人情異故發也聰能聽序能名如願同聽
言盈庭莫肯執其終必也聰能聽序能名如願同聽
量善舒思能造端得諸侯之盟乃明能見機史朝競
知秦辭能辯意一起未足為勞捷能攝失魏帝答

自如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楚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楚子已學之於宋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
 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則所
 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其名通是故聰能聽序謂
 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
 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瞻給之材捷能攝失謂
 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
 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
 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相與
 相喻是以心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雖明包
 衆理不以尚人極能謙下聰睿資給不以先人常懷
 物故善言出己理足則止不務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
 不迫見人過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
 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胡故反與盲人言不以
 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諱說直說變無所畏惡
 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采蟲聲之善音乘其善曲贊愚
 離觸龍鱗物無害者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
 人之偶得不以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
 折謝不悛不辭銳方其勝難勝而不矜何所矜也
 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期於得道而已
 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材能五

接識七

八觀九

利害六

英雄八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

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

失其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後先有定質而豈有能大

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寬者宏裕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宜治小

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

則煩碎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宏裕則網

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能治小

大縣亦能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

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雞之

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能烹雞亦能烹牛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宜豈有能與

不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夫人材不同

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修己潔身有立法使人從之

之能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周旋得護有德教

師人之能道術深明有行事使人謹讓之能云為得

於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有權奇之能計成事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

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

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密故佐天行事之能謹讓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衆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使能巧故任冬司察之能臧

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任為國則刻削之政

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果毅故總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警給以甘為名故長於辦一官之任

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醃人調醃則五味成矣

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

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

統大易簡而天下以之治小則迂舟之森漏辨護之

政宜於治煩煩亂乃產以之治易則無易民甚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以之治平則無奇術

殘則民為矣治嚴諧和之政宜於治新苟合而已以之治

舊則虛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創不止以

之治邊則失眾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樂逆

非威以之治貧則暴濫民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

民以國疆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民失業矣故量能授

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材勝則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以任衆能使臣以自任為能竭其力致其功君以用人為能任賢使能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聽為能兩家自理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言君以能賞罰為能而後言臣以能行為能所言其君君以能賞罰為能功過其所臣以能行為能所言其君君以能賞罰為能能代大匠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臣無為而故能君衆材也若有君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故利害生夫清節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德容外著則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及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人樂進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能順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不弊存故為世之所貴德洽有常法家之業本於制

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初以威嚴是以勞苦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忌忌法者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憚內外振悚其功

足以立法成治治民不為非其弊也為羣枉之所讎讎法

寵貴終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不寵其善

用故功大而不終是與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

待於謀得而章成事效未行人無信者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衆

人之所不識謀在功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識主

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故

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

順而不忤將順時宜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容事

不逆善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足以

讚明計慮順於時言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思

慕進或離正以自全故連於正其為業也譖而難持

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取悔之道臧否之業

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矜矜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為

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汚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業常

受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是非清濁察其敝也為詆訶

之所怨詆訶之徒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故

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于事

能其道辨而且速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異雖微而顯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凌事成其

功足以理煩糾袞釋煩理袞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不

下困而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宏

接識第七推己接物俱識詞體

夫人初甚難知難得情深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

人之察人則以為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清節

於利欲曲直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則

他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則

士而或失異量之美法者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口有恆之人故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治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故

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時術謀之人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費策略之人而不識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費策略之人而不識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費策略之人而不識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費策略之人而不識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費策略之人而不識

運法之良何以法謀足以化民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
 故能識方略之規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
 以制度為也何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
 之權悅韜謂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
 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功在
 之能而不通道德之化何以道德為也成事臧否之人
 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悅訶之人而不嗚
 侷儻之異謂訶詞乃成教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悅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
 乃理何以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
 含章為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
 取同體也則接詒而相得性皆同則雖胡取異體
 也雖歷久而不知屑歷年而逾疎矣凡此之類皆謂
 一流之材也異體則疎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
 以及異數法家兼兩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以法治者所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法術兼行盡
 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
 之人與國體同謂入材之人兼進陳言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
 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
 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
 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識其偏材何以
 識其兼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杆人之所長而為之名
 目如是兼也能為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
 稱之又欲令人言常稱自已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
 偏也人之有言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謂

則疑其刻創聞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故聞深
 術則疑其詭詐是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故聞深
 而心不入則以商君說帝王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
 以李先塞耳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
 見美似其多也疑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待時來語
 抗為高談則為不遜疑其凌己遜讓不盡則以為淺
 陋單言寡氣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疑其陋歷發
 眾奇則以為多端偏舉事類則以為不博疑其陋歷發
 為分美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失
 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己言乃疑其事而明博以異雜則
 以為無要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怨肆
 以事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
 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媚謀欲人同己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物於人乎故
 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武以雄為號是故聰明秀
 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
 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
 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
 則事不立不能立專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智以謀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能行雄以其力
 服眾以其勇排難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
 巧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雖事無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韓

雄可以為將揚威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我智何能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濟江無前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

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英既服矣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虎自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智願也故一人之

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經之則八觀第九觀其通否所格者八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閒雜或慈欲濟恤而

厚而乞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性則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觀色如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其似直倉卒難明五曰觀其敬以知通塞純敬則理疎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怨惑所得其

則怨達其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計於難直而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事體聚材而材不聰明何謂

觀其奪救以明閒雜夫質有至有違為至貪情或勝

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於中將分與則悵嗇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危急則惻隱仁情動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

而剛者必無怨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悵奪之也愛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故曰慈不能勝悵無必其能仁

也愛則不施何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果何恤

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弱而器也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亦有善情

救惡不至為害救之物宜窮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愛惠

分篤雖傲狎不離夷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襄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疾惡無道以就有道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是故觀其奪

而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觀應和之旨趣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能辨而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然

絃經緯元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理言不一
難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
明為晦智也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而能察至微美
妙不味疎也是日昭然測之益深實也之愈精猶泉
之益深也假合炫燿虛也道馳無源久而無竭猶自
見其美不足也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長
不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
乏而且荒憂患在荒疾疾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
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屬然以揚妒惑之色冒味無常
憤憤在面赤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言亦從之是故其言
甚憚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不言和從其言
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難
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胸者未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彊行不然之凡此
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意憤而和雖欲違之精
色不從心動感愕以明雖變可知外千形萬貌而可知
矣如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
審矣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
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名生矣是
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氣清力勁則烈
名生焉力勁則清夫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精理則能
解智直彊則烈名生焉直而又美集于端質則令
德濟焉質微端加之學則文理灼焉玉有文是
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
清濁雖有少多之異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許性違不能公正何正之有許依許似直以許許善直

及之許許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
傲過節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許則
同其所以為許則異許許善刺非通者亦宕
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者亦宕
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者為直
直而好許者偏也性直過許而不直者依也依直
所以道而能節者通也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
所以為偏偏宕而不節者依也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
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是故輕諾似烈
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
自謂能辦受事懼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
察而事煩每多煩人許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面
從似忠而退違阿順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聖人
惡亦有似非而是者功實則非其大權似姦而有功
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博愛似虛而
實厚似虛而實正言似許而情忠譬帝榮紂夫察似
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有似理訟其實
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味且實與揚明及語之何獲詢之九棘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
疑非人情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其難知當尋
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其難知當尋
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實然察其所依
似身其體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
莫過愛敬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起於父
親故為以敬為要道故為道之要易以感為德氣通
至德之利養以謙為道道之文序老子以無為德德之無

也則以虛為道寂冥無為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樂以
 愛為主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補乳
 愛敬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禮道
 生矣順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
 理通故物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
 以歸之而衆人不與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
 愛之為道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必
 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必
 肅容逆之不久逆旅之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
 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
 感物以顯倫篤密感物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情通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
 外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
 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杆其所
 欲則喜其有心力者譽焉獲不杆其所能則怨為辨三
 不忿然莫以自伐歷之則惡衆人所惡以謙損
 下之則悅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媢惡己所短故稱
 其短怨肆以惡犯媢則妒自伐其能人所媢也稱人
 媢則怨肆以惡犯媢則妒自伐其能人所媢也稱人
 則妒害生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
 志欲遂己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禮難而善士樂督
 政之訓政修而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術士樂計
 策之謀廣算而辨士樂陵訊之辭實辨而貪者樂貨
 財之積貨財積則貪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所謂杆其所欲則喜也欲所
 復何心杆盡若不杆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
 戚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材不能德行
 不訓則正人哀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數用其能
 敵能未弭則術人思運其不得貨財不積則貪者憂無

其所收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是所謂不杆其能
 則怨也其所怨不杆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皆欲居物先故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
 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心勝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
 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
 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
 皆欲勝人否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終日謙謙
 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無其所短則悅是故人較
 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若覆冒是所謂較其所乏則
 媢也覆冒純塞人情陵上者也皆欲陵之陵犯其所
 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若以長較短是所謂
 以惡犯媢則妒惡生矣其害是以連較人之短而取凡
 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是以君子接物犯
 而不校小犯己謙不校拒也以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難善之謙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媢
 而欲人之順己謂謙己以佯愛敬為見異董光遠喜
 以偶邀會為輕其非本心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
 難專而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下正
 訓貪者之所憂成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以下
 位治道否當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皆有所短周不能故直之失也許父攘羊而子證之
 剛之失也厲不能故直之失也許父攘羊而子證之
 剛之失也厲不能故直之失也許父攘羊而子證之
 不許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許怨其許也
 許也者直之徵也非許不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
 悅其剛不可非其厲怨其厲也剛厲也者剛之徵也厲

不能和者不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悞
為剛也 悞也者人之和也非悞也
 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其介者不拘無以
怨其悞也 之徵也非拘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計之直人者
 長者必以短為徵必慎其人 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
 其材之所長可知也采之於屬必 何謂觀其聰明以
 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而德義者德之節也
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信者德之固也 固德之智
 者德之帥也非智不 夫智出於明明達乃 明之於人
 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愈明所照愈遠 及遠之明難
 益盛者所見及遠智達彌明所照愈深 及遠之明難
 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學能者次 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因書成巧 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業味於
 玄智智道無不周 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
 周故道無不周 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
 不及道道變而後及 道也者反覆變通理不繫一 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明者見物而已 合
 而俱用則明為將其功乃成 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
 仁威以使之 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 以明將理則
 無不通成務萬事乃達 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
 則煩無辭煩而 好法而思不深則刻於理 好術而計不
 足則偽詐也 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
 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名也是居上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 是以觀其聰
 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以情鑒察繆妙而難明

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其善也或三曰度心有大小之

誤或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

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傾則相敬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資賤則乞求而名申七曰

觀奇有二尤之失塊故察難中也夫采訪之要

在多少事無巨細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而信於耳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是化而為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

信毀譽者心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萬原是非不察加之愛惡不鳴其本胡可必信憎之

情則實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入言常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信親見其誠猶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為正也或獨立不羣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末必信

是也貌取人而行違之周色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閒必

每所在肩稱蠻貊之邦行篤矣雖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蠻貊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得行不篤敬者或諂諛

失於上而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故不能終偏下

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名有直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故合而非之羣若有

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

為信不能審察其材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

聖人如有所試夫愛善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苟

不明質或疎善善非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必有一非以其所是順己

所長惡人是一是與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與

己同忘其非非謂編寫善人雖善猶有所乏善或有百

為至孝殘桃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善或有百

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雖善猶有所乏善或有百

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其所長輕己

為皮貝罪懼是感於愛惡者也微賈暗昧者其於接物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矜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矜則懿重所以崇德字也矜則志大所

以勤物任也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晦也矜則志大所

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各

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故能謀紂定天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小故三分天下有其

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故名豪心大志小

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心小志小者拘慳

之人也豈能宏志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

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霸王是誤於小大

者也心智不能察其大度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

智而速成者童氣清明生則秀異故有晚智而晚成

者故重氣運則老無成故原壤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給口必給論也者長仁出慈恤幼慈恤者施發過與幼
 必好施慎生畏懼長幼多畏慎廉起不取長幼不妄取早
 智者淺惠而見速達其形容則晚成者奇識而舒遲難
 識其妙終暗者竝困於不足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
 而有餘事無極大小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責必於始
 是疑於早晚者也疑早成故以品質漸有妙失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
 利與己名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己況愚者尚然能明己是莫過同體
 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而譽之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己體反
 疎序異雜而不尚也則雖不與己異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
 也彼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
 無害則序而不尚非以彼為益不以己為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譽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
 及其名敵則勢能相下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
 訐而不受則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則心類露而
 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悅其進趨人則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大能獎小則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妒害之心生則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
 明則妒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無貂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益寡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則益勢去則損故是
 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恣意周濟見
 瞻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名是以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曹邱見接濟季布揚名是以富貴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大富與貴可不敢說乃至無善而
 恭況他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而無慈心
 人乎職林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施食之贈
 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皆空虛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己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侈
 儉名由進退以良農能隊未必能禮是天下皆富則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民路且有辭施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家貧戶乏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
 與饋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
 爭饋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
 自足復煩給賜則名私理卑抑有累之者親戚並困
 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
 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愚短能是疑於申壓者也
 貴賤珠塗申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
 外著故乎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
 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
 白首屈於耶屠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

窮視其所為勤於智術者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然後乃能知賢否反此者否賢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武統始專心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奢極後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其變故非審又察審之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其變故非審未拔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商鞅而魏王不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或器非時能用不見信貴實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下和非因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氏所推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己雖遇當值明王三者不一遺萬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難識己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智達復須宜在位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難於辨賢愚而屈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賢在位之人難心好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用賢而不用同於衆總紛然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身雖在位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可○可○可○可○得而○得而○得而○得而○不○不○不○不○

而夫自賢之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位鄰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此大夫矜功陵物之爭讓之宗衷族戚或逃禍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王江海所以為百谷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兜虎所以攫牛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荷蹈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發揚巨細心是以在前者人害之奔縱所害有功者人毀之特功驕盈毀敗者人幸之及其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蹈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斃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而途讓故涉焉爭足未動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入好乃云古人之讓以得今人之讓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故行坐汲汲以下衆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為差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子不顧偏師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巡相如為廉頗遂有殺人之怒夫敵難持夫不為田功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鬪小者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必因事類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端之者故信己之校報亦又如之為復生翅尾終其所歸亦

蓋善以不伐為大能為善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賢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况小卑乎

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

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之瑕

取其罪也竝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毀爭已既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責人亦

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固其宜矣

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觀其宜矣

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夫何怨哉且兩賢未

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而不爭優爭雋未別則用

力者為憊矣衆人惡其闕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途不可由故回

廉頗肉袒爭尚滅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

為福晉文避楚三舍屈離而為友為相如下廉頗而使

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竹孫紀其高義

君子之道豈不裕乎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故君子慎其小

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為無傷而不

去故罪大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怨

害思復領與之忿忘終身之彭寵以朱浮之郟終有

覆亡之禍恨督責之以宗夷而後始之禍福之機可不

慎哉魯國之魯作可不畏敵可不畏敵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前無堅敵以自修為棚檣

無害物靜則閉嘿淚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

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

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若然者

悔慙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况力爭乎不

顯爭者必自以為為賢人而人為險詖者專己為賢

得不爭乎人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

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兇而攫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

而行違訟必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以謙讓為務者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

者必覆輪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本無功而自矜一等為下等也故有功而伐之二

一等故為中度量賢而尚人二等故為上等其能

三等故為下等量賢而尚人一等故為下等其能

自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竝失伐自
成名立 而行 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
名喪 而不 伐者而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
不爭而 理得而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敵服讓
尊而 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各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
德光 輝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於上 等遠 燕雀於
煥 煥正 鳴鳳於玄曠然後 德
輝 輝耀 於來今 清光倬 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劬

者晉書之名則為邵音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

才之意說文則為邵音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

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笑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

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即蓋力

偏傍之別今定從邵云建安中為計吏指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

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凝荀

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為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為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

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

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

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

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

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據涼州徵為儒林

祭酒從事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

時侍側請代其事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

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

務手不釋卷暲曰卿筆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

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

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

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拜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後遣歸道病卒以上竝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

云廣平宋庠記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

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

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

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

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

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

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

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

左馮翊王三省識

擇魚目混珠

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

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炳重

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

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

可證者今據眾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

行曰簡暢而明破火之德也偏檢書傳無明破之

證案字書破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

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愚謂明破都

明啓耳文寬夫題

